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拒俄运动

1901—1905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拒 俄 运 动

1901—190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

杨天石 王学庄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拒 俄 运 动

1901--190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 $\frac{1}{2}$ 印张 230千字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000册

统一书号: 11190·005 定价: 1.10元

编辑说明

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的拒俄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规模较大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打击了老沙皇吞并我国领土的野心，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面目。同时，它对以反清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形成，对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以及中国同盟会等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成立，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本书选录拒俄运动的文献（函电、演说稿、传单，揭帖、社团条例、报道等）及其他有关资料，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拒俄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们的反帝爱国活动明显地受到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的局限。这次运动的活动分子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所有这些，都需要读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分析研究。

东北地区民众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武装抗俄斗争，有着独立的特点，有关资料应另编专册，本书未加收录。

拒俄运动中产生的文学作品本书也未加收录。

所选资料按时间先后分地区、分类排列，并加注公历。基本上采用原题，原题不当以及部分无题或节选资料，均由编者拟题，在题前加*号为记。

近代报刊讹误失校之处很多。凡有不同版本者都作了校

勘，重要的异文出校记，一般的省略。无不同版本者，明显的错字遂予改正；脱字的增补加〔 〕号为记；字迹漫漶，无法辨读的以□□代之；虽知有误但不能判定原文应为何字者，姑仍其旧或以（？）标明。

本书审阅者为曾业英。

由于所见有限，本书只属初编性质，目的在征求意见，俾便修订。对本书的缺点、问题及遗漏之处，热情期望读者指正、补充。

目 录

第一编 一九〇一年

〔说明〕	(1)
------------	-------

上海

传单	(3)
记张园会议电争俄约事	(4)
汪君德渊告同志文	(4)
汪君康年演说	(6)
蒋君智由演说	(7)
*乞阻俄约电文	(9)
上海集议绅商呈江鄂两督公禀	(10)
再志续阻俄约电文	(13)
传单	(14)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	(14)
吴君沃尧演说	(16)
举人蒋君智由演说	(18)
陈君锦涛演说	(20)
刑部吴君君遂函 (方君守六代为演说)	(23)
李君惟奎演说	(25)
方外宗仰上人演说	(26)

薛女士锦琴演说·····	(27)
蒋君智由演说办法·····	(27)
三志续阻俄约电文·····	(28)
借一庐主人来书·····	(29)
香山徐君来函·····	(31)
借一庐主人来函·····	(31)
元和邱君来函·····	(32)
附：密约解·····	(34)
球外人来函·····	(37)
勾东忤庵来函·····	(38)
谢江南学堂同志生来函并捐款告白·····	(38)
浙江象山林君来函·····	(39)
满洲钮祜噜氏继宗来函·····	(40)
营口魏君来函·····	(41)
苏州许君来函·····	(43)
寓杭董君来函·····	(44)
告白·····	集议同人(44)

杭州

记杭城议阻俄约事·····	(45)
*杭州拒俄消息·····	(45)
*浙省士民公禀·····	(46)
中俄密约十二条说帖·····	杭州驻防来稿(49)

苏州

议拒俄约告吴中诸君子文·····	包公毅(54)
------------------	-----------

香港

香港专电·····	(55)
澳门、香山	
澳门来电·····	(56)
*钟荣光等致李鸿章电·····	(56)
附：李鸿章复电·····	(56)
新加坡华侨	
新加坡来电·····	(57)

第二编 一九〇三年四月至九月

〔说明〕·····	(58)
上海	
张园会议传单·····	(60)
录某君张园拒俄演说文·····	(60)
呈外务部电·····	(63)
寄各国外务部电·····	(64)
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	《江苏》本省时评(64)
*设立议事厅启事·····	(65)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	(65)
张园集议·····	(67)
中国国民总会提议各案·····	(69)
中国国民总会特别提议·····	(69)
中国国民总会公启·····	(70)
四民公会·····	《浙江潮》时评(70)
海上热力史·····	(71)
上海中国教育会致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颂词·····	(74)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	蒋维乔(75)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	林懿均等(76)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	(79)
*上海教会拒俄·····	(82)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拒俄会·····	(84)
*拒俄义勇队的成立·····	(85)
致北洋大臣电文·····	(88)
致北洋大臣袁绶·····	(88)
致上海教育会爱国学社电文·····	(91)
*各省同乡会纪事·····	(91)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冯自由(92)
*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	(93)
学生军规则·····	(101)
学生军名单·····	(103)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	冯自由(105)
*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	(106)
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	(111)
*军国民教育会致费善机(公直)函·····	叶澜(114)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	(116)
军国民教育会临时公约·····	(121)
军国民教育会自治公约·····	(122)
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公约·····	(125)
军国民教育会内地及外埠入会章程·····	(126)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	(127)

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清单·····	(129)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序·····	(133)
*共爱会集议拒俄·····	(135)
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会之缘起·····	(137)
*温州留学生敬告同乡书·····	(138)
敬告湖南人·····	陈天华(141)
复湖南同学诸君书·····	陈天华(142)
*张某等致电管学大臣·····	(144)

北京

*京师大学堂学生拒俄纪事·····	(145)
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 臣请代奏拒俄书·····	谷钟秀拟稿(146)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全班学生请政务处代奏书·····	(149)
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	(152)
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	(155)

湖北

湖北学生议阻俄谋·····	(157)
议阻俄谋续志·····	(158)
*武昌花园山纪事·····	朱和中(159)
鄂省文高等学堂上两湖兼督帅请电争俄约稟·····	(160)
记湖北学生会议拒俄事·····	(162)

安徽

安徽爱国会知启·····	(163)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	(164)
安徽爱国会演说·····	(165)

安徽爱国会拟章·····	(173)
安徽省城大学堂第一次冲突之原因·····	(175)
安徽大学堂阻止学生拒俄情形·····	(176)
再纪安庆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冲突 事·····	(178)
江西	
江西大学堂学生义愤·····	(179)
广东	
*粤志士桂少伟等联名抗争·····	冯自由(180)
浙江	
*乌青镇小学堂全体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181)
直隶	
直隶举人通筹俄约事宜呈请外务部代奏书 ·····	贾恩绂等(182)
*直隶人士致函张之洞·····	(185)
江苏	
常熟殷次伊传·····	丁初我(186)
福建	
*海滨公会·····	(187)
记仇满生·····	(188)
湖南	
湖南学界之风云·····	(190)
河南	
*开演说会被阻·····	(191)

第三编 一九〇三年十月至一九〇五年

〔说明〕	(192)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	
*锦辉馆大会	(194)
学生爱国	(195)
*又有编立义勇队之议	(195)
*蓝天蔚与义勇军	(196)
天津	
天津访函	(197)
上海	
对俄同志会广告	(198)
对俄同志会	(198)
*俄事警闻社广告	(199)
*俄事警闻社征文广告	(199)
告农	《俄事警闻》社说 (201)
告小工	《俄事警闻》社说 (203)
告会党	《俄事警闻》征文 (205)
谨告全国之女子	慕雄女子黄芬慧 (207)
拒俄的好机会	《俄事警闻》社说 (208)
时事问答	《中国白话报》 (209)
对俄同志女会广告	(211)
对俄同志女会之议案	(212)
女界义侠	(213)
对俄同志会广告	(213)

争存会广告	(213)
争存会之宗旨	《警钟日报》社说(214)
《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	(216)
《警钟》发刊之旨趣	《警钟日报》社说(217)
马贼之自由	《警钟日报》时评(219)
波兰之志士	《警钟日报》时评(220)
犹太之遗民	《警钟日报》时评(221)
文学会	(222)
教会公愤	(223)
现银济俄之禁止	(224)
接济俄军之阻止	(224)
反对联俄会广告	(224)
王之春联俄之警告	《警钟日报》社说(225)
万福华传	(226)
志士蹈海	(227)

新疆

*新疆回民愿一战强俄	(228)
------------	-------

江苏

*南京学生拒俄动态	(229)
*北极阁集会	(230)
设立海军公所启	朱礼琦等(232)
商人发愤	(232)

广东

广东人之拒俄会	(234)
---------	-------

湖南

陈天华之血书·····	(235)
请保疆土·····	(236)
湖北	
湖北拒俄会之发起·····	(237)
东北	
哈尔滨之拒俄会·····	(238)
东省之仇俄会·····	(238)
抗俄铁血会檄文·····	(239)
丁开嶂革命事迹·····	丁开嶂(240)
*关于东亚义勇队·····	(241)
*张榕与“关东独立自卫军”·····	秦诚至(242)
*东北劳工之拒俄·····	(243)
牛庄居民之抗俄·····	(245)
结会拒俄·····	(245)
美洲华侨	
*寓美华商愿代筹战费·····	(246)
周生有案	
俄兵杀人·····	(247)
宁波绅商敬告同乡函·····	(247)
浙省东京留学生致沪道公电·····	(248)
横滨总商致外务部电·····	(248)
西历元旦之新感情·····	第一商学会王堂演稿(249)
宁波人传单·····	(250)
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	童拯(250)
宁波人可以兴矣·····	《警钟日报》时评(252)

各帮绅董会议俄兵砍毙华人案·····	(253)
宗孟女学校特别广告·····	(253)
上海各省商董传单·····	(254)
宁人遍发传单·····	(255)
四明公所暂未会议纪略·····	(255)
禾属同乡诸公均鉴·····	(256)
宁波人太无公德·····	《警钟日报》时评(256)
请看俄国之工人·····	《警钟日报》时评(257)
*外务部收上海职商何良栋等电·····	(258)
*外务部收沪道袁树勋感电·····	(259)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霁电·····	(260)
*外务部发商约大臣盛宣怀蒸电·····	(260)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东电·····	(261)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队电·····	(261)

第四编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说明〕·····	(263)
-----------	-------

清王朝对拒俄运动的镇压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	张之洞(264)
*不得代发不列名之绅商公电·····	(264)
查禁揭帖·····	(265)
密谕严拿留学生·····	(265)
军机要电·····	(267)
外务部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旨·····	(267)
*政务处某公晤张之洞·····	(268)

*京师大学堂消息·····	(268)
禁止演说·····	(272)
安庆近事述函·····	(273)
安徽学堂之怪现象·····	(274)
*汪大燮电致外务部·····	(275)
*外务部电汪大燮·····	(275)
蔡钧致端方电·····	(276)
*蔡钧致外务部密电·····	(276)
蔡钧力索学生·····	(277)
梁鼎芬演说之荒谬·····	(277)
密札防匪·····	(277)
严查学生·····	(278)
*端方致军机处报告防止爱国学社入长江革 命电·····	(279)
革除排俄学生·····	(280)
阻止倡设义勇队·····	(280)
江督接湖北来电·····	(280)
南京各学堂之压制政策·····	(281)
北京通信·····	(282)
压制学生·····	(282)
*电嘱惩办·····	(283)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论说	(284)
读《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热而未昏者	(285)
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自然生(张继)	(286)

- 吕海寰与蔡钧……………《江苏》本省时评(290)
- 革命其可免乎……………季子(陈去病)(292)
- *《满洲之密约》译后语……………(296)
- 革命制造厂……………《江苏》内国时评(297)
- *《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299)
- 报! 报!! 报!!! 俄罗斯南部之暴动
……………《江苏》外国时评(301)
- 告幼年诸姊妹……………吴弱男(303)
- *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
……………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305)
- 东报论中国革命党之历史……………《大阪每日新闻》(306)
- *《苏报》之转变……………冯自由(307)
- *特派员请愿零讯……………(307)
-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秦毓鎏等(310)
-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冯自由(312)
- 附: 端方致张之洞电……………(314)
- 端方致政府电文……………(314)
- 柳溪忆语……………苏 鹏(315)
-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王辅宜(318)
- *北方暗杀团与吴樾……………冯自由(320)
- *华兴会的成立……………刘揆一(320)
- 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李树藩(321)
- *武昌花园山机关……………朱和中(323)
- *吕大森和科学补习所……………张难先(325)
- *光复会的成立……………陶成章(325)

*对俄同志会与光复会·····	蒋维乔 (326)
*邹容修改《革命军》·····	章炳麟 (327)
陈天华殉国记·····	杨源濬述, 张篁溪记 (327)
徐锡麟传·····	陶成章 (328)
方声洞小史·····	(329)
程家桢革命大事略·····	宋教仁 (330)
秦毓蓂自书履历·····	(331)
*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	吴玉章 (331)
*梁耀汉投军·····	梁钟汉 (333)
拒俄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记昨日张园会议事·····	(334)
上海专函·····	(334)
*国民议政会·····	章士钊 (335)
*邹容怒诘冯镜如·····	章炳麟 (335)
呜呼国民议政会·····	《江苏》本省时评 (336)
存诚篇·····	《中外日报》论说 (337)
乘时篇·····	《中外日报》论说 (339)
谈《中外日报》·····	《苏报》社说 (340)
自署方生者之致函·····	(342)
*论“失地当诛”·····	章炳麟 (344)
论政府当求消化乱党之法·····	《中外日报》论说 (344)
驳保皇报·····	孙中山 (345)
告保皇会·····	《俄事警闻》征文 (347)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	(349)

第 一 编

一 九 〇 一 年

【说明】在侵华的帝国主义国家中，沙皇俄国是贪婪而野心极大的一个。

还在十九世纪，沙俄帝国主义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掠夺了我国东北、西北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九〇〇年，它又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入侵我国。同年七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总司令”，调集侵略军十七万七千余人，武装抢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进一步吞下黑龙江以南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抢劫财物，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十月，沙俄侵略军东北占领军司令官阿历克赛也夫软禁了清朝盛京将军增祺，强迫他签订了《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要在沈阳设立“总管”一员，奉天将军所办各项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还规定，奉天省城等处应留俄兵驻防，在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解散，武器收缴，营垒拆毁，清朝政府各级

官吏要“尽力帮同”俄军解决住宿处所、采买粮料等事。这样，沙俄政府虽然表面上声称要将奉天省交还清朝政府，实际上，却在力图把它变为自己武力控制之下的殖民地，使清朝政府的官吏成为听命于俄国太上皇的走卒和傀儡。^①一九〇一年二月，在和清朝政府驻俄公使杨儒的谈判中，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企图全面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约款》规定沙俄有驻兵东北“保护”铁路权，有出兵帮助“剿抚”权，有要求革办中国官吏权；中国不得驻兵东北，不得运入兵器，不得自行造路，等等。此外，《约款》还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②

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主张抗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拒俄运动的第一幕揭开了。

① 《清末外交史料》一四四卷。

② 杨儒：《中俄会商交还东三省电报汇钞》。

上 海

传 单^①

启者：中俄密约一节，经俄人辗转要求，倘此事果成，深恐各国争端一启，兵祸又见于东南，以后之事，不堪设想。现闻各省督抚皆不以此事为然，凡我在申各省官绅士商均极宜设法，发电各省督抚，请其力争，以助声势。拟请诸公准二十五日（3月15日）三下钟齐集张园老洋房，酌定电文，并签名字，不胜感激盼望之至！

光绪二十七年 月 日

上海合埠同人公启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5日

① 刊发的传单，托《中外日报》馆随报附送。3月14日该报载有《附送传单启》，说明事由。

记张园会议电争俄约事

昨日本埠绅商假座张园，会议电争俄约一节，当由张园主人预备一切。届三点钟时，陆续到者共约二百余人，东西各国人亦有来观者。至四点钟时，演说俄约关系中国存亡。先由汪君允中撰《告中国文》一篇，传示同人。第一起由汪君穰卿演说，第二起温君钦甫演说，第三起蒋君知游演说，第四起薛君仙舟演说，又汪君持借一庐主人函代为演说。各人演说毕，在座诸人均拍手称是，遂相偕各签名簿上，即拟发电。其电文俟明日探得再登。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6日

汪君德渊告同志文

同志诸君！同志诸君！亦知今日为何日乎？今日乃吾辈争存之一日也。

自拳匪构乱，京津流血，残杀之惨，淫掠之酷，西兵之暴戾恣肆，见于各日报、《救济会日记》、日本友邦各报及《酸鼻录》者，同志诸君闻之熟矣，知之审矣。幸而朝廷悔祸，重办祖匪王大臣以谢与国，和议始有端绪，始有熄兵之望，始有一线复生之机。不图盛京将军增祺，受俄人胁迫，

遂与之立约。约章之文，早见于各报，不必赘述。其迫胁我者，可谓至矣极矣，蔑以加矣！

既设官，复设兵；既设官设兵，复令我毁去炮台营寨，撤去兵队，缴纳兵器，禁止制造。俄人迫胁之心，犹未餍足。复欲监督我关税，干预我军政。诸君！诸君！试思俄人如此举动，是明明以我东三省为彼藩部矣，以我之官吏为彼属员矣，以我之疆土入彼版图矣。诸君！诸君！试思俄人如此迫胁，我议和王大臣或不幸而从其请；环球诸强，眈眈虎视，其甘心于我乎？诸君试思胶州湾一割，而威海、旅顺、大连湾、广州湾相继分割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诸君盍一思之！

诸君又试思环球诸强之待我者，最讲利益均沾，最讲均权均势，我若不幸而从俄人东三省设官设兵、毁炮台营寨、撤兵队、缴兵器、禁制造、监督关税、干预军政迫胁之要请，诸国亦必相率效尤，则我禹域神州，不出一月之间，将尽沦于异族，衣冠之胄，从此降为奴隶矣，神明之裔，从此夷为牧圉矣。诸君！诸君！试思许俄人要胁之请，则必有此等景象矣，痛乎不痛乎？

诸君又试思事势至此，则必相争，则必有战祸，有战祸则我等必受绝无人理之残酷，一切北方烧杀淫掠，历历在目之事，我等能幸免乎？不特不能幸免，我等之受祸，恐转甚于北方。何也？北方受祸，尚有南方可逃；南方受祸，则绝无可逃者也。北方受祸，尚有善会之拯救；南方受祸，则绝无拯救者也。且南方繁盛富庶，子女玉帛，百倍于北，不幸而有此日，其受祸亦必百倍于北，此无庸讳饰者也。

呜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濡需之虱，与豕俱焦。愿我同志诸君一思此言也！幸而迫胁之约，尚未签字，证以公理，尚可作废，此我等同志所当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也。

《中外日报》，1901年8月16日

汪君康年演说

今日诸君因俄人密约一事，同临此间。噫！俄人之欺藐我中国，至今日为己极矣！

溯自道光、咸丰以来，俄人无端割我黑龙江外数千里之地。光绪初年，又割我伊犁之地。前数年，又占帕米尔之地。前三年，因挟争回辽东之德，竟据我旅顺口、大连湾。至去年，突进兵占取东三省之地。其杀戮之惨，驱迫之苦，真为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至其布设之政事，其欺压吾民，尤为史册所未有。

乃俄人狡谋不已，又诱逼我吉林将军增祺^①，私订密约九条。其约中之言，实与强占无异。如奉天留俄兵驻防，又俄兵未得之炮台、营垒、火药库，均交俄官办理，是我失管辖之权矣。又如奉天将军之事，均须呈报俄总管，是我失治民之权矣。营口之洋关，由俄官管理，是我失理财之权矣。后又强交我杨钦使十二条，词意虽与前不同，而阳还阴据之

① 应为盛京将军。

迹象，尤为显然。若我政府竟不计利害，贸然允许，则我国东三省之地，将永沦为异域矣！且不特此也，向来东西各国与我国立约，必有利益均沾之语，然则俄约一定，各国必放手各求利益，则我国割分之惨祸立见矣。然则去年之惨，不久必见于东南矣。是俄约一事，乃关系国家全局最要之事，亦关系我等一身最要之事也。今我等若犹袖手旁观，是甘心为奴隶、为马牛矣！

所幸东南各省督抚均竭力电奏，争阻俄约；近日来往上海之官绅，发电力争者已属不少。或以为官场已经力争，我等士民可不须越俎。此殊不然。我等同含血气，同具知识，必须竭我等心力，始足尽国民责任。窃愿诸君共拟电文，呈达政府及北京议和王大臣，及各省督抚，求其力拒俄约，庶我国犹有亡而复存、死而复生之望，不胜大愿！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7日

蒋君智由演说

自中俄密约成，中国真瓜分矣。昔以波兰、印度、土耳其笑人，今则自居于波兰、印度、土耳其矣。

俄人制中国之法，其最毒者曰无变中国古来制度。此言也，俄人与中国疆界毗连，交涉最久，熟知中国人心风俗，故以一语投中国之所好，而阴毙之。俄人以中国之守旧为利，中国在上之人亦利俄人助己之守旧。于是中俄之间，交

誼斯固。俄人又时时出其狡猾之谋，示好于中人，而中人信之，遂寢寻而酿成今日密约之事矣。

密约之事，风传由来已非一日。当戊戌政变，即有此说；至己亥立嗣，未几传闻有许俄人由恰克图筑路至张家口之约；及去岁北京甫破，两宫犹在道途，传闻中俄订有密约。以今思之，岂尽无因？且传说纷纭，似约非一约。至去冬增将军所订之约显露于世，旋又闻有俄都之约若干条，于是结中国倚俄之恶果，而中国实受其祸矣。

俄人密约，欧洲各国虽甚骇视，然各国势均力敌，重视开战，苟可以已，无不已者。且以亚洲之事，而欧洲人自寻干戈，此欧洲人之所不为。俄人深知其故，故敢肆其阴谋，而无所忌。昔欧洲人尝有言曰：分尽中国，而欧洲不争。此言今将验之矣。

我中国人之议论，十之八九，皆曰中国无力以拒俄，当求之于各国。是则国谓何矣？国民谓何矣？国者，一国自有一国之主权，国民者，人人各有国家之一分，而当尽其责任。土地则国民人人所有之土地也，人人知其为己之所有而争之则存，人人以为非己之物而不之争则亡。今自委弃其国民之责任而求助于邻；狼食人而谓虎曰：盗卫我！虎何为而爱我哉！且亦无志甚矣！无耻甚矣！无志无耻之民，岂足与立国哉！昔俄人为我争旅大，而旋即自取之，求助于人其前车矣！

夫各国政府之所谋，各为其一国之利害而已。以利害言之，我中国损失土地，人民无所依赖，归人宇下，为人隶仆，中国之不利，诚不利矣。若各国则何不利之有？彼取偿

于中国，以自保其权力之圈，而增长其威势，与俄国比强并大而已。必以辞动之曰：俄之利，各国与有不利焉。岂今日欧洲外交家，尚待我中人代为借箸耶！

故今日之事，覆亡我中国之覆亡，存立我中国之存立。我国民之事，于他国无与焉。使我举国之人，人人以危亡为可惧，凌辱为可耻，万众壹志，非理之来，合力与争。俄虽强暴，其如我人心不死何！民志不屈何！即各国之人，亦必环视惊起，以为支那民气不可犯矣。然而起视我民，顽冥蠢蠢，不知竞存，不谙外交，舞刀拍张，语以仇洋杀教，无不欣然乐从，快意以逞匹夫之勇。至于理之所必争，事之不可让者，皆索然无气，是则国已死矣，尚何言乎？

夫谓今日发言之权，上惟政府，下惟一二十大臣，我民虬虱之言，诚何足动其毫末。此言诚然矣。然今日欲立国于地球之上，而其民无气，则地无论其大小，民无论其多寡，必终归于灭亡。欧洲之有民权，亦非自上予之，而皆由下争之。吾民惟不知争国家之事，是以大祸若此。当此危急存亡之秋，若之何吾民之犹不争也？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8日

* 乞 阻 俄 约 电 文

—

陕西抚台转呈皇太后、皇上圣鉴：

俄约若成，各国援例，纷求得地。现英已备军需，志图长江，英、日、德诸国踵起，中国立亡。伏乞飭议和王大臣及驻俄使臣，力拒俄约，以保危局。①

二

驻俄中国钦使杨大臣鉴：

俄约激动全局，大祸立起，士民公愤，乞力挽。

三

大日本公爵东亚同文会长近卫公爵阁下：

俄约关东亚存亡，顷集议力阻，恳贵会协助挽救，至感！

《中外日报》，1901年8月17、18日

上海集议绅商呈江鄂两督公禀

敬肃者：前日上海绅商公发一电，恳约各省督抚力争俄约，当蒙鉴察。前闻我公业已电争，惟所虑者俄人狡横，我

① 下尚有致奕劻、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诸电，内容相仿，不录。又，电文末附有《中外日报》接语云：“自前日集议后，昨日本埠绅商及有志之士多以不得与闻为憾，纷纷投函，欲签名与列者不下数十起，此以见密约之关系重大，华人具有公愤也。”

国复有倚俄之人阴相抵牾。又俄人政策以渐不以骤，以暗不以明，即或虑犯众怒，量为轻减，而实阴握其制命之权。各国于此，不事深求，则中国死生，仍惟俄人是命，大祸尚靡有已也。

窃谓俄约不废，中国必亡，坚拒俄约，究其终极，不过出于战而已。夫以中国之兵力，又当挫败之余，遽言与俄战，儿疑其言之诞。然以利害言，有不妨与俄战者，请遂为我公言之。

去岁拳匪之乱，我曲而彼直，又以一国而当八国之师，其衄败无疑。今因逼约而战，我直而俄屈。此理之可战者一也。

俄人用兵，其所至之地，必不致扰及东方各国通商之海口，以犯各国之怒；闽、广海面，俄人又鞭长莫及；直隶又为各国公据；而日人实守山海关，俄亦不敢窥犯。若由新疆、蒙古，地势穹远，殆不足惧。其兵力可至之圈，不出东三省以外。此势之可战者一也。

若东三省之地，不战而约成，其地已非我有，孰若出于战？战而失东三省，各国不能援例；不战而失东三省，则各国援例，豆剖瓜分，顷刻立尽。此事之当战者又一也。

俄人在东三省，惯用杀人以压服中人之策，人民积愤，一旦宣战，马贼、会匪皆起与俄为仇。自去年直隶受兵以来，民间又皆知俄兵为最暴。若以拒俄之故，使兵民泄愤于俄，喻全国人民以强俄逼近，万不可忍，必欲吞噬中国，有死无他。俄虽强，其能尽蹙我中国之人人之黑龙江乎？此人心之可战者又一也。

中国之人仇俄深矣，恨俄至矣。亡中国者，俄也；瓜分中国者，俄也。亡我、瓜分我，而我四万万之人民，一千六百余万之土地，犹默不作声，拱手相让，后此中国即存，何以立国？

且各国若知中国一意拒俄，不幸而出于战，战而至于败，各国亦必不能坐视。昔土耳其为俄胁时，土皇问于英人，宜拒与否？英皇虽告以宜拒，亦未尝许以相助。土遵其言而拒俄，及后战败，英、法虽不惜劳师糜饷，以与俄战，而土至今犹存。如土从俄之迫，今已折入于俄，否则各国亦共分之矣。今中国之情形亦犹是也。若问各国公使曰：俄人之约以非礼强中国，中国欲不允约，各国以为然乎否乎？则必以为然矣。又问之曰：俄若不允废约，中国必出于战，各国其许之乎？又问之曰：中与俄战，联军在中国地面须令停战。又问之曰：中国往东三省之兵，须道出直隶联军公守之地，飭联军毋得阻遏。又问之曰：中俄开战，凡属俄国人民产业之在各地者，中国概不保护。凡如此类，各国其许我乎？若各国不许我，则必为我筹拒俄之策，而出而公断各国亦岂能辞？是则其权在我。若不如此，而但求各国代为排解，此各国所不能干预之事，亦非各国之外视中国而不救也。且夫中国始终坚拒，必停和局，和局若停，我国商务势不能支，而其咎在俄不在我。各国欲保全其商务，亦必出而调停。其机惟在我据理力争，不改宗旨而已。

总之，兵可败，地可割，而主权必不可失。兵败可复胜，地割可复得，主权一失，不可复返。至东三省与直隶之乱，本非两事，当并入议和条约之中，不得另生枝节，尤宜

力争。

我公为国柱石，生民之所仰望，社稷之所倚赖，事系万世之利害，非徒一时之得失，尚复何疑何惧，不即决断？即躬率士民，为国舍生，外人亦尚知中国有人，中外古今，莫不荣之，况成败利钝，非人智识所能逆料。事机危迫，故敢不避出位之嫌。唯希裁择，恕其狂瞽。幸甚。

本馆案：诸绅商除具呈江、鄂两督外，尚有呈粤督陶制军、东抚袁中丞二禀，其文均与前同。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3、24日

再志续阻俄约电文

昨日本埠绅商接到粤督陶制军复电，兹照录如下：“寓沪绅商鉴：俄约大碍和局，万难依允，已于朔日会同德静帅电奏行在谏阻。能否转圜，殊深焦盼。”本埠同人接电后，当即公发一电，其文云：“广东陶制台鉴：电敬悉。初六画押，事急矣，乞公约各督抚死争，否则声明疆臣不承认。已有人力说江、鄂两督，望公力为之。”

又公致东抚袁中丞一电，其文云：“济南袁抚台鉴：俄约初六（3月25日）画押，存亡在呼吸，乞公约各省竭力死争。”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4日

传 单

启者：中俄密约，俄人胁我中国于初六、七（3月25、26日）画押，事机极迫，闻各督抚已驰电力争，凡我在沪绅商士庶，定初五日（3月24日）二下钟，再集张园议事，务祈诸公届时早临为荷。

同人公启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4日

纪第二次绅商集议拒俄约事

昨日本埠绅商闻俄约迫初六、七（3月25、26日）签押，午后二点钟，再集张氏味莼园会议，到者约近千人，凡东西人士来园观听者亦数十人。有问天居士、王君子琦、某君三人各出撰文一篇，宣示公众。至四点时，同人次第演说者凡十余起。先由孙君仲瑜代同人演说集议宗旨，次吴君研人，次何君春台，次蒋君知游，次温君钦甫，次陈君澜生，次安徽某君，次方君守六持吴君君遂函代为演说，次李君惟奎，次孙君季刚，次方外宗仰上人，次周君雪樵，次魏君少塘，次汪君穰卿，次女士薛锦琴，次钱君维祺，又朝鲜宗晚洙以限于方言，笔述其意以告同人。此次演说，诸君均极激昂感

慨，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就中女士薛锦琴，年仅十余龄，洞明时势，慷慨陈说，尤令人钦佩无已。诸君演说之文容俟续录，兹先将其集议宗旨及办法照录于下：

集 议 宗 旨

一、凡系中国国民，皆当存保全中国国土之心，即皆当存保全中国主权之心。

一、此次集议，筹挽救俄约之法，以后凡我同志之人，务各劝导乡里故旧、族党亲戚及新进后辈，使人人知中国危亡在即，非开通智识不能竟存立于地球之上，即不能保守中国向有之土地，若至土地既失，则牛马奴隶听命于人。言之可痛，思之可悲。

一、我辈系筹中国存立之策，不欲以非理待外人，如去岁北方野蛮之事。至外人欲以非理凌中国，亦不肯受。一依文明所为，主持公理。

一、中国之人号称四万万，而心志不齐，其气涣，其力弱，受困外人，亦即由此。凡同志之士，务各知中国受病之原，合心协力，团结一气，须有以御外侮而贞内力合群之起点，我同志务共励之。

此次集议办法

一、俄约之关系，前此会议业经同志演说陈明。现闻俄人迫我于初六日画押，事机危急，各督抚均驰电力争，我辈同为国民，休戚与共，故再集议，以商挽救之法。

一、俄人狡横，倘必迫我画押，或量为减改，仍能制我之死命，与不改者同。我中国受俄凌虐侮弄若此，当共筹此后应付俄人之法。

一、诸君各有高见硕画，可向众陈说，告知同人。

一、自初次集议后共发中外电报十六次，均已登报申明，今日更拟发电若干处，俟集议后再发。

一、昨日得两广陶制军复寓沪绅商电，兹谨录出，宣示公众。

一、俟同人齐集后演说。

一、诸公愿签名者，请即签名簿上，并书明住处。愿助电费者多寡不拘。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5日

吴君沃尧演说^①（节录）

今日集议诸君，大半皆外省人，非尽上海土著，其所以间关水陆而来者何故？大抵无论为仕、为商、为士、为民，均为创造事业以遗子孙起见。可见为子孙计之心，为人人所共有，其所以为子孙计者，无非恐我子孙受饥寒冻馁之苦耳。诸君亦知俄约若成，我等子孙之苦有甚于饥寒冻馁者乎！吾盖恐此约一成，则各国均持利益均沾之说以挟我，则

^① 以下演说及发电，依会议实际程序排列，未依发表先后。

波兰、印度、土耳其之覆辙即在目前矣。仆素少阅历，他所不知，惟见自去年来，英人调驻上海之印兵，观之不觉有所感触，吾恐此等情形即为他日我等子孙之榜样耳！岂不痛哉！岂不伤哉！

或者犹以为东三省去此尚远，无容我南方人过虑。不知瓜分之说日有所闻，使他国瞰及南省，而后起与之争，时已晚矣。不观去年之事乎？拳匪仅蹂躏北方耳，联军之来，亦不过北趋，而旅沪居人已惊心动魄，几至逃亡一空；倘南方一旦有事，其情形尚堪设想哉！

闻俄人迫我政府于初六、七日（3月25、26日）签密约之押，今日已初五（3月24日）矣，事势迫矣，间不容发矣。前次集议后诸同志分电行在及两江、两湖、两粤诸督，请其与政府力争，今事势已至于此，尚何能展转商请？愚意莫若速由我同志迳电俄国政府，告以民心向背，动以公理，或者俄人稍萌退缓之志乎？抑或者，即以此两次集议宗旨，函致本埠俄领事，请其电达彼国政府，亦一阻缓之计。然而事势已迫，终恐不及。今日诸同志集议，本拟出一问题，问中俄密约果成，终难挽救，则我等将何以对付之。愚意此为一大难题，倘事果不可挽救，我等同志或竟联一拒俄会以拒之。非谓有兵力足以拒之也，非谓有势力足以拒之也，合大众之热力以为拒力，庶几收众志成城之效，共勉卧薪尝胆之心，纵使不足以拒强俄，亦使他国闻之，知我中国之民心尚在耳。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6日

举人蒋君智由演说

诸君亦知国与身有同式之比例乎？西人称国家为有机体之生物，夫任举人之一体而宰割之则痛，今东三省之约，乃宰割吾之国，而独麻木而无知乎？或者谓此在上者之事，而非吾在下者之事。此则国家之义尚不能知，其言之谬无待辩矣。或者又谓以在上者督抚之力争之而不能，而何有于小民。是又不然。夫督抚者，不过一日居其位，故有其权，而适当其任耳，若一日离督抚之位，则亦无其权，而可诿其任于人。孰若我国民之任，人人合而有之，非一人之事，一日之事，大而且久，与督抚之所任者不同，而皆可负其任也。

若夫事之难为，诚难为矣。然天地间难为之事，独非人之所为乎？惟其难，故赖有人耳。夫人能苦心焦虑，挽大难，报大仇，则名之为英雄豪杰，而其人不没于天地之间。国亦何独不然？国能苦心焦虑，挽大难，报大仇，则其国必闻望日著，地球上乃有是国而能自立矣。我中国之古事，诸君当已熟闻之。独不思昔者越王勾践之事乎？越王勾践之国，见灭于吴，越王卧薪尝胆，卒报吴仇。又独不思秦楚之事乎？秦之灭楚，不以理，楚无如何，楚之父老乃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仇秦之深，誓必报之。其后项羽者，楚人也，亦卒灭秦。且昔者俄罗斯当蒙古强盛时，非为蒙古人所迫，而伏处北海之一隅乎？后亦卒败蒙古，而收复其故土。

此次东三省之约，人咸虑其无可挽救，然吾国民之事，不仅在能挽回此约与否。使此约即废，而我国政民情依然如故，岂能长保此东三省，又岂能于东三省之外，别无他祸乎？若因此迫约之事，视为奇险，引为大辱，而放此至险大辱之圈，大如日轮，日日悬注于国民心目之间，其有补于我中国者大矣。所可虑者，虎头蛇尾，又或境过情迁，今虽竭力抗拒，而他日旋忘之。彼俄人者，又即用杀人以服人之策。杀人既多，则强者死，弱者伏，老者死，少者方生，如此数年、数十年之后，几忘其土地为谁氏之土地，彼又时时出其小惠以饵之。一杀一饵，而中国之人心死矣，中国之事已矣。夫杀我而我服，饵我而我受者，此必我国人之力不逮人，我国人之智不若人也。我国人力不逮人，智不若人，而遂屈居人下，不再与人竞智与力，昔犹可为苟安之民，今犹如此，则中国之地皆将为白种人所挤入，而我中人无立足之地矣。君等独不见夫飞鸟乎？飞鸟营巢而他鸟夺之，尚出相争，何也？巢之一失而鸟无所归也。夫鸟之赖有巢，非犹我中国国民赖有中国土地耶！虽地球分土之界，今尚未有公正之定论，然向有之土地，仍归之向有人之所有，此亦势理兼全之言。

夫国与身有相同之理，已陈于前矣。任举人之一体而可名之曰：此某之身之体，然则何国之土，则亦何国之土已矣。故今者当扼以一言曰：东三省者，我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此竟存之理，各国之公理也。吾记一轶事于此，复为诸君一陈之。昔者，南宋之末，有遗逸之民郑氏某者，善画兰。凡所画兰，皆有根而

无土。人叩其故，曰：“地为人夺去，汝不知耶？”我今日中国四万万神明之胄，慎毋如所画之兰，有根而无土也。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7日

陈君锦涛演说

今者吾得与我同胞之国民会集于此，议论国事，不胜欣幸之至。然而今者中国未亡，吾同志始可为此事耳。苟一旦瓜分，外人必箝制吾口舌，使我等有苦而不能言，如昔之暴秦禁偶语等矣。亡国之痛，何堪设想！

而独怪吾华人中有一辈人，直以亡国为与己无关痛痒之事，此真不可索解。又有一辈人，以上海为万国公地，苟能多积钱财，在租界中买地筑室，长吾子孙，中国虽瓜分而吾家仍不失为富家翁，中国之人虽为他种人奴隶，而吾之子若孙可为万国之公民。昔者，吾在天津时，曾有人发论，与此正同。以天津有英法之租界，不啻桃源，乃曾几何时，拳匪事起，其家为洋兵所劫掠，占据其室，己与妻子，俱为洋人服役，日作苦工，是则置国事于不问，日作守钱虏，而欲为万国之公民，〔以〕租界为乐土者，又可得乎？又有一辈人，以为国之破亡，于我何有，我为我之商贾而已。不知今日中国虽未亡，而在上海之生理，已多有惟洋人能做，华人不能做者。君不见报馆之请洋人出名乎？运货者之请洋人出名乎？余尚有许多事务，必须请洋人出名，每月必奉数百金而后

可。中国若亡，此风更盛，且更多掣肘，必至于无利可图，除做洋人之马夫胚与各苦工贱役以外，更无为生之计。是则置国事于不问，而只自顾其商贾，以为无害己事者，其又可得乎？

更有一辈人，直以瓜分中国为利者。其言曰：“我能言西言，西人得我中国，必大用我辈矣。”不知今日华人之通西文者，其才与学虽有过于西人，其薪金已大不及西人。西人之言曰：“此等通外洋言语文字者，是我之后生也。何才与学之有？且支那之人乃贱种，居陋食俭，数十文即足买两碗饭过一天矣。何必与以多金而后足乎？”试将香港蓝皮书一查，所予华人之薪金盖可知矣。以其俭陋而少与之金，因少与之金而更俭陋，辗转递减，不多年必至俭之又俭，陋之又陋，如蚯蚓之上食土壤下饮黄泉而后已。视于此，其通洋文洋语置国事于不问，且更以亡国为得计者，其又可得乎？

总而言之，中国若瓜分，则无论富者、贫者、在租界中者、不在租界中者、通西文者、不通西文者，及一切华人，皆不免凌虐之惨。然则欲不瓜分，法将焉出？曰：必自拒现在之俄迫密约始。

中俄密约，根原不一。有在目前者，有伏于二三年以前者。二三年前，中国多事，在上之人，始欲一意倚俄以为奥援，外人已比中国为一败家子，将其家貲产业奉送于一无赖之贪夫，旁观者不甘心于一人独享其利，各欲分尝一瓿。于是德国借端而据胶州，英国欲保长江之利，尤恐此败家子悉听命于贪夫，而长江之利亦将不保，于是威海、九龙，相继占据，而法亦据有广湾。刚毅、徐桐之流，顽固昏愤，不知

外交为何事，乃欲尽逐外人，义和团之事由此遂起。社稷倾危，生灵涂炭，不知者以为由义和团致之，不知其远因实在二三年前朝廷之一意倚俄也。

二三年前倚俄之祸害，吾人今已享受其赐矣。至现在倚俄而将订密约，其无理比前尤甚，其祸害比前尤大，吾人子孙世世，必受用不尽。其第一款曰：满洲归还中国，如前治理。继有一款曰：满洲关税归俄管辖。又一款曰：中国不能运兵器入满洲，且将华兵撤退，炮台毁弃，而俄则可在满洲用兵。又一款曰：中国当保护满洲俄国之铁路。请以一事喻之，满洲如屋，俄如暴徒。暴徒入其室而谓主人曰：屋则奉汝，而房租之利则归我。汝欲入室，必由我许可而后可，而我之出入自如。我若贮物于室中，汝必为之保护；若有毁失，惟汝是问！如是而谓室归之主人者，其孰信之？今俄国之归还满洲，何以异是？无乃欺我中国为已甚矣！

然则如之何而后能拒俄？诸公岂不忆前三年俄国之收管旅大乎？土人每宰一猪，抽税一元，每年每人抽税五元。土人不服，执挺与斗，被杀者无数。呜呼！既割地而与之争，孰若未割地而争乎？若以吾中国四万万众，每人捐五元，即有二十万万元矣。何愁无饷？何愁不可练兵以拒俄？若去年以拒八国之师拒俄，未见俄之必胜也。然则当土地犹未割让之时，每人捐貲以拒敌，人捐一次即了，不愈于割让土地后年年捐五元以饱强俄乎？诸公当熟计之：愿争为自主之民乎？抑愿年年捐金元而为人奴隶乎？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7—28日

刑部吴君君遂函(方君守六代为演说)

呜呼！痛哉！今日之中国，尚得谓之为国哉？他不具论，即以中俄密约之事论之，呼吸存亡，间不容发，金谓俄约既成，各国援例而起，利益均沾，则瓜分之局立成。小之有覆国丧家之忧，大之有亡种圯族之祸。此人人能知之，人人能言之者也。

夫俄之经营东亚，阴谋吾中国，百数十年以来矣。其外交政策，深情厚貌，使人堕其陷阱，阴施其贪婪无厌之手段。往者崇厚懵于疆域，贸然割二千里之地以畀俄，今寿山无端开衅，为虎作伥。俄既以兵力取我东三省，是东三省已入于俄人之手矣，而犹须订立密约者，亦不过市恩于我，而间执各国之口耳。兼弱攻昧，取乱侮亡，理有固然，况发难自我，所谓天与则取。且非独天与，实由人与，亦天下莫不与也。此俄约之必不肯作废，有断然者，各国又孰能从而议其后哉！

往者中东之战，各国袖手，俄独慨然仗义，索还辽东，举朝皆以俄为可恃。索还侵地，旋为俄有。彼党俄大臣，岂真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耶？认为非如此不克偷安目前，初未料及速其亡也。今者与之议和，非议和也。既不敢出于战，亦何和之足云？直不啻为中国签订送契耳。然既不敢言战，或可以乞援各国。各国利害相关，必有仗义执言出而干预者；言之无济，必有代为之战者。合力以图俄，约不

难废也。虽然，吾将望之日本乎？日本外强中干，地小势微，能胜而不能负，未敢轻于言战也。将望之德国乎？德国素主瓜分中国者也。将望之法国乎？法新联俄，必不肯轻失奥援也。将望之英国乎？英国暮气已深，脱兰斯佛之事至今尚未得手，且又欲得我长江者也。将望之美国乎？徒以空言解纷，俄未必俯首听命也。总之，中国不能自立，无论何国，均未可恃。倚俄以拒各国，终见灭，如波兰；倚各国以拒俄，亦将墟为五印。为今日计，然则奈何？惟以死力抗拒，不肯签押而已。此全权所应有之权也。

不签押，其曲在彼，而不在我。各国或有旁视不平出而干预者，未可知也。譬如弱者与强者斗，强者既胜，执弱者而杀之可也。使强者不欲居杀弱者之名，逼弱者之自杀，弱者遂惟命之从，则旁视者亦谓弱者之自杀与强者无与也。今弱者既引颈受戮犹不能免矣，必听强者之命，自戕以谢之，亦毋乃大谬矣乎！我不肯自戕，则人或有怜其愚而哀其弱，出而营救者；或有鉴于俄之残暴，借以自救而救我者，亦未可知也。若犹未敢深恃，宁将东三省开通，许各国通商立埠，作公共保护之地，不犹较胜于所谓中俄之密约也耶？则俄约可不废而废矣。若使俄约必成，吾恐亡中国者，非各国也，俄也；瓜分中国者，非各国也，俄也。吾更进而论之，亡中国者，非俄也，非各国也，中国也；瓜分中国者，非俄也，非各国也，中国也。若其所以自召灭亡之道，不暇殚述，要之，盖百数十年以来矣。呜呼！

《中外日报》，1901年4月2日

李君惟奎演说

诸君子为争中俄密约，演说国事，哀痛迫切，仆道出沪江，备聆伟论，亦愿为补阙拾遗，备一说以尘诸君子之清听。

东三省者，东亚之咽喉，而我中国之肩领也。俄人包藏祸心，以假道为名，乘虚窃据，图为己有。今又深虑各国于议和之后或返侵地，乃迫订密约，尽夺我自主之权。列强若执利益均沾之说，我中国有立亡之祸。可不惧哉！

夫甲午一役，东三省半沦陷于日人，俄人阳托仗义之名，取诸日人之手，使复返于中国，惟加赔兵费三十兆。然日人于此事也，引为大辱，至立纪念之会，以励国民。夫东三省之地本非日本有也，又得如许偿金也，而民气激昂，时怀卧薪尝胆之志；况我中国，素为地主，一旦损失，凡我国民，皆当视为深耻奇辱，效法日人。

而今之议者，动谓天运气数使然。不知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顾亭林有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使士民咸知吾藐然之身，亦任国家存亡之责，有一分心，尽一分心，有一分力，尽一分力。譬如病者瘫痪在床，而脑筋未坏，终思跃然而起，未闻诿诸天运气数，致废医药而不用。盖人事之不可不尽也明矣。时至今日，使我国民能知应尽之责，即中俄密约已定，中国亦不至于亡。如我国民不知应尽之责，即列强和平立约，中国亦必至亡而后已。

存亡之机，在己而不在人，在人而不在天，此仆欲以区

区之义为我中国四万万人告也。

《中外日报》，1901年8月30日

方外宗仰上人演说

谛听！谛听！山僧是弃世绝俗之人，今日敢发忠告，不忍已于言，为诸君一陈之。

夫今日之事机，危迫极矣。况此番议会，乃我中国同胞四万万人竟存立于地球之上最紧要、最苦楚之一大事，诸君岂可游戏视之，无足重轻乎？夫俄罗斯奉彼得之遗言，畜吞并之志，外假仁义，阴怀谲诈，以亡波兰之狡计施于我中国。呜呼！非一朝一夕矣。盈廷顽固诸臣甘堕其术，联俄二字横亘胸中，以为俄势可倚，可御各国之侮，可保吾侪利禄，以致酿成去岁拳匪之祸。今日各国索惩罪魁，而不知追原祸始皆由俄国为之，是即以俄国为罪魁之罪魁，亦无不可。

今者俄又乘我丧乱，佯为首倡退军，暗与增祺订约，又突出自订十二款恫喝，威逼限押。事亟矣！东三省一失，中国将亡矣！东三省之事即将见于我东南矣！我黄种为奴隶、为沙虫之期不远矣！虽然，今日之事尚有可恃者，盖我同种同胞团结不解、坚忍不拔之苦心为大可恃，今日之事即为后日申民气之起点。若至今日而犹无民气之可恃，海竭山崩，不堪回首矣！诸君虽欲效我弃世绝俗之所为亦不可得矣！

《中外日报》，1901年4月1日

薛女士锦琴演说

中国之败坏一至如此，推其原故，实由居官者无爱国之心，但求保一己之富贵，互相推诿，将一切重大要紧之事任其废置，而在下之士民又如幼小之婴儿，不知国家于己有何关系，视国家之休戚，漠然不动其心。有此两种人，上下之间不能连络，以致受人欺侮。若英、美、日本诸国则不然，无论为官为民，皆视国家为己之产业，视国家之事如己身之事，上下之间连为一气，人心团结，国势强盛，所以外人不_敢欺侮。

今日俄约迫我急矣，而在下之人不识不知，视若于己毫无关系，此最大谬。今日救急之法，当上下合为一心，以国家事为己身之事。现闻我国各大官，如刘制台、张制台、陶制台、西安政府与明白之大员，皆知俄约不可允，不可签押，特虑有一二大臣私交于俄，主持此约，竟欲允俄耳。我等当连合四万万人，力求政府请将主持俄约之大臣撤退，另换明白爱国之人_为议和_大臣，则俄人迫胁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以上译二月初七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7日

蒋君智由演说办法

集议同人演说毕复由蒋君演说办法：

今日事之当争者在签押与不签押，签押其咎在我，不签押则曲在俄而不在我。挽救于呼吸之间，亦惟有内电行在及各省督抚，请万勿签押为第一层办法；外电各国，告以吾民之公愤；若另有挽救之策，并当尽力为之；至最末一层，亦惟有布告各国，声明全国臣民概不承认。或谓不承认其如彼何。虽然，约之界说为彼此两愿，后无异词，且为他人所公信耳。若上之督抚，下之士庶，声明迫订之约，全国臣民俱不承认，是一要约而已，中国有词，各国亦有辞，执此牵强之约独何为乎？或曰：俄惟以力为之而已。夫曰力，俄亦为其力之所为可矣，何用约为？约之义，不专在以力也审矣。吾特患吾全国之人不能人人不承认此约耳；若人人俱不承认此约，夫岂患事无可为乎！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7日

三志续阻俄约电文

一

西安军机处中堂大人代奏皇太后、皇上圣鉴：

俄约事急，各国多请中国不可允，如始终坚拒，俄断难以兵力相迫，宜宣示约文，并请各国公断，必无坐视之理。如竟签押，各国必归罪中国，相率效尤。宗社存亡，争此顷刻。伏求宸断决拒，勿受恫吓，致貽后悔。求代奏。

寓沪各省士民谨呈

二

南京刘制台鉴：

俄约事急，各国多请中国勿允，若竟签押，各国必效尤，所失岂止东三省！如能坚拒，俄即明占，亦难别启兵衅，且我已从各国之请，可续邀其调处。期限甚迫，求速奏请朝廷，宣示约文，请各国公断，或可挽回大局。^①

致英京电

俄迫签押，全国士民公愤，各省督抚业已力争，今请贵国倡义力阻。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5日。

借一庐主人来书

本馆于二十五（3月15日）及二十六日（3月16日）连得本埠借一庐主人来书各一通，兹照录于下，以供众览。

一

迺启者：昨见传单，知今日本埠绅商会集同志在张园议拒俄约事，仆病不能赴，空抱愤懑。鄙意俟诸君子会议后，

^① 刘制台即两江总督刘坤一。该报原注：“尚有致鄂督张制军（之洞）、川督奎制军（俊）、闽督许制军（应麟）电，文均与前同。”

除电请各省督抚及全权大臣力与争持外，并电知各省绅商业董，凡属华民，互相禁约：自会议之日起，无论一物之微，不准与彼交易；一工之贱，不准受彼雇用。有不遵者，共斥之。此吾民自有之权力，在彼不能强劫之，在政府亦不能以威摄之也。合成城之众志，折方张之敌焰。盖彼能愚一昏庸之官，究不能夺亿兆一心之民气。今日时局，惟商权尚属吾操，借此犹可抵制也。

二

迳启者：闻贵报，知昨日公议后，拟即电上各当道，私心稍慰。鄙意吾国驻东西各国钦使处，亦宜一并电呈，请向彼政府声说，此系一人之私见，非吾国之公约，无论曾否签字，均不得作凭。且不独俄约为然，即以后吾政府与外国订约，有万不能行之处，亦宜约集各省同志，稟请各省督抚，力与争持。盖北事业已糜烂，仅存此东南一隅，以绵绝脉于一线。若再沉默，以后何堪设想？

外人纵能割我土地，虐我人民，断不能夺我心志。况彼素以文明自命，万不能显背公法公理，概以烈枪猛炮杀我无兵无器之良儒。即使其果行矣，不能遍吾国之人民尽杀之而灭之也。变力战为心战，庶外人知吾国国事虽非，民心尚在，不致以奴仆畜兽轻视神明之胄，借保吾国、吾种、吾教于垂绝。不敏之见，愿与诸同志商之。痛大厦之将倾，念匹夫之有责，并愿诸同志勿颓勿躁，共矢毅力以维持之。无任盼祷。

《中外日报》，1901年3月19日

香山徐君来函

昨日得香山徐君来函，兹特照录如下：

迺启者：东三省曾为日本所得，俄出阻挠，使还中国，今乘间取之，日人必不甘心。度以近日时势，日本尚足拒俄，我之力虽不足以拒俄，我之财亦尚足助日以拒俄。泰西固有民筹战款之例，宜仿行之，由民间筹集巨款，划付银行，名曰备俄民款。一面电请政府婉求日本调停其事，事平之后，或兵费，或酬款，即以民款抵还。如此办法，庶事有实济，足以寒强敌之心，而挽回大局之一法也。乞登贵报，若倡行之，幸甚！

《中外日报》，1901年8月21日

借一庐主人来函

迺启者：闻报，悉俄约似有转机，稍为欣慰。鄙意此事，与其官争于上，不如商争于下，似为得力。宜先联合本埠各业商董，如素以办赈出名之诸君子，缘彼等久握商要，于市面呼应较灵，告以此事，视办赈之功为尤大，视办赈之名为尤显。盖赈则功在一隅，此则功在天下，赈则名在一时，此则名在后世。想诸君子素命任义，谅必计较利害，遗谋孙

子，决不视同秦越，由本埠而他埠，递次函电告诫。

刻茶市始开，宜先从此下手，无论如何重价，不准出售与彼，有私自相交者公罚之。茶后则丝。盖此二业刻虽较昔稍疲，然尚可为制摄外人之具。诸君子权力犹复相及，市面掣动，商务必疲，目今虽稍吃亏，后获无形之利益，定必千万相倍。且各国素重商务，决不肯甘受一国遗累，势必出面相助，似较胜于口舌争也。

愚昧之见，愿与诸同志商之。

《中外日报》，1901年9月28日

元和邱君来函

邱震

迳启者：中俄密约事，经本埠士商一再集议，报章腾载，道路皆知。乃阅今日《申报》，首列《密约解》一篇，谬设问答，肆意簧鼓。既以此十二条之约款为展转附会，而斥为上海之新闻，又隐以张园两次之集议为干预国政，而坐以主张民权之罪。似此狂吠，殊堪诧异。

《申报》前日捏造美使康君语，前已经某报辩驳，乃此次论说，又复引为铁案，刺刺不休，一似邦人无故欲与俄人寻仇挑衅然者。昏谬愚悖，至此已极。试思前日鄂督、粤督所复电话，其云“万难允许”者果为何故？本埠各西报所译张园演说，其云“人心公愤”者果为何事？岂各省督抚、各

国寓公俱为本埠新闻所煽惑，而以耳为目不加考察若此乎？该报平日谬说多端，本不足责。惟密约事关重大，凡我中国臣民，当无不同声愤恨，冀望挽回。即如弱龄之女子，方外之僧徒，尚有痛论宣布，诚以四万万之人，同处此二万里之方域，同戴此三百年之君统，觐发祥重地一旦分割，知各省必随之而亡，故大声疾呼以作是举。试观张园之集议，来者千人，无不发愤流涕，议论如出一口，何则？尊君爱国有同心也。该报主笔独非朝廷之臣子、禹域之族氏乎？乃屡发谬论，务为遮饰，以冀欺惑士庶，坐待灭亡，是何肺肠，诚不可问！

夫民权之说，非《申报》馆主笔所能梦见，今且不与深论。即以中国君臣大义言之，凡食毛践土之伦，目覩君父之危，疆土之削，苟有血气，咸同休戚，读书士夫，更不待言，岂有坐视束手者乎？至该报云：“不俟朝旨，独断独行”，又云：“勾结匪人，开罪与国”，此说更丧心病狂，甘为俄人之奴隶矣。夫此次集议，一则云“电奏行在”，再则云“电达疆吏”，是集议之宗旨本系待当事之采择，朝廷之定断。诚知是约本非朝廷所许，亦非大吏所愿，徒以俄人威迫，骤难抵制，故集合大众，以抒公论。庶朝廷见民心之爱戴，坚与俄抗，俄或因此而却，故广、鄂大吏皆致电询问，而朝旨竟允决不画押，何得云“不请朝旨，独断独行”耶？议会来者，类皆通籍之士夫，实业之商民，环坐观听，公事公言，是非有准，不得谓“勾结匪人”。其时日本、欧美人到者数十，听演说之沉痛，顿足拍手，而各西报亦赞叹不已，不得谓“开罪与国”。吾不知此数者固何所见而云然耶？

夫痛痒有关，悲喜相同，有性灵则感情斯发。今值大难，同国悲愤，而该报噤若寒蝉，不发一言，已觉该主笔非吾同类矣。该主笔既甘自死其心，自别其种，竟昧尽天良，箝口不言足矣，迺者又出警言以荧惑众听，贻误大局，则凡吾四万万人直不与之同中国可也。报馆公论所在，主笔主持清议，岂容此无耻、无人心之败类厕于其间乎？

前日鄙人到会听讲，为之泣数行下，徒以咳疾，不能登台演说，引为憾事。今窃见该报之莠言欺人，不胜愤懑。贵报馆素以正直大公著名，乞即将此函登报，以告天下。幸甚！

元和邱震白

《中外日报》，1901年3月30日

附：

密约解

《易·系辞》：“凡事不密，则害成。”解之者曰：密，秘也，疎之对也。盖事机当紧迫之时，偶一疎虞，人即从旁窥伺，故必秘之又秘，而后不致祸害猝乘也。今者中俄密约早已遐迩喧传矣，群情疑惧，其势亦已汹汹矣，□俄岂三尺童孩提、一无知识者，而谓既称密约，竟漫焉宜播于人哉？

客曰：若是，则子殆谓近日所传密约竟子虚乌有，绝无影响之谈乎？

执笔人曰：是亦不然。回忆去秋中俄之衅骤开，拳匪蜂

拥而来，毁俄教堂，夷俄铁路，致俄人雄师大举，奋其威武，屡陷名城，窃以为自此祸结兵连，其患将无纪极矣，乃一旦忽释甲韜戈，重归于好，，似此事关重大，岂无一纸凭约而即可瓦解冰消者。特约以密称，则惟在场议订之人深知其事，断不能宣扬于外，几于通国皆知。且外间传播之约文亦至不一矣，或九款，或十款，或十二款；或曰奉天将军增帅所订，或曰增帅委革道周某往说俄人，而周竟贸然与之订约；或更谓除奉天密约之外，复在俄京彼得堡另订专条。凡若此者，类皆传闻无据之词，虽各日报录之，各政府信之，即民间亦议论纷纭，各抒意见，而穷其究竟，则辗转附会，终于无所折衷。噫！军国事机，关系何等重要，而可视同儿戏，等于道听途说之流哉！要而言之，日本与俄忌嫉最深，故与此约最为留意，而其谣传亦最多。其次则英人，首重通商，俄之铁路一成，即视东三省为囊中物，英人商务窒碍良多，故于此约亦刻刻关心，而议论遂因之以起。此外，若德若美，虽在联邦之列，而视俄约若风马牛之不相及，不甚注意。其间观于昨报所登德国外部大臣罗伯爵之言，略谓英德二国所订约章并未言及满洲之事，以致德俄二国不致齟齬，至满洲条约究竟如何，本爵未经知悉；又日前译登美使康大臣之语，则竟谓中俄密约在京时虽微有风闻，然亦无甚确据，祇可作为上海新闻。合而观之，各国意见之不同已可概见，而中国与俄人如何订约，则尚不能揣测而知也。

客曰：以子之见，中俄若果有密约，当拒之乎，抑从之乎？

曰：拒之是也，然必洞明约中若何措词，若何损我中国

权利，联邦究肯助我以抑俄人与否，然后设法峻拒，使稍稍折其锋锐，而我不致貽鹵莽之愆。若贸然曰拒俄拒俄，而未得拒之之道，俄其能听我之拒而将此约作为废纸不复退有后言乎？

客曰：俄苟既有此约，断不能任中国政府起灭自由，不若凡我民人当群起而与之抗，成则建万世无疆之功业，不成亦惟弃东三省之地而已，决不致貽祸于南方。矧我既聚众称兵，则东三省马贼胡匪之流，凡平日受制于俄人者，皆将起而助我，俄虽强悍，未必不肯低首下心。子以为可乎不可乎？

则佛然曰：奚其可者！允若子言，是作乱矣，是开罪于与国矣！朝廷方以息事宁人为念，而子竟开罪与国，以貽君父之忧，罪在必诛，法无可贷。且马贼胡匪与义和拳何殊？子既欲诛义和拳，而反引马贼胡匪相助，他日俄必兴师问罪，恐端、刚、徐、启之祸近在目前，子奈何不一念及之耶。即夫子之为此计，殆自以为欲伸民权耳，殊不知泰西民主之邦，凡上下议院中人欲有所谋，必俟朝廷裁夺，岂圣清数百年君主之国而可不俟朝旨，独断独行，勾结匪人，擅与友邦开衅乎？子休矣，我与子宜确守“凡事不密，则害成”之戒，慎毋妄发狂论，以匹夫而轻议军国重情也。

客佛然不悦，俯首不语者久之。执笔人戏语之曰：俄约果密矣，然外人已四处喧传矣。若我与子问答之词，则不必传，亦无所用其密，姑弁于报，以当豆棚闲话，可乎？爰书此以付手民。

《申报》，1901年3月28日

球 外 人 来 函(节录)

暴俄之据满洲也，不惟利满洲，将与万国争太平洋之利权也；不惟欲争太平洋之利权，将有囊括全球之妄心也。今满洲之役，是暴俄强弱之枢纽，必起倾国之师出死力以与万国相争，果谁撓其锋而禁其虐乎？夫至此而欲以诚心相感，口舌相争，虽妇孺知其不然也。

仆窃有不能已于言者。仆谓凡举大事者，当先立规模，定权限，是非内之合群材群力，外之借日、英、美之势不可。所谓合群材群力者，非徒合群一隅以聚议也。先于上海立爱国总会，必当于内地各处设立分会，遴才以莅事，筹款以济用，一俟民心既固，民气既充，然后炼其忠勇之力，统以仁智之才，俄人虽强，未使不可背城借一也。……所谓借日、英、美之势者，非徒借其虚声以恫吓暴俄也。然则借其兵力乎？则三国之兵万不能为我用，惟借其转输之劳而已。中国兵力之弱，非尽人之不耐战也，亦器之不备也。倘三国许我购运弹药器械，用之不绝，以十逐一，以死斗生，兵虽败而气不馁，百年如一日，未使不可幸一胜也……

二月初十日（3月19日）球外人谨启

《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勾东忤庵来函

启者：庚子之变，和议所传，我国仅存弱息。近见中俄密约，尤属骇人听闻。此约若成，岂惟失东三省已耶！幸仗诸君子集议电抗，足令四百兆人同声泣感，钦佩！钦佩！弟宦海余生，上书乞骸，伏处乡井，恨不能随诸君子之后附和疾呼，挽回万一，谨寄英洋拾元，祝枝山草书长轴一卷，祈察收变价，并作电费，聊尽区区之忧。临颖不胜惶恐！

勾东忤庵敬白

《中外日报》，1901年4月7日

谢江南学堂同志生来函并捐款告白

启者：昨接江南学堂同志生来函并洋六十元，展诵之余，具见诸君子忧怀国是，忠奋之气，流溢行间，无任感佩。谨遵来教，登报声明，并志同人钦佩之意。

集议同人顿首

《中外日报》，1901年4月22日

浙江象山林君来函

迺启者：某僻处海隅，见闻浅隘，幸光绪初报纸创行，藉阅各报，得知时事一切。今春以事至甬，阅上海各报，知各志士有集议电阻俄约并诸演说，欣幸之至！某深以未与其会为惜。乃《申报》反目以为“上海新闻”，又毁之曰“谣诬频仍”，甚斥之曰“鹵莽灭裂之徒”。殊不知俄人叵测，日以谋我，防之犹恐不及。果如《申报》所谓暂订章程由革道周某与俄帅所订立，试思以俄人之狡，既有所藉口，岂肯无端作废？此言实自相矛盾。且既暂订而遽作废，何于日人之侦察如此其严？可见此约欲废之难。时事如此，诸报馆当同心协力，认定合群开智之宗旨，以期有益于国计民生，何乃自相水火，以挫人之长，护己之短？亦何贵报馆之有？诸君子集会拒约，热心苦志，凡有血气，无不鉴谅，而乃诬为“纷纷扰扰”，“故为谣诬”，是欲天下人民皆噤若寒蝉，概任外人之束缚割割而不一作声，是何心思？是何肺肝？存亡危急已在呼吸，而仍挟其私以自相倾轧，上而在朝之执政如此，下而在野之金壬如此，中兴之期将于何日乎？

顾亭林氏曰：“天下兴亡，匹夫与有其责。”诚为仁人利溥之言，某常佩服而太息，痛恨于中国之无人。愿集议诸君子同心一志，有始有终。附上洋一元，以助电费之不足。虽尘流之末，无补山海，亦聊尽区区之意云尔。

《中外日报》，1901年4月28日

满洲钮祜噜氏继宗来函

—

敬肃者：前岁贼臣倡废立之逆谋，得沪上志士力争，始得挽回。近日俄有满洲之约，其关系中国之存亡尤钜。诸君子两次电争，能否因此作废，尚难逆料。然使俄人知中国固大有人在，未必尽如政府之昏愚，受其欺弄，其狡悍之心，亦可以稍戢矣！

夫东三省之于我八旗，固祖宗坟墓所在，鄙人徒怀杞忧，孤掌难鸣，用布数言，为我满洲同族恭申谢忱。

刻下事变之来，正未有艾，非废俄约无以成和议，非成和议不能定回銮，非回銮不足以行新政，非行新政不足以保中国，此数者固有相连之势。诸君子于俄约一事，已苦心热血，两次力争，然欲和约之废，和议之成，先非行新政，定回銮不可。尚祈诸君子于此二者，速行集议，力请施行，将来改弦更张，尤须随时补救，庶得尽善尽美，勿因难而易志，勿畏势而结舌，俾众志之成城，作中流之砥柱，中国不亡，黄种不灭，是所厚望于诸君子焉。

倘海内同人，闻风兴起，合群力以爱国，尤为幸甚。希登报末，仰祈公鉴。

满洲钮祜噜氏继宗上言

二

敬再启者：俄约虽暂缓画押，终难作废，各国明知俄约有关大局，未闻有出而仗义执言者。盖中国之事必待中国确定宗旨，今朝廷已一力拒绝，亟宜与英、日速订防俄密约，许以利益，以保东亚永远太平之局。一则唇齿之谊，一则商务所关，当必乐于从事。此善后之策也。

尤有要者，拟请诸君子将两次演说及各报议论之关俄约者，及俄人在东三省暴虐之状，编辑专书，流传海内，俾资警悟，不识高明以为然否？自愧满洲野蛮，知识庸陋，管见所及，敢惟诸君子政之。

继宗再拜

《中外日报》，1901年5月4日

营口魏君来函

敬启者：仆自出塾以来，仅博一领青衿。嗣见时局艰难，诗文误人，遂弃举业，受日本领事之聘，冀以练达世情，尤欲结纳名流，以收他山之助。乃客岁拳匪肇衅，满洲一隅，横遭蹂躏。老弱者肝脑涂地，妇女则惨被淫侮，财产一空，相率为盗，奉天三省，几无一清白人家。盖不盗即俘，势使然也。贼迹所到，不拘男妇，尽以炮烙施之，兼以俄兵四乡杀掠，不死于火，亦死于刀。现在原野间，仍旧白骨撑天，

碧血糊地，疮痍满目，言之痛心。此虽乱民所致，亦顽固政府、愚蠢疆臣有以助之也。

时俄人在营口极力经营，本无退出之心，而增留守复与之订约，几将肇基之地，拱手让人，闻之不禁发竖。正拟约集同人，赴省挽救，忽见上海各报章载有海上诸君子在张园聚议两次，并不带学士、方外高人亦与其列，分别电争，厚此阻力，俄约卒因之而缓，快何如也！

抑仆又有进者，目下俄人以前约将废，马贼蜂起，东边一带有刘单子者，渠魁也。率溃勇数万，日与俄人寻仇。近俄人屡战不利，死伤以千百计，故火车不遑装载商货，尽从旅大等处运兵，前往鏖战。加以农民辍耕，商贾不行，关卡几于虚设，俄人忧之。又诱将军、府尹与之暂订私约数条，不提密约之名，亦无须皇上画押，用以治理辽东西一带地方。仆闻之，又抱杞忧，当即约友赴省，公上条陈，尚未批出。且现在奉天燃眉之患，在华官无地方之权，故华民举足皆罪，任其犬马之、土芥之而莫敢谁何。阁下等如再集议，祈将此条提论电达行在，倘能争得华官暂管地方之权，以俟和约之成，则吾民尚有一线生机。不然，再迟数月，所有之民，将无噍类，尔时之祸乱真不可收拾矣。

此次拳匪之祸，天子蒙尘，都城为沼，万民涂炭，八国兴师，俛仰古今，诚未有之奇祸也，然而未必非塞翁失马之预兆。盖我国顽固政府把持要津久矣，朝廷则法祖，儒生则尊经，旧染污俗，横亘胸中，岂易破其陈见！乃经此次之巨创，当可震破迷关，激起维新之起点。顽强者多半就诛，政府所存，率学模棱，决不敢再梗新机。倘或皇上亲政，必有

乘时豪杰出焉。盖旧焰既衰，新机立焕，天时人事，机缄交至。今请就易晓者譬之：大抵履霜坚冰，泽坚地圯，固非一日之寒，若欲融通，非震之以巨霆惊雷，不足以疏通太和之元气。否则冰冻三尺之寒，岂一二月之温力所能转圜哉！迨沍阴潜消，生意昭苏，始知向日之震惊百里，轰轰烈烈者，皆为今日之清和地也。然乎？否乎？

昨接营口魏君来书，所述满洲之事，言皆翔实，合亟录之，告我国民，以东三省为前车之鉴，并以覆魏君殷殷见教之意焉。

集议同人附启

《中外日报》，1901年5月6日

苏州许君来函

前见日报，知沪上诸志士为俄约逼迫，軫念大局，发愤力争，义声传播，遐迩钦佩。今虽暂缓画押，然俄之狡谋必不肯止，即我国民保守之义务必不可懈。《中庸》不云乎：

“凡事豫则立”，宜以此时速定良策。日本有东亚同文会，以保全东亚为志，我中国亟宜创立一会，与东亚同文会同义。设一总会于上海，会长不必定，中国人凡有保全东亚之心，其才其识为众人所推服者，皆可推为会长。总会既设，再设分会于应设各地。我中国二十二行省，不乏忠爱之士，必有痛国家之危亡，忧种族之惨灭，联为一气，争存于惊波骇浪之中。此举若成，不独全亚快事，欧美诸国之人亦必稍

稍重我。谓我中国虽顽固据要津，昏庸遍朝列，而四万万之民固有深明大义、主持公理，不在欧美诸国下也。不才亦愿随诸君子之后，以稍尽责任。敢陈刍言，即希裁夺。

《中外日报》，1901年5月7日

寓杭董君来函

中俄密约一事，现虽有作废之说，但东三省大局早在强俄手中，目前西伯利亚轨道未成，尚忌日本之强，故佯作罢论，且借此以腾布其无志图华之诡说以掩人耳目。其近日举动，狡谋不测，我华宜急图善后之策。去年美国有欲开东三省为公地之说，今又以此意告我星使，窃谓沪上绅商亟宜再集同人，妥议东三省通商善后事宜，电请刘、张、陶等各大宪奏请圣裁，一面即电致美政府及日本政府，请两国合力玉成。此事关系极大，请即日登报广告，不胜为四万万人祷祝之至！

《中外日报》，1901年5月13日

告白

集议同人

昨接秋柳词人来函，以俄约虽废，东三省终以开作公共通商口岸为要，并勉以勿因近受指摘，转致籍口结舌云云，无任铭佩，并承附来洋十元，合并声明，以答来意。

集议同人公启

《中外日报》，1901年5月13日

杭 州

记杭城议阻俄约事

昨得杭州来电云：密约事起，沪上集议电争，此真国民应办之事。惟沪上虽为各省士商总会之地，若各省竟无人继起，尚不足见四百兆人同此义愤。浙省同志爰于初九日（3月18日）开演说会，公撰电文，分致江、鄂、粤各督，翌日并递禀浙抚。顷将电文录呈，请即登报，普告天下，俾各省闻风响应，无任急切盼祷之至！

附录：呈江督电稿云：南京刘制台鉴：俄谋华急，请联各督抚奏筹民款，约英、美、日公战。 浙省士民泣电。

又致两湖张制台、两广陶制台电文均与上同。

《中外日报》，1901年4月1日

*杭州拒俄消息

一

自上海绅商聚议拒俄后，而杭州继之。杭民于二月初九日（3月18日）聚议，禀请浙抚余中丞会同各省督抚电奏拒

俄，以免华民为奴。闻此禀已于次日送呈浙抚矣。（译二月十四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1年4月3日

二

探得杭州集议拒俄诸志士日前复又缮具公禀，投递抚院，当蒙余中丞批示云：业已据禀电请南洋大臣核办。（本馆访稿）

《中外日报》，1901年4月4日

三

杭州士商于十三日（3月22日）夜续行电致江督，电文云：“前电请奏筹民款，约英、日、美、俄，昨奉本省余中丞禀批，知已电商核办。大局安危，在公一人。浙士商泣电。”云云。闻此电旋即发回，未能达到。

《中外日报》，1901年4月6日

*浙省士民公禀

兹将浙省士民邵章、汪熙、袁毓馨、孙翼中、陈汉第、项藻馨、戴克敦、魏汝谐、陈敬第、赵秉良等公禀照录于

下：

为俄谋华急，计议俱穷，环请联合各省督抚，奏筹民款，约同与国公战事；

窃惟东三省为我朝发祥重地，寸天尺土，不容轻以让人。去秋沦陷于俄，凡在率土臣民，一闻此信，痛不欲生者半载于兹矣。私心窃计，犹以西伯利铁路未成，列强之师云屯渤海，俄必有所顾忌，一时不敢据为己有，尚可归入和议，请各国公断，反其侵地，制其东封。不图有中俄密约十二款，掣我主权，限我兵力，为阳还阴据之狡谋，暂寄东三省于外府，初七以前，逼迫签字。此时虽经江、鄂、粤三督电奏行在，力争作废，然侧闻仅有延缓日期，更改条款二事。总之，此约不能全废，实薄海臣民所共悲而共愤者也。

夫使俄约不废，祸仅中于北方，东南各省尚可苟延旦夕，则漠然不问，不过蒙不忠不孝之名；万一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言，将国家沿海数万里疆土，尽掣我之主权，限我之兵力，久而久之，遂非我有，臣子何堪为君父设想乎？况俄向以强暴横行中国，各国相率效尤，中国民生尚有喘息之地乎？士民等食毛践土二百余年，受国家宽大之恩，值此时艰，虽肝脑涂地，无以为报，岂忍使祖宗缔造之封圻，坐视一旦沦为异域！顾亭林先生有言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民等不揣微末，从无可设法之中为万一补救之计，惟有筹民款、约与国、厉公战三者而已。

查泰西通例，强国公揜，弱国公助，以保地球太平之局。如法之拿破仑作乱，英、俄、普、奥诸国联兵拒之，俄蚕食土耳其，英、法、德、奥诸国联兵拒之。欧洲公战，始于

法而终于俄，两强至今卒不得逞。群小邦如荷兰、葡萄牙、希腊、比利时者，皆得巍然独存，主权犹在，实赖诸大国公战有以保之。且其国因公战而用兵累年，费用支绌者，可筹民款以济其急。或为借贷，收国家银行之利资，或为捐输，有绅商士庶之仗义。中国发匪乱时，抽百货厘以助饷，即筹民款之一证也。泰西十四、五纪，英法百年之战，英人筹集民款，请瑞士代战，又筹民款、约与国公战之一证也。

今俄不得志于西欧，思骋雄于东亚，全亚正所以全欧，而其关键全在东三省。英之昧时务、贪地利者曰：图中国扬子江即可抵制俄国，不知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俄国不止志在东三省也。近闻山海关内，英、俄因铁路齟齬，其明征矣。安见图北者不能图南哉！英之必出于战，势也。日为密迩强俄之邦，与中国共安危，不得不战以自固，第国帑空虚，势难独任。美国雄于财而思保和平之局者也，揆俄而战，义不容辞。

难者曰：三国利害切身，何迁延至今不闻与俄决裂？曰：中国不首先力抗，他国必难干预。难者曰：中国力抗，奈无可战之具何！曰：去年因民教相争而战，以一国敌八国，而众怒难当；今者为地球大局而战，合数国拒一国，于公理必胜。去年拳匪内扰，有碍战务，今由朝廷宣示约文，照会各国，专调得力官军，约三国之兵与之相抗，恐不血刃而俄已慑于虚声，潜戢异志矣。

独是战必有费，费出自民，民愤宗社之将墟，休身家之不保，切肤至痛，而犹不输其财以济国家者，无是理也。近来秦、晋开办义赈，江浙立救济会，章程朝出，巨款暮来，

其本旨原以救中国一隅之民耳。今全国之民皆将待救，谁犹靳其私财留以饷敌哉！

去夏北乱方殷，东南各省人心惶惑，大人管钥沪江，与刘、张两制军立华洋互保之约九条，沿海数万万生灵皆食大人之福，不啻生死而肉骨矣。今者俄约若成，东南垂入他人之手，岂非保全疆土有益于外人者多，实裨于中国者少乎？矧自大人莅浙以来，将历年教案一时办结，使浙省濒危而安，士民等仰戴鸿恩，沦肌浹髓。为此合词具稟，吁恳大人联合各省督抚，奏定备俄民款章程，使各省一律兴办，一面请朝廷宣约备战，一面联英、日、美，公同协助军费，缺者济之。俄国铁路未成，运兵穹远，断不足畏。各国见中国爱君父发祥之地甚于爱其身家，则阴谋东南之心亦可稍敛。金瓯永固，自强有机，大人保全东南之泽益长，凡属斯民，世世子孙，敬当铸金而事生佛。

除由士民公电，稟请江、鄂、粤督宪外，谨陈愚悃，伏请采择施行。士民等不胜惶悚迫切之至。

《中外日报》，1901年4月6日、7日

中俄密约十二条说帖

杭州驻防来稿

中俄密约关系全局，北京和事原说三月间可以定局，此约一出，已经停议。各国多改变宗旨，称说此约若定，各国

利益均沾，将来和议即以此为底稿，各保自己的权利。大局危亡就在顷刻，我等南方之人不久就同东三省一样了。今将密约十二条演成白文，并加按语，排印分贴，以便通知。

一、俄国许将满洲全省交还中国，中国可在该处设官办事，一如从前。

按，此条关系最重，俄人欺我中国，中国受俄人欺，都在此条。大众见了，都道满洲已还，一切如旧，却不想到满洲原是我中国的土地，只要俄人真心还我，一切主权自然如旧，何必俄人费心！况且所说如旧的不过设官办事罢了。

二、应许俄国在该处留兵驻防，一为保护铁路，一为安堵地方。该将军及各地方官看待俄人应格外和洽，一切住处粮食更须一体照料。

按，既将土地还我，铁路、地方自应归我保守，何以复用尔俄驻兵？下文且有中国不准练兵一条，是何肺肠，不待言喻。至于住处、粮食等事，则我之将军已如彼之差官、彼之粮台了。

三、该处若有事变，俄兵可帮助中国尽力平乱，中国应将该处官兵一律撤散，俄人未得之军装、火器、炮台、营寨以及火药库等，亦宜交出拆毁。

按，此条无理已极，中国兵权全为俄人所夺，平时既不能自守，有事更不堪设想，满洲还是中国的地方么？

四、中国不准驻兵队于满洲，亦不得再行练兵。若日后欲驻或练，须先与俄人会商，其数亦归俄人酌定。军装、火器并不准运入满洲。

按，合下条观之，中国还有自主之权么？

五、满洲各地方官应归俄人指派，各地方大官若有处置失宜，俄人可请中国革办，中国政府须即照办，以为保护该省起见。

按，别译本又有说俄国应设俄官一员驻扎该处，各事全归管理，如有一切紧要消息，须即时呈报。如此，则满洲已如俄之属地，将军已如俄之属员了。

六、北中国水、陆军应归俄人训练，不准他国人干预。

七、中国丢弃旅顺口、北金州之自主权。

八、满洲、蒙古、新疆、伊犁一带地方矿山、铁道及其他利益非经俄国许可，不准让与外国人并中国人自办，又不准牛庄一地之外租与他国。

按，从前中俄立约，多以满洲为界限，今则蒙古、新疆、伊犁一带，亦并划入俄国之权利了。

又，别译本又有说海城以北赋税应归俄人征受，又说营口关税亦归俄人经理，如此则中国财政之权亦落俄人之手。

九、中国应赔俄国兵费及俄国撤兵准期，可与中国互商。

按，别译本又有说牛庄及满洲各处已为俄所据者，如俄政府以为该处实已平静，即可交还中国管理。如此，则平静与否全以俄人之言为主，实隐为抗不交还地步。参看上文第一条及下第十一条，其用心更可见了。

十、铁路、产业被毁以及他项赔款，亦归中国赔偿。

十一、现时俄国损失费用，中国须以满洲全部或一部之利益为担保。

按，满洲利益已早为俄人括尽，此处复作此语，不知中

国还有何项利益与他呢！

十二、中国应许俄国由满洲支路或干路再造一线直至长城及北京二处。

按，今日西比利亚之铁路尚未全成，俄人之势力已经如此强大，若更许其支路直至北京，中国之大局还可设想么？

以上条约，传者不一。或说已签押，或说未签押，或说已允改，总而言之，无论已签、未签或允改，此约既定，大处已坏，万难挽回，俄人必不肯将就了事，各国又何能就此干休？一国如此，国国群起；一处如此，处处照例。我说南方人不久就同东三省一样，只怕还更甚呢！况东三省为我朝根本之地，陪都、皇陵以及满人祖宗坟墓皆在彼地，即以一处而论，亦不忍如此轻弃。吾闻俄人强占东三省时，土人之被逼蹙入黑龙江者十余万人，其余种种之受惨辱践踏更不待言，诸位闻之乎？

又闻俄人之在旅大，每人每年抽税五元，养一猪，每年一元，宰一猪，抽税一元，养一鸡，每年一角，割一鸡，抽税一角，其外，屋有税，地有税，无物不税，无税不苛。土人不堪其虐，群起为难，俄人排枪以待，土人之被杀者无数。诸位又闻之乎？

闻之则必着急，闻之则必大愤，虽然，空急无益，徒愤亦无益。以我愚见，不如大众一心，心思打定，主意拿定，不论大势若何，我等必须定一实在办法。不过我等无权无力，空言何补，我总望着那个官、那个绅、那个有权有力的人。

附启者：中俄密约一事传之已久，确实无疑，乃《申报》

始既不着一字，终竟力辩其无，《密约解》一篇，荒谬昏乱，已迭为通人、西报所驳斥。夫上海传说、各报登载即使有虚，各省督抚之电争，各国政府之辩论，岂尽无理取闹乎？且和议已停，各处皆知，近日《申报》尚有和局大定之言，何其无耻至此乎？我杭宜互相劝约，不阅《申报》，庶人心有把握而大局可挽回也。

《中外日报》，1901年4月9日、10日

苏 州

议拒俄约告吴中诸君子文

包公毅

嗟乎！嗟乎！诸君知今日俄罗斯直欲波兰我乎？我闻波兰之亡也，内政不修，民乱蜂起，在位诸臣，贪污闭塞，与我今日等。于是俄人贿结朝贵，波廷之臣皆有倚俄之心。俄复与普鲁士立密约，预为瓜分张本。至波兰民乱，俄遂乘势直入，焚杀惨掠，其举动一切，事事与今日对我中国相等。乃波兰政府不察，反禁士民聚会，禁士民谈国政，民志益衰。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三国遂分波兰，瓜剖其地。

嗟乎诸君！欧洲诸国固倡公法，以遏强扶弱为己任者也，至是皆袖手旁观，惴惴自保，且事势危迫，亦将各分一瓣。故今日俄吞噬我东三省，明日各国接踵而起，割割各地，不一转瞬，恢恢神州，胥沦异域，是将以墟波兰者墟我中国矣！诸君知波兰灭亡后情形乎？其荼毒之惨，缚轭之苦，不可言喻也。我中国人甘为波兰之续，甘为奴隶牛马则已，若犹有自立之心，当尽出死力，以争此一息尚存之机。

今沪上士夫集议，电阻俄约，我吴中通达有志之士甚多，宜合筹抵俄密约之策，以尽国民之责。苟人人有此性质，何畏乎狡悍之俄耶？昔我乡范文正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顾宁人言：“天下兴亡，匹夫与有责焉。”明之季世，吴中士气振于天下，诸君所闻也，况在今日存亡危急之秋乎？愿我同志思之！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4日

香 港

香 港 专 电

西三月念六号即二月初七日香港发来专电云：此间绅商士民于本晨致书上海爱国会，极以该会阻止俄约画押之事为然。此间人民兴致俱形勃勃，盖知上海爱国会所为之事足使人人皆知中国之实在情形也。彼处刻亦筹集款项以为阻止俄约之用。（译二月初八日《文汇报》）

《中外日报》，1901年3月28日

澳门、香山

澳 门 来 电

本月十四夜（4月2日）得澳门电云：此间华民以及香山县绅商，近亦聚议拒俄，业已致电西安及各督抚矣。（译2月16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1年4月5日

*钟荣光等致李鸿章电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四日（1901年4月2日）收到

中俄约成，中外震骇，请严拒以救危亡。钟荣光、杨祝山等百五十人禀。

附：李鸿章复电

尔等不知底蕴，何必震骇！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34，1908年金陵版

新加坡华侨

新 加 坡 来 电

新加坡来电云：此间华民因中俄私约将次画押，聚集数次，刻下已有电致西安及各省督抚，均言万不可许。（译2月15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1年5月4日

第 二 编

一九〇三年四月至九月

【说明】沙俄帝国主义咬住了我国东北这块肥肉，但是，它却无法咽下。一方面，东北人民的武装抗俄斗争如火如荼，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另一方面，俄国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使沙皇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同时，由于英、日、美等帝国主义也想咬一口，对沙俄继续占领东北很不满。这样，沙皇政府不得不改变策略。

一九〇二年四月，沙俄驻华公使雷萨尔与清朝外务部会办王文韶在北京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在“再无变乱发生，亦无他国之牵制”时，俄军分三期于十八个月内撤离中国东北。

沙俄帝国主义在条约上签了字，但是，并不准备执行。

同年十月六日，到了俄军第一期撤兵的最后期限，沙皇政府便将原驻奉天、牛庄、辽阳等城市的

部分俄军调至东省铁路两侧，算是撤了兵。

一九〇三年二月七日，沙皇政府大臣会议决定：延期从中国东北撤兵。二月十日，尼古拉二世批准俄军无限期留驻中国东北。

四月八日，到了撤兵第二期，沙皇政府应撤退金州、牛庄、辽阳、奉天、铁岭、开原等地的军队，但是，沙俄侵略者拒不撤兵，并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四月十八日，沙皇政府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力图确保东北成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①

四月二十七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紧接着，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和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师生也纷纷行动。拒俄运动在全国更大的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①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六卷第一册。

上 海

张园会议传单

启者：俄人蟠踞东三省，久假不归之意愈益彰著。如我国人不行力争，必立致瓜分之祸，必当公议挽救之法。故本埠同志定于四月初一日（4月27日）午后三下钟至六下钟在味莼园安塏第集议，凡具有爱国思想者务祈届时蒞临，不胜焦盼！

同人公具

再，辛丑春间两次至张园集议之人仍请同临为荷！

《苏报》，1903年4月27日

录某君张园拒俄演说文

嗟乎！余今日观我同胞之来集会于兹也，余心甚乐；虽然，试一转念间，则又甚悲。因今日我诸同胞所立足之地位，已降阶而至末一级，如再不留意，则一步之降，不识不知，已无我等立足之地。危矣哉我同胞！悲矣哉我同胞！转瞬之间，今日来此集会之人，不知地属何国，身为何属，何

有种类之亲，何有血统之属！夫我本一无权无位无力无名之人耳，今日至此，满怀凄怆，言不能竟，亦惟有向我同胞痛哭一洒而已。以过此一步，即我等离散之期至矣。是即中国瓜分之期在即，而瓜分之起点即起于虎狼俄之强踞我东三省，不还牛庄也。

夫俄自大彼得以来，专以吞并政策，其世世子孙皆守其政策而不改，其居心为世界各国之所共知。惟我国昏昧狂惑之政府，急为新政之反动，欲为仇外之谬举，乃饵其甘，而以为俄国之力足保我满洲之发祥地，以拒他国之凌侮，遂大倚为奥援，许以大利。驯至今日，遂使俄踞东三省为己有，久假不归，居保护之名，而贻瓜分之实，失地、失民、失权、失财。我亦岂能怪俄人之狡诈强横，是实我政府之罪也。虽然，试问国为谁之国，民为何国之民，如此危殆急迫之事，而竟举国无一人焉思及之者，问及此者！是吾不欲罪吾政府，而罪我等之为国民者。

我等中国国民，无参政权，无军国民之精神，无都市自由之组织，居于今日，果有何力能行抗拒俄人非礼要挟之事？然此指造巅之国民而言，我固不敢谓我国同胞可以一蹴即几，但使今日来会之诸同胞，及我全国上下之人等，能一心全力，争留此一步自立之地，则将来步步进行，未尝不可直跻其巅。诸君诸君，请各留意争此一步之立足地，勿再冥冥堕渊也。呜呼！言至于此，我心实痛，不能尽言；我心甚痛，不能尽言。望诸君争此一立足地而力拒俄约。

俄人迫我政府签允之约，明知者已有四款，业已揭示于会所，来会诸君，想已遍行览悉。余请诸君细思此约之结果

如何，即我政府如受俄人强迫而签允此约，我国之受内祸者，地割而属人，民奴而各主，主治之权，我民无望，我生之财，尽供人用。夫如此之惨境苦况，谁实贻之？非我国君，非我政府，实我国全国之民，昏酣罔觉，梦中失足，以致此也。诸君诸君，果愿争此一步之立足地否？内祸之起，实由外缘，此外缘为何？即由俄占东三省激成。各国援利益均沾之利，咸起而仿俄国之举。今日英扩扬子江流域之势力圈，明日德扩由山东至扬子江北岸之殖民地，他日日本由台湾占闽、浙之两省地，又一日，法由云南进兵广西，以代平匪乱为名，而功成不去，占其地，奴其民。余试问我同胞，中国全国地，尚有国民立足之地否？诸君诸君，请各留意争此一步立足地而勿失堕也可！

虽然，余观各国之欲广其势力圈，凡因俄占东三省与其本国有关系者，亦或援据公义，以保护中国土地完全无缺为词，或欲连盟，或欲独立，与俄角逐，逼令退让。然试问我同胞曰：俄人之迫令签约者为谁之国，俄人所强占之土地为谁之国疆，而待他国为我图谋，为我声讨乎？试问诸同胞，谁为我同胞之手足，谁为我同胞保护之恩主，而思求其援助乎？今日之事我不愿我同胞之妄认人为至戚，倚他为主人，而愿我同胞同时大声呼曰：政府即允此约，我国国民决不承认。即令此约已经签允，无可挽回，亦望我等同胞，各坚守此方寸立足地，有日伸其权力，由我国国民以巨灵擘华之掌，打破此约。又请我同胞同时大声疾呼，以告诸外国政府曰：俄人强迫我政府签允之约，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此约。属在友国，不敢不告。如是，则我同胞既得尽全国一致，力

迫政府以保国而免祸之义务，又免求人救援之耻辱。今敢将拟定之电文宣告于来会诸君曰：余有一至热心、至知立国之道之良友，指导于余，令拟数电，余从其言。今将各电拟就，宣告于诸君。诸君若赞成此议者，请各举手。

今敢再行申告诸君曰：拒俄之会曾立于辛丑春间，今越三年，方再见我同胞集议于此。前之一会，为之起因；今之一会，已及其瓜熟果结之期。试问我同胞，此三年中，谁能侦察强俄之举动？谁能练立敌俄之雄师？坐令至于今日，狡谋之遂，益以横占！余试思之，此实至大至丑之奇辱。今日将此至辱奇丑之事在广会之场当众宣布，试思：岂为求荣福？岂为布名誉？实愿我同胞勿忘此大辱至耻，各醒其目，各留其意，同心协力，即此一步立足地逐渐进步，其必有雪耻之一日也，则庶不负今日举国一致之运动矣乎！

《中外日报》，1903年4月29日

呈外务部电

外务部王大臣钧鉴：

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

《苏报》，1903年4月28日

寄各国外务部电

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忿。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无涉。幸垂意焉！

《苏报》，1903年4月28日

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

《江苏》本省时评

四月一日，寓沪各省绅商志士等，因俄人以东三省撤兵问题，强我政府签立新约，相与集议味莼园安塏第。到会者千余人，演说者亦数十人。争助捐款，有脱钻石戒指以输集者。公议拒绝不认之办法，先电致各国外务部及我国外务部，申明国民不认俄约之由。（原电略）

记者曰：此吾中国之独立钟声也。俄人眈眈虎视，思得一逞其席卷之势，宁止一日！乃一再踌躇而不即发者，非有阻于吾外交之强硬，非有怯于吾陆军之精炼，一则以庚子排外暴动之民气有以致之，一则以辛丑电阻密约之民气有以致之。虽其间不无文野之判，而其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

毅然独立之血诚，则实吾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也。兹则又以未死之心，变其鬼面以相尝试，而不图适以为吾国民民气之锻炼。今俄人又貌易其外交政策，示我政府以晏安之可怀。吾警告国民诸君，毋误服其鸩毒也。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设立议事厅启事

启者：近日外侮迭乘，同人拟在上海建设一总会，并即设立一议事厅，以为日后随时集会之所。兹定于初四日（4月30日）一点钟在张园集议，乞光临指教办法。幸甚！

《中外日报》，1903年4月30日

中国四民总会处知启

外辱亟矣！我国民无死所矣！俄人有占据满洲之举，法人有调兵平乱以为割据之举，眈眈逐逐，如虎如狼，瓜分之祸，不日而至。受此祸者非他人，我国民也。欲抵拒外祸，保固内权，亦非可望诸他人，其责任惟在我国民而已。

兹事体大，非结合大群不足以御之，故同人坚欲立一固结公会。凡我国人，谁不当爱国，则谁不当合力捐财，共立

此会！各发爱国之血诚，视国事如家事，爱国土如家产，勿任他人妄割取一寸之土，妄侵窃我一毫之权。广西者，非独广西人之广西，而为我全中国人之广西；东三省者，非满洲人之东三省，而为我全中国人之东三省。既入此会之人，福则同享，祸则同受，同生同死，只期勿负国家，勿负国民。兹将简明办法列下，请高明增删订焉。

一、此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凡一切与中国有关系之事，会中人皆当设法干涉之。

一、以后同志须聚议一切与中国有关系之事，而患无一聚议之定所，拟由同志合力建一议事厅于上海，以为各省议事厅之先声。

一、本会团结已固，势力已强，则本会人可与各国政府直接交涉。如俄国欲占据我国东三省，我亦可要挟俄政府曰：圣彼得京城不得让与他人。此言也，我政府不敢言，而我国民敢言之。言之有祸，则我国民任受之；不特任受之，且宜有以善其后。

一、本会定名曰中国四民总会。凡中国人，不限定在上海者，各地方人皆可入会。有力者助资，无力者签名。既签名后，则皆当担负本会之义务，以达其目的。凡各内地并各省分入会者，可在上海各举代表者□人，以便会时□议，且代表各内地省分之见解言论。

附：

启者：本会既为地方议事厅之先声，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住居最繁，以各国由多数举代表人之例言

之，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诚，本爱国之天良，届期多来聚议办法，勿失商家体面为要。

议办中国四民总会处公启

《苏报》，1908年4月30日

张 园 集 议

昨日各省寓公议立中国四民总会议事厅，知启传单已登昨报。届时一点钟，皆集张园安垵第大洋房。爱国、育才诸学社学生戎服齐队而来，务本、爱国诸女校学生亦皆入座。先将开会入座次序及提议各事榜于台上及左右墙壁；每省立题名册一本，分处标明，各请一人司之。又将某报附登《爱国歌》四章，印送到会者。计先后一千余人。

开议之后，经众协议，改四民总会为国民总会。集议之始，蔡君民友登台演说开会大意，次马君君武演说，次诵《爱国歌》前二章。千人同声，音节甚壮。既而争先题名，中国万岁之声震屋壁。

正欲举纠议员，提议办法，忽接在日本东京之中国留学生飞电。蔡君民友宣读毕，同人闻之，惊愕欲绝。龙君积之曰：“此电所关至大，开议一事，可暂停。吾上海同志独非中国国民乎？东京学生可结义勇队赴战，吾辈岂可放弃责任耶？”遂偕来会诸君步出大草场，排成军队，向东一鞠躬，以表同情于留学生。操演既毕，列队而入，复入座。严整之气象，

盖我国所仅见也。

《苏报》，1903年5月1日

《字林西报》云：日前张园连次开会，议论国事，颇足发人爱国之诚。上礼拜四（4月30日）所开者，乃得东京留学生电述广西警报而起^①，到者千二百人。其间学生社会中人来自爱国学社、育才学堂及爱国、务本女学者最多，而爱国学生尤见踊跃，诚足以代表新中国之前途也。

先由蔡君某演说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继乃分派在座者章程各一纸。次由马君某请在座诸君同唱《爱国歌》，一时爱国之忧随声而起，闻者莫不感发热诚。歌毕，忽得东京电云：“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愿赴前敌，求协助”云云。闻者皆目瞪。龙君某乃对众宣言曰：“吾辈非中国人耶！闻留学生如此举动而忍坐视以放弃天职耶！有表同情者，请从吾至草地向东鞠躬，以致留学生之爱国心。”言毕，乃首出，向东立，从之者几罄座；乃成列相行礼。此为上海新中国少年庆祝留学日本新中国少年爱国心之第一次也。礼毕，复入座，议编义勇队以应留学生，临时签名者甚众。乃复电东京，表爱国之忧始散。

夫中国立国以来二千余年，其人民有爱国心者，自此次会议始。尚愿具此心者好自为之，以成真国民。

《译西报纪张园会议事》，《苏报》，1903年5月8日

^① 应为东三省问题而起，此处所述误。

中国国民总会提议各案

一、此会以保全中国国土国权为目的，凡关系于中国之事，本会例得干涉之。惟须商定如何办法，始可实行干涉之能力？

一、本会须设立一议事厅于上海。惟如何筹款，始能使此议事厅成立？

一、本会有与各国直接交涉之希望，而非固团体、强势力不可。惟所以固之之方针如何？

一、本会名曰中国国民总会，区域甚广，则将来重大义务待办不尠，凡我国民，悉宜负此责任。惟如何办法，始能兴起此重大义务之前途，并如何能鼓舞我国民负此责任之实力？

《苏报》，1903年5月1日

中国国民总会特别提议

今日之事急矣！现同人各就所知，公请热心爱国之士充临时评议，得若干员，惟尚有数省阙如者。中国人才繁庶，恐以地势悬隔，无从知名；或即近在上海，而耳目有限，恐难周知。然事关大局，人人负有责任，无容推诿。如各省志

士到会集议愿为其本省调查，可设立分会并任其事者，则不嫌毛遂自荐，国民幸甚！

《苏报》，1903年5月1日

中国国民总会公启

启者：昨日在张园集议，专为设议事厅事，并预约初七礼拜日（5月3日）再集会投票，公举各项职员，以便酌订办事章程。兹议先行设立事务所，方有归宿。俟择定何地，再行登报布告。各省志士欲入会者，仍照原议，随时到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及福源里爱国学校报名为望。

中国国民总会公启

《苏报》，1903年5月2日

四民公会

《浙江潮》时评

吾中国有最可悲可痛之一事，则以士为四民之首，又不能自成一社会，而又与他社会离而绝之，若判天渊而不可合，故日日言社会改革、言社会发达而终无效。

而不料中国旷古未闻之四民公会，竟堂堂成立于今日之

海上。近年以来，海上志士，已纷纷散之四方。自去年中国教育会成立，渐露头角，而爱国女学校，而爱国学社，蓬蓬勃勃，驾旧观而上之。迄于今岁，乃有广西电争之役，有东三省电争之役，终以限于士流，力量未充。于是本埠绅商有四民公会之议，一时愿签名者殆二千人。四月四日乃布文启及简单公约数款，继又谋设一议事厅，以为代议部之机关，且又谋设一中学校以为教育部之见习。近闻已租定某地房屋为议事所。其发起及主持者为广东冯镜如君。君素为南洋富商，领袖群流则人易集，振衣千仞则财易聚。国民进步，当于是焉祝之。

比来内政外患之日日冲击于国民之脑中者，殆如电线交错，息息而不得停。兹会之设，则又如电信局之总汇，国民之机关在是矣。而又自士社会以待合于其他种种各社会，以造成一致之精神，与一致之风气，则又所谓国魂也。记者于是乃投笔西向，祝四民公会万岁！

《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5日

海上热力史（节录）

昨日（5月5日）海上同人又得东京女学生来电，谓东京支那女学生已共舍身于赤十字社，俟男学生义勇队北征有日，即共偕行。呜呼！癸卯年万岁！何其民气之奋、进步之速如是其惊人？倘海内应和者能愈接愈厉，岂非我中国得见

天日之日正不在远？此次上海女界当张园屡会之后，本跃跃欲奋，及闻此电，表同情者甚多。适以绍兴黄夫人以忧愤国事，咯血正殷，诸女杰未能传书大会，仅协议办法，得东京人社章程，再图集议。

.....

四月一日（4月27日），汪穰卿君以俄索新约甚急，继开拒俄会于张园。是日之会费、电费，皆汪君自捐及捐之于来会者。是日中国教育会同人虽临会者甚众，皆不过与汪君表同情，其如何集会，如何电争，皆汪君苦心主持。自阻法会倡始，而拒俄会继起，而国民爱国排外之感情势力陡增，然其排外之法，豈皆出于文明之举动，毫无无意识之行为。当议成演说，偶有因宗旨不合，相对驳诘，哄然走散之事，然同人皆侃侃责其粗暴，海上各报亦作论纠之，则足见我国士大夫文明之进步，又有非常之效果矣！

是月五日（5月1日），冯镜如君、易季服君等喜海上群谊之发达，欲建设四民总会，造议事厅，为民会之基础，且谋于议事厅所在之处，辟绿草如茵之广场，建高矗云霄之钟塔，为海上文明士女别创公园，以适于卫生诸事，以养其高尚品性。故冯君近日达极度之热诚，虽与阻法、阻俄等会联结而生，然四民总会自是久远事业，实与阻法、阻俄诸会之因事而立者不同，命之曰四民总会者，欲合农、工、士、商全国之民共为一大团体也。故括而言之，又曰国民会。当日几无一人不赞成，龙积之君尤力参冯、易诸君之间，期其必成。龙君，中国教育会中之表表者，日与其事，故人疑国民会即为教育会之改设。其实教育会中人赞成国民会者不止

龙君一人，如叶浩吾君、蔡民友君、乌目山僧、王小徐君、吴稚晖君皆表同情。若以为国民会即教育会所发起，则小舛矣。发起国民会者，实为冯、易二君，故开会之费皆给自《新民报》支店，而租地建设等事亦二君日夜焦虑之。此会关系甚大，甚愿我同胞竭力襄助，以尽国民之义务。

开国民会之一日，中国教育会得东京留学生公电，谓日俄如启衅，留学诸君愿编义勇队赴辽东决战。教育会同入偕国民会议事余晷，宣示其电于同胞诸君，诸君闻电，人人感奋，故有愿应东学诸君为义勇队者出站草地之举。其实此事又与国民会截然为二也。义勇队之结果，以未得东京详细章程，且日俄之开战亦止传闻，尚无确议。惟教育会之体育部及爱国学校、育才学堂经此激刺，军国民之精神大奋，人人皆注重于陆军教育，日日颇重视体操诸事，一洗文弱书生之腐败气象云。

阻俄会但邀人赞助议论，未欲签名。国民会则签名者近五六百人，嗣续签名者又千人。义勇队则仅张园草地一站队，既无章程，亦未有实在发起之人，尚待续会也。

此即旬日间海上民党之历史。我所注意者：阻法、阻俄皆不可稍却；国民会之议事厅必当建设；万一法、俄有事，义勇队尤为必要；即女子舍身赤十字会，以与男子共祈战死，亦当集一大会以提倡之；不可默默，负东京之盼望。如是，男女国民相戮力，庶不愧四万万人数最多之大国矣！

《苏报》，1903年5月6日

上海中国教育会致东京军国民教育会颂词^①

二十九日（5月25日）接上海志士公函如左：

上海热血动物类候补军国民教育会同人公颂：军国民教育会万岁！万岁！万岁！呜呼！义勇队只一时感激之事耳，诸同胞大豪杰亦颇感情于临渴掘井，早知今日，何不当初乎？然当初无尽，今日正多，今日即后日之当初，后日即后日之今日。欢呼！欢呼！欢呼！自军国民教育会成立，而“后日”有“当初”矣。发起由拒俄，结局直与普世界外族异种战死而止。

军国民魂来复乎？“活矣！”欢呼！军国民魂来复乎？“活矣！”欢呼！军国民魂来复乎？“活矣！活矣！活矣！”流涕欢呼！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军国民有教育会矣，“悠矣久矣！”欢呼！

上海义勇队之支部四方来颂者日纷沓，亦将敬谨改为军国民教育会。

东京虽散，永远不散！

东京虽散，上海不散！

肢体虽散，灵魂不散！

并将采法诸大豪杰之手订章程，加以严重之自治法。

^① 据新智社《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补，文字内容亦有校补。

天长地久，永远遵守！

天长地久，永远遵守！

天长地久，永远遵守！

军国民教育会暨支部、红十字会诸大豪杰乎，尔姓尔氏，我目我耳，闻之见之，尔其永矢。执事不敬，毋宁遄死！虎头蛇尾，如何归里？

《留学记录》，《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

（上海）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

蒋维乔

是年三月，忽得东京留学生电：桂抚王之春，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应揭其阴谋，公同阻止。教育会乃开临时大会，公电攻击王之春。嗣得东京续电，留学界已组成义勇队，从事训练，养成军国民资格，国家有事，即准备赴前敌效命，希望海上响应。由是爱国学社社员，亦拟组织义勇队，但缺乏教练之人，无从积极进行。

时各省官立学堂久受压制之学生，反抗风潮之最为激荡者，应推是年四月南京陆师学堂之退学风潮。稚晖抚掌曰：

“我们之义勇队不患无教练之人矣。”发电贺之。而陆师退学生亦推代表林力山、章行严二人来沪接洽。会中表示欢迎，增租房屋以容纳之，且一切费皆免收。代表归后，全体

学生四十余人皆来沪，编入爱国学社学籍。

于是由林力山、章行严等，合社中原有体育教员，分任教练，改正名称为军国民教育会。自蔡子民、吴稚晖、宗仰等重要会员，及年龄较长之社员，志愿入会者共九十六人，分为八小队，早晚训练。余亦加入小队，又兼任初级之教练员。

《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 1939 年版

陆师退学生与陆师毕业诸君函

林懿均等

同学诸君公鉴：

窃以外患迭乘，逼我太甚，王之春让广西于法，而俄人今又决意不还牛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凡我国民，谅生义愤。东京留学生已电请政府与俄宣战，而自结成义勇队，愿为前驱；又电上海教育会，请为协应。而教育会全体会员与爱国学社全体学生，闻之不胜奋迅，立集各省志士，大会于张园，拟开一国民总会，且即在沪上编一义勇队，与东京遥遥相应。一时鼓掌欢呼，气象万千，规模粗立，不日即可成军矣。

夫军人者，国民之负责也。当国家存亡危急之秋，而不提出一军人之精神，竭力奔赴，真可谓之无心肝也。故国民总会之立，人人有人会之责；义勇队之成，人人有当兵之责。此普通之义也。特别言之，则素负军人之资格，讲军人之

学问者，果当何如慷慨涕泣，万死不顾，以担国民之义务，以救国家之危亡者乎？此仆等不得不为诸君言之者也。

中国之有武备学堂也，自二十年以来也而成效差著者，以南北洋、湖北为最，近今毕业者已四、五期、二、三期不等。此毕业诸君，操法非不整齐也，战术非不精熟也，而试猝语一人曰：“操法何以须整齐？战法何以须精熟？其目的何在？其义务何在？”黠者必嗒然不知其所对，朴者必徐徐曰：“唤口令耳！求薪水耳！”呜呼！吾为此言，非敢以诸君全体皆为如是，然岂无其半如是者哉！此犹文言之也，而腐败之甚者，竟至难于笔述，五尺羞言。学生之前途其何可言！国家之前途其何可言！

今幸东瀛学界中放出异常光彩，而内地之应之者，不在官费十数年、成材数百辈之学生，而在上海初立不完备之一会、之一学社未练操法、不谙战术之数十百人，此吾不能不为□□□也。诸君！诸君！非皆第一等资格之军人者乎？非常自命为拿破仑、华盛顿者乎？吾闻豪杰不待时，勇者不留决。今何时乎？不于此决而谁决乎？国家之造人材，岂只望其唤口令、求薪水，而危而不挽、颠而不扶乎？诸君！诸君！其熟思之！

仆为此言，盖欲为全国学界中人鉴，而尤不能不有望于吾陆师诸君，以诸君者，与仆等有密接之关系者也。仆等同学既一年，稔知诸君中有热心爱国者，言论举动皆足令人矜式，仆诚私心慕之。去冬毕业诸君皆学成，而仆等以后进仍留学，仆等以聚处之日长而磨荡之仍有自（日？）也。乃者事有所激，群动公愤，仆等相率退学，有所组织而不成，乃

与海上诸君子筹商善后。此仆等与诸君聚散之历史，而仆等之出学，亦颇承诸君赞成者也。

今危机日逼，警报迭至，海内外志士无不以国仇为重，欲雪此耻。义旗所指，志在勤王，与从前各省团练之兵殆无二致。既有人人可表之宗旨，即有人人必担之责任。仆等与奔走国事诸君子同心击楫，誓复中原，杀身成仁，义无反顾。窃思诸君中表同情者必多多也。仆等学而未成，毫无把握。此间之人，武备教科亦皆未尝从事。诸君既已学成，即为先觉。仆所愿望于诸君者，于南洋学界中邀集同志，结成团体，请于当道，练〔为〕劲兵，可东则东，可西则西，庶足争学界之特色，而不媿东京留学生之发起。而所要求于诸君者，则此间规模草创，难言纪律，诸君中热心国事者有数人，惠然肯来，试验军器，教以速成战法，则义勇队顷刻可成。诸君！诸君！其许我否？如某某君者，素为仆等之所崇拜、所期望，今正祷其切勿言行〔二〕致也。

各陆师中在成城者近三十人，则东京之义勇队此三十人必与有力；行者如此，而居者岂得让彼以专美乎？吾知诸君竞争之心不至如此之消耗也。且此次游学十八人者归，东邦之气象必多渲染。此义勇队之起，距十八人之归，时未一月耳！倘十八人之仍在东京也，则此义勇队者，吾知十八人亦必昂然为其领袖。在东京之情形既如是，今虽回国，诸君又何至稍换其面目也！且东京之义勇队，东京岂有用武之地，势必返国运用而后可；则诸君之在内地，较东京犹少一番周折。诸君！诸君！倘愿为之乎？

夫学生者，方今在社会上占无上之名誉，而确为中国之

主人翁者也；诸君岂得妄自菲薄，而置国家于弁髦乎？诸君中之佼佼者吾又何言，全体中万望勿以唤口令、求薪水为陆军最大之能事、最大之目的也。是则学生之荣誉，亦即中国之荣誉也。

祷之祝之，跂予望之！

林懿均	黄宗邵	杨国弼
黄福绵	章士钊	邵恩绶
吴 萃	胡 膺	陶懋榛
徐大纯	吴锡芬	周维瀚

同顿首

《苏报》，1903年5月8日

论中国学生同盟会之发起

呜呼！吾中国其真亡矣！吾中国其真亡矣！不亡于顽固政府，不亡于婪毒疆吏，不亡于列强之瓜分，不亡于各级社会之无知识，吾敢一言以断之曰：中国之亡，亡于学生。

何言乎学生亡中国也？盖凡事有为其主人者。孤军困于围城之中，主帅出降，何论士卒；倾卖祖宗之遗产，家长画诺，何言子弟！夫学生者，非被举世之推崇，而目之为主人者乎？如其为主人也，则必尽其主人之天职，毫无失放。内而政府，外而疆吏，皆受庸于主人者也。而顽固，而婪毒，主人得以扑责之，推倒之。列强者，对主人而立于客位者

也。客欲喧宾夺主，主人得以排击之。各级社会，皆吾主人之兄弟亲戚也。而知识缺乏，主人得以提携之、输贯之。由斯以谭，通国之人皆对于亡国之宣告不知所署，一惟主人之马首是瞻。主人欲亡，则吾国亡；主人不欲亡吾国，果谁得以亡吾国者！今学生者，既主人矣，主人则有不得亡吾国之义务矣，而漫曰亡中国者学生也，学生也，何吾言之矛盾若是？呜呼！为中国学生者其思之，其重视之！

中国之有学生也，自二十年以来也。近岁之顷，成就尤多。东京留学生之程度最高，而南、北洋及湖北、浙江各省大学堂之成材，亦千余辈，而方兴未艾，方轨并进。如水陆军、师范、农工业、大学、中学、蒙学、女学、公学、私学等，统计之殆数万人。试问此数万人者，成立者何事？影响者何事？其中岂无志士魁杰坚忍不拔，见义敢为，慨然以新中国自负者？乃出而任事，累起累蹶。以留学生之资格，犹不能无憾，而内地无论焉。吾为此言，非谓留学生之性质有以优于内地也，以留居东京，多生无穷之感情，多受外界之刺激，故苟非凉血类之动物，殆无不有国家二字浮于脑海者。而内地则毫无闻见，瞽焉瞶焉，故尔不如留学生之感觉灵而发达早也。

然则学生之所以不能成立者何以故？曰：无一完全无缺颠扑不破之大团体故。以学生之位置、学生之目的、学生之性质无不相同，而仍不能结一团体，其他更何所望！近者东京学生有人类馆、台湾馆之争，政府公使所无可如何者，学生敢争执之。而东三省问题出现，义勇队之编，尤足以震动全国。内地如上海爱国学社之协应，北京大学堂之上书，湖北

学生五百余人之演说堂（闻改两湖〔经〕正学堂为演说堂，梁鼎芬无如何），安徽学生三百余人之爱国会，到处风发，气象特佳，不可谓学生之无势力也。然吾恐其不能持久，组织未终而目的消灭，则所谓完全无缺、颠扑不破之大团体者，终成画饼，而不可以见诸实行也。蜀邹容者，东京退学生也。愤中国学生团体之不坚，毅然创一中国学生同盟会。海内外全体学生皆要求入会，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权利义务，分条揭载（会章另登）。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合法团体，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之中者也。呜呼！中国学生同盟会者，此何事，而顾一邹容^①发起之？邹容不过学生中一分子耳。吾中国全体学生闻之，其感情何如？其对于同盟会之责任何如？

学生者，中国之学生也。亦既知之，则当求其合于中国之适用。是故中国学生者，非能如各国学生于国权巩固、人格完美之中而循序以求学者也。学之外，盖大有事在。所谓事者，亦求其毋致中国之亡已耳。政府之顽固也而学生不顽固，疆吏之婪毒也而学生不婪毒，列强之欲瓜分也而学生不欲瓜分，各级社会之无知识也而学生非无知识。然则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属于学生而谁属？如学生终不求所以结团体之故，藉学堂为阶梯，为官场作傀儡，对本部自命为旁视，对外界不能受冲突，得一毕业证书，不啻得一奴才证书，逢迎

① 邹容是拒俄运动的积极分子。据谢健《四川诸君公鉴》云：“中国国民总会，设义勇队，以拒外侮为目的。三次到者均不下数百人，中以广东、江苏为最多，而我蜀则一、二人而已。联合国民会时，各省分簿签名，蜀人签名之时，不禁陨涕。盖我四川簿中，除健而外，仅巴县邹君一人而已。”（《苏报》，1903年5月11日）

唱诺，去社会惟恐不远者，则中国国亡无日。列强既实行其瓜分，而政府、疆吏或侥幸隶属小朝廷之下，各级社会又任可为何国之顺民。斯时之学生，自负其高尚之人格、新中国之学问，将如之何？计惟有死而已。夫一死岂足以塞责，一死而中国亡，则吾国之亡，确亡于学生。吾诚不幸谈言之微中也。

若夫学生能组织一理想团体，中国前途又如之何？是得下一转语曰：中国之兴，兴于学生。予不见奥大利之逐梅特涅乎？谁逐之？学生逐之也。意大利之退德军乎？谁退之？学生退之也。充学生之势力，无论内忧，无论外患，殆无不可摧陷而廓清之！俄罗斯学生之风潮披靡全国，以俄皇之专制，至不能不降心以从之；岂有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而竟一无展布，无所求其施演之舞台者乎？呜呼！时势惟人所造，若必待时势而为之，吾恐波兰、印度之人今有求学而不可得者也。学生乎！学生乎！吾今谓国亡于学生，公等其承认之耶？其奋怒之耶？若奋怒之，则同盟会其成立矣，而中国兴矣。惟兴惟亡，是在汝！是在汝！

《苏报》，1903年5月30日、31日

• 上海教会拒俄

〔教会集议〕探闻本埠各教会中人因俄国在东三省用欺诈之术要挟政府，居心叵测，殊害中国与各国和平之交际，

深恐将来酿成瓜分，因此各公会约□二十八日（5月24日）晚八下钟，在英界慕尔堂聚会，先为东三省祈祷，并议抵制之策。又闻同日四下半钟，美华书馆亦集众为东三省事祈祷。

《苏报》，1903年5月22日

〔教会祈祷〕昨日教会中热心之士于午后四下半钟，聚集于美华书馆，又于八下钟聚于三马路慕尔堂，皆为东三省之事祈祷。在美华书馆演说者以宋君耀如为最著，大旨谓耶教救国有自由之权，今俄人夺我之地，我欲自保，并非夺人之地也。教友能结团体，如日方新，有蒸蒸日上之势云云。在慕尔堂者亦以爱国爱民同致祈祷。

《苏报》，1903年5月25日

〔教会善举〕前晚教会中人在三马路慕尔堂祈祷东三省事，已略志昨报。兹有教会中人来述较详，据云：有钱倪二君，因东三省事关重大，欲以爱国保教联合团体，曾发传单，宣明此意。是晚二君到会略晚，已在祈祷之时，未及演说。昨早一点钟，钱因此事往晤教堂牧师方某及西牧师某，谈及传单一节，嘱西牧师勿阻教友爱国之美举。西牧师甚以为然，并云：将来建设体操场，无论何人皆可入习，牧师并无阻止之意云。

《苏报》，1903年5月26日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

*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拒俄会

一

四月三日（4月29日）午前七时，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开会于会馆，到会者四十余人。汤君樵提议电致南北洋，请其主战。钮君永建演说，言中国志士激昂慷慨，徒有空言。近数年间，己亥十二月争立嗣之电，辛丑二月争俄约之电，此次在东留学生争法国干涉广西之电，匪不淬厉奋发，言足动人。然事事不自图担当，徒责望于人，人任其艰，我议其后，断非所以为国民也。留学诸君苟能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致电南、北洋，俾天下晓然于我学生界中无畏死者，亦全国呼啸之先声也。众皆举手赞成。

《学生军缘起》，《湖北学生界》第4期

二

癸卯（民前九年）春，俄国进兵东三省，留东学生闻之大愤。壬寅（民前十年）留学界组织之青年会，原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至是该会干事秦毓蓂、叶瀚、王嘉渠、程家桢、蒯寿枢等，遂乘机联络钮永建、林獬、张肇桐、李书城诸人号召全体学生开大会商议应付方法。各省同乡会咸踊跃

赞成之，遂于是岁四月初三日（4月29日），在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留学生会馆开干事及评议员〔会〕商量对策，有人主张打电南、北洋大臣请主战者。当时钮永建先生起立演说，谓我们留学生应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电告南、北洋。此一提议，得全会一致赞成。

冯自由：《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革命逸史》

第5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拒俄义勇队的成立

（四月三日）午后，开学生全体大会于锦辉馆，至者五百人。公推汤君樵为临时议长。汤君樵、钮君永建、王君璦芳、叶君澜、蒯君寿枢、周君宏业、张君肇桐、汪君荣宝、程君家桧、李君书城、翁君浩、张君允斌等相继演说。众皆感泣。

汤 君 演 词

“大丈夫日日言不得死所，今俄人于东三省之举动，日本警报诸君皆已知之，此真吾国之奇垢极耻，亦正我辈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英美日三国仗义执言，〔与〕俄人反对，彼亦各为其利权耳，何爱中国？今日之势，无待烦言，战亦亡，不战亦亡，均此亡国，则开战之主权，宁操之自我。虽拚命到兵尽矢穷，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鬼。三国不助我，我固不得不主战；三国助我，我尤不得不先战。东三

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么？到那时候，求一战而死恐不可得。今日非我堂堂国民流血之好机会么？”（众皆拍掌）

汤君又厉声说曰：“留学生遇重大问题，充类至尽，不过打个电报，发封空信，议论一大篇，谁肯担当半点血海干系？还说是待我学成归国，再议办法。咤！待尔学成归国时，中国已亡了几十年。支吾瞞混，待骗谁来？我看学生中真正敢死不作那空言的人料也不少，故我意今日有不怕死、肯牺牲一身为中国请命的，立刻签名，编成一队，刻日出发，迳投北洋，痛哭流涕，剖陈不战之害，情愿奋身前敌，万死不惧，更立本部，专为后应。我中国自甲午以来，久成为世界三等国，以三等国民而敢与世界第一雄国死抗，我辈虽被大炮炸成飞灰，还不值得么？”（众皆举手赞成）

时某君起而诘问，谓此时既无军粮，又无器械，徒手搏战，势所不能。设投奔北洋，安知北洋必能录用？又安知政府之必能主战？以学生之力，何能担当此任？虽率全体学生回国，驱而死之，亦不足当俄人之铁骑。轻举妄动，固宜切戒，孤注一掷，尤所不取。

汤君曰：“君议极周密。政府主战与否，固非我辈所能逆料，然今日之势，战与不战，亡一耳。据各报所载，政府毅然拒绝俄人，既曰拒绝俄人，岂为空言所吓？此不辨自明。至虑北洋不见信用，亦甚远到。然吾闻申包胥一哭七日，异国且为之感动，何况我辈决心啮齿，可誓天日，但能与俄人战，虽为苍头走卒不辞。北洋方招军，何遽疑虑？至云军火等，学生本不应蓄备，使果队伍整齐，运粮输甲，吾知甫人

国门，已遭大辟，又何能为沙场之鬼，达拒俄之目的乎？至云学生无用，则诚无用，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中国死吾辈数人，如九牛一毛，我国民有知，当亦为之感泣！（言至此厉声呼曰）死生一发之际，还想四面周到，难道还要预备衣食棺槨么？”（众皆愤发，涕泣不能仰）

议决，同时签名者纷纷不绝。汤君复说曰：“此举是生死问题，丝毫不容牵强。诸君毋曰为一时大义所激，轻于从事。”声色惨烈，众益悲愤，攘臂书名。汤君又告之曰：“此死籍也，宜慎！”签名者咸神色自若。

是日议决各事如左：

- 一、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尽两日内签名。
- 一、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
- 一、致电北洋大臣袁及上海各团体。
- 一、发电后，更致北洋大臣函，请将义勇队编其麾下。
- 一、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
- 一、遣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
- 一、遣人至南洋各埠。
- 一、遣人至欧美各国。

初四日（4月30日），签名愿入军队者，百三十余人，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

致北洋大臣电文

北洋袁大臣鉴：

俄祸日迫，分割在即，请速严拒。留学生已编义勇队，准备赴敌。详函续上。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致北洋大臣袁缄

顷阅日报，俄人以东三省撤兵事，横肆要挟，附约七条，剥我主权，辱我国体，视我政府如傀儡，侮我国民如行尸，凡含生之伦、戴天覆地者，无不发指眦裂，欲食其肉。我政府毅然拒绝，不为所怵，群情感动，热心若狂。前日已公呈电信，乞力持抗议，急修战备，言虽冒渎，情实可矜。伏惟明公坐镇兼圻，身负群望，上体宵旰之忧，下对汹汹之愤，必有以坚强不屈，挽国家于将亡，是以不揆疏远，愿贡其愚。

窃惟国家自甲午以来，情现势屈。各国以洪水猛兽之势，抵隙而来，割据要隘，吸引脂膏。甲国进一步，则乙国必求所以抵制之方；乙国获一利，则甲国亦必谋所以均沾之实。故台湾甫割而胶州随亡，旅大既捐而威海亦失。此夺矿山开采之权，彼握铁道交通之柄。难端一发，寝不可制。及

庚子之变，丧师弱国，排外之志未伸，而穷蹙之势益显。列强环视，操刀待割。英、日连横于前，俄、法合纵于后。前者以扶持保护为美名，而欲收潜移默化之效；后者以分割迫胁为公理，而恐失兼弱攻昧之机。是以极东问题，日腾于彼国之报纸，而偿金之事，各国且务相窘迫，而未知所终。

夫俄、法既明目张胆，以侵略为事，故法则煽乱于南，欲一举而得全粤，俄则跳梁于北，且南向而窥京师。今广西之势，方岌岌不可终日，而东三省之警报，又沸腾于内外之口矣。顷闻美人已通牒俄都，讼言诘责；日本亦增修军备，上下戒严。中原大陆，行将为列强角逐之场，而我方隐忍依违，人无固志。或怵于积弱新败之余，而禁言兵革；或徇于居间调停之策，而依赖强邻。呜呼！剥肤之灾，已迫眉睫，而犹欲偷安旦夕，侥幸于他人之或我恤者，是虽天下之至愚无耻，亦心知其不可也。

故今日之事，战亦亡，不战亦亡。战而割地，则各国无所借口，暂戢其凶暴之威；不战而自屈，则他人或引以为例，而各逞其无厌之欲。是则战虽亡，而犹有不亡之理存于万一之中；不战则虽欲免亡，而诚速亡之道已迫于终食之顷矣！昔华元有言，“过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杀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杀楚使。古人于国权存亡之际，兢兢若此，而不惜以孤注一掷之举，为徒手搏虎之计者，诚见夫国耻之不可长，而利害之比较不可不审也。

自警报西来，輿情愤懣，废学忘食，志在授命。数日以来，不期而集者百有余人，咸愿投袂归国，自效行间，刻日

待发，以死自誓。呜呼！某等血肉之躯，亦犹群众，而负笈远学，未更训练，既无昏瞽失心之疾，亦知强弱不敌之势，而猥欲弃其所业，以委身于百万虎狼之口者，固以为亡国之惨，痛于杀身，奴隶之辱，酷于斧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亲握寸铁，刺刃于俄人之腹，虽摩顶放踵，犹有余甘，至于成败利钝，固非所问也。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可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吾国与外敌交战之事，有史以来，不可胜纪，而有败无胜，为万国羞。独雅克萨之役（康熙二十四年），彭春以万八千之卒，困俄人于重围，毁其坚垒，毙其骁将托尔布泰，使俄帝彼得不敢逞志于我，而尼布楚之条约，遂逐俄人于外兴安岭以北，不得南逾一步。虽盛衰之势，今昔悬殊，而亦足以见胜负无常，惟所自召。安见斯拉夫之民族必雄长于亚东，而可萨克之兵士果无敌于天下者哉！

凡今所陈，自是明公所洞悉，而顾喋喋不辍，重渎尊严者，冀某等义愤之忱，见谅于左右，不徒以众寡强弱之不敌而怪哂其妄也。顷议公囑学生二人，即日诣辕，敬陈一切。惧谣诼之言，或已先入，故复肃上一缄，尽布其愚。幸赐容纳，不胜屏营！

《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

致上海教育会爱国学社电文

俄祸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义勇队赴敌，请协力。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 各省同乡会纪事

当东三省问题之起，各省皆开同乡会，研究义勇队^①，无不赞成。演说之词，不可胜书。其中有数事，尤足以导扬吾国民精神，不可以不纪。

方君声煊，年十五^②，闽人也。闻俄事，求签名于军队。众以其稚，止之。方君曰：“吾为国死，詎殇耶？”遽奋起签名。翁君浩持之哭曰：“方君，我北征且死，留汝为吾国义勇种子，死更有光大于我者。吾辈日言报国，今为势所迫，仅以一死塞责，罪且不可追。汝复轻身殉，胡为者？”举座皆涕，不能仰视。

① 《浙江潮》第4期《拒俄事件》作“于是数日内，各省皆开同乡临时会，研究极东问题”。

② 《浙江潮》作“年十四”。

浙人潘君国寿者，年十六^①，身殊弱小，亦签名于军队。当同乡会时，众皆止之，不可，又告之曰：“义勇队事，凡吾乡人，皆当任其义务。往者既以死自誓，念子年幼，留之以继其后，不亦愈乎？”^②潘君大哭曰：“国亡无日，欲求死所，行且不可得；我得从军以死于北边，其为吾乡人荣，不更大乎？”终不可止。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青年会与拒俄义勇队

冯自由

癸卯春，俄国进兵东三省，且向清廷提出七项新要求，留东学生闻之大愤，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钮永建（惕生）时在东京，忽发奇想，欲发起拒俄义勇队，走告留学生会馆干事章宗祥、曹汝霖等，请其以会馆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军，以拒俄人侵略。章、曹等以学生手无斧柯，决无所成，且易引起政府之疑忌，拒绝其请。叶澜闻之，乃话同乡秦毓璠等曰：“青年会揭橥民族主义，留学界中赞成者极为少数，欲图扩张，至为不易，吾人盍赞成惕生组织拒俄义勇队之主张，借此题目结一大团体，以灌输民族主义乎？”青年会员均以为然。惕生既说章、曹等失败，愤懑不胜，

① 《浙江潮》作“年虽十七”。

② 《浙江潮》作“又劝其改归本部，往内地游说少年”。

一日访秦毓蓂，滔滔述其主张，秦及叶瀚等赞成之，且允联名为发起人。永建大喜，即在秦寓草传单，定期开大会于神田锦辉馆，各省学生到者五百余人。有蒯寿枢（若木）、钮永建、叶瀚、林长民、王璟芳等演说，激昂慷慨，鼓掌如雷。全体通过组织拒俄义勇队，举陆军士官学生蓝天蔚为队长，日日操练，备赴疆场。先致电于北洋大臣袁世凯，请其拒绝俄人，否则与之决绝，且告以学生军之组织，请隶其麾下，求其援助。（下略）

《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 拒俄义勇队改名学生军

初六日（5月2日），复开大会于锦辉馆，改名义勇队为学生军，商议规则。凡签名诸君咸到会。议毕，呼学生军万岁。

是日，得北京大学堂学生来电，电文录左，“俄约危急，宜设法阻。”

复电：

“留学生已编义勇队，电北洋备赴敌。”

上海教育会复电：

“电悉，赞成，余来东面述。”

初七日（5月3日），学生军人员咸于午前十时至会馆。胡君景伊、龚君光明、蓝君天蔚等验体格高下，编制军队。全队分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为四分队，公推蓝君天蔚

为学生军队长，龚君光明、吴君祐贞、敖君正邦为区队长。分队长由队长指定。

蓝君天蔚演说：“中国贱武右文，从古如斯，近今数百年更甚。挟二万万方里之土地，集四万万同胞之种族，苟稍具尚武精神，亦何至有今日。今者同志诸君子，仗大义，发公愤，休于亡国之祸，欲以至贵至重之躯，捐之沙场，以拒强虏，以争国权，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光彩，亦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剧也。仆虽忝事陆军，究有何才何学，敢受此重大之任，恳诸同志更推能者。”同人均言曰：非蓝君不胜其任。蓝君复言曰：“诸君子不以仆为不肖，推为学生军队长，则不得不以军队事与诸君子约。军队与社会，大相迳庭。社会贵平等，军队尚专制，盖非专制则不能以一人统御百人，乃至十万、百万人，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相忘死生也。兵家之言曰，无军纪则不成为军队。服从而外，别无军纪。今既定名曰学生军矣，举止动作，必守严正之纪律。同志诸君子始事军伍，恐有未娴者，苟有破坏纪律之事，仆不敢不以法律相绳。仆之执法，仆之义务也；同志诸君子之服从，亦诸君子之义务也。至若遇同人，敬以军礼，未出发，毋荒学业，操必守时，多劳而乐，诚中国全国民族之表的也。同志诸君子以为何如？”众皆举手赞成。

初八日（5月4日），本部各员皆分科任事。^①

初九日（5月5日），揭示学生军课程表。

① 《江苏》第2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于此句下有“公举钮君永建为假定部长”一语。

初十日（5月6日），学生军齐集会馆开操。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十一日（5月7日），众复集议学生军事。王君渭忱报告：“微闻日本外务部干预此事，言于国际上有碍云云。诸人乃议办理之法，咸拟去学生军名目，更组织军事讲习会。须先研究办法，另行组织。我意精神之组织在先，形式之解队在后。”遂议决，推举叶君瀚为军事讲习会起草员，钮君永建、王君璩芳为参议。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军队成立仅五日，神田警察即来干涉，请王君嘉榘、钮君永建、张君肇桐、林君长民四人往警察署。时钮、张二人不在会馆，即由王、林二君往见。其问答之词如左：

问：闻贵国留学生因满洲问题有义勇队之设，确否？

王答：有之。

问：闻队中规则及组织，有队长，有军曹等名目，是与军队无别。此事于日本外交上颇有阻碍。

林答：此事虽名为队，其内容不过练习体操，并无军械、军服，不能成为军队。

问：留学生监督知之否？

王答：知之，昨日已有命囑吾等废止。但此次创立此举时，本因俄国七条条约，并俄使宣言欲收东三省入俄版图而

起。据目下情形，七条之约已经取消，此事照原定规则已议停止。

问：体操时有用铁铤否？

王答：无之。但会馆中本有体操器械，即不关满洲问题，留学生亦时至练习。

问：练习时人数过多，邻舍闻之，亦颇张皇。

林答：教育的体操亦与乱暴举动不同。

警察长言：教育的体操尚无妨害，若组成军队，则日本有主权，不能不干涉。

林答：并非军队。此事当俄使宣言号外发行时，本度即日开战，则留学生等当即日返国。彼时成军与否，系在敝国国境，并不在贵国也。若今日情形，则在贵国一日，便为一日学生，与军队实不相类。

警察长言：君等爱国之心实在可敬。

林答：此为有生所同具，无所别于众。

警察长言：自表面视之，实有军队形成，务望速解。

林答：照规则办理，自当解队，但体操为体育起见，仍时常练习。此于外交主权等问题似不相关，今晚当有复信。

是晚，开谈话会于会馆，先由王君嘉榘报告与神田警察长问答情形。次钮君永建云：俄国问题，午后号外又加紧急，但现在办事，内外皆困，只得照昨晚议论，解散形式，不解散精神，改作军事讲习会，请众公决。盖昨晚因日本外务部以义勇队事，招汪监督往，言此事于国际上有碍，故蓝君天蔚、钮君永建、蒯君寿枢、叶君澜、谢君晓石曾于此研究过也。是以今晚之会，多主张改变面目，而精神断不能解

散云。

其覆警察署信稿录于左：

“义勇队已照队中规则解队，惟教育的体操此后仍时时讲习，不同军队形式。特此奉告。”

《留学界记事》，《浙江潮》第4期，1903年5月16日

十二日（5月8日），日本新闻刊发号外，载：“日人遣兵增舰，中俄情势，现更危迫”云云。午后，同人乃开谈话会于会馆，王君渭忱报告神田警察署干涉事件。先是警察署以电话招王君渭忱、钮君永建、张君肇桐、林君长民往，钮、张二君以他事未往，王君、林君遂至警察署，与警察长问答。久之，遂辞出。后议作短絨覆之。（已见上）

是日，众集议，钮君永建云：今有问题三：（一）对日本政府当如何？（二）对俄罗斯当如何？（三）对本国政府当如何？

张君肇桐云：欲办实事，宜去牵制。今可分二法行之：

（一）各尽心量力，往各地运动。（二）组织军事会。中分二法：甲、回国联络内地之团体。乙、留东同人维持旧组织。此外论说尚多，略之。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是日，上海教育会特派员汪君德渊、朱君莲溪至东京。

晚六时，本部军队各职员集议。王君嘉榘报告警察问答

情形。林君长民提议，谓此事既有军队名目，无论内容如何，必不能勾留他人国境，致伤国际。俄事急，则学生军宜即日归国。否则一日未遽出发，一日当更军队之名。或改为军事讲习会，其精神与军队实无所异。丁君嘉稚曰：“俄国之祸，终至决裂，凡吾国人，皆宜奋战。若但恃百余留学生在此组织团体，不足以抗强敌，宜回国分途运动。”蒯君寿枢曰：“归国运动，团体即散，散则无可图矣。”张君肇桐曰：“群力任事，当去牵掣，欲归运动者，宜听其便；其在东者，团体组织，当日覘之。”王君季绪曰：“俄国远略，庸有悔心？宜先遣人满洲，探其军情。”王君嘉榘曰：“吾国人向无体育，仓卒训练，亦属无济。今日办法，已结之团体，当速赴袁军痛哭，请其力拒俄人；其能运动者，速归运动。”蒯君寿枢曰：“出发之事，不得政府许可，则军火粮饷，无一可借，不宜遽行。”叶君澜曰：“我辈来东，志在求学，为我国民任事之基。俄事警急，欲一致死，此至不获已之事，非谓一死遂足以塞责。今逆料俄事未必即决裂，我辈趁此暇日，又得吾同胞士官诸君相与讲求战术，养成军人资格，一旦有变，更赴前敌，不独一虎狼俄，即他国侮我，亦足相抗，不庸愈于今日耶？上海同志组织军队，苦无教习，尚至东求之。我辈幸在日本，讲习较易，而反舍之归国，国内多我辈一人，有何用处，徒自涣耳。”顾君次英、蹇君念益、叶君基楨咸提议先改军队名目，练习体操。钮君永建曰：“诸君之说，皆可行也。日本干涉，关于国际，军队之名，不可仍也。拒俄之策，求与一战，训练不先，何以致果？军事讲习，不容缓也。内地谣喙，谓我乱民，性质不明，何以要信？陈情政

府，宜遣员也。私议未足为据，明日当公决之。”

是晚决议明日招集同人开临时大会，提议更学生军名称，及组织讲习会事。

十三日（5月9日），由本部军队各职员招签名诸君，明日大会。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十四日（5月10日），开临时会于会馆，签名者皆至。汤君植述开会词。汪君德渊（教育会员，特自上海来）报告上海各事，并云：“现在教育会亦编有义勇队，爱国学社学生百余人皆入军队，志在主战。故今无论俄事如何，军队暂不可解散。务望同志竭力维持”云云。胡君文澜云：“我有简单的数语，所谓目的已达者，当在中国独立以后，非至彼时，万不能说目的已达，万不能将军队解散。”当时，汤君植、叶君澜、胡君克猷、谢君晓石等，往复辩论，其辞甚多，略之。

既提议各事：（一）速遣特派员；（二）改学生军名目；（三）共事诸人皆入体育会。众皆赞成。乃投票选举特派员。当选者为钮君永建、汤君植。众咸质问特派员之方针、手段如何。钮君曰：“方针则请北洋主战，手段则用种种方法，凡可达我目的者，皆竭力为之。”汤君又曰：“全体诸君之目的如何，则特派员之目的亦当如何。”既复提议特派员之权限。当推举代表者数人，议立简章数条。乃推举叶君澜、秦君毓蓀等八人，拟特派员权限草章。（议至此，众少息）

草既成，众皆许可。复议学生军名目既改，则已定之规则亦须修改。乃属特派员推举数人公议章程。钮君推蓝君天蔚、秦君毓璠，汤君推举谢君晓石、张君肇桐，众皆赞成。相约于明日更开大会于锦辉馆集议，遂闭会。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是日）开会会馆，签名者咸至。汤君樵述开会词，汪君德渊报告上海教育会亦编立义勇队，爱国学社学生百余人，皆愿赴敌。胡君景伊、谢君晓石因激励众人曰，上海得吾辈一电，奋发竄起，乃至于此。吾辈军队设立，几及十日，出发既无定期，特派员不行，运动员未遣，更经旬日，云散烟消，其何以对天下志士？俄国凶焰，虽曰稍戢，阴谋诡计，究竟若何？袁军有无斗志？政府是否拒绝？皆吾同志今日所当洞探者。特派员之行，万无容缓。叶君澜提议改学生军名目，及组织军事讲习会，众咸赞成。选举特派员，当选者：

钮君永建（八十一票）

汤君樵（七十二票）

同时举叶君澜、秦君毓璠、张君肇桐、董君鸿祯、林君长民、王君璟芳、周君宏业、谢君晓石与特派员定北行公约七章：

- 一、特派员出发，以本周为限。
- 二、专注北洋大臣袁，要求主战，允许学生军出发。
- 三、袁允，合目的，电告本会。

四、袁不允，往北京运动政府；政府不允，则电告本会。

五、特定此宗旨，有全权运动北洋以外事。如与宗旨不合，电告本会，再图。

六、倘或袁、政府竟不能直见，电告本会。

七、俄事消灭，则回东京。

复由特派员推举蓝君天蔚、秦君毓蓂、谢君晓石、张君肇桐为改订章程起草员，众赞成，乃更约于明日大会锦辉馆议之。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学 生 军 规 则

第一、定名：学生军（本名义勇队，后易此名）。

甲、军队。

乙、本部。

第二、目的：拒俄。

第三、性质：

甲、代表国民公愤。

乙、担荷主战责任。

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

第五、组织：

甲、队中职员：队长一人（军法会议其议长即队长）、

区队长三人、参谋长一人、分队长十二人。

(队中看护员由女学生组织之)

乙、本部职员：部长一人、运动科长一人、经理科长一人、会计科长一人、书记科长一人、参议科长一人。

(其余运动员、经理员、会计员、书记、参议，均无定员)

第六、会议：为全军之总机关。议员以二种人组织之：

甲、队中队长及区队长、参谋长。

乙、本部部长及诸科长。临时议员凡在队人员有意见者为之。会议时应立议长一人(临时)。

第七、军纪：

甲、谨守秩序。

乙、服从号令。

第八、筹款：

甲、出发款项(预先运动，临时取款)。

乙、寻常款项(即学生义务捐及特别捐)。

义务捐：一等二元，二等一元，三等五角。

第九、讲习：

甲、操习。

乙、讲课。

(每日约各一时以上，另有表)

第十、出发：俟特派员复信后。

第十一、解队：

甲、目的已达。

乙、目的消灭。

第十二、附则：

甲、编队次序（每日照常在校上课，课余轮班至讲习所讲习）。

乙、退校次序（出发定期后，即当报告监督及各学校长退学）。

《湖北学生界》第4期，1903年4月27日

学 生 军 名 单

学生军全队分为甲乙丙三区队，每区队分为四分队。其人数如左：

学生军队长一名 蓝天蔚

甲区队长一名 龚光明

甲一分队长 汤 榘 汤 榘 夏清馥 陈茹昌
韩永康 韦仲良 袁华植 石 铎 沈 刚 翁 浩
何世准

甲二分队长 郑宪成 郑宪成 胡镇超 吴钦廉
刘景烈 黄润贵 刘钟和 李天锡 方声涛 唐寿祺
卢藉刚

甲三分队长 杨明翼 杨明翼 林肇民 刘志芳
冯启庄 许嘉树 王孝缜 冯廷美 欧阳下 张允斌
高兆奎

甲四分队长 陈秉忠 陈秉忠 罗元熙 苏子谷

吴寿康 何厚倜 李书城 伍嘉杰 周维桢 杨言昌

乙区队长一名 敖正邦

乙一分队长 王渭忱 王渭忱 叶 澜 董鸿祎
甘启元 方舜阶 张 淳 徐家瑞 陆规亮 张殿玺
张景光

乙二分队长 尹援一 尹援一 刘景沂 尚 毅
刘成禹 李宣威 邓官霖 张魁光 陈之骥 许寿裳
严智崇

乙三分队长 钮永建 钮永建 徐秀钧 刘景熊
黄 軫 方声洞 王季绪 黄立猷 秦文铎 华 鸿
杨士照

乙四分队长 蒯寿枢 蒯寿枢 胡克猷 周宏业
王兆柟 顾树屏 林先民 秦毓璠 董 猛 王隼基
吴 雄

丙区队长一名 吴祐贞

丙一分队长 刘 蕃 刘 蕃 江尔鹗 陆龙翔
刘希明 陈芙昌 卢启泰 谢晓石 王明芳 黎勇锡
黄 铎

丙二分队长 林 獬 林 獬 高 种 施尔常
李炳章 诸 翔 王学文 鲍应麟 任 贞 黄实存
吴治恭

丙三分队长 贝 均 贝 均 朱少穆 施传盛
王永圻 陈去病 蔡世浚 张毓灵 张肇熊 倪寿龄
沈成钧

丙四分队长 王璟芳 王璟芳 胡浚济 张肇桐

宜 桂 龚国元 潘国寿 廖世勳 戴 赞

《苏报》，1903年5月18日

癸卯留日学生军姓名补述(节录)

冯自由

女学生参加者十二人，即：

林宗素	王 莲	曹汝锦	陈懋勳	华 桂	胡 彬
龚圆常	方君箴	钮勒华	吴 芙	周佩珍	钱丰保

在本部办事者有：

程家桎	费善机	丁嘉墀	张崧云	俞大纯	陈天华
杨毓麟	余德元	朱祖愉	林长民	蔡文森	王嘉渠
陈福颐	蹇念益	周庆冕	张修爵	濮 祁	李盛銜
周兆熊	陈云五	李 雋	平士衡	朱孔文	彭树滋
夏 斌	杨汝梅	杨廷垣	欧阳启勋	王镇南	等数十

人。

《革命逸史》第5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 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

十五日（5月11日），会于锦辉馆，改学生军为军国民教育会，议定章程及临时公约，推谢君晓石为议长，董君鸿祎、蒯君寿枢、贝君均为纠议员。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另见）

右议案既通过，乃投票公举事务员及执法员，姓氏如下^①：

叶君澜（书记）

林君长民（书记）

蔡君文森（书记）

陈君福颐（会计）

张君肇桐（会计）

蹇君念益（会计）本举黄君軫，因自认运动员，乃举

蹇君自代

王君璟芳（经理）

周君宏业（经理）

王君嘉榘（经理）

谢君晓石（经理）

秦君毓璠（执法）

^① 下，原文是“左”，下同。

蒯君寿枢（执法）

董君鸿祎（执法）

运动员姓氏如下：

程君家桧（运动南洋各岛）

张君嵩云（横滨、神户、大坂、长崎）

费君善机（西浙一带）

丁君嘉墀（浙江）

俞君大纯（南京一带）

黄君軫（湖南及湖北、南京）

杨君毓馨（江南）

陈君天华（湖南）

以上自认，自费

黄君铎（长江一带）

余君德元（湖北）

朱君祖愉（美洲）

以上推举，自费

黄君润贵（横滨、神户、大坂、长崎）

以上推举，公费

上海机关托教育会为之，由蒯君寿枢交接。

议毕，皆呼军国民教育会万岁。是夕，职员集议会馆，分任事务，公举叶君澜为职员长。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十七日（5月13日），江苏、浙江同乡会，各开送别会，

送钮汤二君。午后〔军国民教育会会员〕^①咸集会馆，全体公送特派员，〔叶君澜〕致送别词曰：

吾中国大国民大豪杰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建、汤樵鉴此：

呜呼！二君之行，为吾国四万万同胞表忠愤，树义声，不独为吾百余人。吾百余人之送二君，亦送吾国四万万人代表爱国敢死脑沙尸革之豪杰，亦不敢独为吾二君。

俄为虎狼，剥我国权，戕我民族。庚子以后，东北居民，杀戮俎醢于可萨克之悍将骄兵者，何啻十万。岂独强俄，若英、若德、若法、若美、日、若意大利等，其于我黄人，何爱何择，禽猕草薶，惟所欲为。东三省苟失，则山东、闽、粤、滇、蜀、扬子江久为各国范围地，有不宰割立尽者乎？今日中国之存亡，在乎满洲之存亡；满洲之存亡，在乎吾国人争与不争而已。西伯利亚铁道未成，英、美、日邦交方睦，乘时势急与力争，俄人亦必未遽敢逞志。且即出于战，战而不免于亡，亦孰愈坐而待毙？故二君之行，实为吾全国国民之先声，吾知二君之必有以表之，且必有以胜之也。

虽然，吾留学生愤世嫉俗，动作不平，彼悠悠之口，忌我怨我者，不知其如何议论，如何中伤？二君之行，其或不获致死于敌人，转冤于其所忠者。吾亦甚愿吾言之不中矣。肩重任，蹈万死，我知二君必无怵也。

二君行，我百余人之巩固策励，如临二君也。同志自涣，负二君，负四万万人也；训练不勤，负二君，负四万万

^① 据《江苏》第2期《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一文补。

人也；百数十人，日二十四时，有一时忘国、忘耻、忘危、忘死者，负二君，负四万万人也。敢送二君，敢告同志。

《最近支那革命运动》，1903年10月29日

次王君璟芳、张君肇桐、蒯君寿枢、蹇君念益、陈君福颐咸致词为别。汤君樾答辞曰：

“樾以藐然之身，得蒙诸君举此重任相委托，敢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未有之赅材捍壮国民之代表。樾与钮君虽肝脑涂地，无论其死于锋镝，与死于斧钺，皆属深幸。况以樾料之，方今外患之亟，与吾学生效国之忱，人所共鉴。彼袁军亦断非愤愤者，致果有日，钮君与樾即死，亦必从诸君子之后，为疆场之鬼，无所旋踵。至若子胥鸱夷，晁错东市，此必无之事，不烦过计。昨日乃有某君致书本会，赜赜然虑患测祸，言之觊缕，其所以为吾二人计者，固极周挚，然无乃为姑息之爱。钮君与樾敢受人姑息者乎？望诸君勿为所动，巩固策励。叶君之言，樾愿与诸君共勉之。”

钮君永建曰：

“汤君之言，足表永建肝肠，永建可以无言。顾有前途希望之事，不敢不为诸君告者。吾中国向无尚武精神，蓄缩畏事，浸为性尚，自此辈人眼中视之，吾今日所为事皆足惊怪。学生军之立，其初有非笑吾辈者，益以日本政府之干涉，势亦颇殆。惟我同志有此团结力，有此爱国心，乃克排议任谤，成此绝大光彩之团体。上海教育会受此影响，亦有所成立；京师学堂复有来电，内地各处咸起响应。可见吾国人爱

国之心，排外之力，敢死之气，非绝无根性，断断不沦为奴隶。从此益加奋迅，益加扩充，大有全国皆兵之望，在诸君力为之而已。天下事欲有所希望，有不为其难，不任人非笑，而能成者乎？愿诸君忍之贞之也。”

是日，既散会，得留学生总监督汪公来缄，转致管学大臣张尚书电，录如下：

“请转告学生，庚电悉。俄约政府方坚拒，诸生宜壹意科学，报国之日方长，断不可轻于一试。百熙铎。”

十八日（5月14日），特派员钮君永建、汤君樵出发。

二十日（5月16日），发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射击分班表，及自治公约草案，期于次日集议。

二十一日（5月17日），开会清风亭，推举叶君澜为临时议长。是日议决自治公约，及会员射击分班时间表。

是晚上书载振贝子，语与上北洋大臣袁世凯书略同。

二十二日（5月18日），射击开习。

午后，汪监督来述贝子言：“诸生爱国之忱，实可嘉尚。但俄约政府已决计拒之。庆邸才德虽薄，亦断不至受俄人笼络，致失国权。诸生以求学来此，切勿因是旷业。”于是职员等复上一书，具陈“学生等以效国为宗旨，以敌忾为精神，军国民教育会之设，特于各校功课之外，多习体操射击战术诸科，以待效死而已，并不因是旷业”。

是日订运动员公约十三章。

.....

二十五日（5月21日），运动员费君善机、朱君祖愉、丁君嘉墀、杨君毓馨、黄君铎出发。

二十九日（5月25日），运动员张君崧云、黄君润贵出发。

五月初三日（5月29日），女学生入赤十字会开习。

初五日（5月31日），运动员黄君轸、余君德元出发。

初六日（6月1日），讲习科开习。

初九日（6月4日），体操科开习。

十一日（6月6日），运动员廖君世勤出发。

是日得上海信，上海通信机关专托吴柳甫先生。

十二日（6月7日），开例会于清风亭，宣告各特派员、运动员絨件，添举许君寿裳为书记员，定内地、外埠入会章程，改正会费章程。

.....

十六日（6月11日），运动员俞君大纯出发。

十九日（6月14日），职员会议，定徽章制式，正面镌黄帝像，横书军国民教育会。背面赞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头等纯金；二等银镀金，以赠有功；三等白铜镀银，普通佩用。特别徽章用牡丹花形，亦分三等，赠与特别捐款者。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

号天一恸，泪断肠绝，我中国其榛夷矣！虎狼强俄，不

顾国际，甘为戎首，要求无厌，齧割任意，我中国其无人矣！旬日以来，警报纷至，众言确凿，万目怒张，属在同胞，孰不见之眦裂，闻而心痛乎？

夫我中国自庚子以来，所以苟延残喘不即瓜分者，徒以列强势力相持，莫敢先发。今者炸弹爆矣，平和破矣。人之言曰：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东三省固其比例也。仆等自闻警信以来，废学弃业，寸心如割，女生童子，无不饮血投袂，甘为鬼雄，乃聚吾留学生而相与谋曰：

俄人所以俎肉我者，固谓我必不能战耳。呜呼！我中国诚不能战。然我中国之所以不能战者，亦恐其战败亡国耳！又孰知今日之势，不战适足以促其速亡也。我苟不战，俄人必不容我不战；即俄人不与我战，英、美、日不得不与俄人战。俄人战胜，我固亡；英、美、日战而胜，我亦亡。亡一也，不战而亡，诚亡国之尤惨者，将并印度、波兰之不若矣。

且东三省，固我之土地也，邻邦之仗执大义、拔刀相向者，果为我御灾捍患乎？抑有何德于我而出此乎？即不然，以我土地故，而听他人公然在我地开战，其主人乃缩鼻无一策，莫敢左右袒。呜呼！所谓主权者何在矣！吾不知四强开衅之后，我中国将视为对岸之火灾乎？抑引为剥肤之大痛乎？吾知其时，必不能不牵率而出于一战也。

夫以强暴夺我之土地，我不先出死力以争之，其卒也，终为他人所牵率而出于一战，则无论战胜战败，主动力固不在我，其结果仍不免于亡。故论今日之势，战与不战，亡一也，不如先战。且今日不战，终必不能不战，不如早战。抑

今日不战，后且无从一战，尤不如急战。虽逆料至兵穷矢尽，一败涂地，犹不失为亡国之雄。而况英、美、日三国或不利我之亡。英、美于我腹地布置尚未周备，日本则有唇亡齿寒之虑。大厦一倾，孤木难支，日本知之甚审。夫此三国者，既不利我之亡，则又何能袖手旁观，一任俄人之独张其焰乎？

凡兹大端，众谋划然，并于一轍。爰结敢死之士，为国民代表，而不惜牺牲此身。业已请于北洋大臣，又虑电文简略，不能尽抒所见也，公举同学二人，即日迳发，驰赴天津，痛陈不战之危，而冀当路之听。苟宣战有日，则会员即分别出发，甘为前敌，万戮不辞。

夫以我留学生之赤手空拳，一无凭借，而谓可与最大之强国奋首一决，其不为世界所哄笑者几希！虽然，昔王蠋一布衣孤身耳，而沟渎自经，齐人且为之骇退；何况我留学生潰热血、冒白刃，岸然挟万死不返之心。即孱弱不能执戈，而效吴人之死士，自刭于军前，亦足为我母国之光，而见先人于地下矣。

惟是出发期迫，需款孔繁，内外绅商大夫倘闻而哀之，悟身家之危急，谅祈死之苦衷，则毋吝援手，匡其不逮。今特遣同学賁书投前，不尽之忱，统由同学剖心沥肝，面达左右。谨启。

军国民教育会同人公启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军国民教育会致费善机(公直)函

叶 澜

公直先生惠鉴：

六月三号得阴历五月二日公函，读悉一是，谨将应属各事条具如左。

爱国学社前日寄来一祝词，极表同意，今虽闻特派员演说有不满意之处，但宗旨本同，所异在手段方法耳。盖本会之所以设特派员者，本为军队出发起见。若不疏通政府，则军队先不能出发，更有何目的之可达？后因俄事暂缓，且日人干预颇剧，故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而同人心目中固无日不悬一出发之目的。今日宰割吾土者，岂止一强俄？虎狼环伺，祸至无日。幸遇无事，则可偷数日之生以实习军事上之知识；一旦有警，亦可直行无阻，以遂为国民牺牲之志愿。此特派员一事原出于万不得已，而非好为运动政府也。此中消息在诸君固已昭然，而内地诸公或有未明者，倘有举此相诘，务请将此意告之，则格阖自当冰释矣。

且不但此也，吾辈先日所作《集捐启》，亦注重拒俄、出发二事，而今日情形则又不同。难保内地同志不以此致疑，全仗运动诸君善为譬解，即以前言明白宣告，去其□怀，最为紧要。此层在诸君无烦嘱托，惟办事不嫌详细，故附赘于此。

吴、蔡两公事，得诸君信后，始知实在情形。现工部局

既出头保护，似可无虑，且两江处已由湘中同人发公电为吴、蔡辨诬，请其慎重办理。本会以吴、蔡两公既为政府所深忌，则本会诸人亦同一辙，若与彼昏辩论，不但无益，而反触其忌，惟有坚忍不挠，始终与彼相持耳。吴君稚晖所属望于本会之言，恳切周挚，本会同人敢不努力！惟东京情形与沪上亦稍有不同：各人分居一也，学校功课不能荒弃二也；聚数百人排队操演，惊动日人耳目三也。故欲如爱国学社之整齐，势必有所不能，只可竭同人心力，多劝人习体操，而不能行强迫之法也。至讲习一科，现已开始，所到人数亦不多，拟设法改为普通科，或易办耳。

内地志士于此事表同情者必多，此间亦接乌青镇学堂来函，嘱遍联内地学堂。故目下动机已发，诸君所到之处，必受人欢迎，且易联结。惟内地入会章程，前规则内未加注意，今思会员愈多愈妙，而内地会员又与此地不同，盖彼负义务而不能行本会之权利（如射击、讲习等），则待之必稍优异。今拟为内地会员第定一章程，俟拟好即行寄呈。诸君遇有热心志士，望先联络，不孤其望。

初四日续寄上三联单，由爱国学社转送，谅可暨收。此次已如数寄足，以后再将章程（已印就，因待内地入会章程，尚须迟数日呈上）、记事（即印一万册）续行寄呈。余俟后布，敬请台安！

军国民教育会职员公启

六月六日

柳亚子存原件照片，苏州博物馆藏

军国民教育会公约

第一章 定 名

本会名军国民教育会。

第二章 宗 旨

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主义。①

第三章 会 员

- 一、会员以留学生中同志者组织之。
- 二、名誉赞成员以援助（或为本会尽力，或助本会经费）本会之官绅士商组织之。②

第四章 职员及选举法

本会职员分平时、临时二种：

一、平时职员：

甲、教员（无定员）。

乙、事务员（经理员四人，书记员三人，会计员三人，运动员无定数）。

丙、执法员三人。

① 《苏报》作“养成宗武精神，实行铁血主义”，此据《江苏》、《浙江潮》等改。

② 《苏报》无“士商”二字。

丁、职员长一人。

二、临时职员：

甲、特派员（无定员，临时酌定）。

乙、教员（临时教员亦无定数，惟得变通其名称，如队长、区队长之属）。

丙、事务员（种类如平时，惟得随事之大小酌量添举）。

丁、执法员（临时酌定其员数）。

戊、职员长一人。

三、教员不限会员，由会中公请。

特派员由众投票，于会员中公举。

事务员及执法员皆由众公举，惟运动员得参用推举、公认、自认三法。^①（运动规则别定）职员长由职员中自行推选。职员任期以半年为率，连举连任。

第五章 会员之责任

一、会员当确守本会宗旨，扩张本会事业，负保全国上，扶植民力之责。^②

二、会员遇国事危急之时，有遵依宗旨担任军务之责。

三、会员有互相亲爱、互相教学、互相规劝之责。^③

四、会员有调查内地军情及联络他种同志团体之责。^④

① 《大公报》作“惟运动员得参用推举或自认之法”。

② 《苏报》作“扶植国权”。

③ 《苏报》无“互相亲爱”四字。

④ 《江苏》、《大公报》作“联结他种合本会宗旨之团体之责”。

第六章 会员之权利

- 一、会员皆有议事、决事、选人、被选之权。
- 二、会员皆有查究会务及质问职员之权。
- 三、会员皆有受会中保护援助之权。

第七章 入会、请假、除名

- 一、有志入会者须由会员介绍，开会时经众公认，方得入会。
- 二、会员如有不得已之事故，可申明理由，向书记请假。
- 三、会员有犯本会公约者，可由执法员提议除名，由众公决。

第八章 课 程

计分三部：甲、射击部（打靶、击剑）。乙、体操部（普通体操，兵式体操）。丙、讲习部（战术、军制、地形、筑城、兵器）。另有时间表。

第九章 经 费

- 一、义务捐：会员月输义务捐四角。
- 二、特别捐：会员于月捐外有加捐，或海内外绅商有乐为提倡捐助者，统作为特别捐。义务捐于每月终由本人交会计处。

募集特别捐为会计及运动员之专责，惟会员亦各有劝集之义务。

第十章 会 议

一、会期：本会会期分二种：

甲、经常会期：会员大会每月一次，职员会半月一次。

乙、临时会期：遇有要事，得开临时大会或临时职员会。

二、会规：

甲、会期由书记先时函告，或由通信员驰告。（事急时添举书记专司报告，即名通信员）

乙、开会时应公推议长一人，如议事时赞成、反对者其数适均，议长得决定之。又辩论时妄用意气、节外生枝者，议长得劝止之。

丙、开会时设纠仪员三人，即以执法员当之。

丁、举人、决事均参用投票、举手之法，少数必服从多数，既决不得争执。

戊、开会、闭会均有定时，不得后时而到，先时自散，违者议长及纠仪员均有诘问及阻止之责。

己、在会场时不得任意谈笑，不得作种种轻薄之态。

庚、开会时书记有记言记事之责。

第十一章 附 则

一、本公约以会员公决后为实行之期。

二、本会各约章以半年为改订之期，但遇有要事，得随时公议修改，或另订临时公约。

三、本会事务所暂设日本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

清国留学生会馆内。

《苏报》，1903年5月25日

《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大公报》，1903年5月30日

《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1日

附：本章第九章经费改正之部

第九章 经 费

一、义务捐：会员月输义务捐四角。

改正：会员义务捐内分会费与射击费。射击费二角，于每月例会时交纳。会费每月二角，每年作两季分交。交满五年后不再收会费。愿总交者，一次交十元以上，不再收费。

二、特别捐：会员于月捐外有加捐，或海内外绅商有乐为提倡捐助者，统作为特别捐。

改正：会员及会外绅商有提倡捐助本会特别捐者，即由本会赠呈特别徽章。

特别徽章计分三等：

捐款十元以上者赠送三等徽章；

捐款百元以上者赠送二等徽章；

捐款五百元以上者赠送头等徽章。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临时公约

- 一、此公约之目的在拒俄。
- 二、本会会员当服从公约，犯者由执法员提议，公议处罚。
- 三、本会会员当振作精神，力尽义务，依所定时刻（如会员操演及职员治事时刻等）到会，违者由执法员提议，公议处罚。
- 四、本会会员当互相亲爱，见同人有过失，可随时当面规劝，不得漠视，亦不得腹诽、背后讥诮。
- 五、本会会员遇有患难，当竭力互相保护，不得坐视不救。
- 六、本会会员当有事时，不得无故喧扰，宜有整齐严肃之气象。
- 七、本会会员遇危急时，不得意存退避，故意巧言阻挠，致惑人心，违者公议处罚。
- 八、本会会员当坚守宗旨，勿为他人淆乱本意。
- 九、未出发之前，当时时警戒严肃，不可以时优势延，意存怠忽。
- 十、有出发之期，当一致勇于前进，不得意存畏葸，贻误大局。
- 十一、自此约公认后，执法员依此执行，当严行查究，不得忽视。

《苏报》，1903年5月25日

军国民教育会自治公约

第一章 赏 罚 法

一、赏法分四等：

- 第一、头等徽章，
- 第二、二等徽章，
- 第三、表揭善行（存记），
- 第四、当众嘉奖（存记）。

上①四等法皆临时审度善行之大小，处以相当之赏。得三次以上者应加一等赏之，例如得第四等至三次时，即以第三等赏之。惟第一等赏，非得特别重大之善行者不轻用。

二、罚法分四等：

- 第一、除名，
- 第二、停止公权（期限临时公议酌定），
- 第三、当众劝戒（存记），
- 第四、执法员会同书记员通函诘问。

上罚法执行时准前赏法之例，功过相当可以抵销，惟除名不在此例。

第二章 赏罚之纲目

赏纲目：

① “上”，原文是“右”，下同。

一、事功卓著：

(甲) 凡会员能巩固本会基础、扩充本会事业者，

(乙) 凡会员能极力运动经费者，

(丙) 凡会员能特别捐款补助本会者，

(丁) 凡会员能独力倡立支会者，

(戊) 凡会员为本会当特别之责任者。

二、品行足法：

(甲) 力谋公益，足资矜式者，

(乙) 按时办事，谨守规则者（每半年行赏一次）。

三、学业优长：

(甲) 演说著论，鼓吹本会宗旨者，

(乙) 功课成绩，屡列前茅者。

会员有为公捐躯，或毁伤身体者，本会当合众力，行最大优恤，不在赏法之内。

罚纲目：

一、破坏团体：

(甲) 中途改变宗旨，有意规避者，

(乙) 对外之时，不能一致者，

(丙) 信口雌黄，有伤本会名誉者，

(丁) 擅自妄为，未经公认之事者，

(戊) 违背公定之一切规约者，

(己) 造谣及一切欺害、攻讦等情事者，

(庚) 意见冲突，不合公理，互相争斗，致伤感情者。

二、放弃责任：

- (甲) 已负责任，半途翻悔，思避难者，
- (乙) 作事因循，潦草塞责者，
- (丙) 临时遇事，不尽应为之义务，有意推诿者，
- (丁) 讲习开会时，不先告假，无故缺席者。

三、妨害公益：

- (甲) 凡会员妄言妄动，毁坏本会名誉及本会公物者，
- (乙) 在课堂、在操场、在会议时，任意喧扰者。

第三章 赏罚执行之权限

- 一、行赏罚时，执法员须会同全体会员处置。
- 二、如执法员有应赏之功，应罚之过，凡会员皆可提出公议，处以相当之赏罚。
- 三、凡会员如有应赏应罚之事件，当即报告执法员查明，会同全体会员处置。
- 四、如诬告他人，应反坐以应得之处置。
- 五、执法员如轻听人言，妄行报告，凡会员可提议公决，处以相当之罚。

第四章 附 则

- 一、自治公约既经全体会员商榷公决后，即为实行之期。
 - 二、自治公约得随时提议，公决修改。
- 自治公约既议决，乃商定课程如左：

(甲) 射击科：

凡会员皆入体育会射击部，打靶每人每周一次，
由职员与日本体育会订定章程。

(乙) 体操科：

此科为随意科，其有校中本有体操功课者不更入体育会。

(丙) 讲习科：

请本国留学生见习士官四人，轮日讲演。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运动员公约

一、筹集经费须随时汇寄本会。

二、联络同志之团体须随时通知本会。

三、运动员遇有疑难事件，不能擅决，须随时函商本会。

四、运动期间之短长，听本人自定。事毕之后，或欲回家，或欲来东，均须报告本会，将经手事件交代清楚。

五、运动员与本会通信，分直接间接二种：间接者，以上海教育会为代收寄信件处；直接者，径寄日本东京本会事务所。

六、运动员与本会往来信件以勤为贵（约以一周为率，无邮便局之地不在此例）。

七、来往信件当编号次并盖印章（运动员用自己印章，本会用职员长印章）。

八、运动员寄信本会，可寄与职员长（现在职员长为叶君澜）。本会寄信亦由职员长具名盖印。

九、各运动员须时时通信，互相联络。

十、运动员所得之款满五十元，即寄本会。

十一、寄款亦分直接间接二种，如寄信例。

十二、运动员到上海时，当会同与教育会商议，专托一人代办收寄信款事。

十三、此约各运动员与本会事务所各存一纸，当各遵守。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内地及外埠入会章程

(一) 凡入会者须认定本会宗旨。

(二) 凡入会者须担当本会责任。

(三) 入会之时，须由本会会员介绍。

(四) 凡人数多至十人以上，得组织为本会支部；所拟支部规则与本部不相背谬者，本会得承认之。

(五) 既为本会支部，凡关于课程一节，本部有代为经理并介绍教员之责。

(六) 内地及外埠会员，均由本会寄与本会之各种出版物(如讲义报告等类)。

(七) 凡关于会员之权利，与本部会员一体。

(八) 会员会费用分交、总交二法：分交者，年二元四角，作两季分交。收处由本部指定。交满五年后，不再收会

费。总交者，一次交十元以上，不再收费。

(九) 既为会员，即由本会赠送徽章一枚。

(十) 入会以后，如有违背本会宗旨，不合本会规则者，令其除名，并须缴回徽章。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名单

钮永建	汤 榘	程家桧	费善机	丁嘉墀	张崧云
黄润贵	黄 軫	俞大纯	陈天华	廖世勳	杨毓馨
黄 铎	余德元	朱祖愉	叶 澜	林长民	蔡文森
周宏业	王璟芳	谢晓石	王嘉榘	陈福颐	张肇桐
蹇念益	董鸿祎	蒯寿枢	秦毓璠	贝 均	方声洞
高 种	董 猛	华 鸿	张允斌	陈去病	任 责
黄立猷	徐家瑞	徐秀钧	沈成均	何世准	刘文福
周庆冕	吴 雄	陈茹昌	朱少穆	李天锡	刘成禺
唐寿祺	胡镇超	卢藉刚	刘志芳	冯启庄	伍嘉杰
陈芙昌	张修爵	濮 祁	方舜阶	刘 蕃	李盛銜
周兆熊	陈云五	李 雋	林先民	平士衡	王嵩基
朱孔文	倪永龄	彭树滋	夏 斌	陆规亮	陆龙翔
杨汝梅	杨廷垣	欧阳启勋	王镇南	张 洵	张魁先
尹援一	王明芳	胡 铮	杨毓苹	何厚燾	黄瑞兰
张兆熊	龚国元	陈荣镜	韩永康	李书城	许寿裳

宜 桂	钟 音	陈 介	严智崇	张书诏	张殿玺
张景光	诸 翔	李炳章	蔡世俊	胡浚济	黄实存
韦仲良	邓官霖	欧阳干	陈与年	甘启元	潘国寿
杨言倡	李寿康	刘景沂	秦文铎	冯廷美	胡克猷
萨 端	赵世瑄	王季绪	顾树屏	黄以仁	刘希明
王学文	王永忻	涂 永	乔世臣	郑宪成	施传盛
林 翊	王章祐	张小冲	陈之骥	李宣威	刘景熊
顾次英	屈德泽	林楷青	鲍应麟	戴 赞	戴 麒
邢之襄	陈定保	张毓灵	李士熙	石 铎	翁 浩
袁华植	沈 刚	吴钦廉	刘景烈	叶基勤	刘钟和
方声涛	杨明翼	许嘉树	林肇民	叶基楨	王学来
王兆枋	卢启泰	濮元龙	王鸣皋	经家龄	曾天宇
江尔鹗	钟 杰	贝镛礼	林蔚章	萨君陆	吴治恭
夏清馥	王孝缜	尚 毅	高兆奎	陈秉忠	罗元熙
苏子谷	辛 汉	长 福	额勒精阿	梁孟刚	周维楨
黎勇锡	胡景伊	周道刚	朱廷禄	王孝綱	廖 蕃
许 翔	吴传绂	徐孝刚	方声煊	洪 范	张懋德
李锡青	区金钧	桂少伟	卢牟泰		

以下女学生：

林宗素	王 莲	曹汝锦	陈懋勰	华 桂	胡 彬
龚圆常	方君笄	钮勤华	吴 芙	周佩珍	钱丰保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捐款清单

截至现在止，已题捐者均列入，以后续集续登。

直说编辑社 捐二百圆

新民丛报社 朱祖愉 陈定保

以上各捐一百圆

李寿康 捐三十圆

蹇念益 黎 渊 黎 迈 刘子明 蹇先聪 毛邦伟

王志恕 李萼芬 陈诒恭 刘昌明 李倍元 李燮元

邵光年 钱良骏 由宗龙 吴锡忠

以上共捐三十圆

马老钟 吴钦廉 冯心支

以上各捐二十圆

许 翔 孙翼中 魏声和 汤爱理 杨昌济 邓官霖

尹援一 刘颂虞 邓孝可 刘成禺 钟 铨 王干臣

以上各捐十圆

梁耀汉 捐六圆

俞大纯 刘毓槃 潘无觉 费善机 王嵩基 甘启元

欧阳干 徐家瑞 阮明新 阮福田 胡浚济 汪 梁

施德南 牛 曜 汪 希 季新益 任 责 刘维焘

饶景华 王国梁 廖仲恺 伍嘉杰 黄润贵 黎勇锡

陈芙昌 金曾澄 黄圣清 叶基勤 叶基楨 沈芭舫

以上各捐五圆

张 玮	邹永誉	以上各捐四圆			
倪寿龄	叶于兰	欧阳启勋	杨霆垣	黄瑞兰	鲍应荣
何香凝	韦仲良	邓弁华	梁焕彝	胡成章	邹致铨
周庆冕		以上各捐三圆			
唐玉书	唐寿祺	以上各捐二圆五角			
方时简	杨 昆	林长民	林先民	高凤谦	萨 端
苏子谷	孙 培	方家耀	陆世芬	李瑞萱	汪与淮
汪以钟	董绍祺	任克成	夏爽夫	高尔翰	张邦华
许寿裳	陈去病	顾次英	朱祖怡	朱祖恂	伍崇学
蒋凤梧	徐家瑞	吴钦廉	陈天华	严智崇	陈志梁
冯挺之	黄实存	萧宝镛	甘炯先	梁慈灏	刘学诚
陈茹昌	王体端	林汝魁	陈同纪	欧阳干	胡镇超
朱少穆	冯启庄	邓瑞槃	谭学徐	谭学夔	李天锡
萧思鹤	杨言倡	沈仪琳	沈仪镛	徐士修	陶思曾
曾继楷	成凤韶	石陶钧	吴家驹	周家纯	钱方度
曹腾芳	邓致权	曹汝霖	刘鸿逵	春 梁	赵建熙
张 椿	辛 汉	江华本	易恩侯	屈德泽	汪步扬
黄联元	黄恺元	黄宗曾	黄恭辅	陈应龙	张孝穆
关乾甫					

以上各捐二圆

钱稻孙	捐一圆五角				
陈云五	王荣树	祝长庆	胡 铮	张鸿藻	权 量
陈庆飏	李 雋	张魁先	周兆熊	王璟芳	张 彬
卢启泰	黄立猷	刘 蕃	王保恒	邓贤才	方景勋
戚运机	王镇南	徐天叙	何万福	张义新	李书城

周维桢	杨金榜	周霖	陈福颐	秦存仁	王履康
陈秉忠	叶秉甲	张煊	蓝天蔚	龚光明	万云松
胡景伊	曾天宇	刘文福	范鸿泰	韦德周	何鸿翼
涂永	张天培	杨占春	毛席丰	刘景烈	刘景熊
施时本	霍颖西	冯廷美	方声洞	方声涛	林蔚章
林志钧	王兆楷	方君笄	高种	方声煊	陈与年
林楷青	林槩	刘崇杰	刘崇伦	王永忻	江尔鹗
李景圻	梁训勤	张肇桐	秦毓璠	秦文铎	徐秀钧
张肇熊	何厚倜	杨汝梅	嵇镜	汪镐基	陈蔚
林调元	陈鸿球	王雋基	苏耕春	丁拜尧	屠篆丹
陈公猛	陈公侠	潘国寿	张瞿	高平	经亨颐
经亨淦	经亨权	经亨杰	陶成章	程于青	赵伯冲
陈其善	濮元龙	黄德	黄曾延	黄曾铭	林大闾
许鞭	王凯成	孙任	林文潜	林大同	周承德
张竞仁	沈玉楨	袁翼	施霖	杨毓莘	陈之骥
陆梦熊	朱庭禄	屠宽	屠彦琦	卜纶章	嵇岑孙
顾琅	陆家鼐	经家龄	吴志恭	陈懋修	夏斌
廖世勣	许家澍	胡克猷	蔡文森	范绍洛	金庆章
吴超	杨士照	周培孙	沈成钧	顾树屏	王建善
汪德林	贝铺礼	袁希洛	孙铭	吴晋	王光照
张景光	华鸿	彭树滋	杨照	顾琪	罗元熙
张修爵	顾沛然	丁衡	贝均	于璜	黄铎
高兆奎	汪荣宝	汪果	濮祁	张毓灵	冯贡世
刘希明	苏子谷	钟卓京	周家彦	刘邦瀚	黄世芳
陈荣镜	沈明道	马毓福	纪鸿	余德元	解鸿顺

陈文哲	向同超	蒯寿枢	龚圆常	陈尔锡	朱德裳
陈家瓚	杨子玉	梁焕钧	廖名璿	王闾宪	仇式匡
舒和钧	张伯良	樊时中	杨 政	廖楚璜	朱树藩
周召期	王季绪				

以上各捐一圆

曾继焄	戴哲文	周元承	杨毓馨
-----	-----	-----	-----

以上共捐二圆一角

钟体乾	任 峰	吴永馄	刘 镜	王明芳	杨克刚
吴永珊	胡光普	胡光旭	丁文江	黄 松	程理权
陈 瑄	马正乾	姚永元	洪 范	王琨芳	王 蓬
翁 浩	林 獬	林肇民	刘崇绳	萨君陆	郑宪成
林宗素	施传盛	程树德	蔡世俊	王孝缜	沈 纲
王孝綢	陈灿华	李宜威	王学来	王学文	夏清馥
谢晓石	韩永康	钟 杰	钱家沅	叶 澜	董鸿祎
王鸿年	游寿宸	黄 瓚	张正邦	朱慈夫	张云甫
王为诚	寿拜庚	祝 谦	吴璧华	董瑞熙	严恩榜
严恩械	顾 倬	黄以仁	侯鸿鉴	秦毓钧	陆规亮
陆龙翔	李伯雄	苏 谦	汪郁年	程宗泗	厉家福
韩清泉	钱家治	袁华植	秦岱源	卢藉刚	周承葵
李炳章	彭世俊	张振曦	吴家骏	吴友炎	吴友松
戴修礼	周大备	胡荣迈	李 倪	罗宜照	张藻六
许崇周	谭猷侯	黄本铕	黄本璞	张学济	黄笃鉴
贺家焜	李云龙	陈璩章	刘棣茂	诸 翔	成 棻

以上各捐五角

军国民教育会捐款 续收之部

何子霄 林 森 敬修家塾 叶庆余堂

以上各捐一百圆

约翰书院备馆生 捐八十圆又一百角

钱观察 广万泰 以上各捐五十圆

汤拙存 华学涑 陈平斋

以上各捐十圆

朱谔臣 捐六圆

汤铭三 罗 昌 林慧儒 周寄梅

以上各捐三圆

张问停 杨 冰 方时翮 金家爵 石德纯 洪 杰

齐国璜 程尧章 孙方尚 金邦平 洪 熔 戴 麒

戴 赞 刘迺弼 程家桎

以上各捐二圆

方 枢 方彦恂 罗会坦 徐惠仍 张家甫 尤惜阴

严倡琴 范麟公 吴聿怀

以上各捐一圆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序

同人既编次《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因为数言以弁其端
曰：

呜呼！吾国凌夷至此，致弱之故，千端万绪，莫大于吾

国民蓄缩选戛，甘为仆隶臣妾而不自振。而蓄缩选戛、仆隶臣妾积为性尚，数千年间所以胎之养之者，亦千端万绪，又莫大于偏崇文教。军旅之事，壮越之习，言教育者，无一注视。故中外有战，吾国民鲜不败衄降伏。即有一二健者，义不辱国，甘蹈锋刃，而教之无素，养之犹豫，殒身授命，舍沟渎自经，遂无死所。披历朝殉国诸臣录，其能免于此，有亲握寸铁以与仇敌争一日之命者，儿人也？

脱兰斯哇以非洲一小国，久隶英属，一旦发愤，与英国战，相持至二年之久，死亡相藉，犹不少挫。英人以全力抵之，乃克制胜。脱国虽败，欧洲人言之犹为心栗。日本变法悉取欧制，而嘉永之间，外舶一至，致动全国公愤。尊攘论起，长门萨摩之士，类皆以书生称兵，卒平大难。虽其固蔽木强，不达世变，以语今世之士，有足嗤者；而敢死之气，爱国之心，与夫大和魂、武士道之教养习俗，固有以立强国之基，以与人竞矣。

庚子之祸，义和团敢犯众怒，辘张狂狡，自取殃咎，为世界羞。有识之士，无不罪之，而其用心犹有足矜者。苟有以教之，贞其力，养其锐，不轻于一发，冀得当以报，未始不可以为用。独至联军入京，罪魁逮捕，顺民之旗，遍树闾巷。平日自称忠孝，为义民魁首，排斥通达之士为乱贼为间谍者，乃转哀号乞怜于所仇讎，以苟一日之生，与其富贵。今日衮衮朝右，号为外交官，其为是曹耦者有人矣。是真所谓蓄缩选戛、仆隶臣妾者矣。团匪不足以亡国，团匪之后，变而为媚外，乃真亡矣。此本会同人之所深痛也。

本会发起于拒俄，初称为义勇队。当俄约警时，众情愤

激，女生童子，咸誓死愿与虎狼国一争命。是二百人者，固自料其早为黑江、辽阳之鬼，又安得此暇日编次是书，忍涕疾呼，以为吾全国同胞告也？今日难端少戢，其或得缓须斯之死，俾有所训练，有所警备，以为效国之用，他日虽败，其为脱兰斯哇也。矧以吾土地之大，人民之众，人人敌忾，人人自强，安见其不能雄飞于世界，又岂仅救亡而已！是当于本会之盛衰卜之。燕云十六，其有闻风而奋者乎？锋杆特起，诚壮士矣。

《军国民教育会纪事》，军国民教育会1903年自印本

• 共爱会集议拒俄

是时，又有共爱会之事。

共爱会者，留东女学生所立也。闻学生既有义勇队之举，乃商议协助。兹录无锡胡女士彬夏演词于左：

呜呼！我最爱之祖国，将为他族所统辖，我最亲之同胞，将为异种所奴隶，岂不伤哉！岂不耻哉！我等既为中国之国民，中国之安乐既当受之，中国之患难岂不当共之耶？总之，中国之存亡，即我辈生死关头之所在。我同胞姊妹，既皆久学海外，自必深明其理，不待烦言。今俄祸如是其亟，各国将接踵效尤。^①我等既知亡国之惨伤，奴隶之羞

^① 据《浙江潮》第4期《留学界记事》补。

辱，使任其灭亡，任其残害，岂我辈之所宜出此耶？亦岂共爱会之本旨耶？我思现在同志诸姊妹，无不热心爱国，当必出其所学所能，奋发以救祖国，以援同胞也！

日来留学诸君以东三省问题，急急聚商拯救之道，已公议组织义勇队，愿赴死前敌，其情可哀！其志可钦！然亦四万万国民人人所当负之责任，当尽之义务，无所用其推诿顾忌者也。彼等如此，我辈自问又当如何？岂以女子非人，不宜为此耶？我虽不才，欲以螳臂之微，为国尽力，愿从义勇队北行。事虽无济，即至捐躯殒命，誓无所惜！诸姊妹当必以为然。我想祖国瓜分，同胞奴隶，我辈有何面目更在日本留学！愿诸姊妹图之！

众皆激昂，同声赞成，愿从义勇队行，任军中看护死伤事。^①帝国妇人协会校长下田歌子闻而尼之，女士咸涕泣曰：

“吾侪且无国，安得有身？复安得有学？”议遂决，各签名，并电告上海各女学堂。电文如左：

“国祸急，女生入赤十字社，同义勇队北征。告女学校协助。”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1903年5月27日

① 《浙江潮》第4期作：“演说毕，胡女士彬夏、林女士宗素、陈女士懋颿、方女士君笄、华女士桂、龚女士圆常、钱女士丰保、曹女士汝锦、王女士莲，咸签名军队。”

记留学女生拟创赤十字社之缘起(节录)

阴历五月初九日(6月4日),女学生七人赤十字社笃志看护妇会功课开始,日本皇族、贵族甚欢迎之。其功课每月例课二次(四时),特别演习一次。虽皆乘学课之隙以从事,然甚踊跃,甚郑重也。并上书于贝子载振,请极力提倡。其书录如左:

日前晋谒,得领教言,以弱质爱国之忧,荷朱邸优渥之赐,感极而奋,不知所云。迺者在东留学生,以俄约日迫,一时忠愤,誓为鬼雄,已设立军国民教育会,练习体操,讲求战术,一有战事,志在效国。某等亦吾国之民,宇宙一苍赤,无一业之建树,是自外于生成,安怪数千年来女权之摧残凌迟,以至于今日也。当俄约警报达于东京,留学生等曼忧过虑,以为北方即有血战,企欲克日归国,自效戎行。某等侘傺无诉,为母国垂亡,同胞且歼,弱质女子,生复何益!故亦公议随军北征,军中之事,虽不克任,而裹伤收死,缝紵具食,或能为之;即不得已,邂逅死所,附于国殇,亦足以塞天下女子之责。矢心若此,未敢少渝。日来各报所载,俄国以我政府之拒,稍稍自戢。吾国或藉此得乘旦夕之安,奋发淬厉,以图自振;学生等尤当因是以蓄七年之艾,力学积健,以期有为。此留学生等军国民教育会设立之旨,而女学生等赤十字社看护妇与会之因也。

《浙江潮》第5期,1903年6月15日

• 温州留学生敬告同乡书^①

温州留学生全体敬告乡之士者、农者、商者、工者、女者曰：

诸君！诸君！亦知数日内有极痛苦、极惨烈之东三省一事乎？中历二月之杪，俄国以七条约要我政府，俨然独踞东三省一部。英、美、日怒俄侵权利，群起而反对之。我等居留之日本，当鸣锣传警之日，全国国民，上而政府、贵族，下至车夫、下女，亦莫不鼓掌加额，扬眉狂喝曰：击俄！击俄！我知一周日间，东北一片肥土地，必变为群鲸竞吼、赤潮怒涌之大血海。

诸君！诸君！亦知斯举也，非独东北偏部之关系，而我国通部之关系乎？四国胜负无论已，而东省必不我有可决。则长江流域必入于英，山东必入于德，两广必入于法，福建必入于日，而我最敬爱、最亲切之产区，独安然磐石乎？诸君！诸君！曷不被览瓜分支那之图乎？焕然眩目三大红字出现于南部，而冠踞于我浙之黑字上者，非意大利乎？呜呼噫嘻！诸君！诸君！毋藐作名山佳水奇花怪禽之一幅油画观。

留学生闻警，奋然集合全部九百余人，开临时大会于东京锦辉馆，痛哭流涕，大声疾呼，以留学生编成一愤火卷

① 此稿六月十三日又曾发表一次，题为《日本留学生温州二君致永嘉诸君书》，为林调元、陈蔚等所作，文字与此有异同。文末有按语云：闻温州自得此书，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足见义声之人人深矣。

浪、热血炼铁之义勇队。判两大部：一部北行，径造袁门，乞师抗俄；袁不出兵，亦以死战。一部分往内地及新加坡、夏威夷、美洲、日本沿岸，运动华商，以结其成。议既决，签名者百余人，而女学生林宗素与焉。伟矣哉斯举！壮矣哉斯行！我国留学生于是组织第二次之流血案。

虽然，以百余人之义勇队，攫千百万貔貅之可萨克兵，螳臂拒车，微虫撼石，曷不渐灭？诸君！诸君！试一思之，蓬蓬勃勃之义勇队，非一寻死、就死之队乎？明知万死而乐就之、乐赴之，以表我通国尚武之精神，以煽我同胞尚武之勇气。蓬勃哉！百余人之熬火，卷黑风而倒浪。

虽然，留学日本九百余人，胡列名人队者仅此少数乎？诸君！诸君！试一思之！等生也，有公生，有私生；等死也，有公死，有私死。义勇队既公死，公死即公生；非义勇队既公生，公生即公死。不有死者，孰铸国魂？不有生者，孰孕国葩？彼为程婴，我为杵臼。烈矣哉！百余人之勇气；重矣哉！百余人之责任。

瓯人留学十八人矣，而挺身不顾，为民从命于死不复还之义勇队者，独一乐清之石宗素（铎）。诸君！诸君！岂我等之畏死遁死哉！我十七人公任其第二义务，俟开战期决，束装返里，誓与诸君出死力，鼓我瓯人尚武之精神，造就军国民之本领，组织一独立军，以待死期之至。左手擎旗，右手悬首，同就流血之场，与碧眼红髯儿决一撼地震天之大战于数百里瓯江之滨。宁藏尸江心，葬身鱼腹，誓不认作一刻之奴隶，一时之牛马，则我瓯民为支那之史上放一缕之光线，而留一大纪念。

诸君！诸君！不闻印度、波兰灭亡，旅、大、胶、台分割之不可说、不忍说之惨状乎？苟非禽兽，曷能勿哭？曷能勿哭？呜呼！印、波之惨，旅、大、台、胶之惨，人人痛哭，人人声哑；而今万倍印、波，亿倍旅、大、胶、台之惨况，吾悲其痛哭无人，哑声无人！诸君！诸君！勿谓朝廷去而我国家尚存，勿谓东部割而南部尚全，勿谓吾浙分而我瓯尚保，勿谓我瓯亡而我家妻子财产依然无恙，此我支那数万万通种绝命之日也。诸君！诸君！试忍思之，瓜分以后，异族烈喷其歼此朝食之毒念，演出牛马不能忍之辣手，乱锋闪天，山水变色，我财我产，慷慨异族之枵腹，我母我妻，必为异族之淫器。际斯时，立斯境，争则死，忍亦死，洋洋万里，腥血战风，茫茫四顾，跬步死地。吾知黄河、扬江之水，将为吾数万万同胞之藏尸穴，而我最切最亲之数万瓯民，亦将饮瓯江之一勺水！异日披图临风而吊古于河之梁、江之干者，岂尚是我支那之人乎？我述至此，哭无泪，哭无声。

悲哉痛哉！我等何忍述是书！我述是书，一字一泪，一泪一血滴笔管，而沾尽一幅江户川笺。发竦眦裂，余哀绕梁。然我等焉敢不缕述是书，与我诸君、我少年、我同胞，公哭之，公奋之！

《苏报》，1903年5月8日

敬告湖南人(节录)

陈天华

某敬告于所至亲、至爱、至敬、至慕之湖南人：

呜呼！我湖南人岂非于十八省中最有价值之人格耶？何以当此灭亡之风潮而无所动作也？吾思之，吾重视之，而不能为诸君解也。谓将有所待乎？则台湾、胶州、旅顺、威海、广州之割，亦曰将有待也，何以惟闻日蹙百里，投袂而起者不闻有人也。人之断吾手足也，吾不之较，直待断吾首然后起而与抗，不已晚乎？东三省、广西之失，不特手足也，直断吾首，而犹曰有待，不知如何而始无所待也。

试思东三省归俄，广西归法，英、日、美、德能甘心乎？瓜分实策，数月间事也。斯时诸君怅怅乎何之？欲图抵抗乎？抵抗，死也。欲作顺民乎？杀顺民者，亦有人也。死一也。死于今日，或可侥幸于万一；死于异时，徒死无补。且为同种人而死，虽死犹荣；为异种人戕同种人而死，则万死不足以偿其罪。诸君纵生，不过数十寒暑；此数十寒暑何事？则极悲之惨剧也。印度、波兰、非洲之故事，将于我中国演之；台湾、胶州、旅顺、威海、广州之民，先睹一出，已有欲观不耐、欲罢不能之概。诸君其何乐留此七尺之躯以观此惨剧也。曷若轩轩昂昂，排去此等惨剧以奏我和平之曲，诎非大丈夫之所为乎？

.....

民族帝国主义渐推渐广，初以我为奴隶，继将以我为牛马，终则等诸草芥。……故今日中国之亡，岂仅亡国？实亡种也。国亡诸君何托？种亡诸君何存？……今日欧美列强，对于内者文明，对于外者野蛮。如英人，最言自由平等者也，而印人不能与英之齐民齿，英人之幸福，印人不与焉。英国尚然，况虎狼之俄、德、法哉！

……

昔者法灭于英，全国皆靡，一呼而法国复者，非一女子耶？今中国尚未至如法国之地步也，诸君之位置又不仅一女子也。苟万众一心，舍死向前，吾恐外人食之不得下咽也。中国之存亡系于诸君，诸君而以为中国亡则中国亡矣；诸君而以为中国不亡，则孰能亡之？！

《苏报》，1903年5月24日

复湖南同学诸君书

陈天华

同学诸兄鉴：

接函具悉。华等以瓜分祸迫，拟以血肉之躯，亲御强俄，为国民倡。后以俄事渐缓，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至日本体育会学习体操，以备有事之秋，稍尽义务，自谓于意无恶。不谓内地当道，不谅其心，反加以多事之名。不思学生军设立之初，报告监督，通电政府，名正言顺，别无他意，以

此为罪，将谓俄不可拒乎？俄国于远东之义勇舰队，日本于对俄之社会，则奖励之，中国则严禁之，何其相反之甚也？至于体育会，日本几遍地皆是，留学生一人其会，则遂大惊小怪，屡索而不得其解。我政府之识见如此，我国民之程度如此，此诚可为痛哭流涕者矣。

若以弟言为不可信，则请将学生军之章程，及弟所做之《敬告湖南人》观之，有一字违悖否？弟签名之时，已置死生于度外，徒以川资无出，故尔稽迟，实深抱歉。倘有机会，仍当归梓，设遇不测，亦只先诸君一步耳！乞勿代为过虑。

此事发起者为江、浙，湖南人应之者甚少，新化除华一人外，别无他人。万勿惊疑。东京现在异常平静，而内地如此慌张，风声鹤唳，几于草木皆兵，岂非怪事？乍闻之下，殊觉可怜可笑！各国聚数十万之精兵图谋我，当道诸人，熟视无睹，若不足介意者；独于区区数学生，全国戒严，如临大敌，其重视我留学生过于英、俄、德、法，留学生万万不配也。

然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则失实已甚。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国之亡也，必有党祸。吾非欲解免此名也，独奈何加我所不足之人乎？今使曰康、梁是留学生之党，尚且不可，况曰是康、梁之党！康、梁何幸而得此名也？留学生何不幸而得此名也？

今政府于留学生之一举一动而疑忌之，夫留学生则何求？欲求富贵乎？举人、进士之上谕固已降矣，毕业之后数十百金之馆地固无忧也。岂有于至安至稳者不之求，而求侥幸不

可必得之数乎？恐虽下愚，亦不出此。其所以然者，保国急于一人之富贵也。国不保，则一人之富贵将焉取之？故我等当以保国为第一义，一人之富贵为第二等义。政府诸公果能以保国为心，而不以吾侪割送与人，则吾等岂有不为其易者，而为其难者？否则吾等又安能甘作亡国之民也！彼亡国不恤，而惟一人之富贵是急者，亦不过于各国多一顺民也，于政府何益？此日之志士多杀一人，则他日捍国难者少一人，此无异自戕其手足也，于志士何损？盖志士迟早一死，不死于政府，必死于外敌。死一也，又何择焉！华萎靡不振，深恐有所牵染而不果死，致贻口实；若真有死之一日，则弟之万幸也。可为弟贺，何悲之有？

海天万里，各自勉旃！诸君其幸留有用之身，以担任异日艰难。是为至盼！书不尽言，优乞珍重。天华白。

《苏报》，1903年6月14日

• 张某等致电管学大臣

《北清新报》云：日本留学生张某等二百余名，近日电致管学大臣，略谓：满州问题，中国一步不能退让，加以有日、英、美三国之后援，更无容踌躇。宜速照会俄国，迫其撤兵。吾等在海外聊尽国民之义务。祈贵大臣鉴谅云云。

《大公报》，1903年5月16日

北 京

* 京师大学堂学生拒俄纪事

(4月30日) 京师大学堂两馆学生因东三省事，商之副总教习，上堂会议，当蒙副总教习允准。即鸣钟上堂。先由范助教演说利害，演说毕，全班鼓掌，有太息者，有流涕者。次由各学生登台议论，思筹力争善策，拟办四事：

一、各省在京官绅告电该省督抚电奏力争；

二、全班学生电致各省督抚，请各督抚电奏力争；

三、全班学生电致各省学堂，由各省学堂稟请该省督抚电奏力争；

四、大学堂全班学生上稟管学代奏力争。

当学生会议时，各教习、各职事员均在座点头叹息。两馆学生，惟有河南进士、现在仕学馆学生靳某独不到堂会议。盖彼尚在寄宿舍习演殿试策子，以便今年补行殿试。真可谓至死不悟云。

《大公报》，1903年5月8日

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 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

谷钟秀拟稿

师范、仕学馆学生恭上书于管学大人钧右：

天下事有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则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则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如今日之东省问题是也。

夫虎狼之俄，扼于黑海之约，不能西出，转而之东，竭全国之死力，疾速经营西伯利亚铁路，及其告成，即高掌远蹠，实行大彼得并吞世界之遗策，此各国人人所习闻而稔知者也。俄之外交手段，率以甘言重币饵于先，恫喝虚声慑于后，阴贼险狠，以灭人之国。其与我国之交涉也，又无一事不予我以难堪，无一时不置我于死地。强据我东三省，虽迫于各国共同之和约，而至今延不交还；近且迫我以恭赠主权之七约。此又我国人所忧愤而切齿者也。

英、日以切己之利害，倡共保太平主义，于是乎前年有联盟之举。当时我国之闻知者，率私心窃幸，谓可以庇他人之宇下而长存。而学生等固早愧愤畏惧，以为断无有受人之保护而能立国者也。俄既彰明较著割据我东三省，英、日必出而干预，而日尤为丝毫不相假借，于是乎迩来有日俄开衅之说。窃料我国之闻知者必谓日俄之战与我国无涉，我国且幸强邻多事，不暇谋我。而学生等固切切悲痛，以为大祸即

在眉睫，存亡之机即决于此也。

四月初四日（4月30日），果有日使照会外部：俄据东三省，中国果否承认？若果承认，即与中国为敌云云。确闻伊国即时遣军舰二十七艘向高丽及我国海面进发，乘机战取。我国此时拒日乎？拒俄乎？抑两国皆徐与磋商而即可了事乎？窃以为若联俄以拒日，联盟之英日必皆以我为公敌，又相率问我破坏平和之背约。交战即不胜，必各尽其势力之范围以分敌人之产业。无论东三省既归俄，内外蒙古亦不保。吾知沿江诸省必归英，福建、浙江必归日，法、德亦必偿其覬覦两广、云、贵、山东、河南之志，美、意、奥诸国亦必乘机择一适宜之地，为均沾之利益。二万里幅员、四万万民庶皆将奴隶牛马受压制于他国之下，而波兰、印度之矣。且自亡其国，而又牵掣全球平和之局，则亡亦不义，而又处于必亡之势者也。

若联英、日以拒俄，无论俄惮于英、日之势强，不战而自退，即还我东三省之故物。纵俄一旦与我决裂，英、日必以水陆各军麇集于东三省、海参崴左右，猛力扑击。俄国虽有西伯利亚铁路运兵之迅速，亦日不暇给，我国即调袁军、马军各劲旅防守边境。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且脱兰斯瓦尔之与英，斐利宾之与美，皆以蕞尔无援，与地球最富强之大国血战，至二三年之久而不屈；岂吾国得英、日之奥援，犹畏怯寒栗而不若脱兰斯瓦尔、斐利宾耶！

即以我国战守之大势而论，拒俄不过北边一面之防，而又得英、日之助；拒英、日则沿海万里，皆敌人攻入之地，

而防不胜防。俄方盘踞东三省之不暇，则英、日必乘势蹂躏东南诸省，顷刻无一完土，此又情势之显然可决者也。

夫联俄以拒日，则危亡如彼；联英、日以拒俄，则情势如此。存亡之机，间不容发。积火将燃，共为劫灰；大厦将倾，同受覆压。学生等之一身一家，亦莫不在其中，故敢垂涕而道。即祈奏请我皇上迅速乾断，联英、日以拒俄，措天下于安也。

夫以大人之深谋宏识，固有百计图度，而不待学生等之喋喋渎陈者。然国家之设学也，专以养成忠君爱国之思想为目的，今当危急存亡之秋，间不容发，譬如一家火起，父兄长老皆焦思疲力以求一熄，而少而壮者乃袖手旁观，而以为不与己事，岂尚复有人心也耶！此学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而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而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也。谨恭禀以闻，不胜惶恐待命之至！

师范生：

俞同奎	王德涵	谷钟秀	王道元	成 嵩	梁兆璜
华南圭	张 灏	薛序镛	瞿士勋	刘成志	董凤华
陈发檀	高续颐	冯祖荀	顾宗裘	朱 深	张葆元
王舜成	刘冕执	周钜炜	何育杰	李思浩	施恩曦
朱贵华	蔡日曦	丁嘉乃	叶开寅	任 重	朱廷佐
何培深	邹钟铨	丁作霖	春 泽	姚梓芳	朱应奎
张达璜	戴丹诚	廖道传	李恩藻	苏振潼	贺同庆
封汝谔	陈祖谟	余敏时	吴宾驹	黄艺锡	陈鉴周
阮志道	林仲幹	王桐龄	何焱森	杜福垣	程 臻
杜福堃	张耀曾	王运震	刘式训	张 谨	炎 舒

张 培 孙鸿烜 李钟奇 伍作楫 向同鑒 曾 有翼
段廷珪

仕学生：

朱锡麟 欧阳介元 胡 蝶 周忠纬 魏 震 翁 廉

《大公报》，1903年5月7日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全班学生 请政务处代奏书

为东省军事危急，瓜分之祸即在眉睫，请旨绝俄约以联英日，冀以维持大局，稍可图存，呈请代奏事：

生等窃惟我国之误，未有甚于联俄者也。十数年以来，枢府诸臣以联俄为唯一不二之宗旨，一误再误，遂至酿成今日之巨祸，此诚生等所为痛哭流涕、仰天太息而无可如何者也。

自喀希尼条约许俄人以不冰之良港，于是各国纷起，援为成例，而割我土地，旅顺、大连湾、威海卫、胶州湾、广州湾相继丧失。至于东三省，尤为我祖宗发祥之地，俄人窥伺有年。甲午之役，俄人仗义执言，紓日本之臂而夺之，久已视为囊中之物。因庚子之事，借口平乱，以五千兵保护铁路，遂唾手而收其地。厥后遂名为退兵，实则阴图久远之计。此诚我国臣民所共闻者也。顷闻俄人要我以东三省七款之约，遂至日、英诸国起而干预。夫日、英与俄之冲突，已在人人

意料之中，不待智者而知也。

生等以为今日之战役，英、日、俄诸国为政，无论谁胜谁败，而东三省必非我所有，可预言也。不特此也，恐战端一起，大局破坏，有形之瓜分即在旦夕，言念及此，可为寒心。生等再四筹持，值此时局阽危，计无从出。圣主忧愤于庙堂，生民涂炭于水火，深念古圣教忠之遗训，旁考欧美爱国之热情，思尽子弟之职，一分君父之忧，故敢干犯忌讳，而敬为尧舜之一言焉。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椎心泣血而陈之。

夫今日百虎眈视，万鬼环瞰，既不能发奋自强，又不能闭关自治，虽有善者，无可如何。救亡之道，别无良策，计惟有联日、英以拒俄而已。

夫俄人以阴鸷险狠之手段，行其彼得大帝之遗训，久为地球万国所怒。昔既思并吞土耳其，会为英、法诸国所阻，于是一变其方针，转而经营西伯利亚铁路，至于今日，遂駸駸有骏马下阪，一日千里之势。其国之大臣，长于外交，诱我以币重言甘，阳引为同情，而阴行其兼并之政策。其在东三省也，锐意以开化土人为己任。铁路之旁，设立市村城镇，凡一切通商、矿山、铁路、兵制之权，悉归其掌握。三省将军，奉命惟谨。今又要我以七款之约，于我国之主权蔑视已甚，其心目中尚视此地为我之地乎？此而不图所以拒绝之策，使各国效而尤之，持利益均沾之说，将二万余里之地，四百余兆之民，任彼白种人分割烹宰，其谓之何？当事诸臣将如何使皇太后、皇上上对祖宗、下对臣民乎？

或曰：俄人固强悍无理，然英、日诸国，即可信其助我耶？此又生等所不得不辨者也。

夫以公理言之：凡国之强，未有他人能强之者；凡国之亡，亦未有他人能亡之者；惟视乎我之自取。此至易明之说也。今日、英虽不必仗义相助，然以时势而论，日则与东省比邻，苟一旦东省折而入俄，彼势必孤。英于我国，商业极大，有范围扬子江流域之势力。苟大局决裂，彼亦不利，故前年联盟拒俄，以保东方太平之局。此诚英、日两国之内情，出于势之不得已也。我苟乘此机会，因其势而从之，与之联盟以拒俄，一则可以阻俄人之蚕食，二则可以保全大局而亟图自强，此诚一时之机会，不可失也。

故联俄则有害而无利，联英、日则有利而无害，大势如此，不待蓍龟。昔土耳其至弱之国也，犹敢结英、法诸国以与俄战。塞里米亚之役，使俄人不得逞其志，而土借以图存。向使土于战役之后，改革其内政，必为地球之强国，而今犹孱弱无能者，是非英、法诸国之有负于土，而土之有负于诸国明矣。今我国虽弱，不必至下比于土，若犹迟疑不决，不敢拒俄，此真生等所不解也。

生等闻皇太后、皇上忧居深宫，愤主权之丧失，列强之凭陵。生等以为此次若许俄约，大势遂去，牵以一发而动以全身，土崩瓦解，束手可待，此生等所为涕泣沾襟而每饭不忘者也。

夫以皇太后、皇上之明圣，加以政府诸臣之老成，计周虑密，何烦生等喋喋哉！然生等皆国民之一分子，有报效国家之责任，平居窃叹，念国制之抢攘如此，列国之强横又如彼，故不避斧钺之诛，冒渎上陈。伏乞皇太后、皇上上断自圣心，中察枢臣、疆臣之言，下采全国之舆论，莫不以力抵俄约为

然者，非生等数人之臆见也。

盖力拒俄约，以保全大局，一面乘时展布新政，以图自强，数年之后，国势必有所可观，生等可断言也。越勾践卧薪尝胆而沼吴国，德维廉第一发愤为雄而墟法京，国不忠弱，患不自强，安知厄我者之不玉成我也？不然，俄约既立，各国舰队水陆并进，我祖宗天府之膏腴，跨亚细亚全洲之顶颠，版图具有法兰西、西班牙两国之广，不崇朝而为墟，而东南各省亦蹂躏无全土矣。神州陆沉，四海为鱼，我列圣在天之灵，其将何以为情？

国家存亡，间不容发。《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愿皇太后、皇上深念祖宗付托之重，下哀生民之多艰，力拒俄约，联盟英、日，庶大局或可图存，得藉手以行新政，宗庙幸甚！国家幸甚！

生等草野愚贱，罔识忌讳，竭露愚诚，干冒宸颜，不胜战慄惶恐之至！伏惟代奏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呈。

《大公报》，1903年5月11日、12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

南北异处，素未晤面，怅甚怅甚！但覆巢之祸，燕雀何分；游釜之鱼，汤火并受。事急言直，唐突之罪，谅所不免。奈迫于万不得已之衷，只有奔号呼救，愿诸兄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

俄国近密约政府割东三省，弟等虽就学都中，初未之知（政府秘密之至，管学来敝堂亦未示知），而外人已先知之。英调兵船，迫政府不准允俄，日本继之。威海卫一带兵船布满，声言与俄开战，并电政府：东三省是清国否？属清则当问俄罪，不属清，则我等协力征为万国公地。政府央央无策。又电政府：如将东三省割俄，则应将各国范围圈所有之地割于我等。惟俄与日，兵船弹药俱装好，俟政府电覆，即开战。

呜呼！瓜分之期至矣！平日识时之士所言之瓜分，乃虚拟之瓜分；至今日，某等与诸兄为目不忍见、耳不忍闻之瓜分，而目又不能不见、耳又不能不闻。处此之境，思此之情，诸兄以为何如？

敝学日本教习纷纷请假，弟等初不知何故，因法律教习岩谷先生谓：“中国存亡，在此一举。乃外面观士夫，歌舞升平，安然无恙；内而观学堂，学生出入讲堂，绝无忧色。士夫无论已，若中国所有几希之望在教育，教育者，养全国忠爱之精神者也。处亡国之时，学生绝无影响；以日本学生例之，当痛哭流涕，结大团体，发大志愿，决不令政府以此地与俄。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其实某等皆不知政府之秘事也。

是日，仕、师两馆鸣钟上堂，来者二百余人。首系范静生助教演说利害，我辈宜阻此举，并述岩谷先生讥学生等语。是人素有血性，言至痛哭流涕。同学齐声应许，震撼天地。依次演说者近数十人，无暇细述。现在某等约办宗旨四条：一、仕、师两馆联名禀管学代奏；二、电各省督抚阻政府；

三、电各省学生合禀督抚阻政府；四、各省在京官绅电告该省督抚力争。其中有阻挠之人，诸同学拟不用大学堂名色（此中苦衷，难以尽述）。望诸兄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合禀端兼督电阻政府。

总之，东三省系我等四万万人之东三省，非政府私有之东三省；割之而能弭中国患犹可，割之而扬子江一带保能不与英乎？山东保能不与德乎？福建、云南保能不与法、与日本乎？然此犹割东三省以后之情形，至未割之前，俄以索东三省为目的，英、日以不允俄得东三省为目的，势必两虎相斗，爪牙相持。试问：中国联俄乎？亦联英、日乎？联俄则东三省失，而又不独东三省失；联英、日则两国所用之兵费势必出自我。庚子之乱，数年割膏吸髓尚不能敷；又添英、日之兵费，中国尚能存乎？总之，联俄则中国为有形之亡，联英、日则中国为无形之亡。诸兄之高才卓识，自能烛其厉害，岂待某等赘言！但某等身寄都中，以目所已睹、耳所已闻，以补诸君所未睹、所未闻。诸君乎！诸君乎！某等固无足论也，独不见岩谷先生之讥某等，安知不以某等之腐质转以概诸兄乎？

某等与诸兄同为中国人，当事中国之事。明知此举无济大局，与其坐而亡，不如争而亡，庶海外各国见中国尚有士气也！庚子之乱，薛锦琴以一女士，犹能争东三省之约；某等同为男子，独甘出女子下乎？锦琴今游美矣，中国既无第二之薛锦琴以争之，则此约之争之必在某等与诸兄，决然无疑。设犹疑而不争，恐锦琴将笑中国无男子也。

此事万不可迟，务速联名转请端兼督力阻政府，毋将东

三省予俄，是为至要！

《苏报》，1903年5月20日

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

王爷爵前、大人座前钧鉴：

敬启者，东三省问题关系我国家之存亡，外省大吏、绅商及学堂诸生，皆仗义力争，气不少懈，生等虽愚陋，窃思王爷大人以严毅之手段办外交多年，其不至为强俄所胁，致开大衅，有断然者。至于利害关键，前人所陈已极详确，亦无俟生等喋喋。生等世受国恩，日思图报，目击危局，愤不欲生。兹特撮人之欲言未及言者数百字，不揣冒昧，敬为王爷、大人陈之。

一曰内奸宜防。昨阅译报，有风闻俄人筹款千万两，为贿赂清国官绅，订结密约之用，并交此次赴京之俄大员带往云云。此说虽未必确，然俄之灭波兰也尝用之。我国官绅甚繁，岂皆洞明时局、固守大节者？设不幸而为敌用，或上书以蔽圣聪，或倡议以惑民志，甘为外人之奴隶，害尽天下之苍生，至事败涂穷，始治以误国之罪，不亦晚乎？生等故谓内奸宜防也。至防之之法，似亦不难，王爷、大人于召见时痛陈利害，毫无避忌，使皇太后、皇上有愤激之志，无安逸之心，则小人之邪说，阉官之谬论，自不得入矣。

一曰民情宜顺。中国上下，情意睽隔，士气郁结不伸，故虽变法，恒无大效。近年朝廷每有大事，海内士民时开议

会，上次议争俄约，至十六岁之女子亦慷慨登台。此真我中国之幸福，外人所甚畏也。此次寓沪各省绅士、商民又来电力争，且有全国不认此约之语，大义凛然，可格天地。王爷、大人与俄人会晤时，即可引此为竞争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功者。昔日本国辽东之役，与俄有隙，至童子不受俄侮，妓女不招俄客。安见我国民无此劲节？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是在王爷、大人善鼓民气耳。故生等谓民情宜顺也。

一曰会匪宜兼顾。今允俄约，是与英、日、美开衅也；不允俄约，是与俄抵抗也。抗俄，英、日、美必以兵来援；绝英、日、美，俄亦不能以兵相救。何也？俄之兵力不足以当英、日、美之锋也。此皆海内志士所已言也。生等更有虑者，此次开衅于英、日、美，不独东南无完土，恐长江上下之土匪，两广之会党，皆将滋股于河南、直隶诸省，起而扰乱。外患内讧，交迫一时，土地人民，皆付一劫，彼时王爷、大人宜画何策以削平此难耶？

故生等尝谓此事只有进步，决无退步，土地民命皆在王爷、大人之掌握中。设一退步，土地不足惜，其如社稷何？人民不足惜，其如君父何？芸芸众生，视王爷、大人之举动以为喜戚，故生等不敢避斧钺之诛，妄欲效刍蕘之献，唯王爷、大人亮恕而施行之，则天下幸甚！

续彪 敦本 宝书 国楨

瑞彝 徐焘 恩煦 恩广

同顿首上言

《大公报》，1903年5月13日

湖 北

湖北学生议阻俄谋

湖北各学堂于十六日（5月12日）得京师大学堂公信，述及某学堂学生曾函致前在学之某甲^①，其书云：

顷两湖师范各学堂学生公送一信前来，因俄索东三省，各国干预，大有瓜分之象，政府将此事秘而不宣，鄂省各学生闻此消息，俱鸣钟上堂，一时到者二百余人。现同时停课，发电致各省有热血督抚与外洋留学生，上海各学堂，大旨以不予俄东三省为已定之目的。写信前来，令我学堂亦发电至各处。而我学堂中七十多人，四顾茫茫，阅信之下，有笑者，有不以为可者，有赶紧做功课，预备明天上堂者。弟目击伤心，虽有热心，而独木不成火。向来湖北学堂中我们外省人常嗤笑本省人，一旦有事，本省各学有此盛举，而外省人转如此，团体何从结？奋气何从鼓？兹特奉以上闻，不知执事有何计较？火速覆示，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某君在某学监起居，顷又有其同学某乙来谒，述情与前书少相异。甲断定各学生决无此热心，乙言明日至抚署死争。甲言我必担任一分，即作代表亦可，惟明日有两点钟之学课，

^① 以上当有脱误。

设至抚署过早，即飭唤偕行，否则堂课毕后必到学，至明日到学，则亦随众停课矣。乙告以抚示云：“东三省事，因英、美、日三国有御俄主义，事将中止，大约仍可望和平。诸生忠诚可嘉，停课似可不必。”甲言示内一“将”字、二“大约”字、一“似”字，皆官场游移推诿之故技，不可信。乙言学生已有复书，务请端抚电阻，因政府照会各省电局，凡学生所发之电报，概行截不外发，各督抚均未接有学生电者因此。故请端抚电阻，并言如端抚不允，学生仍以死争。言虽如是，然端抚必有善策推诿，学生中亦仅一二人有定力，余皆某君信函所言诸种。其团体能否不散，于事能否有益，尚不得而知。

至鄂省私设学堂，更无动静，惟江南旅学学生在《汉报》登一告白，略谓：“我学之设，未至十日，而仆等之为中国，已数十百代。近闻大祸暴临，俄蚕食我。无论东三省为我国重地，即一草一木，既隶我国，亦肯让人乎！东三省之割，将召瓜分，即从此久安，亦岂能履弃！虽我学初立，亦难坐视，愿全国学堂合力奋争，刀俎斧钺，仆等必受一分”云云。

《苏报》，1903年5月18日

议阻俄谋续志

昨纪湖北学生议阻俄谋各情，至后各学生意见不一，曾

在曾公祠公议一次。两湖书院监督王胜之甚顺学生之情，武备学堂总办李文石亦极奖嘉学生。端兼督亦奖嘉，且允为诸生连名打一公电与张之洞，由渠在外务部力阻。李告诸生，亦许必伸诸生义气，为各学堂之最善办理者。惟梁星海则纯用奴言压力，其演说尤为荒谬。现各学生已波平浪静矣。湖北学堂实学界污点，可喟可恨！

《苏报》，1903年5月19日

• 武昌花园山纪事

朱和中

辛丑^①中俄密约断送满洲之说甚嚣尘上，留日学生纷纷归国。我辈以联络感情、互通消息之故，密相结合。是时吴禄贞等已毕业回国，经心、两湖书院之派往日本留学速成师范者亦陆续回鄂。当时有李步青者，在武昌花园山天主堂附近教民孙姓处租房居住，我辈所谓爱国志士者（是时侪辈以此自我辈，我辈亦居之不疑）麇集于此。中俄密约之消息传来，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者数百人。本人之演说最激烈，气势亦壮，犹记讲至最激烈之处，手中折扇拍成碎片。吴禄贞拊我背曰：“请到我家一谈。”是晚我即偕同志吕大森等往水陆街十三号吴禄贞处聚谈。自后与人聚谈，则在花园山，我辈逐日

① 此云辛丑，但从文中所述史事看来应为癸卯。

夜间又到李寓，秘密商谈则在吴寓，星期则在花园山公开招待各处来访之志士。于是远自东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声气。当时花园山同志有李步青、吴炳樑、张荣楣、胡秉柯、李书城、陈开淦、孔庚、贺子才、吴森及本人，外有时象晋老先生及其子时功璧、时功玖。

《欧洲同盟会纪实》，《辛亥革命回忆录》

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4月版

鄂省文高等学堂上两湖兼督帅 请电争俄约票（节录）

伏思学堂之教育生徒，原以培人才；国家之培植人才，原期御外侮。顷据京师来函：中俄将立密约，割东三省与俄。英、日两国照会政府，谓如将东三省割予俄国，则宜将我等势力圈地割与我等；如俄人自行强占，则我等将用兵征为万国公地。云云。噫！我中国何国，中国之地何地，中国之民何民？地为万国之公地，岂民亦将为万国之公民乎？况乎将奴隶待我，牛马役我，欲求为万国之民而亦不可得乎？

祸机发于俄顷，糜烂将及全国。学生等如燕雀之处危巢，鱼鳖之戏沸釜。思及此后，惨剧不免，玉石俱焚。何时何事，而犹晏然处之，而不以公理争乎？彼京师学堂法律教习日本岩谷先生之言可三思也，助教范静生先生演说亦可三思也。呜呼！列圣陵寝之所在，京师屏障之所关，全国存亡之所系，

其重大迫切如此！政府衮衮诸公当亦明其利害，何漫不经心，甘入俄人牢笼而不之悟乎？

君门万里，天远听高，洛阳少年，无路自达。既不能泣涕痛陈于殿陛，复不能呼吁奔告于政府，惟有恳请大力转旋，电致政府，阻止此举。中国之幸！天下之幸！

如电奏而政府不允，或政府允而俄人不从，违背前约，悍不撤兵，肆其强横手段，虐我东三省人民，侵我东三省政权，是东三省不割犹之割也。英、日诸国，或干涉而与俄开战，或不干涉而各以兵力占据势力所及之地。二者均意中事，俱非中国之利，则请正告政府，弭患未然，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联和英、日，以作后援，学生等愿披甲执戈，供大人麾下甲士，以一吐我椎心泣血之隐痛，一雪我四万万同胞之大耻，虽饮俄人之刃，食俄人之弹而不怕也。

先轸丧元，狼曠驰师，汪錡执干戈卫社稷，童子武夫，且知如此，矧其为学校中也者！希腊死守雅典，而英、法、俄三国卒以公理接土耳其，俾得为自立国。脱兰斯法尔不愿属英，血战数年，犹不失为共和国。欧、非小国，且能如此，矧其为东亚声名文物之堂堂国也！

语云：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敢以一得之愚，以作刍蕘之献。草茅下士，罔识忌讳，伏求原宥，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苏报》，1903年5月21日

记湖北学生会议拒俄事

得湖北来函云：十七日（5月13日），湖北学堂诸学生得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学生所来函电，略言俄人迫割东三省，政府已有允许之意，拟联合各省学堂并出洋学生电阻云云。故是日各学堂学生均停课会议，随即具禀端兼督，请其电达政府。闻端帅传谕各学生，命即电禀张宫保，请其设法转圜，以救危局。诸生接谕后复行会议。午后，梁星海太守入堂查点名册，计未到者三十九人，内有往三佛阁会议者。因大加申斥，谓京函实系伪物，今诸生即电致政府，设政府置之不理，将如之何？国家大事自有政府主持，诸生不必预闻云云。至十八日（5月14日），闻两湖高等学堂诸生仍未上堂。

本馆按：此条所载梁太守语，未知确否？记庚子年拳匪乱时，太守方闲居武昌，亟电致中外各大僚，谆谆以剿匪为请，不以越俎为嫌，则此日责诸生之预闻国政，未免不恕矣。敢以质之亲聆太守之训诫者。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9日

安 徽

安徽爱国会知启

启者：俄夷窥伺北方，匪伊朝夕，乘我虚弱，狡焉思逞。本月之八日，为俄兵驻我东三省第二次撤退之期，乃俄人包藏祸心，忽背前盟，另以密约胁我政府，迫允签押。其约之横暴无理，无一非夺我主权，侵我国土，戕我人民者，上海各报记录綦详，闻者发指。

呜呼！事迫矣！势亟矣！若我国人心稍懦，俄约一经许允，则东西各国执利益均沾之说，并起而图，德索山东，法占两粤，日据闽、浙，英取长江，我最可敬爱、最可为的大中国，岂不胥沦于异域，而尚有尺寸干净土哉！我神州血性男子须知：国与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践土，具有天良。时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观，听天待毙，则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惨，奴隶牛马，貽子孙万代之羞。神州大陆，忍令坐沉；家国兴亡，在此一举。

故日东留学生及上海士商均已开会集议，热诚所动，海内痛之。皖之国民，寂无闻焉。岂以此事为伪而非真耶？抑以为政府之责任而无关于人民之利害耶？思想言论，事实之母，同人特拟于月之二十一日（5月17日），风雨无阻，开演说于藏书楼，公布斯旨，且议补救之方、善后之策，凡寓皖

诸公同斯义愤者，乞于是日下午一点钟早临会所，以冀众志成城之效焉。

皖城爱国会同人敬启

《苏报》，1903年5月25日

安徽爱国会之成就

顷得皖友来函：本月念一日（5月17日）皖省志士开大演说于藏书楼，组织一爱国会。同时到者：大学、武备、桐怀公学各学堂学生约二百人，外来者合计三百人以外（是日大雨，到者故止此数。书楼甚窄，多立门外而听）。众情跃踊，气象万千。由陈君仲甫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歔嘘。继各学堂魁桀均有演词（演词续寄），旨趣皆相同，而规则整严，精神团结，此吾皖第一次大会，而居然有如许气象，诚为难得。大义演毕，仍由陈君仲甫发起爱国会，立经全体赞成。旋议会中分设演说、体操（刻已寻场）各会，并附设一报（名曰《爱国新报》）。即公举七人（陈君仲甫、潘君缙华、大学二君、武备二君、桐城学堂体操教习杨君），立时起草，向众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云云。既毕词，

与会者鼓掌欢散，俟下礼拜再开大会。

《苏报》，1903年5月25日

安徽爱国会演说

陈由己^①

我等今日方开演〔说〕会，议阻俄约事，适湖北学生转寄来北京师范、仕学二馆学生与各省学堂公函，言之沉痛，恐诸公阅鉴难周，兹特照原函讲读一通。

读毕复泣告诸君曰：

俄约七条，各报遍载，诸君谅已见之，其约之横暴无礼处请略言之。

该约第一条即东三省官制中国政府不得擅改。以本国政府改本国官制，与俄何与？其阻之者有二意：一夺中国设官之权，一阻中国革新内政故耳。

第二条为不准将东三省开辟口岸与各国通商。通商不通商，应为中国主权内自由之举动，他国何得干涉？俄之为此者，欲独占东三省，恐他国之稍分其利益也。

第三条为东三省矿产须独归俄人开采。一国财源，矿业居其大半；俄取东三省矿业，不啻全取东三省矣。

^① 即陈独秀（仲甫）。

第四条为铁路归俄兵保护。东三省铁道沿途已为俄兵保护，今复以此为言者，欲于铁道之地皆归俄兵占领耳。

第五条为东三省练兵必须延请俄人。兵权占政权之大端；俄人此计，欲夺兵权，且使中国人出饷，其狡如何！

第六条牛庄关税当归俄人管理。各省税司延用外人已为失计，然尚由私聘，非由其政府逼迫者；今俄人挟其国力以取此，是俄人直自取牛庄关税耳！

第七条为俄于各省城设商务局。商务所包者广，一设商务局，三省地方各事皆归彼族辖治矣。

诚如是约，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而且要我以设官练兵，是犹之田已卖而还要纳税也。

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

夫俄人虐待我中国人已非一日。仆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无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数。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不但俄如是也，凡亡国之民，如印度、波兰无不如此。各国将来瓜分我中国，其惨状亦何堪设想！我中国人如在梦

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盖中国人性，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外国人性，只争荣辱，不争生死，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其性质相异如是，其现象亦各自不同。故各国人敢于出死力以侮我中国者，皆云中国无爱国心，只知贪生畏死，虽如何辱之，彼亦不敢反抗，即瓜分之，中国人决不敢多言。呜呼！我国人果真如此耶？抑彼族妄言耶？思之当一大痛哭。

我等今日当力戒此弊，辟平日跑反之狂言，当尽死守土地之责任；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改平日骂官之浅见，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现在俄约事急，我等当就力所能及，筹一切实办法。诸君必各有高见。

据仆之意，有三要件：

第一消息。如此次俄之密约，已在前月，本月初上海始知之，沿江沿海今始遍传，再入内地，不知何日始可得此消息！若欧美、日本，前月已喧传于各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

第二思想。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其不许爱国，恐不可得。

第三体魄。我全国之人皆奄奄无生气，若长此不振，即以农、工、商、矿等实业，亦必战败于生计界，而不可以长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

我等虽人少力薄，但能依此三要件，筹出切实办法，于国事终不无影响。

呜呼！此事关系全国存亡，全国人尚淡视之，殊令人寒心。即以皖垣而论，赴此会集议者不过二百余人。计此等漠视国事之徒，约分四种：

第一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惟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波兰卖国贵族私通敌兵，攻击义师，前车可鉴也。

第二种，只保身家，不问国事，以国家之兴衰治乱，皆政府之责，人民何必干预。不知国事不支，岂政府独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国中无深谋远虑之绅商皆此类也。

第三种为似开通而不开通之士流。以空言无益，贵行实事。此论极是，但其并不能实行，较之空言尚可发人思想，犹居其下流也。

第四种草野愚民，不知俄约之迫，并不知瓜分之说，其爱国思想更何由发达？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

凡我国中人士，十有八九不出此四种，国安得不亡！种安得不灭！全中国人既如是沉梦不醒，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之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庶使后世读中国亡国史者，勿谓此时中国无一人也。此即今日开会本意。

诸君如有高见，望剖爱国热肠于大众之前。如再迟疑，稍阅时日，求如今日之集议演说，恐亦梦想不得矣！噫嘻，

痛哉！乞诸君快赐教。

《苏报》，1903年5月26日

王 国 楨

刚才诸君所说的我们总要结成永久不散的团体，百折不挠的魄力，兴体育会，振起尚武的精神，编义队，预备与外人打仗，无非是为眼前救国之计，很是有理。现在国家甚是危险，讲各种专门科学是来不及了，到这时候，只好与外国人决一死战。若亡国后，还有一般未杀尽的小伢们，受白种人凌虐，不过痛哭起来，恨骂我辈太无用了，坑害他们。我们若是拚着这一个臭皮囊，死在那个克罗卜开花弹里头，事虽无济，我们自问对得住后来一般无依无靠、为奴为隶、受虐受苦、永无天日、支那亡国种之小伢们了。诸君！诸君！想到那个时候苦楚，我们总要出万死与外国一争，方尽我们一点儿心。

我们今日都晓得亡国可怕，实在迫于不得已，大家伙同来讲团结，商量救护中国。我们既要想法子来救国，总要从实处办起。无非有钱的出钱，有智的出智，有力的出力，合同办事，可否有济，总要存个死而后已。现在京师怕吃亡国苦的同志知会的信，我们总要回复才好，使晓得我们动静。各处同志很多，都要互相通信，万不可分畛域。第一要紧就是阻俄约，或我们同堂哭诉总办，要总办禀抚台电阻。如总办不肯代达，我们就联名哭禀抚台阻止。如抚台不肯，我们就电达军机。然则一纸之争终不能使俄人退还满洲，我们总

是与俄人决一死战不可。

欲与决战，很不容易，其中办法，大家就要商量妥当，如何下手，万不可会会谈谈就算了，反惹天下人笑我们是假爱国、邀名誉，和那一般树白旗、称顺民，鲜廉寡耻一样的。诸君若真是爱国，说做就做，才是脚色。至于一切办法，务要妥帖，不要那些大官说我们是造反，是康党，不生枝节，于事方能有济。

潘 进 华

国势如此其危逼，亡国如此其惨酷，先我诸君，已详言之矣。我近患咳嗽，气弱不能多说，然我不以己病而勉强来会。我想国且不保，身于何有，即抵死当与诸君一接议。诸君来会，值此大雨，已经天然之淘汰，其热诚爱国不可挫折，已胜常人万万。至电政府，禀当道以阻俄约，目下已属空文。若结团体与俄人拚死命，诸君至诚大热，尤令人痛敬。但我辈欲举一事，切不可趁一时热闹，曰：“结团体！结团体！”“拚死命！拚死命！”我辈但思以巩固长久之办法。若欲办一长久之团体，即于今日为起点。以弟愚见，即于今日合同人先结一大会，然后分途去办：一、开演说以唤吾皖之梦梦；二、习体操以强吾人之身体；三、设报馆以通各国之声气。无事可立自治之规模，有事可与外人抵抗。诸君！诸君！若思实力去行，请先于今日结一大团体。

《苏报》1903年5月27日

潘 旋 华（节录）

俄约事，愚在东京略知其由。

当三月念八夜，忽闻满街巷中，摇铃震耳，不知何事？适有学生某言，系日人今晚接北京电，知俄要求东三省七条，我政府将允许，故特摇铃以传知。留学生闻之甚急，以为事关大局，俄约一许，势必瓜分。于是留学生大开议于会馆。提议者浙江汤君，主持电阻政府签押。江苏钮君以留学生中只能空言而不能实行，今日之事，吾学生中当编义勇队，赴北与俄决一死战。另组织本部员，专为协助义勇队办事。先后签名义勇者百余人，签名本部者四十余人，其中闽人最占多数。闽人中尤可敬佩之林女学生，毅然签名赴敌。更有最可敬爱之十四岁幼童，亦痛哭欲编入义勇队。其友劝之，伊以为与其瓜分后为奴隶死，不如今日与俄人接战为烈士死也。幼童弱女，尚能如斯愤勇，吾辈若再无一点热心，尽一分力，办一分事，能不愧对此幼童弱女耶！

于是愚与友相约回国，一视内地情形，不知何如振动？乃路经沪上，而士民依然花天酒地，歌舞太平，诚令愚心痛。惟有爱国学社学生，精神尚奋勇，吴稚晖先生尤沉挚有为。最难得者，蔡鹤庐老先生近亦去辔，与学生早晚同习兵操，实令人可歌可泣。今晨由沪归皖，适诸君开演说于书楼。愚少学，不善言，愧对诸君。但于舟中遇有湖北留学生周君云：“日人现已派一万五千人驻台湾，一万人往朝鲜。”往朝鲜者，拒俄也；驻台湾者，割闽也。瓜分之惨，即在眉睫，吾人讲求学问，万来不及。惟有人人□得知兵，人人愤

不畏死，庶可稍以抵外患。刻下，吾皖各学堂，急宜添兵式操，不在学堂，急宜研究体育。共结大团体，与各省通声气，相联络，以御外侮，以保主权。此愚所愿竭己力、拚死命，以从诸君子之后焉！

葛光廷

顷者陈君炳经建议，欲求日本援助，并求日本转求各国援助，并言日本系唇齿相依之邦，必能为吾之助。夫唇齿相依者，必我有需于彼，彼亦有需于我始可。今以我奄奄待毙之中国，彼日本何望于我而为我之援助耶？抑何爱于我而为我之援助耶？以土地二百万方里之地，人民四万万之众，四千年文明教化之中国，而动曰求某国之援也，其有何颜而立于世界之上哉！今日所望于诸君者，而独立之精神，而不仰助于人，纵势穷力屈受锋镝而死，亦不举顺民之旗而为外人奴隶。是国可破，土可削，而国民独立自主之精神，终不可没。

诸君演说者计二十余人。演说毕，由陈君由己提出《爱国会会员名簿》，宣言宗旨相同者，请书名于此。于是依次签名者一百二十六人。复投票公举七人，担任会章起草，再于次礼拜日会议公决。五点钟乃散会。

《苏报》，1903年5月28日

安徽爱国会拟章

按：此社为安庆知府满族桂某所解散，拟章已成画饼。冲突之原委，本报当有详实纪录。此事于国家前途大有影响，事虽不成，其拟章实足为安徽志士之一纪念，故录之。

宗 旨

一、本社因外患日亟，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

义 务

一、同人人社，当顾定目的，各尽责任。凡一应利国利群之事，皆量力之所及，徐图建设。

办 法

一、同人公举职员如左：会计干事一人，经理出入帐目。书记干事一人，经理通信纪事。体操干事一人，经理体育之事。报务干事一人，经理新闻各事。

一、同人公举投票，多数为决。

一、本社职员每年改举一次。

一、入社之人须由本社社员介绍，送志愿书于社所，经同仁允准，方可书名为定。如有不守社规，于本社名誉有损

者，即当众决议除名；宗旨不合自愿出社者亦听。

一、本社创办伊始，经费无出，社员均须量力捐助。如有急公好义之君子，捐助巨款在百元以上者，本社当推为名誉员。

一、本社会期，分寻常、特别两次。寻常会议每季一次，若有要事，开特别会议一次。

一、本社现办之事，分二次如左：

甲、出报，另具专章。

乙、体育，每日习体操以二小时为率。惟学堂已有体操者，星期合操。

一、拟章初立，本待改良，如有不妥之处，当随时修改，但以多数赞成为决。

规 则

一、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訕谤诋毁，致涉叫嚣。

一、本社员素谓，群谊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如一家，务各互相敬爱，见以至诚。名士骄矜之态，小人倾轧之习，一切屏除。

一、凡体操会期，必须人人到场。倘实有事故，可先期报明，违章不报至三次者除名。

一、凡议各事，均登本报，以示无隐。

一、除星期外，社员仍宜各励实学，不得常至各处聚谈，荒嬉学课。

戒 约

- 一、戒不顾国体。
- 一、戒浮嚣不当实事。
- 一、戒洋烟、嫖、赌一切嗜好。
- 一、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利益。
- 一、戒盲昧仇洋。

《苏报》，1903年6月7日

安徽省城大学堂第一次冲突之原因（节录）

本月二十一日（5月17日），有一游学日本陆军队退回之学生陈某，在拐角头之藏书楼开演说会，邀集各学堂学生听讲。其宗旨略言学堂诸科均属无用，应请停课，专习体操，以攻打俄人。我现接京师大学堂学生来信，要连合三江各学堂为一大团体，并杂以革命流血诸说，痛诋官场及教习。其时适有大学堂素以才华自居之甲乙丙丁四学生在座，晚归述之于姚总教，并要三事：一请停课诸科学，专习体操；二请废自修日记；三拟公上一书于聂中丞，请总教代递。经总教劝谕，谓诸君忠义，深堪嘉尚，惟必须学有本领，方事抵抗。我国之开学堂，正为造就人才，以备他日缓急之用，惜诸君学术尚未至其时。至体操教习，本学堂久已延请；自修日记中外学堂皆有，万不能废。本学堂章程如诸君愿意遵

守，固我之愿，否则可听自便，亦无法挽留。于是念四日（5月20日）午后，甲乙丙丁四学生告退。同时又有戊己二生，拟邀集各学生联名上书于总教，请召回四学生，并重要前约，否则齐退。总教告之于总办，正在商议办法，适聂中丞之使人召总办，面谕曰：各学生不愿者，可听其自去。命首县访捕陈某。闻已先时驰去。各学生意见尚未平静。

《苏报》，1903年5月26日

安徽大学堂阻止学生拒俄情形

安徽来函：四月二十日（5月16日）学生某某等接到京师仕学、师范两馆来函，具述俄人占据东三省情形，约各省学生联合团体，稟请各省督抚，电阻俄约。其言沉痛不忍。适本城人士亦以俄约事迫，于二十一日（5月17日）开演说于藏书楼，登演者二十余人。莫不痛外患凭陵，瓜分日急，互商卫国之谋，忠义形于词色。当时环听者二百余人。大学堂、武备、怀宁、桐城各学堂学生均在座。演毕，大学堂学生某某等回堂与诸同学持京师来函，往见总教姚某，具述学生等欲合武备学生稟请抚台，电阻俄约，并请学堂速添体操。当时姚某深为嘉许，谓体操一节，自应速添，但上稟抚台，恐属无益。惟君等激于忠爱之忱，予亦未忍相阻，并云：予见中丞时当为赞成。某等退至斋舍，遂拟一稟稿。

次日，晤武备学生某等，据言，伊等已将此节稟知该堂提

调，亦以为然。于是公议，拟于二十四日（5月26日）呈进。

诤意事为总办刘某、提调恽某所知，大咎姚某，谓俄占东三省皆属报纸谣传，今学生借端议论国政，皆系谋反叛逆，汝身为总教，不加钳制，而且提倡，若起事端，汝能任之乎？姚遂惶然失措，即召学生某某等怒责之。某等答以上禀、体操二事并非悖逆举动，且得老师应允，何得深咎学生？姚某面赤，不能答复，厉声曰：“无他言。不安分者速自告退，否则即行斥革。”于是某某等以该学堂素已腐败，禁阅报章，除经史日记而外，毫无功课，加以此事辱责，遂决意告退。相率出者八人。外间谣言因之四起。

次日，历史教习胡某在讲堂谓某生曰：“汝年幼，何亦往演说？前次日记，吾尚取汝为第一，汝何可随人妄动？”时有某生起而言曰：“当此国家危急之秋，老师不以忠义提倡学生，而以考取日记之高下诱掖后进。学生直告老师曰：‘老师甘为亡国之老师，学生万不甘为亡国之学生。’”言辞慷慨，声泪俱下。遂亦告退出堂。

嗣是又因此事革出学生二人。时同学抱不平者颇多，相约四十余人，拟请于总办，挽留退学某某等，并添课体操。总办、提调、总教闻之大怒，一面禀知大吏，出示严禁演说，一面以厉言恫吓学生，声称大吏将拿办演说诸人。诸学生闻之胆裂，遂不敢与较云。

《中外日报》，1903年5月29日

再纪安庆大学堂、武备学堂、 桐城学堂冲突事

大学堂学生冲突，历纪本报。兹悉武备、桐城同时亦有冲突。其原因概由程君仲华演说拒俄、保全东省诸策，各学生印入脑筋，勃发忠义，走相告语。或拟公请皖抚电奏，或拟公电上达政府。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大学堂学生遂趁此要求三事，总教未允。适其时武备提调某君致书大学堂提调某，略谓：“敝堂学生现颇浮动，而贵堂学生某某复又信□敝堂，互相纠集，以致浮动益甚。乞予查察。”乃聂抚已有所闻，立传各堂提调入，谕以：“诸生毋得妄动。设有不遵堂规者，立即斥退。设全堂恃众挟制，即全行开除另招。设有事，断不为尔等罪也。”各提调回堂传谕各学生：“诸君如以为程度不合，去留均听自便。”于是各堂为首创议之学生数人，全行告退。而大学堂中，又有学生某某拟聚众保留，其策格不得行，遂亦散去。计大学堂共退十人，武备、桐城人数略少。其余留堂诸生，近已照常上课。

《苏报》，1903年5月30日

江 西

江西大学堂学生义愤

大学堂学生闻日本留学生共联义勇队以拒强俄，该学生多有亦愿组织一部，附入上海学生军，同为响应。日前某君在堂演说此事^①，署名者已有二十余人，而总办汪瑞闾观察初虽不以为然，后见学生等志愿甚坚，亦颇赞成之。闻川费已筹有千元之谱矣。^②

大学堂于上月二十三日（5月19日）已改习兵式体操，为学生要求而得者。堂中本有隙地一区，现已辟为操场。

《大公报》，1903年5月8日

① 1903年7月7日《苏报》作：“学生沈某登台演说时事。”

② 1903年6月8日《苏报》作：“学生中捐认军费八百元。”

广 东

*粤志士桂少伟等联名抗争

冯自由

壬寅、癸卯（1902至1903）史古愚、陈典方、崔通约等组织学校于九龙，汉持任卫生教员。壬寅冬余自日本返国，始识汉持于该校。时俄人谋进占东三省，清廷有与俄政府订立密约之议，粤志士桂少伟等联名致电清廷抗争，汉持亦列名焉。

《国会议员流血第一人伍汉持》，《革命逸史》第2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第3版

浙 江

* 乌青镇小学堂全体学生加入军国民教育会

五月三日(5月29日),浙江乌青镇小学堂全体学生来函,深表同情于军国民教育会(长函不具录——《湖北学生界》编者),愿举全体为支部会员,任运动一切事宜。

《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

直 隶

直隶举人通筹俄约事宜 呈请外务部代奏书

贾恩绂等

为俄索难允，联拒皆非，乞以理抗，暂救瓜分，恭呈代奏，仰祈圣鉴事：

窃举人等籍隶畿辅，沐恩最先，而俄祸猝发，亦较他省为最危。近各报纷载，俄要七款以索东三省，又索蒙古，又索西藏，国事日棘，危亡洊迫。各省士子，援匹夫与责之议，为同仇御侮之谋，纷纷上书，忠义愤发，举人等亦何待赘言。顾谋国贵出万全，而大计不宜孤注，私心窃计，以为拒则祸远，联则祸迟，两祸并形，一无可取。谨先举众议之非，继贡其一得之愚，惟我皇上之所采择。

近日朝野多以拒俄为言者，举人等窃不谓可。俄自去岁内乱纷起，其政府设计，谓非起衅外邦不足以消内患，各报宣传，已非一日。是俄之志在得衅也决矣。英、日、美之干涉苟力，俄料必败，必不坚持，有改而挑衅于弱国耳。我东方之最弱者也，峻拒启衅，固彼所求之不得者也。我版图之接俄者，既不止于东省，英、日之干涉我事者，仅能争及海权。俄既不得于逞于东矣，乐得借我峻拒之言，持以为宣战

之据。浸假而夺我蒙古，可奈何？浸假而攫我新疆，可奈何？浸假而扰我西藏，可奈何？我之拒也，徒托空言；彼之发也，旋收实利。彼英、日者，诎不知强俄坐大，彪虎生翼，异日駸駸东下，或莫我御哉！顾西方之关系较轻，而当前之战祸较近，人情溺近而忽远，俄以暂置东省者缓其心，而以鲸吞中亚者拊其背，英、日此时，必有迟疑不决者，而数万里之幅员，已森入俄人之手矣。从此瓜分平权，在在效尤，一言丧邦，莫此为甚。俄之不可拒也如此。

朝野又有以联英、日为言者，举人等窃不谓可。联盟者，与国之所有事也。天下无强弱悬殊，而人肯与之联者，以褐宽博而友君相，岂曰非荣，其如君相之不我顾！何也？近人屈计武备，通国快枪不过五万支，固无以为拒矣，亦何恃以为联？战衅不开，则联盟之说徒取辱于列强；万一有事，则不待彼之联，彼早以联迫我。其实非联我也，欲索我兵费、粮饷以支应其军需耳。夫六百兆之旧债未偿，更加之厉，不必言联言拒，而四百兆之人民，固将群死于债台之下，而国非其国矣！矧夫英、日败而俄祸之惨我当之，英、日胜而索报之无厌我任之。斯民无辜，历遭洗劫！况乎此言联则彼以为拒，联盟之虚语未终，西邻之责言已至，又何以应哉！英、日之不可联也又如彼。

联拒皆失，然则其坐以待毙乎？是又不然。天下虽有虎狼之国，不经地主允许，从无侵占尺土之事。平时之威胁则有约，战后之划地则有约，约也者，所以表地主甘受羁制之实者也。约成矣，虽有公法莫为讼直，虽有友邦难为仗义，谓其所受之屠割乃所自为，无足哀也。故曰：国必自亡而后

人亡之，家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旅人之据，满路之开，密约其不可悔矣，今复得陇望蜀，并吞半壁，我此际之可恃者无他，惟此方寸之甘不甘耳！我而甘也，则数百万方里之人民，呼号鼎镬，宛转刀俎，固其所矣。若犹不甘，则有可亡不可允之说在。

按各国公法，授受土地，权不自主，则坚不承允。此例号为普鲁打士。伏乞皇上诏示中外，谓自今以往，凡有强索寸土者，永不允许，作为外交定例。则且明告俄人曰：我当积弱，誓不开衅大国，然大国不遵公法，强索土地，此约亦万不可得。倘以见索不允之故亡我灭我，惟命是听不敢角。则且以此情遍告欧、美，请局外公断。则且以此情急告英、日，谓俄索土地，我已誓死不允，以保东亚太平之局矣。两国若与俄违言，不必以东省为藉端；我亦不敢不守局外，以释俄怒。盖我分所应为，已能自尽，不敢显亲两国，以招俄怨，当亦贵国所深谅也。于俄则以死不立约者绝其覬望之心，于英、日则以不敢扶同者以预防噬脐之祸。不拒不联，继以不允，然后将满、蒙各地请于各国，开作万国通商口岸。英、美素持开放门户主义，此举若成，尚可定东亚平衡之局，必有群起而助其成者；我亦乐得藉此苟延，以蕃殖人民于北方矣。

虽然，俄之恫喝，在所不免也；我之定力，不可不坚也。国虽残暴，不能因人之不允我索而遽行开战之理，俄虽无道野蛮，尚不至如此也。纵令多方恫喝，不过强颜作势，冀我柔脆不禁挟制，以乘间攫取利益耳。乃彼之恫喝以虚势，我之坚持以公理，百折不挠，久将自失。故舰泊大沽，勿惧

也；兵发北京，勿惧也；都城侵占，勿惧也。国体可辱，社稷可亡，而求一画诺以赠送人民于涂炭之中而不可得。凡有血气，闻朝廷之重民若此，其不生尊君敌忾之心者，岂人情哉！如是则国本立矣。非然者，以有限之土地，应无穷之恫喝，捐亿万之生灵，释一朝之恐惧，乃起视外部，而恫喝又至矣。天下皆知一己之身家性命，未卜何时终为朝廷暂释忧惧之资，不待强族瓜分，有土崩瓦解焉耳！

所幸公理可恃，英、日可援，以永不赠送土地者以杜俄口，然后假英、日、美之力，以自请开作万国通商口岸，不留余地以生窥伺。有英、美牵掣，俄必不得大逞。彼都城再陷之言，不过究言无道之极耳！度俄亦未必至是也。伏惟皇上坚忍力持。转亡为存，在此一举。举人等不胜惶迫屏营之至！谨禀。（《大公报》编者原注：联名约四百余人，限于篇幅，不及备录）

《大公报》，1903年6月2日、8日

*直隶人士致函张之洞

直省士子等联名四百余人通筹俄约事宜，呈请外务部代奏，其稿已登报首。闻此外又有公致张香帅一函。大意谓满、蒙为黄种命脉存亡所关，断难轻弃。并言此后凡割让、租借等约，宜从此誓死不允，勿再断送四百兆同胞于盖印、签押之举。语颇切挚云。

《大公报》，1903年6月3日

江 苏

常熟殷次伊传（节录）

丁初我

（次伊）今夏复至沪，与爱国学社诸同志谋扩强改进之业。居无何，革命党狱起，社会大骚动，次伊愤然曰：“牺牲一身，保社会，伟男子事也。”即谋东渡，投身义勇队。由汽船归里，请命于家庭。舟中孤愤勃发，热血全涌，筹思苦迫，以为不自由，毋宁死。舟甫发，纵身跃入江浦，流急下，群力施救，逾时获其尸，次伊之国魂已随江流而逝矣。

次伊生之年，二十六；次伊死之日，癸卯闰五月九日（1903年7月3日）之夕。

《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①

① 原刊如此，有误。

福 建

*海 滨 公 会

近日俄事起，东京学生设立义勇队，福州志士闻之大感动，遂合开智会、益闻社、崇实会，共组织一海滨公会，议编义勇队。……海滨公会成，东文学堂学生闻之，亦感奋，日开演说会，练习兵操。

吾闻海滨公会诸君，谋别立出版部，自刊杂志，以为输送文明机关，吾闽学界自此以往渐且发达。

福州一学生：《福州学界之蠢》，《国民日报》，1903年8月14日

俄事起，海内志士，悚瓜分之祸弥亟，因各为集会结社，冀以开通其国民，培植自强之基。黄^①乃组合同志，建设海滨公会，研究学问，讨论国闻，固无所谓革命流血也。无何，众闻其事而大噪，走集相告，指海滨公会为革命会。先是公会之发起，曾借高等小学堂会议一二次。赵骇极，以祸将及己，声言欲上禀侯官县某令，告发其事，且拟退还官款。后经众慰解，且明晰辨白以公会决无革命举动，赵乃

① 黄展云。

止。然自是公会会员，偶涉足于高等小学堂者，赵与众咸侧目以视，辄造蜚语于外，计不破坏海滨公会不止。

福州一学生：《福州蒙学堂小历史》，《国民日报》，1903年8月23日

记 仇 满 生

仇满生，福建侯官人。生平持民族主义，立志倒满洲政府，故自号仇满生云。

仇满生既负大志，以为方今非合群力，不足以举大事，于是肄业于福州东文学堂，冀得交结志士，共图大举。然闽士性质，率近保守，且其程度无有能及仇满生者。仇满生落落难合，惟与其同学林君志钧、程君树德相友善。二君于今年三月渡海，至日本。于是仇满生在闽益孤，乃亦谋东渡。

五月上旬，道上海。值俄事起，东京留学生组织义勇队，而仇满生之友程、林二君，亦投身义勇队本部为部员。上海社会大激昂，日为集会运动。仇满生既痛时局逼迫，自分瓜分在即，生平欲为克林威尔、丹顿、罗拔士比，亲鞠查理斯第一、路易十六世之事，此志恐不克达，毋宁牺牲！吾自蹈东海死，冀东京留学生及吾亲密朋友，闻吾事有所感奋，则他日能竟吾未竟之志者，正自有人。且恐义勇队及本部部员有怀惧而不肯遂死，或中途变计者，已则先为之倡导。

乃于十四日（6月9日）乘西京丸赴东，船抵马关。仇满

生操闽音，与船客语甚久。客山东人，不能闽语。仇满生因乘梯出上舱，客尾其后，见仇满生望海而立，张目四顾，少顷，遂奋身跃入海。时波浪汹涌，船主命停轮，投救生环数四，而仇满生不肯复活，但见如山之浪，澎湃砰訇，掠船而过，仇满生即葬身于此大浪之里，飘忽以去矣！

先是仇满生在沪，以书抵林君棨，告以某日当至横滨。及期，迄之不至，惟喧传西京丸邮船过马关时，有蹈海死者，自称仇满生也。于是，程、林二君贻书会馆征其事，久之，乃得仇满生死状。东京同人闻之大感动，咸就程、林二君叩仇满生生平。

六月一日（7月24日）〔金〕曜日，仇满生同学发起为仇满生开追悼会于日本东京牛込清风亭。是日与会者仅二十许人，然皆表同情于仇满生者也。程君树德首出席演说，先述仇满生平日志行，次揭明其蹈海之故。语甚激楚，合座凄咽。继林君志钧宣读祭文。林君与仇满生交最稔，故其祭文累数百言，情辞俱挚，而复出以悲壮之音，闻者咸为歔歔。宣读既毕，刘君崇杰起，命众整列，向所设仇满生之位，行三鞠躬礼。礼毕，合与会二十余人，共撮一影，以为纪念。浙江留学生监督高君凤谦亦来会焉。

仇满生年三十余，足迹未尝出乡里，故即以今日如荼如火之学界，亦无有人知仇满生者。其生平学业志行，程、林二君，皆能道之。书此以告世之欲为汉种国民作传者。仇满生姓陈，名鯤。

湖 南

湖南学界之风云（节录）

此事之起，即在俄约逼迫之时。东京、上海，志士集议，风说达于湖湘，少年皆震动。抚院赵尔巽者，号称开通，闻此影响，曾亲在明德及师范馆演说，令两堂学生之明达者，分至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演述中俄之状况，以激士人之爱国心。于是学生益奋起。沈明煦辈，偶议领枪练队，预备前敌，从之者甚多。

《国民日报》，1903年9月30日

河 南

* 开 演 说 会 被 阻

王人杰^①因东三省之风潮骤急，联合同学之有志者，欲在河南省城二曾祠开逐日演说会，提倡内地昏顽之民族，一变其性质。事未举而张人骏知之，五月六日（6月1日），冒雨促王人杰北上。

《第一次调查河南高等学堂》，《国民日报》，1903年10月7日。

^① 王人杰，河南高等学堂学生。

第 三 编

一九〇三年十月至一九〇五年

【说明】沙俄帝国主义“交还东北”的甜言蜜语很快就被证明为谎言。

一九〇三年五月二十日，尼古拉二世召集御前会议，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九月，沙皇政府将七项侵略要求合并为五条，重新向清朝政府提出。十月三日，尼古拉二世宣布停止同清朝政府的谈判。同月二十八日上午，沙俄马步兵、炮兵一千余人，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各署第，升起沙俄旗帜。

沙俄帝国主义就这样自己揭穿了自己。

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为了打破沙皇俄国的独占，重新分割中国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两国的支持下突然袭击了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沙俄帝国主义加紧吞并活动，要求清朝政府的东北地方官吏遵守“俄国训令”。

将捐税缴于俄国政府，中国军队受俄国调度，奉天的中国人全部迁往城外，城市让给俄军驻扎。

为了保卫东北，自沙俄侵略军强行闯入奉天之日起，拒俄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

*锦 辉 馆 大 会

一

阳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对俄同志青年会于东京神田锦街举行大会，会者千余人，其二百人为中国留学生。（以上译东报）

《大公报》，1903年12月5日

二

从日本回来的人说：日本政府，近主联俄瓜分中国，他们的民党不以为然。说这东三省的事，就是黄种存亡的事，若把中国瓜分了，日本虽得一两省，终久不能独存。大家都说，对付俄国，要用强硬的手段。有一天，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开对俄强硬青年大会，那时候，我们中国留学生也在锦辉馆开秋季大会。他们的会员来会演说，教中国人个个用强硬手段对付俄国，非杀到四万万人不留一个，总不要退让，日本同中国合兄弟一样，唇齿相依，大家共保黄种才是。演说完了，又请了二百多学生到他们会里旁听席上，听演说去。那时有十几个巡捕，在旁边看着，禁止说激烈话，

那里挡得住呢！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7日

学 生 爱 国

东京弘文书院系文学士嘉纳君所创，专教育中国学生。诟自阳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来，中国学生并无登校受业者，各学堂生徒登校者亦稍减少。各校办事各人诧异之余，查问情形，乃知学生等风闻日俄商酌满洲问题，拟将中国宰割分取，欲讲究应付之法，各校生徒会同某处，蹙首议论，势甚汹汹。于是各校均由校长一律淳谕，谓系讹传。自是学生登校如故，皆安本分，绝无惊慌之态云云。（以上译日本报）

《大公报》，1903年12月9日

• 又有编立义勇队之议

接日本来函云：近日俄日之事，谣传更甚，谓各国已有密约，如俄独占东三省，各国即行瓜分之举，只留直隶一省为中国所有。且云各国已派总督即日来华，以仿俄国于东三省之例。此言出于前农务大臣犬养毅，恐非无因之谈。留学生闻此，纷纷求退学内渡，留者又有编立义勇队之议，终日

至使署商量，杨钦使应接不暇。

《大公报》，1903年12月27日

·蓝天蔚与义勇军

宁 武

吴（禄贞）蓝（天蔚）二人，以前在湖南是华兴会的革命骨干，也都是军队中初级军官，到日本留学，入了日本士官学校。日俄战争爆发，一些中国留学生都很愤激，曾由蓝天蔚领衔，吴禄贞、张绍曾副署，拍电报给清廷，提出返国组织义勇军对俄军作战，勿须日军到中国驱逐俄军等倡议。清廷复电，拒绝他们的倡议，只说本朝要守局外中立，并令蓝等安心深造，后有重用。

《东北辛亥革命简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
中华书局1963年版

天 津

天 津 访 函（节录）

此次俄人重占奉天一事，不独天津人尽知，且远在天津南方各地之人亦尽知之。有咎北京政府酿成此祸者，惟彼等尚未申明其意见。有数处之人则其心恨外人更甚，彼等咸痛诋俄国，谓中国拒俄，其时已至，故天津各处之民心颇为不靖，此等情形与北地商务大有关碍也。（译十月初七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3年11月26日

上 海

对俄同志会广告

同人拟组织对俄同志会，以研究对付东三省问题之法，阅报诸君表同情者，请开姓名、住址，投函上海新马路华安里七百〇三号《俄事警闻》社报名，以便议事时函请出席。

《俄事警闻》第1号，1903年12月15日

对俄同志会

这会是去年十月设立的。因为俄国占了奉天，各国要实行瓜分的政策，那时全球各国，都是留心这桩事体，独有我们中国人，还是一箇箇睡在鼓里，一点不肯留心，也没有商量出好法子去抵敌俄国，任他在东三省那边横行。当去年四五月间，也曾闹了这事，那时候我们中国人在日本留学的叫做留学生，却也很觉得过不去，大家聚议，起个义勇队，要想去打俄国，共总签名愿去的，约模也有一百多人。又派了两位特派员，去北京运动政府，运动袁世凯，后来政府、袁世凯都运动不成，两位特派员打个圈子回来了，义勇队也短

命散了。但是事体虽然不成功，却也热闹一时，大家觉得精神也有些振作。

等到去年下半年俄事正在紧急的时候，可巧留学生的热度都低下来，再也不能起义勇队了。上海各位明白人，实在看不过，因此组织一箇对俄同志会，在愚园会议一次，签名的也有一百多人。又出一种机关报，名叫《俄事警闻》。报的宗旨，无非是倡导国民，叫他实行对俄的大事。办了两箇月，虽然不见有什么对俄的实事，但内地的人心，到也藉此感动了许多，因此明白的却也不少。

《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年3月31日

·俄事警闻社广告

同人因俄占东省，关系重大，特设《警闻》，以唤起国民，使共注意于抵制此事之策。社员见闻浅隘，不足为全国耳目，阅报诸君如有要闻，迅请寄示，俾得刊入报端，普告全国。

《俄事警闻》第1号，1903年12月15日

·俄事警闻社征文广告

本社拟为各种社会代筹其能尽之义务，著之论说，以备

采择。同人不才，谋虑难周，阅报诸君，有熟悉此各社会情形者，请撰寄本社，当陆续选登。题目如下：

普告国民（一文言，一白话）告政府 告外务部 告领兵大员 告各省疆臣 告驻各国大臣 告驻俄国公使 告前日拒俄会会员 告义勇队 告留学生 告中国教育会 告身任教育者 告学生社会 告各新闻记者 告各书局之编译者 告革命党 告立宪党 告保皇会 告厌世派 告和平变法派 告守旧党 告州县官 告洋务人员 告幕友 告各省绅董 告科举家 告村塾师 告文人墨客 告道学先生（以上文言） 告全国父老 告全国儿童 告全国女子 告农 告工 告商 告寓南洋及美国商人 告寓日本商人 告各会党 告马贼 告各省富民 告候补官 告捐官者 告将弁兵丁 告小工 告渔 告江湖术士及卖技者 告娼优 告无业游民 告乞丐 告吃洋饭者 告出家人 告媚神佞佛者 告作善举者 告阔少 告教民 告仇教者（以上白话）告东三省居民（官话） 告北京人（京话）告湖南人（湖南白）告江、浙、福建人（白话） 告广东人（广东白） 告满人（官话） 告蒙古及西藏人（官话）

此外如有崇论宏议、诗歌、小说，凡关涉俄事者，不拘体裁，均请惠寄本社，刊登报端。幸甚！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6日

告 农（节录）

《俄事警闻》社说

照现在的有学问人讲起来，这些田地，都是公产，不种田地的人，没有可以霸做产业的。因为田地上出产的，全靠人的力气加上去，若是不去耕他、耘他、把肥料培壅他，那产出来的都是莠草刺柴，不能养人的，这些田地就一个钱都不值了。加过人力，这个田地才得有价钱，怎么可以归不加力的人做产业呢？但如今这些田地，大半归了财主、乡绅作产业，要种的人，反要听他们的指使，种出来的东西，反要分给他们一半，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是从前两种的人合成一国的缘故。比如一种的人，开垦荒地时，那个人种的，就是那个人的田地。后来另有一种人，夺了这一种人的田地。照那时候蛮野的法子，就可以把前一种人都杀尽了，他因为怕没有人种田地，所以留着，就叫做奴才，替他们种田地，种出来的东西，都归他们，略略分点给奴才够养活罢了。他要是分田地，奴才也跟了分去；他要是卖田地，奴才也跟了卖去。

后来因为奴才，勤也是这样，懒也是这样，自己总没有好处，总是偷懒的多。那种业主，深晓得用奴才是不便的，索性把奴才放了，雇了人来种。今年这个人种，明年可以换那个人种，或给他工钱，或分给谷菜，但分给他的比奴才是多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主子和奴才的等级，有田地的，叫做

业主，种田地的，叫做佃户，就同彼此做生意差不多了。……

这不是一朝一夕做成的，要改过来很难。要你们做佃户的，都识字，都明白道理，都知道前朝后代的事情，自己想法子不肯给业主做奴才。业主呢，也明白道理，知道一个人，总要劳苦了才可以享利，不好白吃现成饭的。那时候自然各处田地，都是归了公，你们要种就种，种来的东西，除了提多少归入公中用款，余的都是你们种的人享受了。那时候公中应该有多少用款，田地里的利息，应该提多少，都要大众商量过，你们都有主意，不好同现在的硬派了。

但这时候，顶可怕的，就是忽然又有个外国种的人，把我们中国地方夺去了，他硬要做了主子，把我们中国人都硬派做奴才了。那时候你们重新又要作从前的奴才，吃苦的了不得，不知道何年何月，再可以除掉他们这种业主了。……

现在俄国夺了我们的东三省，我们不想法子去夺回来，他们各国大家商量，要把我们的地方分，商量一定，你们不论住在什么地方，就统统是奴才了。现在趁他们还没有商量妥当，我们赶紧想法子，把俄国夺去的东三省夺回来，他们各国也就不再商量分的事情了。这一件事，我们全国的人都应该出力，但是和你们的干系比别种人加倍紧要，你们又是实在有当兵资格。从前周朝时候，种田的人，都是三季种地一季学武的，就是前几年江南、湖北招新兵，练洋操，都说是要招向来种地的人。因为你们是劳苦惯了，兼且从没有吃鸦片、赌博这些坏习气，所以当兵是顶相宜的了。

现在是冬天，你们谷也收了，菜也割了，正是大家坐在草蓬底下，讲讲闲话的时候。你们顶好大家合起，请几个懂

兵法的人，教教你们兵操，再请几个明白的读书人，教教你们粗浅的文理。你们人数本来多，要是本领也好了，道理也明白了，只要肯拚命去一打，俄国自然打退了，各国也不想再夺我们的地方了，你们的地位也就很高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想个把田地归公的法子。虽然皇帝也不能不听你们几句话，不要说现在的官和那乡绅财主了，他们的差役和底下人，那更不必说了。这是你们自己很有干系的机会，万万不要错过了啊！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告小工（节录）

《俄事警闻》社说

世界上顶有力量的，就是你们一流人啊！你想世界上凭你土地什么样多，本钱什么样多，机器什么样多，要是没有人力加上去，就想造一点点东西，也是造不出来的。他们有土地、有本钱、有机器的，又都是娇养惯了，不会用力的，就是他果然能用力，有几个人呢，也是不中用的。所以你们一流人，是世界上顶不可少的。所以有许多明白的人，说是土地啊、本钱啊、机器啊，都是应该归你们随便使用的，他们把这些占据着，不许你们随便使用，是和强盗差不多的。但现在他们已经占据了去了，要硬教他们拿出来充公，还做不到。所以你们一流人，天天替他们同牛马一样的做，得到

的赢钱，都给他们享用了。你们辛辛苦苦赚了他几个工钱，还不够过日子，他们还要加添做工的时候，减少工钱，真要逼到你们无路可走了。

我听得西洋的小工，常常为这些缘故，结起队来，和这些有本钱的人闹了。闹起来，就把他的房子也烧了，人也打了。官场总是帮有钱的人，又且看闹得太凶了，那就派了兵弹压，拿几个人办一办，就没有事了。后来这些小工，知道瞎闹是不行的，后来就一点不闹，单是齐起心来，大家并着不做工……从此小工渐渐有力量起来，联合的也渐渐的多起来。他们要这么样，有本钱的不敢不依了。所以每日做工的时刻也有限制，工钱也不能很少，也有存良心的人，把他们的工钱每月提点做本钱，积少成多，小工也渐渐有本钱了，所以西洋的小工渐渐有好景象了。

但总是小小的结果，还不能十分圆满的。所以他们还是一天一天的在那里想法子，把自己一流人都联合起来。他们不但一国里联合，连外国的也联合。有一个会，叫做万国劳动同盟，里边的人不知多少呢！他们想一个法子要办就办得到，他们遇个仇人要杀就杀。如今西洋各国，无论什么样厉害的皇帝和做官的，什么样有钱的人，都为这一件事情日夜劳心，想不出对付的法子。恐怕不久就要把西洋各国的土地和本钱和机器，都要归做小工的主人翁了。我想你们这一流人，不是世界上第一等有力量的么？

但是我们中国的小工，竟是一点没有力量。被自己国里的人用了，受本国人的克剥；被外国人用了，就受外国人的克剥。动也不敢动，真是同牛马一样。……这都是自己不会

联合起来缘故。

如今更有一场永远不能翻身的大祸临头了，就是俄国夺了我们东三省，我们不去要回来，各国也都要夺我们的地方，我们中国的地方，都要归外国人了。你们听我这个话，一定想我们没有产业，不怕外国人抢去，中国人那里也是做工，外国人那里也是做工，怕什么。你们不知道，外国人的地方，是不准我们中国人做工的了。因为他们小工的党，虽然有叫做万国联盟的，但是专指白种人说的，我们黄种人不在内。因为我们黄种有个脾气，甘心少拿钱，多出力，到他们地方去，坏他们的规矩，他们看了我们这种人，同蛇蝎一样，恨不得统统杀却呢！我们广东、福建两省的人，到美洲，澳洲做工的，受欺待的了不得。并不是他们有钱的人，不要我们当工，正是他们国里同你们一样的小工，在那里作怪呢！你们一面要学他们的法子，自己联合起来，做到国里头顶有力量的人；一面还要先想法子，打退东三省的俄国人，叫各国不来夺我们的地方，不叫外国的小工来夺你们的生活。不多几年，你们就有好日子过了，不似如今的苦了。

《俄事警闻》，1904年1月10日

告 会 党（节录）

《俄事警闻》征文

唉！列位，你们的义气是我最佩服的，你们的豪爽是我

最崇拜的。我尝怪中国弱到这般地步，睡的睡了，昏的昏了，死的死了，单有你们诸位，提着一副刚肠，仗着一身侠骨，蓄着一腔热血，天不怕，地不怕。妙呀！就你们这种气概讲起来，真正是军人的资格哩。……

俄罗斯既然占了东三省，现在日本要同他开仗。若是开仗来，无论那一国胜的，这块肥肉，总归是别人的了。东三省既然归了别人，那长江一带也是最好的口味，难道他英国便是吃素的么？福建、浙江，也是很不错的，难道日本、意大利便不想下筷子么？还有那热腾腾的山东，德国总不肯放松的；香喷喷的两广、云贵，法国总是要吞下去的。这样说来，中国的地方，都要被外国人分去的了。……

所以我替你们仔细想想，莫如此刻统统联络起来，去同俄罗斯拚命打仗。但是联络的时候，须先从内地结合起来，一面备着军械粮饷，一面先差一个能干的人，到东三省去联络那一班同俄国做对的好汉，就是他们叫做马贼的。听说你们里头，规矩是一样的，声气是很通的，你们去联络他自然很容易的了。不过联络成功的时候，这边的弟兄们，须要陆陆续续，暗暗的过去，到了那边就合拢起来，拼命的抵敌俄国，务要把我们东三省夺回来，把各国看个样子，叫他们觉得烫手才好。……

至于叫你们把内地统统联络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广西、云南那一班好汉，他们军械是有的，粮食是足的，而且人人都经过阵的。这也是顶好的一条路，要是南北好汉，一齐合拢起来，莫说是一个俄罗斯，便是十个也不怕的了。

列位呀！我看你们平日的行为，是很想做点事的，难道

这个苗头，还没有看得出么？倘若你们现在已经预备，那是很好的了；若还没有，须要快些动手。我这里造着一面得胜鼓，制着一张独立旗，还要替你们壮壮行色哩！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9日

谨告全国之女子

慕雄女子黄芬慧

姊妹其思之！慧一幼女，才疏学浅，少见寡闻，岂敢肆然于我二万万众姊妹之前，提笔妄谈，以貽笑方家？然时局急矣，将死之言，岂能终闕，敢不辞不逊之咎，而为一言！

我国之弱之危，我同胞皆知之矣，我女同胞亦知之矣。既知之，何不设法以救之？其法如何？以阻止强俄蚕食我土地为第一。

慧知诸姊妹见之，必笑慧为痴为愚，以为俄者虎狼之国，政府尚不能阻，况我等柔弱之女子乎！慧亦深知此事诚非容易，然诸姊妹岂不闻数年前张园演说之薛锦琴姊妹乎？薛姊妹亦吾同胞之一也，彼以俄约一定，瓜分即成，故痛陈利害，以致集资电争。密约不成，此功之首，非薛而谁？至于今日，则非电争所能阻矣。慧之愚见，惟祈我二万万同胞姊妹，自今日始，请将各位日费零用，略省一二，日积月深，便成巨数；更劝各位之父兄子弟等，悉一心拒俄，则亦于筹饷练兵，非小补也。夫列强之所以欲瓜分我而尚迟迟者，畏

我人民之众耳。使我二万万女同胞，意不能设一策，则我人民四万万已去其半矣。男女平权，岂分彼此，愿我同胞姊妹其思之！

《俄事警闻》，1904年2月1日

拒俄的好机会（节录）

《俄事警闻》社说

前天报上，说的《俄国革命运动之秘书》一则。原来俄国国里，革命党是顶多的，常常要想革命。起先做革命党的，大半是学生与农民，到后来那工人也就大半入了革命党。俄国政府因为要办这个革命党，也派了许多侦探、许多警察去防备他，但是那革命党势力极大，随便怎样，总不能够遏住他们。弄到无法，只好在外头吵吵闹闹，今天做那块的铁路，明天占那块的地方，那外交上面，弄得热闹起来，以便使国内人民，都留心到外面来，那革命的事体，自然平静了。这是俄国政府的妙计。

起先的革命党，也被他骗住了，到了如今，那革命党一天一天厉害起来，连军队里头，都是他的党羽。你看昨天报上登的专件一篇，就晓得那革命党的势力了。俄国的革命党既这样厉害，他要想与别国打仗，那革命党自然趁这机会，大家都要出来干那革命党的事情。譬如中国官场，往往说长江一带的会党，遇了国家有事，这般会党，都要乘机窃发，

又说什么要先事预防。那俄国的革命党也是这样，所以俄国若与别国惹战，那般革命党一定要在他本国乱起来，而且那般军人，既然也有革命党在里面，自然各怀异心，不肯替俄国政府出力打仗了。我们中国虽然不及俄国，但他们既然有了这样情形，我们打他就不怕没有把握了。这是拒俄的第一好机会。

……现在日本这样强，又这样恨俄国，我们不打俄国，他都要打的。难道我们打了俄国，他偏不来助我们吗？就是英国，他也很不喜欢俄国的，那英国又是与日本联盟，他也一定助着日本了。日本助我，英国助日本，这个仗打起来，比义和团妥当得多哩。这是拒俄第二好机会。

《俄事警闻》，1904年2月6日

时 事 问 答（节录）

《中国白话报》

一

你做农田的辛苦，我兄弟是晓得顶详细的，你被那县差勒索，吃亏不少，我兄弟也是晓得顶真的。不过你们也有个大毛病，被人家欺负，不想法子去抵制，只想巴望人家开恩，他若不开恩，你就没有法子。这岂不是奴才么？如今的世界，总是强者为王，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看那外洋各国，他那一般种田的人，都结成一个大党，皇帝待他好，他也客

客气气的，把粮完给他。因为这完粮两字，是做百姓的本分，百姓爱国家，不能够不完粮给国家做事。但是粮是完了，倘使那官府们，把粮吞在荷包里，并没有做出什么好事利益百姓，那就是他对我们百姓不住了。我们就大家公约，不把粮完给他，这是一层。还有一层呢，百姓有完粮的本分，就有应得的利益，譬如出钱买东西，我们既出了钱，他那东西就应该给我们了。他拿东西给我们，不是他的恩典，是我们用钱买来的；他不拿东西给我们，就是他的良心不好，我们就可以与他拚命争了。你今把粮完给他，却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这岂不笑话！所以外洋各国的农党，那势力顶大，皇帝是顶怕他的，因为他这一般的人，若不完粮，就可以制皇帝与官府的死命了。你如今不去学外洋的农党，却要天天情愿受苦，情愿吃亏，还要巴望皇太后做万寿布恩典，把你粮税减轻。你可晓得现在日本与俄国要打仗，各国也要来瓜分中国，皇太后还打算去陕西避难？你们还不赶紧趁这机会自立自强，将来吃亏，只怕还要厉害呢！

二

你看外国的工人，他无论哪一项的工，都有结成一个工党。这工党的势力，说起来也很可怕的。他做了工，那工价都是大家议定的，若是那工价太薄，不够花销，就要把工停下来，大家再议一定价目，总归自己做主。那些有钱的财主，开铺子的老板，都不能够压制他的；就是那皇帝官府们，若有一点得罪他，他便罢工，大家合起来，与那皇帝官府作对，总要赢过他们，才从新把工艺来做。你想那工艺一

天不做，国里头岂不是就缺了东西，他们那些斯斯文文的，只会说大话，装面孔吓人，那里自己会动手做工呢！所以没法，也只好垂头下气，听凭那工党主意，不敢不依的了。

唉！外国的工党，这样有权有势，能够制皇帝官府的死命，中国的工党，却要这样可怜，这真是笑话了。如今不要说，换了一个新年，你们就妄想过好日子，现在日本与俄国，因为要争我们的东三省，两边已经打起仗来，这事与我们中国顶有关系的。各国趁着这时候，都要来瓜分了。中国各地方会党，也都要乘着机会闹起来了。你想今年的中国，可有太平日子过吗？你这做工艺的，还有工艺给你做么？照这样看起来，只怕你们今年，比去年还要吃亏了。

依我愚见，不如趁这时候，你们大家，也学着外国工人，结成一个大党。中国若果没事，你们有了党，以后也有了势力，可以挟制别人；中国一旦有事，你们就可以先出来替国家保护土地，或是拚命去打退俄国，将来才有太平日子过哩！

《中国白话报》第5期，1904年2月16日

对俄同志女会广告

本会设于上海大南门外宗孟女学堂内，现已筹集款项，公定章程，所举议长、议员皆为女士。如有女界同志欲入会

者，请开姓名、居址函达，以便议事时传单奉请。

对俄同志女会启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2日

对俄同志女会之议案

对俄同志女会，发起后已开会议数次，公举福建郑女士素伊、上海陈女士婉衍、章女士同雪三人为总议长。郑女士独力捐银三千元为会费，于上年十二月初五日（1904年1月21日）又会议于宗孟女学堂，将会中要事，逐条提议。总议长创议宜先设中国赤十字会，诸议长、议员同声赞成。陈婉衍女士将赤十字会一切历史，演说一过，诸议长、议员，皆拍手称颂，踊跃欢呼，谓中国一旦有事，愿赴战地云。由诸议长议定应行先办之事五条如左：

一、拟办西文信，布告瑞士等各国。

一、拟仿旅日商人孙淦等故事，布告各督抚及外务部。

一、拟派专员前赴日本，与日本赤十字会联络。

一、拟于宗孟女学堂内，添设医学科，聘医学女教习，讲求速成医学。

一、拟先行购办疗伤药备用。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6日

女 界 义 侠

闻福建郑素伊女士致陈婉衍、童同雪两女士书，谓所创对俄同志女会办法凡九条，其中第二条为访求侠客，实行暗杀，并声明曰：如有应募一试者，不论成败，素伊愿倾家百万以酬之。素伊虽属巾帼，颇知大义，如值加赋，虽一钱亦不应也。素伊久已敝屣一切，知我罪我，毫无所畏，有欲与素伊为难者，素伊以一身担任之，决不累及亲友也。

《女子世界》第4期，1904年3月

对 俄 同 志 会 广 告

本会同志以时局迅变，非复可以对俄二字为吾人唯一之责任。特于念七日（3月13日）开第二会议，提议改良，已由大多数会员议决，改名为争存会。因是日会员有未到者，特此广告。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4日

争 存 会 广 告

本会即对俄同志会之扩张，以养成国民资格，抵制外界

压力为宗旨，已由全体会员委托警钟社社员草拟章程，再开大会，以多数决定之。各会员如有意见，请于七日以内投函本社，以备斟酌。念七日（3月13日）未与会议诸君，如不愿与于争存会者，亦请于七日以内投函本社声明。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4日

争存会之宗旨

《警钟日报》社说

昔项羽被围垓下，闻四面之楚歌而大惊。呜呼！吾中国今日之现象视此矣。列强眈逐，环伺吾侧，徒以一阻于均势，再慑于民气，潜胶窃削，不敢公然发难耳。独彼俄人，特具蛮力，不惮骤攫满洲，以为各国倡。而其利害之点，又适与日本相冲突；又以商务之通塞，外交之向背，公法之评准，独使俄人陷于公论不容之地位；而列强之视线，遂集中于满洲之一隅，以观吾国之举动。于斯时也，吾诚声俄罪而痛击之，以收回满洲之主权，则各国之视听皆将为之回易，而势力范围之策为之废。结一而万毕，诚国民自振之机会也。

于是吾党有对俄同志会，冀以联合群流，同赴目的。德薄知疏，不见信任于社会。方事之殷，签名与会者，乃不及二百人。以视日本对露硬青年会，列席三千，政府视若敌国，度量相越，何其远欤？义勇之军、侦探之队，徒抱虚愿，一无表见，所借手者，区区《俄事警闻》之报告而已。

吾党生性简直，不愿为虚矫之词以欺世。现象如此，未可归咎于吾党之罪，抑社会之罪也。而返观社会之新现象，则自日战胜俄，而倚赖异族之根性益以滋长。学生之与灯游也，商人之贺新舰也，横滨居留者之归化也，恬然不以为耻。其自命为上流社会者，亦以捐集微款，恤彼伤兵，为今日无上之政策。岂以日本人为我击俄，我以此虚言贺胜，薄物犒师，遂足偿佣雇日本之值哉？毋亦谚所谓锦上添花，以是为箠食壶浆之迎云尔。嗟乎！社会之所谓对俄者如此，服从强者之根性之深也。如此所谓对俄者，仅仅不为大俄国顺民而已，大日本顺民，则固已为一般社会之所承认。

日本者，西欧、北美各国之后进也。日英同盟之成立，日本狂喜扑舞，几如吾国人及第升官之状。今之胜俄，亦仅仅不为西欧、北美诸国所鄙夷已耳，西欧、北美各国之资格，终尚非日本所敢望。然则一般社会之自认大日本顺民者，浸假而得为大英顺民、大美顺民、大法顺民、大德顺民，其箠壶之迎，必较甚于今日之对日本，而狂喜扑舞，何减日英同盟时之日本人也！循此以往，则向之所谓各国势力范围者，经日俄之战，适以速其为香港、为台湾之期限焉尔。

嗟乎！滔滔者对俄之主义，则既如此矣，而吾党所抱之主义，竟不为社会之所赞成，而又决非此百余十人之力之所及。荏苒蹉跎，以及今兹。时局迅变，前日之主义，业为刍狗。吾党既不获指导社会之效，宁能依违暧昧，附和于彼滔滔者之主义乎？且吾党之对俄，手段耳，一时之目的耳，宁得以其一击之不中而牵动大目的乎？且经此试验，而知今日社会之程度，尚不适于扣槃、扪烛之扞言，而宜进以开雾见

天之确论；而吾党之主义，亦不宜专为依赖社会之计划，当有随时实地之经营。谚曰：经一事，长一智，此亦社会以饷吾党者也。

夫机会无定，主义有定，所谓彻上下、通古今之主义，孰有大于天演学之物争自存乎？吾党是以改对俄同志会为争存会。欲达争存之目的，则外之国际公私之界，内之政俗改良之见，近之农、工、商之实业，博之家庭、学校、社会之教育，随时随地，多人寡人，积极消极，无不可以尽吾党之责任，而使之归宿于大目的。吾敢以是为争存会诸同志勸。

《警钟日报》，1904年3月15日

《警钟》招股事略并章程（节录）

側身北望，天地凄怆，瓜分之祸，至无日矣！

瓜分惨说，喧传累年，列强相持，莫敢发难。俄为戎首，强占东省，诸国纷缘，大劫将至。吾侪有一瞬之生存，固当及时以求救死之策。然大陆荒远，幽隐滞闭，横目蚩蚩，如出一冶，丰屋蔀灾，不知身之将焦。此固声闻隔绝，未睹祸形，无亦传布之无具，而任其事者之无人乎？

人有重病而不求医药，必其无病病之心者也；若有人焉，告以死期之将至，则未有不痛心疾首，毀家鬻室，以冀幸而或瘳者矣。然则陆沉之民，不知灾祸之将至，此非斯人之罪，罪在吾侪既知之而无有以告之也。同人痛心于此，乃立对俄

同志会，欲以团体之知识，施于事实，以求补救，并撰《警闻》，为遁人之木铎。始于十月二十七日（12月15日）刊登第一号，颇蒙海内迎受，以为有申儆之效。特限于财用，未能遍布；且于要区，未置访事。挂一漏万，缺憾滋多。遂以十一月二十五日（1904年1月12日），经同志会全部之议决，认为同志会之机关报，并议扩张规模，改名《警钟》。兹定招股章程十条如左。（略）

发起人 陈竞全 林森（涤庵）钟观光（宪鬯）王季同（小徐）吴无病 虞东明（含章）虞和钦 汪德渊（允宗）刘光汉（申叔）黄公民 章士钊（行严）钟观诒（衡臧）林獬（少泉）吴炎汉 马裕藻（幼渔）马鉴（纪明）贝寿同（季美）黄初之 暂举主计钟观光 暂举总理陈竞全

《俄事警闻》，1904年1月30日

《警钟》发刊之旨趣

《警钟日报》社说

药所以治病也，而病或缘药而滋变；道所以降魔也，而魔乃随道而愈高。嗟乎！扣槃求日，楔舟求剑，诚吾国人之普通根性哉！宋之季也，仇辽则联金，而攫其国之半者金也；仇金则又联元，而元遂举全国而挟之以去。嗟乎！当其时，外族之凭陵者，不过此辽、金、元三族，且亦迭为盛衰，而宋之所以联之者，亦稍参自力焉，而其结果乃如是。方今列

强环伺，以其平等之势力相抵相荡，以迫而取偿于我，而我徒从其鳞爪之偶现者，乃欲以彼各国为傀儡，而以弱线牵之，使之为蚌鹬之争，以貽我渔翁之利，若无所用自力者。固自以巧过于宋哉，而其结果何如？甲午之役，绌于日本，政府则联俄以排之，又由俄以及德、法为我干涉，索回辽东，于是联俄派泰然自足曰：莫余毒也已。及乎胶、威、旅、大之事既见，而又有国事犯为外人所庇护，于是有一派竭力排外之顽固党，欲尽杀外人以为快。此亦未尝不足为倚赖外人者之药石，然其所见，仅仅有寓居国内之若干外人，而所恃者，又仅仅义和拳之蛮法。彼以为尽杀此曹则真莫余毒也已，其结果乃与之相反，而联俄党之积毒反缘之而大发。

庚、辛以来，俄人驻兵不撤，残虐无艺，我国人之稍稍有知识者，虑无不深恶痛绝于俄人。吾辈方以为此一动机也，或可因以激国民自立之精神，而进之以文明攘夷之举动，于是有《俄事警闻》之作。自日俄战讯亟，则新闻家之鼓吹排俄者，遂异口而同声矣。而国人之冥然罔觉者，姑不论其所谓深恶痛疾于俄人者，亦束手而无所为。至于日俄开战，日胜而俄败，则又泰然自足曰：俄之横暴，彼日本者，已为我惩而膺之矣，今而后莫予毒也已。呜呼！彼环伺吾侧，何一非俄，而扣槃、鏖舟之见乃如是耶？无亦非独听之者之咎，而言之者亦分其过耶？

社会至蕃变也，人则以至简单之知识迎之，如有色之玻璃然，各各吸收几种之光线，而吐其余。太阳者，以至复杂之光线投之，故无所遇而不光；言之于人也亦然。以简单之论旨投简单之心灵，其不相左也仅矣。且夫鲁酒薄而邯郸围，

举烛书而燕说起，因之与果，有不可以剂量论者。吾国积弱之因，若列强之眈逐，政府之因循，求之于外交界，其攻取迎拒之故既浩博无际矣，而其总原因，乃又在于国民之志薄而见短；而更进而求之，则远之政体、教宗之所酝酿，近之家风、乡俗之所援系，几席之近，镗铄之微，视听之娱，牙角之讼，无在非社会教育之所涵濡，而均与时局有密接之关系。诚为之解剥其内幕，穷竟其归宿，发无数平行之线，以与各种简单□脑筋相接触，使之不动于此，必感于彼，而徐以醒其自伐之迷梦，以进于同力之范围，则吾辈今日之目的，而所为扩张《警闻》以为之者也。

《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马贼之自由（节录）

《警钟日报》时评

辽阳、盖平之间，俄人修筑不暇，而马贼毁折愈多，去来飘忽，俄人竟莫如之何。駸駸乎及于哈尔滨、开原之地，虽俄督驻节所在，亦不能完密防护。然则马贼之势力可谓大矣，推其所以得如此者，惟以能自由也。

夫马贼特不完全之自由耳，而其效且胜官军百倍；若使通国皆享自由之利，其势力当更若何增进。俄人视官军如蠢物，视马贼如劲敌，然则谓中国民族皆奴隶性质，无排外之能力者误矣！

吾尤有感者，马贼为吾民族之代表，吾国民之爱自由者，

宜欢迎之，不察名实，以其称号不美恶焉，岂足语于自由之公理哉！况乎马贼以饷械之故，不得已而扰累闾阎，可以时求，可以数稽，较诸官军之磨牙吮血，肆其吞噬于无形无数之间者，尤不可以道里计。试观政府，日日言理财，日日言筹款，除赔偿国债外，皆为练兵设也，而官军之不振如此，我国民亦可以较然知其得失矣。咄咄自由，微马贼孰沿(?)争之？吾爱自由，吾不能不爱马贼。

《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

波 兰 之 志 士

《警钟日报》时评

有人夺汝之田宅，奴汝之子孙，而犹甘心受之者乎？无有也。有人夺汝之田宅，奴汝之子孙，既专且久，而即认田宅为彼田宅，子孙为彼子孙者乎？无有也。

昔者波兰全壤，为俄、普、奥三国所分，三国政策，既已视波兰土地为彼之土地，视波兰人民为彼之人民矣，而波兰之志士则尝有言曰：“吾波兰人也，非俄、普、奥之人也。”……

彼波兰志士者，二百年来，酝酿挾荡，使波兰民族人人有一波兰之新国于其脑中，如渴骥奔泉，饥鹰攫肉，不达其目的不止。不惟此也，使彼席波兰故土，奴波兰遗民者，日日有一波兰之敌国震慑于其心目，如冤魂索命，鬼伯摄魂，

欲避其袭击而不能。呜呼！波兰祖国之形式虽亡，波兰民族之精神不可亡也；波兰民族之精神不亡，波兰祖国之形式可终亡耶？彼其组义勇队，倡虚无党，既以其热血 衅最近世史，徒以积重之势，非一朝一夕所能为功耳。

然而精诚一至，何事不成？投机之会，间不容发。彼俄国者，裂波兰故土最多，压波兰遗民最酷，擒贼先王，首在覆俄。极东战云，诚波兰光复之好机会哉！编立义军，星驰羽檄（檄文亦见本号专件），乘熊蹯之触棘而突刃其腹。复百世之讎，招祖国之魂，二十世纪，必有一波兰新国出现于波罗的克之滨，吾以波兰民族之精神券之矣。然而非二百年来波兰志士酝酿抉荡之力不至此。伟哉，波兰之民族！壮哉，波兰之志士！

《警钟日报》，1904年8月8日

犹太之遗民（节录）

《警钟日报》时评

吾闻俄人于该国之犹太人，一日或杀数千人于某处，攫其财物而取之，犹太人不堪其虐，以金七百万圆助日本军，意固欲脱俄人之羁勒，而求日本之保护也。又闻居东三省之犹太人，与华工共结团体，抗拒俄兵，然而螳臂当车，于事何济？今则复为俄之陆军统帅蒯伯勒所驱逐矣。无国之人，虽有财产，岂可保乎！俄人又于克夫省，会集犹太人，演说

其勿忘俄国之义，又迫令犹太人筹备军饷，敲骨吸髓，何所不至，犹太人惟有呼天告苦而已。

夫异种人待异种人，本无所用其爱惜，况异种人又已失其国家，更何顾忌而不虐用之哉！今我国社会中人，坐视东三省之存亡，未有引为己忧者。岂知东三省不保，即内地亦不可保，内地不保，即我民之一身一家亦不可保。强邻四逼，狡焉思启，谁不如黑熊之毒？及今振作，犹可为也；再迟数年，则赔款债务已竭吾膏血而悉予之矣。吾见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茫茫者皆如朽骨寒灰，无复生气，更何必显然瓜分之有害哉！

《警钟日报》，1904年3月9日

文 学 会

这会是上海小南门内俞家弄补余学塾各位教习学生设立的。会的宗旨，专以开通下等社会，激发他的爱国心，使他晓得国耻国仇，力图恢复。去年十二月曾造出一种图画，名叫《明耻图》，里头画的是张廷标受难情形。

张廷标是东三省那边人，家中很有几个钱，起先也是不晓得什么大局，只图自己做箇富家翁。后来俄兵到了东三省，有箇山东人告诉俄兵说张廷标是有钱的人，我们可以替你做个介绍，到他家里去结结账。俄兵果然欢喜。到了张家，便把张廷标拖出来，问他要钱。张廷标不肯说，就被俄兵吊起

来，用各种毒刑待他。又奸淫张廷标的老婆子，叫张廷标站在那里看。后来张廷标夫妇，都被俄兵杀死，他家钱财田产，都被俄兵拿去。

这一张受难图，画得十分清楚，又注了许多字，解说给人家听。每张只卖二十文。不上一月，几千张的图都卖光了。众人都道这等图说做得顶好，顶有益，顶会开通下等社会。

可见这文学会团体虽然小，办的事倒还实在，不像他们那般新党说得轰轰烈烈，虎头蛇尾，往往没有好结果。唉！如今大团体倒靠不住，有名的新党也做不出事来。还是这等小团体及无名的青年，倒会实心办事。我们实在佩服这文学会各位会员。

《中国白话报》第8期，1904年3月31日

教 会 公 愤

自东三省事起，耶苏教会屡开公祈大会，以激起国民爱国心。近日瓜分警信，喧传中外，前日夜，复开会于三马路慕尔教堂，牧师沈君登席演说，词极慷慨，令会友各陈救亡之策。甬人某君起谓：某虽孱弱，如外人竟行瓜分，誓必出死力与抗。虽家贫，愿将我一甌一瓦，变卖净尽，以供战费云云。众皆感愤，歔歔莫能仰视。（本社访稿）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现银济俄之禁止

本报前记道胜银行借提上海华人钱庄之现银，以接济东三省俄人之事，兹悉钱业商人得此消息后已于前日集议，议定公同稽察，如有奸商谋作此事者，一经察出，即将现银充公，再议罚款。呜呼！孰谓吾国商人无国家思想哉！采办粮食一事，亦深望有公正商人出而倡议查禁者。

《俄事警闻》，1904年1月16日

接济俄军之阻止

日来本埠有人由邮局分递传单于中国商人，谓本埠俄国兵船如需煤炭、水、菜，万勿接济云云。（译《字林西》馆）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4日

反对联俄会广告

同人以近日政府又议联俄，而在沪某革抚又日向某领事密谋运动，事机危逼，关系吾民生死存亡者至重且大，故特

创立斯会，亟谋种种对付之方策。凡海内表同情之志士请将姓名、住址，即日函达上海新马路昌寿里七十一号，以便随时通报警闻，函邀会议。至急至要！

同人公启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3日

王之春联俄之警告

《警钟日报》社说

前拒俄会会员听者，
前东京义勇队诸君听者，
前上海义勇队诸君听者，
前上海对俄同志会诸君听者，
中国四万万同胞听者，
海外留学生诸君听者，
呜呼！王之春又有联俄之举动！

.....

李莲英、高道士诸贼，既为俄人所嗾使，重倡联俄之论，政府诸大老，竟为所动。王闻此消息，不啻得一绝好机会，乃与曾某、胡某、易某等日日会晤俄兵官、俄领事，商议其事（此事系近日之举动）。盖王夙以俄党著名（王前曾使俄国，与俄今皇有旧，赠王以头等宝星），故此次联俄，彼固自命有组成此事之资格也。

.....

今罪魁即在上海，记者不才，今日之言责尽矣，敬拭目以观公等之对付此卖国者。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3日

万 福 华 传（节录）

来 稿

万福华，字绍武，安徽合肥人。……时俄占辽东，与日本启战，君观察时变，知欧祸之将临，慨然弃官，归至上海，思联日制俄，瘡口焦思，闻者多泣下。君知国事日非，非合众不能自卫，即游历川、楚、湘、粤，所至之地，登览山川城邑，物色豪杰，交其贤豪长者，备询民间疾苦，矫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当□员□□南下，君散家财，隐结死士数人，思得间进击。事不成，乃泝江至沪。适王之春议联俄，沪上士气稍振起，君思空言无裨，拟以暗杀主义为诸志士倡。有尼君者，君曰：“欧美革新，无不从暗杀起。今中国无其人也，有之，请自福华始。”十月十三日（11月19日），君袖枪入金谷香，适王之春自楼下，君出枪于袖，垂发而机蔽，君手把之春袖，伤其指，历数其罪，谓足下昔借法兵，不自厌足，复作俄间谍，害我黎庶，福华将为天下复仇！之春惊，绝袖而起，挥仆从前进，以手共搏君。适华捕闻风至，君慷慨就捕，词色不少屈。观者数百十人，咸知君为非常人。时

君年已四十有二矣。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21日

志 士 蹈 海

前日大阪邮船由本埠往横滨，有留学生陈韶唐，杨州人，欲赴日本学陆军。及开舟后，甫离吴淞数十里，陈君与同志说联俄事，心志按郁，遂蹈海水而死。呜呼！仇满生之后再见斯人。

《警钟日报》，1904年11月18日

新 疆

• 新疆回民愿一战强俄

俄事既作，凡有血气者皆欲效忠。今新疆回民蠢动异常，谓大局如斯，不愿同归于尽，惟有同心报国，一战强俄。

《汇报》第536号，1903年12月9日

江 苏

• 南京学生拒俄动态

一

昨日上海某报载有南京各学堂之学生，以大祸日迫切，请于总办，欲得枪炮，效死疆场，以御外侮，而各总办反斥其轻听谣言……

《南京学生》，《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9日

二

陆师学堂近分为陆师、普通两堂，仿日本成城士官制也。自三月有退学之冲突，堂中时有不靖。昨普通学生以议瓜分事，为经理所阻，有全班退学之议，后以调停，而退学者终二十余人。中以安徽鲍庚为最激进，且有才而能文。陆师学生大愤，亦要求总办杨道改良功课，大意以瓜分危迫，陆师须求速成，以备前敌。杨道慑于学生之动力，不能不从。高等学生亦集议，请增武备功课。（本社访稿）

《陆师学堂之进步》，《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三

南京汇文书院，美以美会之学堂也。学生百余人。近为东三省问题，于二十四日（1月11日）午后，在成美馆讲堂开会演说中国之地位，国民之危险，倡议练习兵操，养成军国民之体格，公举卢生为长。次日早五时，至操场者已五、六十人。全国学生必有闻而兴起者。

《学生爱国》，《俄事警闻》，1904年1月20日

• 北 极 阁 集 会

一

前月二十三日，金陵各学堂学生会议于北极阁，拟上稟魏光燾，请飭各学堂总办加添外操功课，以预备将来，激昂奋发不约而同者二百余人。人心不死，中国万岁！

孙汉：《告报馆记者》，《俄事警闻》，1904年1月5日

二

瓜分警信达于南京，学生社会大激动。水、陆师、高等师范、练兵各学堂学生数百人，大会于北极阁，本地之绅士至者亦数十人，筹议所以善后之策。主张激烈与平和者皆不一，大要以要求魏督编成民兵为最动人之听，皆拍掌欢呼，

愿为前敌。事闻于高等学堂总教缪小山，缪大惊失色，急启魏督，求所以解散之法，且谓有上海革命党从中运动云云。惟不知魏督用何手段。

《学生社会主义愤》，《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2日

三

癸卯（1903年）秋，愚潜返宁，为会于北极阁，假借俄事，极论革命，南京学生咸集，为内地公开演说之嚆矢，声势甚盛。顾伯先少之，以为徒招吏忌，无裨于实。是夕，果为宁绅缪荃孙举发，牒地方吏捕愚。愚既宵遁，伯先亦坐是不安于校，则走长沙，同人鞫为实业学堂监督，尤非其好也。

章士钊：《赵伯先事略》，《碑传集补》卷57。

四

未几，（伯先）应两江师范教员之聘，内结同校教员学生，外结徒党。癸卯秋，假拒俄事为会于北极阁，演说革命，南京学生咸集，为当事者所忌，欲缉拘置之死地。坐是不安于校，走长沙，为实业学堂监督。江楚有志之士争慕向之，革命思想更磅礴一新。

柳诒征：《赵伯先传》，《国史馆馆刊》创刊号，1947年12月

设立海军公所启（节录）

朱礼琦等

自顷辽东沦陷，警报纷传，莽莽神州，危亡随属。忧世之世，方谋激邦人之志气，发救国之公心，果使人急其国，家怀其愤，风声所播，未始不可以寒强敌之心，而抒国家之难。某等蒿目时艰，忧思愈切，窃欲仿照各国，设立海军公所于金陵。不揣狂愚，谨拟简章若干条，刊录于后，冀以备我南北洋海军人士之训诲。其有表同情于某等者乎？则署名赐教，输金襄助，不能不有望焉。……惟冀本所发达之日，即海军振兴之时。呜呼！云海苍茫，风潮震撼，来日方长，前途各奋，是则某等所同声顶祝也。发起人朱礼琦、黄锦垣、于越贤、唐裕森、杜锡珪、朱天奎、陈文麟、封燮臣、黄家声、胡朝樸谨启。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5日

商人发愤

丹阳人陈君，以俄祸日迫，将致瓜分，欲于乡里有所运动，为阻力所掣，志不得行。日前在大通轮船中，为人陈说外祸之棘，旁有梦梦者某甲，猝然起曰：“纵外人来，我等犹

能为商贾之经营也。”陈君大怒，指而数之曰：“尔有身，不自爱，欲为人奴隶；尔有国，不自救，甘受人之灭亡。观尔一身，无一丝一粟人格，吾有杀人权，今日必杀汝矣！”甲愧而遁。闻陈君字镇华，以商业为生，慷慨任侠，家无储蓄，而闻义必赴。呜呼！陈君可谓义形于色矣，孰谓吾国人心尽死哉！

《俄事警闻》，1904年1月7日

广 东

广东人之拒俄会

郑君尧民热心爱国，近在广东省城设一助国拒俄同志议会，著小引一篇，散布各处，洋洋千言，指画形势，言中国五可战，俄国五不敢战，并议速成四策。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26日

湖 南

陈 天 华 之 血 书

陈天华者，湖南新化人，留学于日本。本月四日（应为本年四月——编者），东京义勇队之起，天华誓不欲生，以力薄不足以鼓动全国，遂欲先夺湖南而誓师，而作《敬告湖南人》一文，读者无不堕泪（曾登之《苏报》）。此次瓜分议起，天华犹感奋，嚼指血作书数通，寄示湘人，要求湘人预备死战。书为湖南抚台赵尔巽所见。

先是湖南留学生有公电致赵，谓“瓜分约成，湖南属英，宜速备”，赵大为感动。迨天华书到之后，全省士气更激昂。赵抚台亲临各学堂，将天华血书宣布，并揭之官报，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练习所（亦名体育）。近日师范馆、明德、经正及高等各学堂均已发给枪枝，加习武备，而旧有之武备学堂，功课更为严励。师范馆附有小学堂，当四月拒俄之议起，有十一龄一学生，纠集同学开一演说会，痛诋师范馆学生之无耻、无血性，此次奋勇愈甚。有观其表面者云：散课及上下饭所，皆整队严步，俨然童子军。

湖南士气近涉滑稽，而以数次之风潮，竟能鼓动一切，各学堂学生至以武备为性命，即下流社会，亦颇闻风兴

起，内中不乏知大义而奋不顾身之人。湖南或者其后亡乎？

《俄事警闻》，1904年1月6日

请 保 疆 土

湖南常德各学堂教习易家夔、陈润霖等以时局日急，集同志联名稟湘抚，请保疆土，以全民命。（访稿）

《俄事警闻》，1904年2月9日

湖 北

湖北拒俄会之发起

客有道出武昌者，于藩署照墙见一纸，书合力御俄保种说，大旨谓：现居中国土地之人，悉当屏除一切界限，合力以拒俄而保种。自署黄种布衣刘传芳润芝，寓粮道街余祥泰鞋店内，并言表同情者，请来敝寓云云。其同志已有若干人及所议如何，现均未悉，俟访明续记。（访稿）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7日

东 北

哈尔滨之拒俄会

华人之在哈尔滨者，以山东籍居多。近因屡受俄人压制，负屈含冤，无所控诉，中国官吏，惟知仰俄人鼻息，不能为商民伸屈，故拟设一自保会，以期守望相助，不复受俄人之压制云。

《战事警闻》，1903年12月26日

东省之仇俄会

锦州函：现有人结为私会，遍贴揭帖，以庚子俄人在黑龙江驱逐华人，溺毙多命，倡议仇俄。闻该会聚人甚多，有甲乙丙三人，私与俄人通款，为该会觉察，均置之死地。（录《天津日日新闻》）

《警钟日报》，1904年3月31日

抗俄铁血会檄文

抗俄铁血会首领丁开山，为局外中立，恐难终守，大征同志，协力抗俄事：

俄人者，自咸丰年，私易界牌，窃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以东，已为万国所不取，公法所不韪。近年又狼虎蓄心，蛇蝎肆虐，据东三省全地，俨为已有。任意奴隶我官府，牛马我人民，剥蚀我资财，淫掠我妇女。种种禽兽之行，神人共怒；色色野蛮之状，宇宙难容。故天令日人倡义，外挫其凶顽；民党奋兴，内溃其脏腑。丹马、瑞典、诺威，现举同盟，影响愈激而愈远；犹太、波斯、土国，共图报复，风潮愈涌而愈高。此为我国报深仇，雪大耻，树我完全独立之旗，定我民族帝国主义之一大机会也。倘再不振吾精神，湔除丑类，结吾团体，扫荡腥闻，将来必至灭尽我自家，殄绝我种族，较英制澳洲而更痛，美毒黑人而倍残。

窃有鉴有斯，故创立本会，纠合当时爱国英雄，热心壮士，除海内外将弁及学生而外，又有直、奉、吉、黑四省绿林领袖，如夹皮沟之韩登举、烟集岗之刘弹子、帽儿山之田鸣凤、凤凰城之杨二虎、核桃街之于子云、鸭绿江之林七、西安县之郑大剪子、海城之冯麟阁、刘奎五、通化之张占元、张桂林、怀德之冯孤雁、任天杀、朝阳之杨黑虎、邓三，金州之宋三、梁子恭、岫岩之王占一、马福连、高立峰、辽河左右之杜立山、田义本、冷振东、尹化亭，梟杰数十人，其

部下人数，各小伙数百，大伙数千，最大之伙数万，均痛心疾首，透爪裂目，必立食俄人之肉，寝俄人之皮而始快者。以此同化之师，和亲之众，一朝齐发，电疾风驰，遍地合攻，澜翻水涌。再东联日本为外援，西接波兰为内应，何难逐长蛇于兴安岭以北，驱封豕于雷纳河以西，使我廿三省锦绣山河，与日星而并寿，四百兆圣贤子弟，享幸福于无穷也。

凡我同志，素愤同胞之惨酷，忧祖国之倾危，皆打破生死之快男儿，愿作牺牲之大豪杰。现今中立将破，大战有期，唯余马首是瞻，以期和衷共济，务使二十世纪之万国记载，大书特书曰：中国抗俄铁血会大败俄罗斯于东而后止。檄到望表同情。切切！^①

《大陆》第2年第4号，1904年6月8日

丁开嶂革命事迹（节录）

丁开嶂

丁开嶂，字晓川，原名作霖，河北丰润人。京师大学甲班（第一班）毕业。位举人，胆识绝伦，志器雄远，华北清廷肘腋下首倡革命者也。幼读书，喜经世之学，尤好兵家言。鉴国事日非，遂抱鼎革大志。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年二

^① 据《东方杂志》第二年（1905）年第1期《杂俎》记载：“满洲义军，自发布檄文后，与俄军交绥二十余次。”

十四，孙中山立兴中会于海外，鼓吹排满，开嶂闻风，欲制清廷死命，思创立党会于近畿，独树一帜。迨中日战后，割地偿金，黜我为第三等国，奇耻大辱，孰过于斯，改革清廷之念，如火益炽。但恨风气蔽塞，同志无人，遂效古之草泽英雄，结纳绿林，号召亡命，作北方革命军，并著《草泽阴符篇》，储将来起义之方略。

暨日俄酣战之际，开嶂适游京师大学，与同学江苏朱锡麟、译学馆学生奉天张榕各出关组织革命军。朱创东亚义勇队，张创关东保卫军，开嶂立抗俄铁血会，皆假借名义而为革命立基础也。朱被逮于沈阳将军增祺，张退避天津，开嶂校名作霖，为防事泄，易名开山，字削川，用抗俄铁血会首领丁开山名义，传檄三省绿林界，登上海《大陆杂志》，风声虽露，人不知为作霖主，易于遁迹返校也。……

翌年，与同志秦宗周，丁东第、王治增议北方大势，谓：徒恃关东一部，不足包围北京，遂于张家口外创立救命军，乃革命军之变相也。

《辛亥革命时期的铁血会》，《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期

•关于东亚义勇队

—

近来“马贼”横行于东三省各处，实足挫俄军之势力，闻有“马贼”称曰“爱国马贼”，其中一队专横行于新民屯附

近，彼自称为东亚爱国马贼之凯旋队。均有新式之枪械，在各处遇见俄人，即袭击之。

《大陆》第2年第7号，1904年8月30日

二

满洲“马贼”近已自分两党，一曰远东爱国义勇军，一曰满洲忠君爱国党。两党皆有利械，党羽不下六千余人。屡与俄军冲突，以冀断绝俄兵交通之途，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害俄军为目的，非如俄党之马贼，专事掠夺杀戮居民也。故满洲居民皆与亲密，尊之为爱国义士。该党自治之法颇严，倘有掠夺居民一草一木者，一经党首发觉，立将掠物璧还原主。数月以来，该党“马贼”屡与俄党马贼冲突，互有胜负。刻下俄党马贼亦因该党头目待遇甚苛，大不满意，纷纷叛去，即投入该两党云。

《大陆》第2年第7号，1904年8月30日

*张榕与“关东独立自卫军”（节录）

秦诚至

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发生，东北人民饱受战争的灾难，张榕时二十一岁，再忍不下去了。他觉得这种甘心媚外的清政府如不推翻，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于是便和丁开嶂等人到

兴京（今新宾县）、海龙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拟出章程，发表言论，均登载于京津各报纸上。又传檄绿林好汉，召集地方豪杰，目的是要发动武装起义。^①那时东边一带的团练，不只有深厚的基础，并亦为群众所信仰。朝阳邓莱峰所率的乡团，人数之多，声势之大，不只洋人为之恐惶，即统治者亦有所畏惧。至于海龙、兴京一带，山岳绵亘，地势险隘，进则易攻，退则可守。张家在这一带地方，既有经济基础，更有政治的方便，所以张榕、丁开嶂等人抵达后，就和当地人士王阁臣开始组织乡团，将组织条文呈政府备案。岂知清廷为了邓莱峰，已弄得焦头烂额，那能容许张榕再搞，当然是勒令解散了。

《辛亥革命与张榕》、《辛亥革命回忆录》第5集，

中华书局1963年版

* 东北劳工之拒俄

—

在满洲之中国劳工，素驯伏于俄人之下，若奴隶然，近日忽一变故态，无论何事，皆喜与俄人相抗，俄人苦之。
（译大阪《每日新闻》）

《俄事警闻》，1904年1月28日

① 张榕创立“关东独立自卫军”是为了拒俄，此处所述不确。

二

本社通信员来函：密察众工之意，虽为饥寒迫使，而其心恨俄人实深，其散工时闲行偶语，均谈俄人种种残暴之事。虽有头工约束，逃去者日有数十人，并闻有逃去而投“马贼”者矣。间有工人受俄兵敲扑，即奋身与兵斗者。（癸卯十二月二十七日发）

《东三省最近消息》，《俄事警闻》，1904年2月24日

三

旅顺之海军工厂所雇华工二千余名，皆已一概辞职。（译二十五日东京《朝日新闻》）

《旅顺之同盟罢工》，《警钟日报》，1904年3月3日

四

三日北京电：在满洲海天（？）相近之武山地方，现有煤矿中中国工匠数百人起而攻击俄人，又有哈尔滨及西伯利亚之避难波斯、犹太人组织一秘密会，专与俄人为难，其首领现在极力召集各国狂徒、中国矿工及“马贼”等共二万五千人以成此举云。

《矿工拒俄》，《警钟日报》，1904年3月5日

五

奉省俄人开采之矿所用工人于上月相率罢工，后俄人再

四说合，加增工薪，未经工人等允准，迄今尚复停工。刻闻俄人拟往黑龙江地方召工带来，再行开筑，然所罢工人势甚汹汹，闻欲勾结“马贼”，与之为难，现已设法派兵弹压，以息乱机。（录《大公报》）

《矿工仇俄》，《警钟日报》，1904年4月6日

牛庄居民之抗俄

牛庄函：当俄国元旦日，俄国官员令旅居该处之中国人皆举贺式，各店铺亦皆奉命歇业若干日，惟土人不允，俄人亦未强逼之。

又云：该处粮食因为俄人购作军粮，故价值日增，而商务亦甚滞钝。各项工人非常受苦，目前已有某处防护铁路之俄人已为彼等杀毙三人，不久恐致激变云。

《俄事警闻》，1904年2月6日

结会拒俄

烟台初八日函云：附近满洲铁路各处华人，近以俄人暴虐太甚，已结会拒俄。该属地方已归彼辈自行治理，民心现甚愤激，誓死拒俄。

《警钟日报》，1904年8月12日

美 洲 华 侨

• 寓美华商愿代筹战费

当俄、日两国打仗的时候，美洲华商打一个电报到北京政府，说道：政府若肯出兵，联了日本，去打俄国，一切兵费，寓美的华商情愿代筹。

《美洲华商与上海华商的疑问》，《警钟日报》，1904年3月21日

周生有案

俄 兵 杀 人

俄逃舰阿思哥尔之兵丁虽圈留在沪，仍在租界中结队游行，屡滋事端。前日午后，又有甲乙二兵在大马路浦滩，因坐人力车不给车资，反将车夫殴击，适有修理码头之木匠将铁斧置于道旁，即被攫而行凶，误中路人周生有之首，脑壳破裂，至仁济医院，不及救治而毙。甲乙则由中印各捕拿住，带押捕房。昨午后上海县汪令带同刑仵莅验，确系砍死。俄副领事额君亦带医生到院同验，委系砍毙。尸身由店东沈阿俊暂行棺验。汪大令返署后，禀明道台，照会俄领事，请即究办，尚不知作何了结云。

《警钟日报》，1904年12月17日

宁波绅商敬告同乡函

启者：俄舰水手惨杀周胜有，俄官不将凶手交出，同乡迫于公愤，人之常情，然我等已在尽力设施，以伸死者之冤。日前公禀道台，曾蒙复函，传谕同乡静候商办，已将原

函登报，想荷公鉴。俄领事久无复文，窃恐同乡盼切，昨又函致领袖领事，请持公议。顷又分别电禀外务部、南洋大臣，另求迅飭俄官将凶手交出，以慰众心。凡我同乡虽激公愤，咸知大义，宜谨守道台传谕之意，静候上宪商办，切勿轻举妄动，致貽口实。周胜有遗孤失所，同乡自当力顾，一面商办凶犯，一面代筹抚恤。区区办事之苦心，想同乡诸君亦可共亮也。除将电稿抄送公览外，恐同乡人多未及周知，为再登报广告。如有回音，即当续行布闻。伏维公鉴。

《时报》，1904年12月29日

浙省东京留学生致沪道公电

探得沪道袁观察于前日接到东京浙江留学生公电，以俄水手砍毙周胜友一案，务请据理力争，以符公法云。

《时报》，1905年1月2日

横滨总商致外务部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月1日）横滨华商孔兆成等电称：

上海俄兵惨杀商民，商等愤甚，请速执法办理。

横滨总商代表孔兆成、董阜成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西历元旦之新感情（节录）

第一商学会王堂演稿

嗟嗟！我华人今日所处之地位何如？吾思之，眈眈然悲，悄悄然忧，戚戚然惧。何以故？因吾耳闻目见、脑触身经者，皆种种可惊可怖之危境也。呜呼！吾欲无言而不能自己。诸君其谛听哉！

.....

俄国亚斯古而特逃舰水手杀死甬人周生有一案，沪道始持放任主义，迨寓沪甬人大动公愤，始稍稍与俄领事交涉，俄领事诿为无权处分，移归北京公使办理云云。呜呼！俄领事此言，固沪道顶礼祷祝，万金欲买而不可得者也。死者已矣，将在沪华人未死而待死者，无一人非可死之人，无一事非可死之事，无一时非可死之时矣。推而至于全国，莫不如是，此又吾所谓危境也。

.....

俄兵杀人，不归我刑法之下，欺我无法律也。上海一地，人民众多，此而可杀，孰不可杀！杀一周生友，即杀我一同体之人也。

《警钟日报》，1905年1月4日、5日

宁波人传单^①

本帮工商为俄兵杀毙周生有一案，本定二十六日会议暂时停业要求，因昨见绅董传单，知俄领事已允交犯，定于二十八日会同华官讯问，惟传单中并未指定何处会审，而外间传闻皆谓仍由俄官主政，在俄领事署开审，祇恐华官不能力主抵偿，为此布告同乡，望于二十八日同至领事署观审，以防偏袒。

四明同人启

《时报》，1905年1月2日

为俄兵砍毙华人事敬告全国同胞

童 拯

呜呼！呜呼！伤心哉！痛心哉！其惟无父母之孤子及保护不全之国民乎！

华人周胜友被俄兵无端砍毙，此事若在他国，决无难办之理，即除治外法权而论，盖杀人者抵，万国通例。倘犯人之国君长出而庇护，事所恒有，然终为被害之国所折服。所

^① 原注“二十六日发”，即1905年1月1日。

以能折服之，而不容或宽者，果用何法乎？或曰：外部利于口舌，军部利于炮舰，使犯人之国，理屈词穷，不得不俯首就我范围，以相抵偿也。此言甚是，盖尚有进乎此者随其后而上，二款乃得利用耳。进乎此者一为办事官长之实力，一为民志之合一。对付之方，日重一日，使犯人之国不得不从。若官长实力，民志合一，即外部不利于口，炮舰不足于战，亦必有对待而可得直也。若于精神、形式两者俱无，欲于事得直，真有铁杵磨针之难矣。

今周胜有之事，于理本无可置喙。今俄官故意袒护者，盖彼既觊我兵力不足，又知我官长办事之不认真，民心之不一。盖我中国之民非无国志，盖格于国法之不准有会名，遂致一切美事不能得众擎之益，国力亦因之大衰。驯至今日，几有父子兄弟不相顾之病。此实我等为民者最所痛心疾首之畏专制政体而失年望相助之大病，而无法以挽回之者也。

今砍毙华人事拖延十余日，而尚不知若何之结果，幸莫使吾民受庇护之空名，不得庇护之实益可也。尝见西律：鸡鸭不许倒持，乃我官吏，岂可于自虐之余，益任他族宰割乎？不知民上有虑及外人欺民之后，将欺及官长乎？吾甚愿此事官绅诸公出尽死力以挽回之。盖来日无穷，幸愿当轴存一劳永佚之想，勿因循苟且，但事目前而贻后患也。

吾民亦当思一恰当对付之法，以待此事交涉后如不满意而随发之。或曰：立一民命互保会。仿西商团练队，富者为马队，贫者为步队，每省约马队一万，步队二万，专为外人戕害华人，理不得直之用。不涉国家他事，一切费用由民自

筹，请国家准后派武弁随时观察，以明无他。此实英国义勇军之办法，可继外部办交涉口舌之穷，兼可为民皆知兵互保地方之益。然未知国家能上下合一，就此开通，抑长此终古，而任令吾民骇汗奔走，日呼号于水火之中、惊恐之内，上下不可恃，灾害即将及己之情形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警钟日报》，1905年1月5日

宁波人可以兴矣

《警钟日报》时评

自俄水手杀毙华人，宁波士民，咸怀愤怨。而俄官抗犯不交，由沪道电禀南洋大臣，由南洋大臣电禀外部，由外部转商俄使，复由外部电达驻俄公使，使之向俄廷争执。时历数旬，未得要领，不可谓非中国一大交涉也。

吾谓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有强权，无公理。故今日俄水手之案，争执之权，不在上而在下。夫生命自由，为人生最重之权利。自俄水手杀毙华民，不〔至〕中国人民无一人可以自保，必至商埠之地，凡为外人所杂处者，无一人之敢居，而昔之居高商位，供给外人之使役者，亦将栗栗危惧，恐死期之将至何！斯以俄人而杀华民，不服刑辟，则以英人、美人、法人杀华民，亦得逍遥法外，以水手而杀华民，中国且不能争执，则以西商、西兵、西官杀华民，更难据理力争

矣！且宁波人民，团体坚结，以强悍著闻；今宁人见杀于外人，犹不能报仇雪耻，则凡中国人民，孰能免外人屠割惨戮之祸哉！

况宁波士民，经商沪渎，实繁有徒，而为商船水手及洋行卖贩者，尤不可胜〔计〕。吾甚望宁波士庶，联合群力，同盟罢工。夫宁波人者，外人所恃为营商者也。今同盟罢工，则外人之商业必蒙最大之影响，不能不出而调停，而俄犯可以交出矣。况近岁以来，宁人以四明公所之故，力抗法人，吾甚望宁人之再以抗法者抗俄也。如若不然，则中国士民必无乐生之一日，可不畏哉！

《警钟日报》，1905年1月8日

各帮绅董会议俄兵砍毙华人案

沪上各帮绅董因周生有被杀一案俄领事不肯交凶，亦不允会审，大动公愤。已与宁波绅董会议，照各帮工商之意，会同宁波工商，暂停交易，会议办法。但各帮绅董与宁波绅董皆竭力劝解，以期幸免不测之事。

《时报》，1905年1月9日

宗孟女学校特别广告

本学校于本月十一日（1月16日）开新舍落成国民女学

会，已详登各报。是日演说时拟议论三事。一、议论刺客案，以某女士所言翻案办法□之大众。二、议论俄国败兵杀毙宁波人一事。宁波人素称热心、有血气，何以此次被俄人杀毙宁波人周生有之后，宁波人竟缩首无用，大失其昔年见义勇为之名誉？我辈女子尚知之，何以彼宁波人，堂堂须眉，竟退避畏怯如此耶？三、议论粤汉铁路事。此事关系中国全局之存亡，某侍郎等卖国误民，我辈女子且知之，何以中国之颀然称官吏者，竟彼昏不知耶？凡我国民关心以上三事者，届期务请光降赐教为盼。是日影戏中有一出，系俄国败兵杀毙宁波人之状。凡我中国人之有人性者观之，宜若何触目而惊心也！此布。

女士陈婉衍、童同雪、郑素伊同启

《警钟日报》，1905年1月11日

上海各省商董传单

一、周生有一案，今日下午各省商董在商务总会公议，电禀外务部、南洋大臣，据理力争。

二、各省商董公函上海道台，并知会领袖领事及公共租界工部、法工部局，声明人心不平，商董等难以解释之情形。

三、停用俄国银行钞票，候事定再议。

以上三款，各帮同心协力，均已议允照行，公请四明工

商暂缓开议，特此飞布。

上海全埠各省商董公启

《时报》，1905年1月15日

宁人遍发传单

俄人杀毙周生有一案，俄领事不欲公同会讯，现宁人不服，遍发传单。略云：

谨启者：为俄兵杀毙同乡周生有一案，已于初九日（1月14日）下午二点钟，各帮绅董会合宁帮绅董在虹口商务总会公议，我等工商定于初十日（1月15日）下午二点钟开四明公所公议，特此预告。

《警钟日报》，1905年1月15日

四明公所暂未会议纪略

昨日午后二点钟，宁帮各业工商本欲在四明公所会议，因闻沪各省商董已于前夜公同刊发传单，告以已有办法三条，劝暂缓开议；且经各商董先饬人四处劝解，故工商等暂且隐忍守待。如再不能办到，仍必出于停工罢市，勒交凶犯审办。计昨日一点钟前后到四明公所者，不下三四千人，后

见并未开议，始逐渐走散。

《时报》，1905年1月16日

禾属同乡诸公均鉴

昨日商务总会发到传单，第三款内开停用俄国银行钞票等因，各帮均已议允照行。凡我同人，其各履约力守，以表同情而伸大义。此布。

嘉兴帮代表人巢崇军谨告

《警钟日报》，1905年1月19日

宁波人太无公德

《警钟日报》时评

中国之民，重身家而轻社会。事之于身家有利者，则经营惟恐其后；事之于身家有害者，则退避不敢复撙，而一群之公利不暇兼顾。今观于在沪宁波人，而益叹华民无公德。

自周生有为俄人所杀，俄人抗犯不交。在沪宁人，咸怀愤怨，颇有罢工之举动。而公所绅董，皆以达官拥厚资，沪上一隅，所营之业甚众，知一旦宁人罢市，则所失必多。乃托保全治安之名，以阻止宁人之罢市。而死者之冤愤，团体

之公益，不暇计矣。

吾今以一语谨告宁波绅董曰：公等阻宁人之义愤，使外人益启骄心，此后生命财产，必无自保之一日，则所失之大，较之罢市时之所失，奚啻倍蓰！吾甚愿诸公之一计利害也。

谨告宁波人，谨告宁波之绅董。

《警钟日报》，1905年1月21日

请看俄国之工人

《警钟日报》时评

近日以来，俄都大势，岌岌可危。工厂之人，同盟罢工，以要迫俄皇之变政。观各工人之言曰：“我辈所可行者，一为自由喜乐，一为死！”呜呼！何其立志之坚而出语之壮也！及返观之我国，则宁波商工，以强悍之性著闻。今宁人为俄人所杀，工商之民畏葸退缩，惟官绅之命是从，无复同盟罢工之举。何彼勇而此怯欤？

盖太西以工立国，故工人资格与士、农同；中国自古代以来，即以工艺为末技，工艺之学，儒者耻为，而国中之为工者，遂较士、农为尤贱。工智不开，实由于此。加以工价素廉，工人舍仰事俯蓄外，无复赢足之资。智识既卑，财力既薄，故团体亦不坚。西国之工，计事后之利益者也，以为今日虽同盟罢工，悦所求克遂，则日后之利益必增。中国之工，计目前之利益者也，以为工作一停，则入款骤减，必至

无以为生，而日后之希望不暇兼顾矣。且西国之工，计团体之利益者也，故一倡百和，以一群之利害为利害，不以一人之利害为利害。中国之工，计一人之利益者也，故凡事之与己有碍者，必百计阻挠，使之不为己累，互相观望，互相抵制，而团体之公益亦不暇兼筹矣。此则由于华工进化较逊俄工，程度、阶级固不同也。

虽然，俄国之民党，其进化亦有后先，由农民之革命进而为工民之革命，由暗杀之主义迫而为暴动之主义。及观于中国近事，则开封、宜城、丹徒，皆因加赋之故，蜂起抗官，此农民革命之渐也。万福华激于公愤，枪击王之春，以消灭联俄之主义，此暗杀主义之渐也。儗农民革命易以工民，暗杀主义易为暴动，则政府何难倾覆，而政体又何难改革哉！是在吾民自为之耳。

《警钟日报》，1905年1月26日

*外务部收上海职商何良栋等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904年12月28日）收上海职商何良栋等电称：俄逸舰阿思哥容留在沪，归中国约束之各水手砍毙甬人周生有，俄官不照中立条规，将凶手带回船上审问，并不照会华官会同办理。四明人工匠居多，人心愤懑，殊难抑遏，屡次聚议。屡经职等劝慰，持以镇静，免贻口实，并公禀上海海关向索凶犯。半月以来，沪道屡次照会索催，俄

领不复。甬人屡登报章，深咎官绅办理皆不可靠。若再延缓，必将激成从前罢市之局。职等为众所逼迫，惶恐无策。此次戕杀，系属华人，倘系他国人民，势必成为交涉巨案，实于中立名义有关。环求大部，迅赐照会俄使，飭令俄领事速将凶犯交出，会同华官审办，俾安众心，而免意外。除禀商南洋大臣外，职商何良栋、严信厚、朱佩珍、沈敦和、周晋镛、虞和德、苏德镛、樊棻、王予坊、李厚祐、方舜年、叶貽钊等急切上禀。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外务部收沪道袁树勋感电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905年1月2日）收沪道袁树勋电称：沁电敬悉，仰怀闳识，钦佩无似。此案凶手虽已解至俄领署中，然来函只另订立（日？）期，请县观审。查中俄条约有会同之文，而无观审之语。此犹指寻常交涉而言，若败兵归我保护约束，案情又属不同。今允其照约会审，似已通融。在沪甬人不下二三十万人，激于公愤，势甚汹汹。各日报又从而鼓动之，益欲得俄犯而甘心。幸各绅董竭力开导，暂免暴动。然众怒未已，非设特别公堂，会同审讯，风涛所撼，难以弹压。窃恐别滋事端，除向俄领力争，务求宪部切商俄使飭遵。大局幸甚！树勋。感。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霁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九日(1905年1月14日)收上海道袁树勋电称：齐电敬悉。周生有案俄领已于今晨十钟在该署开讯，职道昨已照复，不能承认，亦未派员观审。宁帮公愤，固极汹汹，各帮咸抱不平，亦有暴动之意。职道深虑变出意外，奔走于各帮商董，竭诚开导。俄署开审，幸未滋事。闻各帮商董有明日会议之说，众怒一发，势难解散，惟有再三劝谕，以不至暴动为幸耳！会议后如何情形，容续闻。树勋。霁。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外务部发商约大臣盛宣怀蒸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发商约大臣盛宣怀电称：上海俄舰水手斧毙周生有一案，迭据江海关道来电，拟开特别公堂会审。本部屡电胡使切商，外部并照会俄使，速飭交凶审办。屡次争辩，迄未定议。俄领遂自审判，定为监禁四年，并作苦工。该道不认，商民集议，众怒所激，恐酿事端。朝廷慎重民命，顾全大局，此事惟有据理力争，该商民等自应静候妥办，倘或不忍小忿，聚众暴动，深

恐别生枝节，更难结束。贵大臣熟谙交涉，兼悉商情，希即督同江海关道，剴切开导，速为妥筹。本部现经奏闻，顷已面商雷使，允电俄领与尊处商办。所有办理情形，随时电达为盼。外务部。蒸。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东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收沪道袁树勋电称：前电甫发，探闻商会各帮绅董公议，自明日起，不与道胜往来，并电宪台及商部，请力争。正拟电闻，又得宁绅函告，四明公所已定明日开议，工党均欲停工罢市，各绅董力劝不从。职道漏夜飞函，布告宁商，阻止暴动。能否暂免，不可预必。职道明晨当出城与各董筹商，务乞钧部迅赐照会俄使，并电胡大臣向俄政府理论，速飭俄领遵照。至叩！勋。东。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外务部收上海道袁树勋队电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905年1月17日）收上海道袁树勋电称：两蒸电敬悉。萃虑远大，必得兼顾，敬佩！前与担文密商，亦见及此。惟职道处此极难之际，稍涉松动，即

示意外之变，非得已也。仰蒙宪台鉴亮，主持不动，即将来俄人借词，其过只职道一人。昨日幸即解散，以三日为期，如无办法，风潮复起，解散更难。职道才拙识浅，寝食不安，日夜焦思，实无完全办法，而宁人与各帮既抱不平，断难就此息事。今晨复与各帮熟商，咸谓非会审不可。按照军律，似亦可行。各帮以会审为主，职道另筹一策，设法解散，与担文商之，能否应手，尚不敢必。俄领定罪四年兼作苦工，又罚去一切利益，系照误杀定案。职道意求宪台与俄使切商，遵天津条约会审一次，照俄军例，则众心稍慰。论之过高，办之不行，徒费唇舌。众商明白者十之一二，工作则无一明白者。如此与俄使商之，以顺人心，稍可邀允。俄领无权，诸领均言与俄人直接交涉，未便与闻。此案不因众怒，则早已定议。事机逼紧，非有一结束办法，恐出变故。如职道另筹解散之法不行，则仿照英渔船之案办理，亦可收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训示。树勋。队。

《俄兵砍毙华人案抄档》

第 四 编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说明】各地的拒俄运动普遍遭到了清朝政府的横蛮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一步高涨起来了。

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年，当时，他的支持者主要是华侨中的中小业主和职员。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的入侵，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的签订，这两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界，对清朝政府的愤懑增加了，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走到孙中山的旗帜下去。拒俄运动中，清朝政府媚外卖国、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要御外侮先革命”，人们认识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首先推翻清朝政府。于是，更多的人加入了反清的行列，革命书刊、革命组织剧增，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相继成立，爱国救亡的热潮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

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拒俄运动的参加者。在运动中，它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由分歧而分化，而对立，并且在最初的辩论中遭到了失败。

清王朝对拒俄运动的镇压

致江宁刘制台、上海盛大臣

二月十八日（4月6日）午刻发

张之洞

顷接沪信：新党因俄约事在张园集议，初次尚无谬处，二次集议数百人，满口皆流血、自主、自由、仇俄等说；张园悬有各国旗帜，当场将俄旗撕毁，并欲立仇俄会等语。查此等议论举动，不过借俄约为名，阴实是自立会党借端煽众，以显国会权力能把持国家政事，蓄谋甚深甚险。现各国公约，请禁立仇视洋人之会，已颁严旨。该党若立此会，违旨挑衅，予俄人以口实，俄事愈难转圜，为害不细。日外部“词宜决绝，语却和平”二语，岷帅意甚许可，深以为然。张园之举，正与相背，请岷帅密飭沪道，设法阻止，以销乱萌，并请杏翁等酌设法阻止为妙。盼示复。洞。啸。

《张文襄公电稿》卷45，1918年排印本

*不得代发不列名之绅商公电

昨得武昌来函言：鄂督张制军拟请电局督办盛京卿令各

处电局，凡遇不列名之绅商公电，概不得代发，以杜流弊。

本馆按：日前杭州绅商发电呈江督^①，亦不得达，大约必以此故。若列名之电，似无不代发之理。

《中外日报》，1901年4月9日

查 禁 揭 贴

杭州城厢内外有人张贴中俄东三省条约，大书“普天同忿”，逐条批斥，下署“驻防关定印”五红字。事为各当道所闻，立由洋务局司道发出简明告示，略谓：“查得省城通衢墙垣，张有匿名揭贴，惑人观听，极有流弊，有碍时局，除已札飭府县示禁外，合再出示，以杜谣惑”云云。查此项揭贴共数百张之多，现均一律揭去以泯痕迹矣。

《集成报》第一册，1901年4月19日—28日（光绪27年三月上浣）

密 谕 严 拿 留 学 生

顷由密友访来严拿留学生之密谕，略云：

前据有御史某参奏，东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不可

^① 指3月22日的拒俄电文，见本资料第46页。

不加之防备。

又云：有一尚书某等奏亦略同。

又云：近日本蔡钧来奏：“此间革命党，近业已组成军队，将托于拒俄一事，分奔各地。”又云：“前岁汉口唐才常一事，则托于勤王以谋革命；此间则托于拒俄以谋革命。其用意与唐才常相似，而党羽较密，训练尤严”各语，已不胜诧异。国家养士二百载，其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姑置忽论。即如近年以来，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无不立沛恩施，普行赈济。顷者，乱离虽构，而乡、会试亦不忍遽停，况本年于复试以后，又创行经济特科。国家待士，既优予以进身，又欲广其登庸之路，凡在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而乃不思报称，反言革命，似此则国家果有何负于该革命党！前已飭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举动，务加详察。各直省地方官，于日本游学生之返国者，亦暗为防堵，遍布耳目。昨据袁世凯密折，内言东京留学生蓝天蔚等各若干人，编集数军，希图革命。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谎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就使本为忠义，然距义和团之日未久，亦深虞其有碍邦交。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反叛朝廷，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蔡钧、汪大燮于在日本东京留学各生，即可时侦动静。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然亦须分别首从，不得尽人诬陷善良也。此为朕万不得已而保全国本以固邦交至意。将此密谕蔡钧、汪大燮及各省地方督抚咸共凛遵。钦此！

《苏报》，1903年6月5日

军机要电

日前军机处接上海电云：近来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军机处刻已覆电，令其严为查拿讯办，勿容团结云云。

《苏报》，1903年6月26日

外务部发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电旨

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1903年6月21日）

天津制台、南京制台、福州制台、广东制台、武昌制台、成都制台、苏州抚台、南昌抚台、杭州抚台、安庆抚台、长沙抚台、武昌抚台、济南抚台、广东抚台、桂林抚台：①奉旨：外务部呈递魏光燾电，据称：查有上海创立爱国会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飭查禁密拿等语。朝廷锐意兴学，方期造就通才，储为国用，乃近来各省学生潜心肄业者固不乏人，而沾染习气，肆行无忌者正复不免，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着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所有学堂条

① 自此以上据故宫档案馆藏端方档原件抄补。

规，并着督饬认真整顿，力挽浇风，以期经正民兴，勿误歧趋。是为至要。钦此。宥，印。二十八日（6月23日）戌刻到^①

《中外日报》，1903年6月27日

•政务处某公晤张之洞

传闻政务处某公，近日晤张香帅，言及目下风气浮嚣，无论士、商、军、民，皆欲上书言事。捕风捉影，众口附和，甚至电达枢府，警议封疆。此等举动，徒乱人心，无裨国是，嗣后当设法禁止，以免蹈各国民权之弊云云。

《大公报》，1903年5月30日

•京师大学堂消息

—

京师大学堂初四日（4月30日）两馆学生会议拒俄一事已志本报。兹悉是日晚饭后，副总教习张小圃观察鹤龄忽牌示严禁，以为此事非学生分内之事，故有此示。此示一出，即有学生扯去。次日，不敢再悬此牌，然又恐学生之不明副总教之意也，故此日又挂一牌，照录于下：

^① 据端方档原件抄补。

昨敝处悬牌，学生中竟有扯碎弃置者，既准函陈白，乃有此狂妄举动，殊属不守学律，应由班长、斋长查明，呈管学大臣核办。

三月初五日副总教习处白
云云。闻诸生不以为然，仍各尽各人之义务云。

《大公报》，1903年5月4日

二

京师大学堂仕学、师范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书，已登昨报，兹得管学批示，照录如下：

管学大臣示：蒿目时局，忧虑万端，披阅来书，辄为之叹。该生等忠愤迫切，自与虚骄嚣张、妄思干预者有别。至于指陈利害，洞若观火，具征觐国之识，迥非无病之呻。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惟大局之利害固所必争，而当局之情形亦宜备悉。本大臣初闻兹事，即思抗疏陈奏，嗣知外务部王大臣^①于一切因应之方，均有定见，办法既无偏误，议论亦大略相同，是已疏稿已具，寝而未上。本大臣受国厚恩，事关大计，断无自安缄默之理。若交涉要务，艰于措手，有专责者身处其难，既已仰奉宸谟，悉心区画，亦不欲涉于激烈，干窃时名。区区此心，总期有益于国而已。嗣后诸生研究国闻，确有见

① 应为“王大臣”，排“大”作“犬”，显然反映了排字工人对清朝统治者英国的愤怒。

地，可随事随时，著为论说，呈候本大臣批答，藉可考见学识，示以准绳，不必聚论纷纭，授人指摘！切切此批！

《大公报》，1903年5月8日

三

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筱圃观察鹤龄日前将仕学、师范两馆斋、班长均各记过一次，查其原因，系因未将撕去牌示之学生举出治罪，故有此办法。

《大公报》，1903年5月11日

四

大学堂学生因俄人要挟事，上稟管学大臣，后管学大臣躬诣学堂，延集诸生，剴切宣导。大旨谓：现在学堂颇为外间所议，断不可授人以口实。诸君既为大局起见，则必保存此学堂；欲保存此学堂，当自谨言始。区区苦心，诸君当共谅之。云云。于是学生遂安静如常。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4日

五

京师大学堂此次月考出榜，因其分数不公，两馆譁然。师范生高续颐出榜时不及格，及将分数覆核，则竟有六十七分，特为改正。又瞿士勋及格有余，竟至名落孙山，后又特

为补录。又某学生以三、二十分之各学分数，竟予及格，以至纷纷议论……

又，此次月考，所有递禀管学大臣阻止俄约之各学生及各斋斋、班长均减去二十分计算，因未将撕牌示之学生交总教送究故也。靳君舆地一课本有一百二十分，在曾君之上，而靳君适为班长，故降一名也。此为该教习所言，足以证大学堂之学律矣。

大学堂学生自本月十八日起，早晨五钟起床，五钟二刻体操，此后则相继应课，直至午后五钟始行课毕。每日计上堂九次，共在堂十钟之久，并无温习之暇。严则严矣，其如徒劳何！

《大公报》，1903年5月17日

六

京师大学堂恐学生有与会党通气者，前经陆凤石尚书密查一次，并无实据可查。现在所有外间致学生之书函，遇有各国及各报馆字样者，均须查阅，无关系字迹，方准送交学生。学生致各处之函，亦须查阅放行，以防会党混迹云。

《大公报》，1903年5月27日

七

探闻张香帅在京遍视学堂既毕，即在仕学讲堂对诸生曰：“诸君皆是已有功名之员，尚肯虚心向学，足可钦佩，

而且开学未久，居然各有心得，况一切比例制度具能记忆，尤为中国可喜可庆之第一事。此固因两位管学有督率之方，教习等有教育之术，而实亦因诸君有志向学，年富力强，而后能如此进境之速。但吾人之界限不可不明，学生有学生之界限，学堂以外之事不可以作。诸君将来作事的时候多的狠，作的事也多的狠，现在当学生，总是不要损害学堂的名誉为主。朝廷设立学堂甚不容易，诸君当求才若渴之时，将来大才大用，不可限量的。我见诸君之才之识，甚为高兴，可为诸君前途贺，可为大学堂前途贺，可为中国全局前途贺。”

少时看师范生体操毕，又对师范演说一切，大致与仕学同。

《大公报》，1903年6月13日

八

闻张香帅看视京师大学堂时，在座中所论，深以学界风潮为忧，谓庚子时此风尚不过汉沪一隅，乃不过三年，已遍大陆，可怕也。又闻，尝将此意告之枢府，谓此时消弭之法，惟有拔擢一二人，以塞喁喁者之望，尚可挽回万一，否则真无术压制也。枢府大不谓然。

《大公报》，1903年6月14日

禁 止 演 说

爱国会陈、潘诸君因东三省事于前月二十一日会议于藏

书楼，演说设立社会事，桂太守亲赴藏书楼宣谕禁止外，旋出告示，照录如下：

为出示晓谕事：

照得本城拐角头旧敬敷书院房屋改为六县中学堂之用，因款项支绌，尚未兴办。前经程绅建勋等创设藏书楼，经方前府筹拨公款千金，并将此项房屋暂借应用。现丁绅等设立皖江公学，原为造就人才起见。访闻近有由东洋游学回国之人，在该处私设社会，演说悖妄之词，摇惑人心，实属荒谬、有违国家法律。现奉抚宪面谕，不准演说、私设社会，如违拿办等因，并札六县会商绅士，赶紧设法筹捐，兴办中学堂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学生及诸色人等一体知悉。须知国家兴办学堂，系为亟求人才而设，各学生须知讲求实学，为国家有用之才，切勿轻听邪说，误听信从，自取重咎。至于国家应办之事，朝廷自有权衡，毋庸该生等过虑。此后不准在藏书楼演说、私设社会，及他处亦不准行，以正人心，而端趋向。倘敢故违，定即随时访查，指名提究不贷。其各凛遵毋违。切切！

《大公报》，1903年6月12日

安庆近事述函

西六月二号安庆来函云：此间开一西学藏书楼已一年有余，其费用乃由数名开化明达之士所捐集。近又增开一西学

堂，与藏书楼相辅而行，其经费亦由民间自行募集。不料数日之前，安庆府知府某忽然身率差役，至藏书楼内，将创办之少年人数名拘执而去，并出告示，将学堂封闭，又将房产充公，且语来往藏书楼与学堂中之人云，应格外小心，不可再为此等之事。

闻来往是处之人，均系极有热心，主持维新之士。其中有数名，乃近由日本留学而归者。彼等常在是处，谈议维新之法，并在是处代售在日本所刊之某华报。其报乃为华官所深不喜而欲封禁之者，但屡行封禁，均无成效。安庆府知府某闻此藏书楼代售是报，则大为愤怒，故当此藏书楼开会议时，该府亦往而旁听。彼闻会议之人论及东三省之事，该府心甚不悦。一回署后，即签差往拘学生。幸所拿之学生等系甚有体面之人，得巡抚出而干与方已。不然，则定受该府非凡之虐待矣。

此数人者，现已获释。闻其被释以后将暂往日本避难，是亦殆为上策也。该府现云：欲将此藏书楼改设一中学堂，其经费由公款拨付。嗟乎！顽固如是之人，而犹饰为虚语以欺人听闻，宜乎人人皆谓其非实事也。（译五月十一日《字林西报》）

《中外日报》，1903年6月7日

安徽学堂之怪现象

省垣大学堂开办已数载，毫无成效，路人皆知。……现

在已届暑假，于六月二十三日开学。前次所考取之四班生，本欲即行入堂肄业，因斋舍缺乏，无处居住，不能入学。五月间，革出议论拒俄之学生十数名，故现在已有斋舍，定于七月二十九日传所考取之四班生十四名入堂肄业。此次所考取之学生，多奴隶学生，闻有某某花银百金，拜某教习门，故得考取也。

《国民日报》，1903年8月23日

*汪大燮电致外务部

日本留学生监督汪伯棠京卿日前来电致外务部云：前接直隶总督及管学大臣来电，均谓留学诸生编义〔勇〕队事虽甚可嘉，究不免有碍学务，切不可躁进等语，已经宣示。无如该学生等血气方刚，不能抑压，仍不免有报国之志。可否俟条约签押后电复宣示，以俾该学生安心向学云云。

《大公报》，1903年5月29日

*外务部电汪大燮

外务部日前发电致日本留学生监督汪伯棠京卿，略谓近来留学生借拒俄为名，纷纷归国者颇多，与定章不合。嗣后不论官生及自备游学之生，均须三年毕业后，领有文凭，始

准回华。倘有暗自回华者，一经查出，立即饬革云云。

《大公报》，1903年6月27日

蔡钧致端方电

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又：端即电告各督抚及海关税务司查拿。苏抚得电后，拍案大叫曰：“此等举动，明明又是一班富有会匪。拿获后，务必正法，决不宽贷！”

《苏报》，1903年6月5日

蔡钧致外务部密电

兹悉外务部于前数日接驻日本钦差大臣蔡和甫京卿来密电云：中国留学日本之学生，屡会议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阴谋并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一带之地，分派会党煽惑，纠合同志，以便起事，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等语。故前外部有电致各省督抚一体严拿之信，日前又有致监督不准未卒业学生私〔自〕回华之密电也。

《大公报》，1903年6月28日

蔡钧力索学生

顷因军国民教育会冲突事，驻日公使蔡钧向成城学校力索主张民族主义之学生三人，送回北京惩办。日人不之允，仅将三人退校而已。

《国民日报》，1903年8月15日

梁鼎芬演说之荒谬

日前武昌府梁鼎芬因湖北学堂中各学生愤于俄、法、东三省、广西之事，公同停课，欲筹所以挽救之策，梁乃亲至学堂，召集学生，反复演说。大旨以俄人要东三省，法人要广西，政府且不能拦阻，何况学生！尔等不可听信人言，无理取闹，只宜用功写字读书，以图上进。此等不干己之事，管他则甚！就使以东三省送给俄人，以广西送给法人，尔等亦不必干预云云。

《苏报》，1903年5月19日

密札防匪

芜湖访事人云：五月下旬某日，芜湖巡警局督办吕韵生

观察密札所属文武各员，一体严拿乱匪。其文曰：

为飞札转饬事：照得本年五月初六日（6月1日）芜湖关道童移：“奉署湖广总督部堂端电开：近日，有日本留学生数人，素不安分，竟煽惑二百余人借赴东三省拒俄为名，欲入长江一带煽乱。日在东京会馆聚议，以一班往北京见袁宫保，并探政府和战之信，其名目谓之‘特派班’；编充卒伍者，谓之‘义勇队’；往内地各口岸转运军装、钱粮者，谓之‘运动本部’。义勇队正在操练，运动部已入内地。上海爱国学社生徒亦有人为之响应。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与庚子富有票情事相同，而饷械较充，羽党较伙，度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事关重大，未敢斥为谣言不为之备。除札行沿江文武严密搜查，妥慎布置外，特密乞台端迅饬各属，互相防范，以遏乱萌，并随时互相知照。至禱。”^①等因。奉此移行。并严饬遵照新章，于往来船支严查有无私运军装，相应严密录电移会。为此合移贵局一体遵照，转饬各属，不动声色，严密查防。一面设法侦探情形，随时知会究办，务遏乱萌为至要等因。准此除札行巡警营官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员立即遵照，遇有前项党羽，及转运军装、钱粮者，务须随时知会以遏乱萌。特札。

《申报》，1903年7月1日

严 查 学 生

日前端方自接日本留学生义勇队之电，谓其借倡革命，

^① 1903年6月6日《苏报》曾发表此电，题为《端方致诚勋密电》，文字与此有小异。

故面諭漢上文武員弁，昕夕巡察，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即行盤詰。至若烟館、茶寮，均限晚間十點後收閉，蓋防有潛迹也。

《蘇報》，1903年6月26日

• 端方致軍機處報告防止愛國學社入長江革命電

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1903年6月23日)

北京軍機處鈞鑒：洪密，二十六日（6月21日）承准外務部有電，奉旨：外務部呈遞，魏光燾電稱，上海愛國會倡演革命諸邪說等語，着各督撫務將此等敗類嚴密查拿懲辦。所有學堂條規，并着督飭認真整頓，力挽澆風。等因。欽此。查四月初間，方聞上海有愛國會社諸生，借俄事為名，在張園演說，議論狂悖，即經密電江寧查禁拿辦。續在日本有各省游學生亦借俄事為名，編集義勇隊、運動部名目，欲入長江勾引票匪為亂，復經方于五月初一日（5月27日）密電沿江海各省，嚴防密拿，各在案。現仍督飭文武各員嚴密查拿，未敢稍涉鬆勁。至湖北各學堂，平時具有條規，約束學生尚為嚴謹，方復隨時親往學堂考察規矩功課，務使學生咸知尊親大義，不為邪說動搖。如有浮囂悖妄之徒，立即黜革懲辦，以期仰副朝廷興學育才至意。請代奏。端方叩。勸。

端方檔

革除排俄学生

前东三省事，湖北各学堂停课演说。两湖学生某等，梁鼎芬欲开除以泄其忿，以王慎之监督不遂其请，暂作搁置。现放暑假，忽悬某学生等性情浮动，著即开除之牌。因王慎之已假归，副监督纪钜维老而呆，常以梁之授意威吓学生，故有此举。

《国民日报》，1903年8月23日

阻止倡设义勇队

中国人无团结力，福建为尤甚，闽中某志士愤之。顷由沪旋里，因俄人婪索事，大呼同志，倡设义勇队。事犹未成，而众论譁然，谓保皇党潜入福州煽动各学堂学生，联合下等社会，步唐才常故辙。以某某之长者，至目为党魁。藩司周莲亲诣大学堂，集诸生，戒勿生事。以毫无影响之事，当轴遽张皇乃尔，可笑亦复可怜也。

《苏报》，1903年5月29日

江督接湖北来电

江宁专函云：日前江督接湖北来电云：上海爱国学社学

生近日联结义勇队，名为北上拒俄，实则有谋叛之举动，特电请江督即速访拿。魏午帅现遴委干员赴沪切实密访云。

《大公报》，1903年6月12日

南京各学堂之压制政策

此间各学堂总办闻有康、梁党人，分投沿江沿海各学堂游说学生之说，又见堂中学生多有与日本留学生函牒往还，且购阅堂中禁阅之新书新报，深恐革命、逐满、平权、自由、天演、物竞诸说，印入各学生脑中，妄生运动之心，不受长官压制，〔特〕颁条例：

一、禁外人擅自入堂会见学生密谈。虽父兄亲友相探，亦须先投门房挂号，由堂引至客厅，唤生所探之人与之相见。

一、禁书信往来中有骇人听闻之语，如编义勇队及电请政府疆吏稟请拒法、拒俄等事。出入信件均须呈监督验明施行。

一、禁阅新书新报。凡属康、梁著述，及日本近来刊行之各种报册，均不准购携入堂。

一、禁学生聚众演说国政时事。

有一于此，定即斥革严惩。

各学堂防范学生之心如此周密，谅可致中国日益富强，不忧外患矣！

《国民日报》，1903年8月10日

北 京 通 信

传闻政府已电两江总督，嘱其加意防守扬子江一带，如有妄谈国事者严行禁止，盖恐革命党借东三省情形造言煽惑人心也。

《天津日日新闻》，1903年11月10日

压 制 学 生

前月，南京格致、陆师、水师及其他学生五百余人开会于北极阁，稟请当道拒俄，欲更改不急之课程，注重于武事，以期成军国民之体格。高等学堂总教习缪荃荪闻学生有此等动静，恐于己每月百金之俸给有碍，即以压制之力出而强阻。又有南京绅士濮文暹者，亦以不学之人为教员，与缪表同情。两人即求见魏制军，请派兵解散学生团体。魏迫于二人颜面，即许诺。学生闻此消息，亦即纷解。而缪忿戾不已，复以江西人张某，素有文明之誉，旧为陆师学生，而新从上海到宁，此举系张所运动，遂请魏拘拿。近日上元、江宁两县，均奉到拿张之札文矣。……（本社访闻）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31日

* 电 嘱 惩 办^①

自日俄开战，在东京之留学生有请投入军队及集资助饷者。外务部闻之，特电嘱驻日使杨枢惩办一二人。杨覆电谓：业已谕令解散，且召各生竭力开导，并嘱各监严范，惩办为首一节，似可不必，免滋疑惧，转生支节云云。（访稿）

《俄事警闻》，1904年2月17日

^① 原题“留学生之慷慨”，今题为编者所拟。

拒俄运动与反清革命

敬告同乡学生(节录)

《湖北学生界》论说

偶阅中国报纸，读诸君请督抚宪电奏拒俄书，有不可一世之概，且不惜犯枪烟弹雨，执戈前驱，使外人知吾国有学生，不遑启处，辍课数日。壮矣哉，我同乡诸君！伟矣哉！我同乡诸君！同人为西向悲歌久之，辄欲将所言摧烧拉毁，以无遗诸君羞。愧乎诸君之举动，之陈谋，之血诚，之痛快人心，有非某等所能思议而赞扬也。然此仍哓哓者，则以报纸之传闻，不能不为诸君惜，且为诸君愤也，故姑存之。

且更有说焉（报云，诸君一腔热血，竟为某某所阻挠云）。嗟乎诸君，既认定此目的矣，即当操钺刀，纵阔斧，斩除种种阻碍，达我报国之血忱，有么魔鬼物障碍其间，拔剑斩之，牺牲一身，以除巨蠹，此仁人君子大丈夫之所为。其风最盛于日本，而现今之俄罗斯尤神出鬼没，毒人莫测，酿成大恐怖时代。其秘密法将遍传于中国志士，设令断送一二顽躯于化合药料之中，彼畏死者将鼠伏蜗缩，不敢再作诸君之劲敌矣。

尤有进者，诸君既以报国自任，不可不结一永久之团体，严其组织，百折不回，而于尚武之精神，宜加意振作之，甚

勿以软弱疲惫之身，谈弹烟炮雨之事，貽志士羞也。（……近闻鄂中志士，有以青衿入营舍当兵者。噫！有如此志士，吾中国可以不亡矣。不禁狂喜。）

《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5月27日

读《军国民教育会集捐启》

热而未昏者

呜呼！时至今日，举国人背水之阵，尽人为沉舟之军，有必死之势，而无必死之志，则真死无可遁矣。而知其危者，仅少数之学生，而学生中亦未必其皆灼知也。然我国现时声价，必首推学生，学生界中首推留学生，留学生之与母国声气最通，距离最近者，首推日本留学生。月来法、俄叠起警信，留学东京诸军，慷慨奋发，倾数年学力所得之热血，作祖国中流之砥柱，首倡义勇队，期尽军国民之责任，风潮东来，内地响应，诚不愧为忧时志士，爱国英雄。及捧读登入《苏报》之《集捐启》，其一字一泪，以身殉国之血诚，洋溢词际，眼红鼻酸，不堪卒读，而尤不忍不读；及至北洋大臣数语，则不禁肠断气绝，歔歔失望，继以痛哭，而叹中国求存之难也。

夫袁以六烈士之头，易其通显，自戊迄癸，其媚事荣、李，揣摩西后，何所不至，以得有今日，然其志不仅在今日之北洋也。盖曹操不丞相，则魏之国号无以出世；袁之欲得

北洋，犹曹之欲得丞相也。徒以眈眈环视，不敢遽尔实行。虽然，袁固汉种也；袁有此志，袁即有功于汉种也。然纵使袁而为明太，我汉种其果福乎？祸乎？况袁并不能为明太，练其外交手段，亦不过如张楚之以同种献媚异种而妄冀非分耳。

诸君固抱爱国极热之血诚，迫于空拳赤手之无可凭借，遂不及检点，以袁为尚有权力，急而出此。然有权力者，尚有胜袁十、百者在，后、李虽为袁所玩，然袁气力尚未长成，固犹在后、李掌下也。但问权力，何不竟追求后、李，岂不尤胜于袁哉！诸君乎！热心乎！其毋乃如吴谚所谓热昏乎？谚又云，“不识人头，吃煞苦头。”诸君其鉴诸！

《苏报》，1903年6月8日

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

自然生（张继）

五月初九日，见《苏报》有严拿留学生之密谕，我脑筋受其刺激，于是手不忍舍，口不忍闭，忽作细声读之，忽作大声读之，忽作狼声读之，忽作鬼声读之，心为之动，足为之跃，血为之沸，气为之涨。吾怪留学生，吾怪满洲人，吾不得不以绝大之希望，奉诸我最敬爱之国民。

吾怪于留学者何也？学生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以举国无人之今日，尤不得不望于学生诸君，而东京

之留学生，尤为举国学生之标率，是东京留学生之责任，尤不可以道里计。海内父老希望于诸君久矣，向日之诸君，以中国未来之主人公自期，铸革命之脑，造民族建国之魂，诸君之志愿，非不广大也，何今忽出此矛盾之举，代满洲人而拒俄，乞怜于满洲政府，愿为前驱，甘为牛马？仆仆哀求之旨，一见于军国民教育会之宣言，堂堂忠君之士，二见于义勇队之特派员。而政府更不怜诸君之苦心，而发今之上谕，以反叛朝廷定诸君之罪，以就地正法为处诸君之刑，是诸君自作之灾，于满政府不足骂也。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恢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留学生诸君乃汉人，而非满人也；今之政府非大汉、大唐、大宋、大明，乃大金、大辽、大元之续，所谓大清者是。以诸君汉人，而非大汉、大唐、大宋、大明之政府为平等之交涉，焉能免其扞格？以诸君之非满人，而与游牧政府之大清为密接之行为，奚怪其生疑忌！我以热血待人，其如人冷遇我何！是吾不得不怪于留学生诸君者。

吾怪于满洲人者何也？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当二百六十年之前，黄河之畔，扬子江之滨，黄帝神明之胄，栖息于其间，绝无汝满洲游牧之踪迹；泰山之北，衡岳之南，所谓衣裳冠带之区，绝少汝辫发左衽之丑类。以群中国之人，居中国之土，始有国家之名词，始有言国家之资格。汝满人何为，竟敢以我国家好名词，置于极诬谬狂妄之上谕？若曰“国家养士二百年”，若曰“国家深恩厚泽”，呜呼！曷汝不自量之甚也！我汉人建国于此大陆已三千年矣，举我同胞，

皆与我国家有密接之关系，故国之爱我，国之养我，国之恩我泽我，乃我国家应有之责任，无待我之要求，无待我之报效，而国家莫不置我于幸福之地。汝满人何为？既窃用我国家二字以为口头禅，又妄称“二百年国家”以缩我寿命，且又敢曰“深恩厚泽”以责我不报！呜呼！汝狼狈不堪，何一至于此！要之汝满人之本性，以游牧为生活，既无造国家之才，已无言国家之资格。今屡借我国家之名，以欺我同胞而不自羞者，是我大怪者一也。

悲夫！吾之祖宗，吾自知之；吾祖宗之历史，吾自明之；吾祖宗之耻辱，吾自记之，且印于脑筋而不忘之。胡元之入主我祖国也，杀我同胞之祖宗一千九百万人，已为我历史亘古未有之惨。迨汝满人之窃夺中原也，逞汝禽兽之性，北自幽燕，南至滇粤，屠劫焚掠，较胡元尤甚。扬州十日，嘉定万家，此他州县之比例也。钳束之酷，聚斂之惨，而尤为世界所稀有。山西之食人肉，河南之贩人头，此二年前回銮时之真象也。何一非贼满人所致？我同胞之祖宗兄弟，果有何辜？满人不言及我祖宗则已，吾每一思及，未有不血飞发冲，欲灭此贱类而朝食也。今汝犹曰“自其祖宗以来，深仁厚泽，各直省地方遇有水旱，无不立沛恩施”者，自欺欤？欺人欤？是我大怪者二也。

试问汝满人入我中国以来，我果何负于汝？汝竟以我大地江山，为汝之囊中物，送人赠友，毫不顾惜？试披我地图，则我之台湾，我之威海卫，我之胶州，我之香港，我之澳门，皆落于谁氏之手矣！观我权利，则所谓保护国家权力之兵权，所谓保护安宁生命之法权，所谓保护国民膏血之财

产权，而今皆安在哉？岂非汝满人用贩卖奉敬之手段，以种种不可思议之约章，及种种不得其头脑之密约，默许而赠送于大英、大法、大德、大俄、大日本者欤？今尚敢曰“邦交”，邦交之道固如是乎？是我大怪者三也。

今也，吾不得不敬告于我同胞曰：国亡可以再兴，种灭不能再长，一空间不能容两物，汉、满不能两立。人莫不欲保其种，满人除奴我汉族之外，乃不足以保其族之永存，是满人有保种之心也；欲奴我汉族，则不得不借我“国家”、“祖宗”、“邦交”等好名词以欺压我，是满人有保种之法也。满洲人既有保种之心，又有保种之法，吾羡之，吾慕之，吾不得不自警也。

吾愿吾汉人自今之后，莫言排外矣。非因不去，良果不结；小丑不除，大敌难御。非止此也，复仇者，人格之最重要者也；无复仇之人格，则与禽兽无择。秦、汉以降，竞争之潮息，而复仇之精神亡。南宋以来，举中国之人，无复有敌忾心，无复有生人气，沦为乡愿之天下，非无故也。悲夫！念纪舞台，为汉人兴亡之关键，不兴必灭，不灭必兴，间不容发，是公论也。抑吾闻之，欲兴其新，必先去其旧，故吾不惧亡国，旧国亡，而新国可兴。如以主权归异族为亡国，则中国之亡已二百六十年矣。满洲游牧，有何高出于白人者？不愿白人之来分割我，支配我，而甘受满族之奴隶，其汉人恃以不亡之道乎？吾愿吾国人起复仇心，旧仇可去，则新仇自消。对今之满洲，既能张复仇之义，以光复我有，则他日之大英、大法、大俄、大德之来主我者，亦可张复仇之气以驱逐之也何难！挟复仇之义，立此生存竞争最酷最烈之

世界，吾必知其能操优胜之权，而无劣败之患。不然，居今之日，假使能拒俄于黑龙江之外，排法于南海之南，吾知吾汉人犹将茫茫然号称中国不亡，依满洲人为泰山，而不知其丑；招人种灭亡之祸，而不觉其形。噫！势至此，尚何言哉！故吾敢以一大语奉于我同胞曰：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吾国民其听诸！吾海外之学生其听诸！

《苏报》，1903年6月10日、11日

吕海寰与蔡钧

《江苏》本省时评

近日津、沪各报及西报均译载商约大臣吕海寰曾电致上海道袁海观氏，令其密捕寓沪志士某某等四人，袁氏颇有不愿受命之意，吕无如何，遂以此意电告苏抚恩寿，嘱其切责袁氏，袁不得已，于是有协请寓沪各领事等签押，密捕各志士之举。

同数日内，《苏报》又载驻日公使蔡钧，电告鄂抚端方，谓东京留学生已结成义勇队，逾二百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业已分布内地，潜谋不轨，请飭各省一体严密查拿等语，端遂转电政府及各督抚。于是沿江各督有密飭防营，查拿拒俄党人之举。

记者曰：呜呼！无惑乎吾中国所谓志士、所谓留学生之

日即腐败至于如此，无惑乎吾志士、吾留学生之日以腐败为内地所诟病至于如此，且若是其駸駸不可挽也。吾志士、吾留学生既掀破四千载之历史，发见种族之说，岂不曰凡我神明胄裔之一独夫、匹妇，吾必竭尽全力以保之、持之，凡非我神明胄裔之游牧贱种，吾必竭吾全力以芟之、夷之，庶几乎排异类之观念炽而兴汉族之目的达也。恶！其然！！岂其然！！

吾敬告谋吾种族者曰：勿谓凡吾汉族皆当保之、持之，而当芟之、夷之者之必无汉族之一人也。不观吕海寰之与恩寿，不观蔡钧之与端方，以其人，何莫非汉族之一人？以其罪，恐犹非仅仅可芟可夷之恩、端之罪也。吾窥吕氏、蔡氏之心，以袁氏听命之稍缓，乃不惜醜颜乞灵于异类，以快其戕杀同胞之欲，则异日苟有可以杀其祖若父，以为邀欢非洲黑人之具，而即因以固其臣妾之宠者，亦何惮而不为也！以求媚联俄的异族政府之无术，乃不惜反唇肆其名为拒俄、实则革命之狂噬，以自斫其对外之扞御，则异日虽百变其术，百变其言，苟有可以为取媚异族之具者，即概以“名为如何、实则革命”一语冠之无不可也。虎必有依也而后得人而食之，吾保持神明胄裔之志士、之留学生，吾芟夷游牧贱种之志士、之留学生，乃纵之，乃纵之，使为虎依，乃不闻出三寸匕首相见于五步之内，实行其铁血主义！呜呼！何言种族为！！何言种族为！！

或者曰：是毋然。子不闻媚鬼者死于鬼，媚盗者杀于盗？彼蔡氏者，亦既不旋踵而有开缺之变动，吕氏亦以商约交涉事件多不见满于政府，故恩眷之隆，殆远逊于一同办商约之张之洞氏。是二人者，虽纵之，将自毙，昭昭然矣。呜

呼！待其自毙，吾中国所谓志士、所谓留学生，复何面目见吾神明胄裔之同胞矣！

《江苏》第8期，1903年6月25日

革命其可免乎（节录）

季子（陈去病）

有妨氏慨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谏于我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庚子之役，露西亚借征讨之名，乘乱以据满洲，肆威荼毒，三年于兹，期限既臻，宜若可以完璧归我矣；而乃迁延逡巡，冀图雀巢鸠占之计，内外营结，百出其谋。淫昏之老婢，选奕之摄政，形腐之余生，骄惰之孽裔，既浸被蛊惑，醉心沉溺，欲北向长跪，谨手捧我营州之故壤，全辽之版图，再拜再献首以进献于尼哥拉士第二之陛下而归其统辖。我黄胤不忍神州之沦陷，深惧大陆之割割，奋然思起而争之。于是日本留学生慷慨悲啸，编学生军，飞电中外，联合团体，欲捐微躯以捍强敌。考其发表宗旨，一则曰拒俄，再则曰属在政府统制之下，情词卑逊，志气蜷局，屏息乞怜，至可悯念。四海豪杰士之聆诵檄文，侧聆口演，方且腹诽口讥，心疑目笑，以为若此举动，犹不脱奴隶依赖根性，而确然其为清国留学生会馆办事之面目手段，曾不足当环球起义英雄之一盼，更曷可冀法朗西之兴革命军，华盛顿之竖独立

旗，而欲窃掠微些之名誉乎！何况稂莠杂糅，萧艾盈室，观其状态，纷纷然，缤缤然，几若率獯鬻而斗共工，驱三苗而征涿鹿，我轩辕氏之始祖，当日有（何？）尝若是行之也者！然则其平时所谓民族主义，于此盖尤烟销熏歇，而绝无有斯须之影响。呜呼！兹马八再之留学生，洵亦可谓怵怵倪倪、低首下心者矣。不意满洲朝廷乃斥为党徒，目为悖逆，指为不轨，怒为对敌，且又重诬之以为孙文之党援，康、梁之臂助，移文州郡，传电畿疆，罗织搜索，防若寇贼。观其儆戒之情与张皇之态，盖几较俄事有过之无不及者。闻其密札有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夫革命竟革命耳，何借拒俄之词为？今既拒俄，则非革命固无疑矣。而端方，而蔡钧，必欲合并而混同之，务极倾陷以为快。呜呼！我留学生何万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诚而即蒙革命之名，吾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满洲者惧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图拒俄之计，吾转不知彼满洲者于我将奈之何？是故余乃怆然慨息，悄焉累欷，以敬告于我留学生，并以谕同胞四万万黄帝之胤曰：呜呼！革命其可免乎！

客曰：子姑毋怪满洲人之忌我留学生，吾且告子以满人之忌我汉种中之为满奴者。今夫袁世凯，非我汉种中之甘为满奴者乎？戊戌之秋，不惜残忍以戕贼同类，乐为荣禄鹰犬而推翻新政。那拉氏感其恩，一瞬而授以鲁抚矣，再瞬而畀以直督矣，三瞬而荣以宫保矣。豢养之隆，殆未有艾，而袁氏亦且竭诚效能，冀以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是袁之于满，宜若可以忻合无间矣，乃自荣禄一撒手，而袁氏且败。一夺其财权，再削其兵枋，三且乘机伺隙而欲解其印绶，漂摇陞

枰，危若累棋。冤哉，袁也！忠奴若此，而犹复侧目，然则藐尔诸生，敢发高论，干朕家事，此其侵犯，能不疑之耶？故对镜一袁氏，而决知其忌我殆应然者。呜呼！将军降北，中行说未睹殊菜；上学上书，欧阳澈徒闻显戮。痛乎哉，革命其可免乎！

虽然，或且谓公路有异志者，其见疑于满也亦宜。若夫张之洞，非尤我汉种中之甘为奴者乎？一飞电而谭、刘六君悬首于藁街，再传檄而唐、何诸英毕命于斧钺。高掌远蹠，文致多方，逮捕株连，惟恐不尽。在汉家方且谓其梟獍之尤，而在满洲允宜宠以刍豆之养。乃兹者北上，中外喁喁，几欲盼其人外部握枢枋以为幸者，其建臣亦至有叩首连请不已者，而那拉氏顾以其主张拒俄之故，拂然于心，终不之用。甚矣哉，俄满之交，融若胶漆，虽以至极孝敬之苍奴，一失其旨，竟遭排摈，何况连受此奴之钳制、之戕贼、之摧挫、之斩艾之留学生，昧其俄满一家之意，忘其性命关系之原，一旦乃欲激昂奋发，攘臂以破坏其生死不解之团体，此其触怒于彼，较之张氏有甚焉者，不问可知。以为冒渎若此，而犹不目为革命，将何事而始目为革命乎？因是盛气发愤，怪啼骇呼，以惊相走告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揣其词意，五蕴毕了，盖一若俄即满洲，理无可拒，有或非之，便为革命也者。呜呼！彼满洲政府，何其饮鸩如饴，濒死不悟，竟至此乎！夫俄罗斯本不足患，而驱满洲以逼迫汉族至可患也，抑满洲尤不足惧，而牵俄罗斯以蹂躏中原至可惧也。然则当此之时，我黄帝之子孙，以有至极患惧之祸，而又蒙莫须有事之名，就情势论之，盖几乎革命亦革命，非

革命亦革命矣，而况乎来日之方长也。迫乎战，革命其可免乎！

.....

且夫满廷自戊戌以还，疑我殆甚；洎经汉口之变，猜忌益深；近则兴中诸会，势焰如云，学界风潮，鼓荡日厉，彼盖未尝不为之寒心者矣。矧诸英、日诸邦，容留党人，任置不问，而俄独铃制学生，禁遏报馆，严备尼希利党，使不得暴发，设施谋略，略表同情，因是方针一变，悉移其欧美各邦之国际，专意以倾向于俄。俄乘其计，乃日夜逞其狐媚之伎俩，鬼域之阴谋，动摇荧惑于满清之廷。交通大阉，特立华俄道胜银行，以诱吸其财；复广布间谍，多行贿赂，以曲达其狼贪虎逐之目的而钻营夫大欲。于是铁路权、矿山权、税关税，浸淫至于行政、司法、立法权，一一轻举以畀之而不稍吝；犹且阴缔密约，恃为奥援，以备他日有变，则无论何处，即可借俄力以为抵御。呜呼！厚矣哉，彼俄、满之交也。呼吸一气，混沌无间，盖决然矣。是故今日之事，在彼不过曰是实践密约之始，而旁观好事，多生枝节，英、日、美既妄作猜疑，留学生更何容置喙，乃竟跳噪奔啸，不识忌讳，此非所谓“作乱犯上”而何哉？故曰：“名为拒俄，其实革命。”斯言也，殆肺腑之言也，而留学生犹昧昧视之。呜呼！亦何其忠厚之至哉！夫天皇圣明，臣罪当诛，此自古守臣节者所艳称，以为至不可悖。顾吾君而犹是一家圣明之君欤，则即为之屈死而亦无不可；吾罪而犹是确乎当诛之罪欤，则即投畀豺虎而更何退辞。至若君非固有之君，臣无可摘之罪，投袂兴起，大义宣昭，此固环球各邦所当闻而起

敬，而吾皇祖在天之灵，以迨成汤、周武、汉高、明太诸仁圣先帝，鉴是苦衷，尤将阴降高原，界之玺剑，指挥神兵，助扑此獠，无可疑耳，而尚何迟回哉！鉴夷狄之有君，羞哉诸夏；眷波兰之无国，痛矣为奴。周文公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怨。”念之哉，革命其可免乎！

而况秉节宣淫，羞貽海峤；微行纵侈，事见弹章。万寿山营缮方新，笙歌不彻；颐和园盘游无度，宴会频闻。祝尧母兮千秋，纲征花石；问圣躬兮无恙，癖嗜烟霞。语有之曰：“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旨哉有味，洵乎岂诬！卧薪尝胆之言，徒蒙黔首；豆粥素衣之诏，总付前尘。吁嗟乎，北望觚棱，赋秦宫而有象；东求仓海，伺博浪兮何年？机会方来，时光不再。勉之哉！狐鸣篝火，步伙涉兮无嫌；勗矣夫！异军苍头，继东阳而特起。革命乎！革命乎！其诸海内外英材杰士，有辍耕陇畔而恍然太息者乎？则予将伏剑从之矣！

《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

• 《满洲之密约》译后语^①

译者曰：“满洲者，满洲人游牧之故土，而彼所谓我大清祖宗发祥之地也。今竟不借割赠俄国，弃之如敝屣矣，则

^① 《满洲之密约》系日本《支那新闻》所刊文章，《江苏》曾转载此文。

彼视吾同胞所居住、所生活，一刻不可离之列祖列宗绵绵延延相传之汉土，必将土芥尘埃之不若矣，则彼送之弃之更何足惜！危哉，吾同胞！危哉，吾同胞，将为覆巢之卵矣。

今之满洲政府甘弃其游牧之故土，忍送吾同胞所居住、所生活，一刻不可离之列祖列宗绵绵延延相传之汉土，友邦劝止之而不纳，国民力争之而不容者，犹富家之败子，毁其田地，售其室家，亲友苦谏之而不听，家人哀求之而不从也。为家人者，苟不愿为丧家之狗，舍驱逐此败子，杀戮此败子，出而自行整理家事，尚有何道哉！呜呼！吾同胞可以知所择矣。

《江苏》第8期，1903年6月25日

革 命 制 造 厂

《江苏》内国时评

沈荃既死，满洲政府益欲逞其毒于我同胞国民，留学生之还入内地者，皆被查检甚严，而魏光燾指捕扬州新党若干人、上海新党四十七人，其说腾播，弃家逃威，望门投止者趾踵相错。满人之虐我汉族，暗无天日之至耶！

吾乃今知满人之所以水火我、刀锯我者，非疾痰，而药石；我之蹈此水火，饮此刀锯者，不当怒，而当感。何也？则以吾汉族四万万人质性薄弱，习染深固，非满人出大力锻炼而陶冶之，不足以成利器也。冶工之铸刀剑也，猛火以融

之，铁锤以舂之，炉锡砂石以攻之，虽汗流气嘘、力耗神疾不惜。卒之火力愈猛，淘汰愈精；压力愈重，质性愈坚；磨练愈深，锋锷愈锐。迨至利器既成，出为世用，无不宝贵。

近世格致昌明，制造之工日出，而革命之制造尤十八世纪以来世界之大工也。是故英王若耳治，美国革命之大工人也；巴黎巴士的狱，法国革命之大工场也。西班牙之于荷兰，日耳曼之于瑞士，土耳其之于意大利、塞尔维亚、希腊等，莫不尽举附属之民，投一炉而冶之，百炼千锤，务使其能独立自强，成光芒锋锐之性质，故迄今白民族之游刃四海，试锋东亚，几如切玉昆刀，无坚不破，制造之功能，神且大如此。

吾中国数千年来，代不乏制造之人，惜其法未精，虽有废兴改革，类皆以暴易暴，无阖辟天地转换世界之观，民气销沉，受群外族之磨削，恬然忍受而不知耻。近顷满洲政府奋其热心，运其能力，以法律为薪炭，以狴犴为鼎炉，以刀锯为锥凿，以剥肤敲髓为刮磨，以水深火热为淬砺，而我民族顽民之顽，尤甚顽铁。当戊戌之际，康、梁、谭、杨等数人，伏阙上书，请颁新政，天下喁喁望治，然其意欲以平和改革也。政府以为未足，执而诛之，以造成唐才常等数十辈。然唐才常等，虽实能行流血主义，而其名犹曰保皇也。政府以为未足，执而诛之，俾以造成数万民党，如近日广西之变然。内外学生等，以法人之干预，恐阴夺政府国权，慨然有拒法之请。留东学生，复编学生军，愿听节制，以抗俄人。则其保存满洲政府之心，或犹未忘。满洲政府恐其气茶，必欲锻炼而磨砢之，于是将甘心于学生，四处逮捕，至

商请日使内田，筹压制留东学生之法，而邹、章之狱至今未解。保皇党之龙积之、沈荇等，尤满洲政府之所甚恶，或执或诛，以警天下歌功颂德之辈，使咸趋于革命而后止。盖至此而炉火纯青，功十八九矣。尤足奇者，禁锢留学生，不得入成城学校，以效秦政之焚诗书，销锋镝；开经济特科，而即捕经济特科之士，以效张献忠之屠诸生。呜呼！经如此之匠心，运如此之神工鬼斧，虽枯铜腐铁，安得不立成利器耶！

《江苏》第5期，1903年8月23日

*《支那分割之危机》译后语^①

译者曰：我译此篇，我眦裂而发指，乃痛哭流涕以呼我同胞曰：

我同胞岂尽聋瞽者乎？不然者，今日祖国之现象，与夫外交界奔腾澎湃、风潮激荡之声，何竟不屑以一启眼、一倾耳之劳以视之听之也？

夫俄国今日之所以侮辱满清政府者，其蛮暴无礼之状，虽以旁观之日本，犹且不能忍，而满清政府竟受之而泰然者，是可痛也。夫满清政府不思自立，而甘以主权授之他人，固无足痛；所可痛者，今日之满清政府在今日之位置、之资格，

① 《支那分割之危机》原刊日本《独立评论》，《江苏》第6期曾予译载。

固代表我堂堂四百余州之神明华胄，而亦为地球列国所公认者也。故地球列国苟有侮辱满清政府者，是侮辱我四万万同胞也。何也？盖满清政府在今日之位置、之资格，固代表我四万万同胞者也。故俄人今日之侮辱满清政府也，岂仅侮辱此满清政府区区数人而已，实侮辱我四万万同胞也；满清政府之媚俄人也，又岂仅此区区数人媚之而已，实代表我四万万同胞而媚之者也。

呜呼！有四万万之同胞，而不能于其中择一贤者以为全体之代表，而乃使彼沐猴而冠之蛮族高踞我上，且与以代表全体之资格，使摇尾乞怜，吞声下气于俄人之前，俄人喜则喜，俄人怒则忧，作此寡廉鲜耻之丑态，以丧我黄帝子孙之名誉者，果伊谁之咎乎？虎狼强俄，不顾国际，以极蛮暴之举动，极无礼之言辞，对于代表我国民全体之满清政府，恫喝迫胁，无微不至。满清政府既不敢动，乃我四万万同胞，非特不以四万万人之同意，监督满清政府，敦促满清政府而使之动，且随于满清政府之后而亦慑服不敢动者，果谁之咎乎？故今日之中国所以为环球所侮辱，几不能立国于天地间者，皆我同胞自取之咎也。

虽然，时局迫矣，风潮急矣，同胞苟犹欲立国于世界乎？则今日对于满洲问题，固不当以秦越之肥瘠而视之也。何也？盖今日之满洲问题，即他日十八省问题之发轫也；今日满洲之灭亡，即他日十八省灭亡之导火线也。故今日我同胞对于满洲问题而必欲与俄宣战者，非为满清政府保乡里也，实保护我同胞全体之乡里也；非为满清政府作奴隶也，实保护我同胞全体之主权也。故今日我同胞对于满洲问题所

当准备者，惟战而已。俄人不肯撤兵而恫喝我以战，则我不可不秣马厉兵以与俄人战；满清政府而不欲与俄人战，而不敢与俄人战，乃并不愿他人之与俄人战，乃并欲出其代表者之权限以禁四万万主人翁之与俄人战，则我同胞不可不秣马以先与满清政府战。战俄人，战满清政府，战虽二也，保国则一耳。

《独立评论》之言曰：“国家隆替之动机，惟视国民自信力之强弱为断。”吾更为言曰：“我同胞自信力之强弱，惟视其对于满洲问题战与不战为断。”呜呼！我国民苟尚有一毫自信力乎？则直跨马提枪以与哥萨克兵鏖战于枪林炮雨中以一决胜负耳。战胜，固幸也；战败死，固犹不愈于以萎蔽而死乎！抑吾四万万同胞而苟欲战也，满清政府又岂能禁之也；我四万万同胞而苟欲战也，虽哥萨克兵又何足畏也！呜呼！一战而霸天下在今日；国亡家破，无所为归如犹太人者亦在今日。吾同胞其知所择乎？毋使他日歌《麦秀》之章而心恫也。

《江苏》第6期，1903年9月21日

报！报！！报！！！俄罗斯南部之暴动（节录）

《江苏》外国时评

暴动！暴动！！俄罗斯果不得不暴动，俄罗斯终不能不演革命之活剧，倒专制旧政体，建共和新政府，为日非远矣。

我同胞对之感情应何如？

阳历七月杪，俄国密加露、高加索及奥特萨等处，劳动者之暴动大起，又巴鲁克等处，皆同盟罢工。及至八月初旬，尼古鲁及奇鸣等处暴动又起，尼古鲁之知事及警察长两人皆受重伤，几致命。又载尼哥及略挨尊两地之亲王，亦为其领地农民所杀，地方官吏乃派军队往，且炮击之。一日之间，市民之被杀者约有数百人。于是社会间之激昂益甚，同时响应者竟有六十余万人之多焉。革命风潮日益急迫，俄罗斯内界风云，识者知其方未有艾也。

俄罗斯南部此次之暴动，其原因果何在乎？则藏相维脱氏国家富力中集政策之失计也。维氏不顾地方产业之涸竭，与夫劳动社会之生计，但举全力以力谋中央国库之富裕，因是地方工业往往濒于危困之境，劳动社会不能安，乃激成此变。此实维氏政策偏僻之结果也。

呜呼！斯拉夫民族真好男儿，真不愧为伟大之人民。善于动！善于杀官吏！杀君主！！，杀外族！！！吾四百兆同胞对之不羞死也应恨死。

.....

虽然，时不可待也。风云之变，日益急矣；沦亡之惨，岂待五稔！吾同胞果如何而可乎？夫以今日之中国，外族之势力已膨胀达于极点，瓜分之惨，岂复能迟之又迟哉！论者以为欲救危亡，当从根本着手，故宜以政教为先，其效盖久而长，非一朝一夕可致也。然而时局之迫，固已燃眉，彼狮踞虎视者，岂复能使人从容不迫从事于此乎？故自今日中国之现象观之，可以醒国民之恶梦，可以保汉族之尺寸土者，

暴动其庶几乎！虽然，无团结力之暴动，野蛮暴动也，是谓无意识之暴动。苟为无意识之暴动也，虽日日暴动，无效也，故无意识之暴动不足贵。盖天下事未有无团结力而可以成者也，是故欲言暴动则不可不言团结。俄罗斯之暴动，有团结力之暴动也，故虽杀虽镏而其气不衰，故一呼而响应者有六十余万人之众也。此之谓文明之暴动。文明之暴动为可贵，故革命之活剧终不能不再演于俄国也，是可为我民族法者也。

咄！同胞！！同胞！！！今日满政府之所以朘削我国民之脂膏，损害我国民之利益者，较俄国何若？而不动，而不敢动，而死，而萎蔽以死，伤哉！

《江苏》第6期，1903年9月21日

告幼年诸姊妹（节录）

吴弱男

唉！今日讲到这件事，真真伤心，不讲，又不能忍在心里，我要细细告诉你们。

就是俄罗斯将我们十八省都要抢去，将我们四万万同胞都当做他的牛马，那个贱种的皇帝也不来管你。他们只有本事管我们中国人，平常称甚么大口皇帝、圣明天子，只要见了俄国人，就象小鬼见阎王一般。俄人叫他死，他不敢不死；俄人叫他活，他不敢不活。他们为甚么要这样怕外国人呢？

唉！不是尽然怕外国人，实在是有一大半巴结外人，想得外人帮助他一点，他就永远可以保着他子孙万世帝业了。唉！你们想这是可痛不可痛呢？

我们现在若不去想法子，快快救我们的国，恐怕不久我们的财产都要被那些不要脸的贱种败完了，我中国人种都要灭尽了。唉！现在我们还不去想法子救我的祖国吗？若然我们要救我们的国，必定要把那些贱种赶出去，然后可以救我们的国。只有这一线的生机在这里，那是甚么呢？就是革命排口。

革命的好处，是讲不尽的好处，我今日要略说一点与你们听。比方这个东西，若拿他修理好，或换新的，这也叫革命。比方一件衣裳，或是做的不好，或是样子不好，若拿他改一新样，这也叫革命。若是一国的政事不好，拿他改新政，这也叫革命。若有一国要灭亡，这国里百姓各样事都革命，这国是必定要兴旺。总而言之，革命就是从坏处改到好处。我们中国这样腐败，现在若不革命，真是没有的救了。

.....

诸位姊妹呀，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还不快快想法子吗？诸位姊妹听见我说的话，必定要笑我：我们都是女子，只要在家里绣女红，主中馈，看小说，那些国家的事都是官的事，与我们女子有甚么干涉呢？唉！诸位呀，要是这样想，就是错了。请看十九世纪那些国革命的事，多半都是女子赞成的。玛利依岂不是女子么？那时玛利依若不流血，恐法国早亡了。贞德岂不是女子么？他何以还能带兵呢？这都是外国女子，我们中国从前有一女子名木兰，他也是替他的父

亲出去打仗，木兰岂不是中国女子么？诸位想想看，他们也是人，我们也是人，颅都是圆的，趾都是方的，一切都没有甚么分别，何以他们能做，我们不能做的呢？我敢讲是你们不想去做，不想去学玛利依，倘然要去做，是没有做不成功的。俗话说，世界无难事，就怕一心做，这句话实在是不错。

我望我二万万同胞替我们女子吐一口气，做出一惊天动地的事，教我四万万同胞出十八层的奴界，使我中国在地球上算为第一雄国，日后或者能免瓜分的惨祸。不然，你们虽是太太小姐，洋兵也是一样蹂躏你们；你们虽是足不出户，也未必能免不受洋兵的蹂躏。在那个时候，要死不死，要活不活，真是难过，不如趁早去想法子来救国。唉！唉！机会到了，不可失去。

《中国白话报》第12期，1904年5月29日

• 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

中国少年之少年（柳亚子）

学生军之出现也，热心如沸，而种族之界辨未明，欲运动伪廷与之共事。故特派员至上海，述前途、方针，演说于爱国学社，吴敬恒首反对之。军国民教育会之募捐启，亦为《苏报》所齿冷。而其运动力之效果，则胡人下伪诏，谓学生军“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至名捕学生军队长蓝天蔚。

非我族类，诚不可与一日居哉！钮永建、汤樵抵天津，袁世凯不敢执，亦拒不使见。而会中方针渐变，受伪诏之激刺，电召特派员还东。钮、汤既返，复开大会演说，盛唱排满。自是以后，留学界机关之杂志，如《浙江潮》、《江苏》、《汉声》、《游学译编》，争以民族主义鼓吹一世矣。

《中国灭亡小史》，《复报》第10期，1907年7月

东报论中国革命党之历史（节录）

《大阪每日新闻》

“团匪”事变之后，政府知必须改良庶政，而第一着手，即广派留学生，而于各省中，设立各种学堂是也。于是各省之风气顿为一变，年少气锐之士，皆竞事研究新学，倾向于革命主义者亦益多。光绪二十八年，上海有吴某等创爱国社，张某等兴《国民报》，香港有陈某等发行《中国日报》，皆提倡革命主义。

又浙江章炳麟、湖南秦力山等开一中国亡国纪念大会于东京，以期革命思想之普及，未几，为公使蔡钧运动日本警视厅解散，内外呼应，以伸革党之势力。加之此时，俄国之满洲撤兵问题方为世界所注目，东京之革命党又借此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仿军队之形式，部署定后，即拟率之归国，号召驱逐俄兵，实则运动革命。此策固难成功，然亦为袁、端等看破，遂不果行。而彼等自此遂专于出版物鼓吹排满主

义，故虽东京，发刊此种杂志之数不下十余种，就中最有功于革命者为四川邹容、湖南之陈天华两人，故当时可称为革命文学之最盛时代也。

《神州日报》，1908年5月19日

• 《苏报》之转变

冯自由

（《苏报》）初力主变法，颇为读者欢迎。嗣复中于康、梁学说，高唱保皇立宪之论，时人多以康党目之。壬寅、癸卯（1902至1903）间，桂抚王之春有向法国借兵借款平乱之议，而俄国更进兵东三省，强逼清廷签订新约，国内外志士纷纷开会，主张抗敌御侮，清廷均弗置恤，且有拘捕留学生代表之命令。梦坡至是始知异族政府之不可恃，因而改倡革命排满之说，廷聘吴敬恒、章炳麟、章士钊、蒋维乔诸人分任撰述，措辞激昂，大为清吏所嫉视。

《陈梦坡事略》，《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8版

• 特派员请愿零讯

—

东京学生钮（永建）、汤（尔和）二君，往天津见袁督。

沪上颇有讹传。嗣经二君所亲电问，得二君复电云：“往见袁督数次，阁人格不纳。官中文恬武嬉，若不知国事之危急；所识之官人，皆劝从事学问，国事自有主张者。故拟迳从津门返东。”

按，二君不识时务，无端欲运动官场，既不得见，即倖倖然而去，正所谓“何所见而来”？“何所闻而去”？还质二君，亦当失笑。

《杀学生之讹传》，《苏报》，1903年6月12日

二

前沪上谣传钮铁生、汤尔和二君在天津为袁世凯所杀，今日二君已回沪，并未得见袁督。东京军国民教育会有电停止特派员，二君不日返东。运动官场之效果，殆如是乎？人皆畏袁世凯如虎，由今观之，不啻一鼠。钮、汤出入于鼠穴，宜乎其无恙也。

《学生生还》，《苏报》，1903年6月18日

三

奉天事情紧急的时候，留学日本的学生“鼓噪”了，组织义勇队，要回国来，请愿和俄国开战。先派了汤尔和、钮永建回来，向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申说意思。到了保定，见了袁世凯，世凯只给他一个电报看，他们的任务就中止了。因为清朝已得了报告，说他们是革命党，有密令叫袁

世凯逮捕了。当时，我在杭州，得到消息，尔和已被杀了，急忙打电报给杜士珍，叫他来商量，我们怎样去处分他的后事。又给袁世凯“幕府”里一位魏老先生去信问问情形，

（这位魏老先生，是和林琴南翻译小说著名的魏易的叔父，也是尔和的长辈。）得他的复信，说没有这回事。原来，他们想通过魏老先生和袁世凯说话，魏老先生劝他们快离保定罢。

马叙伦《我在十八岁以后》，《新文化》3卷1、

2期合刊，1947年1月14日

四

前东三省问题紧急之际，东京留学生中之同志者，激于爱国之热诚，曾选特派员内渡，赴北方相机运动。当时出发情形，早详纪前号本志。特派员抵北方后，时时电商一切。嗣闻该问题稍有活动，因电招特派员还东。

阳历七月初三日，东京得特派员自滨松发电，知将于某时抵新桥停车场，于是职员中派某某等前往相接，旋因中途铁道有损，不得进行。至次日始着东京。

初五日午后，全体会员开欢迎会于锦辉馆。首由职员陈述召集会员开会之主旨，次特派员先后报告政府现今之行动与北方社会之一般情形，次职员提议，特派员此次衔命归国，准以临时出发相约之权限，既无陨越，并使吾辈深悉政府之举动，此后应如何改变手段，皆特派员调查之力焉，应褒赏二等徽章，以彰劳绩，请全体会员公认。于是会员赞成者得多数。特派员再三谦让不受，谓吾等此行，未达诸君之

目的，已深负诸君之嘱托，今日不受谴责，已属侥幸，至褒赏徽章，万不敢领，请留待有功者。云云。

是日特派员报告之词略，不载。又提议时，有某某会员提出改革意见，宣告大众，会员赞成者过半。惟某某等以意见微有不同，并或因病，或因才不足，当场脱会者十余人。

五时顷，散会。

《特派员之还东》，《浙江潮》第6期，1903年8月12日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秦毓璠等

论题：不可不表明宗旨。

哀哉义勇队，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果何为也哉？为吾民族图独立欤？抑为彼满洲保私产欤？此不辩而明。凡吾同胞当无不曰：满洲杀我祖宗，夺我财产，已二百余年，今且迫我同胞，割我土地，遗之外人，致吾有灭种之惨。满洲吾之世仇也，吾覆之亡之且不暇，乌乎言为彼保产也。

然则拒俄胡为欤？曰：俄据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土地终非吾有矣。东三省亡，不足忧，东三省亡，而吾之土地皆随东三省而俱亡矣；一俄不足忧，各国皆随俄而瓜分我矣。呜呼！吾族亡于野蛮满洲，犹有独立之希望，若亡于文明各强国，真为万劫不复

之奴隶地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斗而死，此吾军国民教育会之所以起，凡吾同人当无不知也。

然则运动满洲政府又胡为哉？曰：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之阻力也明甚。苟使吾军能至北方，则凡合吾宗旨之举动无不可为。有此机缘，不可坐失，此所以不得不用手段，而希达我目的于万一也。上海志士之讥我毁我，岂为知我者哉！

故第一次开大会商议组织学生军，叶瀚等即表明宗旨，演说之末，大声问曰：“吾军此举为国民乎？为满洲乎？”钮君永建曰：“为国民。”叶瀚曰：“是矣！”遂退。诸君皆鼓掌。吾会宗旨固已表明，人人心中无不了然，徽章制黄帝之像，宗旨所在，不言而喻。特欲达目的，不可不用手段，故先时章程中措词含浑，未将民族二字大书特书以揭明宗旨者，职是之故。

然宗旨不明，其害不可胜言。吾会成立后，国中响应者甚多，故吾会之举动大为国人所注意，若误以手段为宗旨，互相仿效，势将率吾四百兆同胞为效力异族之奴隶，此大有害于中国前途者也。且欲举大事，必立一正大之名，使会外同志闻风兴起，为我辅助。使会内同人心目所注，并攻一途，而后事克有济。今吾会以宗旨不明之故，致貽人以口实，在清廷早洞见吾肺肝，于国民反助长其奴性，必至两无所得，而本会之基础，终无以自固，本会之发达，亦终无可望。借令发达矣，此会之于中国前途果有何影响也？

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曰：“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

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谅有同心！

或者曰：宗旨表明，则满洲政府必多方摧残，懦弱国民必从此退沮，不如养晦以待时机。此警言也。吾辈之举动，无论如何顺从，吾会之宗旨，无论如何腐败，彼终不信也；思所以防我贼我者，固未尝一日间也。吾国民奴隶根性深，习惯于满洲政府压制之下，忘其杀父之仇，将遭灭种之惨，吾辈日夜唤醒之，犹恐不及，今复设一奴隶之模型悬于国民之前，吾恐满洲政府不受吾欺，而吾四百兆同胞已远至绝地，无复生机矣。故或者之言，不足欺人，适足以自欺耳。

然则宗旨之不可不表明也既如此，而某等之所以默而不言者，徒以特派员未回，此旨畅明，恐遭不测。今则势异曩昔，较量利害，计之已熟，用敢布其愚见，以俟公决。谨述刍议，伏希钧鉴。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秦毓鎏、萨端、周宏业、贝镛礼、叶澜、张肇桐、华鸿、陈秉忠、董鸿祯、翁浩、陈定保、胡景伊、程家桢、王家驹、郑宪成提议。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3版

东京军国民教育会

冯自由

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

悔，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湖北学生王璟芳因举发义勇队志在革命有功，清廷嘉之，特旨赏给举人，叶澜、董鸿祯、秦毓璠诸人不为少屈，乃于癸卯夏间发起军国民教育会，群推秦毓璠起草立会意见书。兹录原文如左：（已见上）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以本身性质属于秘密团体，须预防破坏，且须计及破坏后之安排，故定名颇费斟酌，而招收会员，概取严密，人数不多，咸能恪守规章，保存机要。开会无定期，会场无定所，故自癸卯成立起至乙巳合并同盟会止，迄未破坏。会员徽章镍质圆形，大如墨西哥银圆，一面镌黄帝轩辕氏像，像系采自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一面镌铭四句，铭曰：“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乃出秦毓璠手撰。是年五月间，上海《同文沪报》忽传学生军北上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在天津被清吏杀害之说，各会员闻之，愈为激昂，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軫（改名兴）、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其他秦毓璠、程家桢，苏子谷等先后返国讲学，董鸿祯、王家驹等亦赴南洋群岛，各负相当任务，于革命进行，收功非鲜。

《革命逸史》初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3版

附：

端方致张之洞电

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二十九日(1903年7月23日)

北京张宫保钧鉴：诚密，顷接汪监督书云：此回学生编立义勇队，名曰拒俄，继改为学生军，又改为军国民教育会，若有若无，迁延两月。其中稍知自爱者多不到会，有名会中者约二百余人。月初钮自北洋回，将以十日(7月4日)开会，密告日政府防范。是日有劣生十余人出“意见书”，专主排满。鄂生王璟芳厉声骂之，相率出会者百余人。并将“意见书”交来。其原印本已交日外部查办。蓝天蔚初意到会，自经劝谕，并经福岛告诫，遂不复往。沪匪书招，蓝书拒之，《苏报》诬陷为此。谨闻，东游鄂生消息稍好，足慰关怀。方。艳。

端方档

端方致政府电文

留学日本学生品类不齐，中有不安分者，在日本编立学生军，藉名拒俄，煽惑不少。江苏学生钮永建等于闰月十一日开会，集聚多人，出“意见书”对众演说，以革命流血为宗旨。两湖文高等学生、恩施县生员王璟芳系湖广张总督派往日本留学，是日在座，钮永建演说未毕，王璟芳一人挺身

厉声云：“大清不可背负，政府不应乱诋。”即将逆书送交总监督汪大燮，因是相率出会者二百余人。后出会愈多，仅剩数十人，党羽星散，遂不能成军，皆王璟芳一人之功也。现在邪说鸱张，势难压制，王璟芳孤身异域，心恋宗邦，干犯众怒，不避危险，遂能以一人之力，回千百人忠义之心，实为各省留学生所仅见。某先后接得汪大燮函电，亟称王璟芳践履笃实，学术端正，学生军一事，尤赖该生力辟异论，扶持名教，实为国家二百年来养士之报。某复电调该学生回鄂，面询情形属实，且留学四年，学问程度已有可观，似此教忠守正之学生，似应破格奖励，以端士习而正人心。仰恳天恩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于大局挽回不细。请代奏。端。

《中外日报》，1903年10月15日

柳溪忆语（摘录）

苏 鹏

清癸卯、甲辰间，予游学日本，适日、俄交战于我满洲之野，留学同人，组织义勇队，欲效命疆场，冀以敌俄人，而有以箝日人之口。主之者，为黄君瑾午（后更名克强），每星期三、星期六午后，及星期日，分赴京桥区及各体育场，实弹射击，练习枪法，每次各人自备弹费金三十钱（即三角），意气激昂，精神发越。无何，为清、日两政府协谋

所解散，群情更愤，遂改为秘密结社，效俄虚无党之所为，实行暗杀。名曰“军国民教育会”。本部设东京，由黄瑾午、杨笃生、陈天华（均湘人）、刘禹生（鄂人）、蒯若木（皖人）、张溥泉（冀人）、何海樵（苏人）、王伟丞（浙人）、广东胡君（忘其名）与予等主之。设支部于上海，由蔡子民、吴稚晖、章行严、刘申叔、赵百先、吴樾、徐锡麟、于右任等主之，以爱国女校为机关。后吴樾之在天津狙击出洋五大臣（恐其假立宪之名，阻碍种族革命），徐锡麟之在安徽刺杀恩抚，皆军国民教育会实施之政策也。当此之时，孙总理中山先生，组合南部会党，谋革命，与留学界为桴鼓之应。自瑾午返国到湘，栖身教育界，暗结会党起义，在浏阳、醴陵失败，马福益死之，瑾午间关出走脱险，再赴日本，与中山合作，组织同盟会，而革命党势力，遂有一日千里之势。

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则主要所需之武器，为炸药与炸弹。于是开始求学习制造炸药。予与杨笃生、何海樵及广东胡君、江西汤君（均忘其名），离开东京，到横滨密赁一屋为制造场所。初聘广东李翁为教习，据称曾在江南制造厂掌理制造火药。所教者，不过中国旧出版物（《化学大成》）所载之成法，旋即辞退。乃向日本化学书籍中，搜集制药之法。计能制成之药，为硝酸银（中国旧名雷银，性最危险）、硝酸水银（名雷汞，为弹药之发火药）、棉花火药（即普通之无烟药）、褐色火药（即普通之有烟火药）、黄色火药、二硝基偲利斯利尼等

品。时适日俄交战，日本所盛传者，为一种下濊炸药（下濊博士所发明），因其爆炸力强，而甚安全，便于装制与搬运也。求其法而不得，予与笃生两人，广买日本历年所出版之化学杂志，以关于国防秘密，终无所获。此种杂志，尚存家中，民国改元后，虽遭败兵两度之抄劫，尚少散佚也。在横滨所租之屋，本在临海山腰处，颇幽僻，为避耳目计也。不意该埠适闹鼠疫，警察大举防治，当按屋清检，同人等大恐，乃将制成之药，用瓦缸盛水，倾药水中，药为粉末状，轻浮水面，以玻璃管向水中搅和，使之混沉水中，便于倾弃，不幸砰然一声而爆发矣。桌案震脱小半边，楼板冲毁数块。予与笃生之眼，同被炸伤，幸缸为敞口，力不横发，不然殆矣！予两人在神田区眼科医院诊治，经一月余，未告失明，亦云幸矣。此项制药之法，经笃生编辑成书数十页，后归沪上，寓英租界余庆里第八号，因万福华刺王之春一案，机关被破，同人等之行李，均遭英巡捕房搜去，此书亦同丧失，惜哉！

军国民教育会同人，以制药事业，颇堪应用，乃开会研究对象。时西太后那拉氏，垂帘听政，凡所措施，无非摧毁新政，杀戮新党，酿成拳匪之变，致八国联军入京之惨。且宣言：宁以国家送之友邦，不可失诸奴隶之语。遂以谋刺那拉氏为第一对象。议既定，同行者为杨笃生、张溥泉、何海樵、周来苏诸人，颇有荆卿入秦之概；惟易水送行有燕太子丹，予等为秘密行动，斯为异也。初到天津，租一屋为根据地，将药料、铁弹、电池、电线购就，部署既定，相偕晋京，于草头胡同租一屋，探听那拉氏行动。氏居颐和园，乃

于西直门与颐和园之间，在途中埋窖地雷。因其出入警蹊，人不能近前，别于地雷上装置电线，人隐芦苇中，以司发火。不料氏深居简出，吾辈蛰居都门，伺候阅五月，氏尚无还宫之息。吾辈辛苦相筹，东挪西贷之旅费，已告罄矣。不得已，议再返东京。检点行篋，而予致家中之遗书，灿然存在。当予入燕京时，先寄书家中，託言往台湾考察，而暗藏一绝命书。将此次入燕，为种族复九世之仇，为国家谋改革之路，牺牲个人，博全国同胞之幸福，义无反顾，势无生还等语，重温一遍，笑曰：吾负汝矣！遂毁之。

《柳溪忆语》

关于军国民教育会（节录）

王辅宜

这个会的会章的文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用的是黄帝纪元。那时我们年纪很轻（我参加时未满二十岁），没有什么成熟的政治见解和主张，大家一致的认识仅仅是：非打倒清朝政府不能救中国。至于打倒清朝政府之后，需要一个什么形式的国家，在谈论中虽然不无涉及，但都没有过深入的讨论。那时有的同志说：这时候只能讲破坏，不能讲建设；讲到建设，问题太多，不易一致，也就不易团结发展了。有一次黄克强先生到了日本，我们邀请他到会为会员们主盟，公同歃了一次血。他除了一些鼓励的言语之外，也未谈到什么将来的建设问题。

会员们在日本时，曾有过三方面的活动。首先是学习射击。会员中的一些青年人，相约每星期回到东京九段坂的体育会去学习步枪射击一次，后来因纷纷投入陆军学校，只得停止了。其次是学造火药。一部分会员凑了少数的钱，在横滨租了一处山顶上空阔僻静的房屋，由一个略懂化学的胡晴崖同志，弄到了些原料和器具，几个同志就在那里试造棉花火药。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些门径，忽然轰的一声，杨笃生和苏凤雏二人的双目都被火药气熏伤，不得不潜回东京医治。学造火药的尝试也就此停止。再其次是宣传活动，会里没钱办刊物，会员们就利用当时各省同乡会的刊物，如《江苏》、《浙江潮》、《新湖南》之类，来从事宣传活动。我记得杨笃生在《新湖南》，董鸿祯在《浙江潮》这两个杂志上都很作了一些文章。另外还有过一个时间很短的《江西白话报》，是少数人主办的，会员张世膺是主要的执笔人。……

最后尽我记忆所及，把当时一部分会员的名号写在下面，以供参考：

杨笃生、苏凤雏、胡晴崖（以上三人写的是别号，大名想不起了）、董鸿祯（号恂士）、王家驹（号伟人）、许寿裳、王孝缜（号勇公）、杨魏兰（魏兰是化名，后来因以为号，大名不记得）、卢牟泰（是化名，本姓杨，名号不记得）、李祖宏（别号不知道）、何澄（号亚农）、徐秀钧（号子鸿）、张世膺（号华飞）、汤祚贤（号仲希）、蔡懋鑫（号辰白）、钟震川（号涤源）、赵世瑄（号幼梅）、陈荣恪（号新成）、曾桢（号干生）、王侃（号辅宜）。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中华书局，1963年6月版

*北方暗杀团与吴樾

冯自由

先是笃生尝于甲辰、乙巳（1904至1905）间与同志吴樾、马鸿亮、杨积厚、庄以临、侯景飞、金猷树诸人组织北方暗杀团^①。众多主用手枪，笃生独主用炸弹，众如笃生言，出郭门数里之山谷中试之，果猛烈异常。吴樾大喜，愿力任狙击铁良事。乙巳六月，五大臣出洋事起，樾曰：“击彼五大臣，不尤愈于击铁良乎？”遂于九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发北京正阳门车站之日，决行荆、聂之事，以车动力猛，炸弹自行爆裂，死之。

《〈新湖南〉作者杨笃生》，《革命逸史》2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3版

*华兴会的成立

刘揆一

壬寅、癸卯年间，俄人侵占满蒙土地，沪上章炳麟在《苏报》痛诋满清罪状，一声载恬小丑，震动天下。公则在东，联合蓝天蔚、蔡锷、陈天华、钮永建、刘成禺、杨守

^① 据邹鲁《吴樾传》，北方暗杀团一名军国民教育会保定支部，见其所著《中国国民党史稿》。

仁、汤檀、李书城、蒯寿枢、张继、冯自由、汪荣宝、周兆熊、程家桢、马君武、李自重、黎勇锡、张肇桐、余焕东、经亨颐、周宏业、吴炳枏、刘鸿逵、时功玖、秦毓璠及揆一等，组织义勇队，虽曰拒俄，实含排满革命性质。其后全队中有与主义不合者，遂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此实学界民族革命团体之嚆矢，而公乃被推为归国实行革命第一人焉。

癸卯夏五月，公归抵鄂，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卒使会场一致叹服……

迨十一月，揆一回湘，公乃邀合吴禄贞、陈天华、杨守仁、龙璋、张继、宋教仁、秦毓璠、周震麟、叶澜、徐佛苏、翁巩、章士钊、胡瑛、柳大任、张通典、谭人凤、王延祉、彭渊恂、萧翼鲲、柳继贞、彭邦栋、陈方度、何陶、萧堃。朱子陶、任震、陈其殷、吴超澂及予弟道一等，创立华兴会省垣连升街机关部，公被举为会长。

《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

甲辰拒俄义勇队与长沙之革命运动^①

李树藩

延至癸卯四月，上海遂有拒俄大会。发起者，为吴敬

① 甲辰，误，应为癸卯

恒、邹容、陈范等，并在张、愚园等处开会。于是留日学生闻讯，亦相继在东京开会，以我国留学生会馆为办事处。连日开会，较之上海更烈，加入者竟达三百余人，遂组织为拒俄义勇队，每人均佩黄帝徽章，并举蓝天蔚为队长，张哲培为教官，每日在我国留学生会馆体育场训练。其中最热心者，如蓝天蔚、蔡锷、黄兴、钮永建、朱少穆、汤楫、陈天华、方声涛、翁浩、陈锐、秦毓璽等。并发起排满，宣传革命，散发传单。学生中有因宗旨不合告退而反对者，后改称为军国民教育会。中有旗籍学生长福、良弼者，以此事密告清之官吏，学生中热心者将密谋暗杀之。然排满事早已为清廷所知，遂令驻日公使钱恂查办，开革翁浩，陈锐等。学生中因遭此挫折，而革命之志愈坚，有秘密回国，到各省计划进行革命工作者。

若翁浩，朱少穆等，则为孙总理所收容。因是时总理正在东京密设一军事训练机关，专为革命工作，期定八个月，并聘日本退伍官佐二三人，如富山、小室、日野等为教授。癸卯夏间组织成功，计学生十三人。成立之日，总理率诸生席地团坐，总理则中立演讲革命宗旨，并举手宣誓曰，“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如有不遵，应受处罚”。嗣后总理以奔走革命，不克久居，遂赴檀香山工作，至于训练事宜，则由教授与学生等互相研究。

其未在总理秘密团体之内者，如黄兴则于癸卯五月首先归国，实行革命。既归国，先到湖北，说其两湖书院之旧同学，协助其革命工作。并携有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等书数千部，密发军、学各界阅览。嗣

以与两湖书院院长梁鼎芬谈革命事，意见枘凿，乃复携排满革命各书，潜往湖南，说军学各界及各会党，以利进行，并组织华兴会及同仇会。

是时翁浩，郑宪成（即郑建）等，尚在东京秘密军事机关训练，嗣以各生意见参差，于癸卯九月自行归国，从事革命，与李树藩同行。因于归国之前，彼等曾受湖南留日学生监督梁焕奎之聘，故归国时，即在湘筹设实业学堂，翁浩为校长，李树藩为教务，郑建为教员。甲辰正月，筹备就绪，宣告成立。李树藩则前往汉口上海等处，采办书籍，招庄喻、李恢、郑烈、陈扬镛、余成志等为学生，并聘请赵声为历史及体操教员。声每当授课时，辄发挥民族思想，学生等闻之无不精神奋发，人人皆有革命之志。

《建国月刊》第14卷第1期，1936年1月20日

*武昌花园山机关

朱和中

辛丑和约既成，俄人尚据满洲，于是全国人心愤激，武昌学生尔时已感受新潮流，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当时演说以予为最激烈，故散会后，吴禄贞独执予手而谓之曰：“君性诚刚，虽然，成事不在会场，不在口说也，能过我一谈乎？”予曰“可”。遂携同学吕君大森往访之。时吴住大朝街十二号，予等三人谈至

天明而止。予等当时所筹议者三事：（一）在武汉应设立秘密机关，俾得与各地之同志联络。（二）为应将革命之同志，介绍入军界。清例当军官不容易，即先当兵，由吴禄贞之介绍入营者，前后三十余人，均由予等所请求，且大半为秀才。从前秀才当兵，为希有之事，数月之间，已成为一种风气矣。（三）为寻孙逸仙，期与一致。吴以为须待机会成熟，乃可寻之，不然寻亦无益。予又提议联络下等社会，吴则极力否之，盖鉴于庚子之败也。争论颇久，吴以为长江之哥老会无用，惟东三省之马贼可用，最后决定仍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至于秘密机关当时议定，设于由日本新回国之速成师范生李步青寓内，盖李与花园山天主教牧师孙某相识，孙以其花园租与李君，天主教尔时气焰方张，虽明知我辈反对清政府，绝不疑忌，坦然庇之。于是议决本月经费，由李担任，自第二月起由予筹集，盖予尔时办有乐群印刷社，翻印《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各小册子，以散布于军学各界，表面则翻印《原富》、《群学肄言》等书。自曾公祠会议以后予颇得各界推崇，以之筹款不甚为难也。

花园山之机关既成立，当时逐日集议者，有李书城、耿飏文、胡秉柯、贺子才、张荣楣、徐祝平、吴炳宗诸人。近至沪杭，远至东京，莫不与予等通声气。（下略）

《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第2卷第4期，1930年2月

*吕大森和科学补习所

张难先

吕大森，字槐庭，湖北建始人也。少入邑庠，喜吟咏，倜傥负奇气。肄业武备学堂。会中俄订密约，君鼓动学生数百人莅曾公祠演讲，斥政府失策，激昂慷慨，轰动一时。甲辰夏，与朱子龙、曹亚伯、胡瑛、张难先等设科学补习所于武昌多宝寺街（后迁魏家巷），实行革命，推为所长。

《吕君槐庭传》，《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版

*光复会的成立

陶成章

自军国民教育会创立后，革命党人功用从此一大进步，均由鼓吹时代而渐趋于实行之一方面。湖南杨卓林（字□□）、黄兴（一名轸，字静坞，一字克强）等，以军国民教育会会员归乡运动，结徒散票，别成一会，号曰华兴会。谋在长沙起事，失败遁走上海。各省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亦多归居上海。军国民教育会组织有暗杀团，规则极为严密，为上海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所觊知，求其入会。于是改名为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军国民教育会之名词，亦遂销去无踪矣。当光复

会成立之时，正万福华（江西人）枪击王之春（原任广西巡抚）不中之时也。

《浙案纪略》上卷，《辛亥革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

*对俄同志会与光复会

蒋维乔

先是俄人自拳匪乱后隐据东三省，至是尚不撤兵，国人忿激，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谋敌俄人，先生率会员、学生亦创义勇队于海上以应之。而会员章炳麟著《驳康有为书》，邹容著《革命军》，皆刊印小册，不胫而走。端方在鄂侦知之，告密清廷，清廷严谕江督魏光燾，责其形同聋瞶，使逮捕先生与章炳麟、吴敬恒、黄中央、邹容等六人，将置之法。

……先生则往青岛，而章炳麟、邹容则就逮。狱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学社遂解散，惟女校由会员维持得存。未几，先生复由青岛返会，俄人占据东三省之谋益显，先生组织对俄同志会，创《俄事警闻》日报，以警告国人。日俄战争既起，则改《俄事警闻》曰《警钟》，改对俄同志会为秘密结社，名光复会，今所谓光复派者是也。

《民国教育总长蔡子民之历史》，《民立报》，1912年1月9日

* 邹容修改《革命军》

章炳麟

容始归上海，居爱国学社。值辽事起，留学日本者，组织义勇队，容闻之，愿附名。桂抚王之春欲借法兵锄内乱，上海志士谋阻之，于张园集议，容往焉，滔滔辩论，旁若无人，海内渐闻邹容之名矣。容舅氏某，贸上海，容往见之，讽以散财纾难，不听；又发家书，悚父兄以危亡之词，亦以其狂而弗纳也。容目击时势阽危，支那人心又腐败难可与言，乃发篋将旧所著者续成，题曰：《革命军》，自署国制邹容泣述。落落二万言，搜证博备，而恣肆轩露，愚夫愚妇皆可诵。一时普及感被，颇速而大，旅沪外人，争翻译为东西文，传布其国，并揭容像于新闻杂志以揄扬之，且谓支那亦未始无人也。

《革命人物志》第6集，台北，1971年2月

陈天华殉国记（节录）

杨源浚述 张篁溪记

癸卯三月，以官费生，被送赴日学师范。初入弘文学院，

未及两月，因东三省事，日俄肇衅，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举天华为运动员，任运动湖南事。天华撰《敬告湖南人》一书，邮递湖南学界，并将整装归国，而义勇队突被解散，罢课学生又纷纷复课，值此情景，天华奋然，欲以只身担任运动员之责。同志以为徒劳无益，强止之。癸卯冬，倏传日俄和平协商，公然拟瓜分中国。天华闻讯，如痴如狂，如孤儿弱女之新丧考妣，奔走徬徨于故旧间，然相对又无一语，惟握手潸潸然，涕泣交横而已。乃啮血作书，备述古今亡国惨痛情形，邮致祖国，读者无不动容。

继见日俄战云又急，天华以为国难在眉睫，乃毅然于十一月只身返国，往江西游说当道不合；转赴湖南，日与帮会志士谈论亡国亡家，种族沦胥之惨，应谋革命步骤；更为唤醒人心计，著《猛回头》及《现世政见之评诀（论？）》，分散湘赣青年。故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湘中学堂更聚资为之翻印，备作课本传习，其感人至深，可见一斑。

《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

徐锡麟传（节录）

陶成章

顷之，（锡麟）以观博览会赴日本大阪，乘便游东京，寓本乡龙冈町某旅馆。是时，正值俄约问题兴起，众学生自编义勇队，受日政府干涉，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学生因章

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所中遇陶成章、龚味荪，相谈颇洽。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陶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以见松江钮永建（字铁生，前为义勇队代表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

锡麟常置一短铳，行动与俱。俄人既逼辽东，锡麟闻之恸哭，画俄人为的，自注丸射之，一日辄试铳数十次，遭弹丸反射，直径汰肩上，颜色不变，试之愈勤。……

甲辰冬，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

《浙案记略》中卷，《辛亥革命》（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7月版

方声洞小史（节录）

十七岁，东渡入日京成城学校。时成城为我国陆军学生之普通学养成所，如今日之振武，君既入学，喜不自胜，盖以他年易为国家树立故也。

值强俄为暴，边境骚然，神州鼎沸。东京学生愤懑已极，遂有义勇队之组织，寻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入会决死者多至五百余人。君争先签名，勤自磨练，愿碎身作战场雄鬼。后经解散，君悲愤欲绝，热血如沸，逢人便痛论国事，谓非一刀

两断，颠复□□政府^①，以建共和，则吾人终无安枕之日。识者韪之。

《神州日报》，1911年8月2日

程家桢革命大事略（节录）

宋教仁

会俄人满洲撤兵违约，君以人心愤懑，至此已极，以拒俄为名，开大会于锦辉馆。痛哭宣言，誓以排满为事，以在东健者编为义勇队，设分队于上海。推蓝天蔚为统带，意欲拥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革命军长。钮永建、汤檀归国，上书袁世凯，为席卷中国之计。事为清廷所知，遽尔中止。义勇队嗣名学生军，又改名军国民教育会。黄兴、刘揆一是时正习师范学于弘文学院，革命思想，君与李书城实开其牖，遂深中于其心。黄兴毕业归国，爰以上海之军国民教育分会改为爱国学社。（去病案：爱国学社成立在先，此云黄兴以军国民教育分会所改，微与事实不符。）说者谓湘南之华兴会、安徽之武毅会、浙江之光复会，皆由是而出。其时为民国纪元前之十年也。

《江苏省革命博物馆月刊》第14期，1930年8月1日

① 原报如此。

秦毓璠自书履历（节录）

毓璠少时肄业南洋公学、江南水师学堂。壬寅冬，赴日本，肄业早稻田大学。时公使蔡钧防革命风潮，阻学生入陆军学校，毓璠与之争，被逮入警察署。痛国是日非，益知非改革政体不可，乃结纳同志发起青年会，讲求革命事业，为留学界秘密结社之最早者。翌年，日俄战争起，遂与钮永建等发起义勇队，以拒俄为名，实则密邀同志分赴各省，潜谋起义。事为端方所闻，饬属密拿，并电驻日公使，强令解散。毓璠乃与同志密结军国民教育会（中分鼓吹、暗杀、起兵三部）^①。辛亥以前，为国流血者，多半会中人也。癸卯冬，返国。先后设立丽泽学院、青年学社于上海，以招求同志，鼓吹共和主义。甲辰夏，赴湘与黄兴、刘揆一等举事于长沙，立华兴会为机关部，黄君为会长，毓璠被举为副会长。

《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版

* 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

吴玉章

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

^① 括弧内文字，原稿删去。

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当锦辉馆的会上发出拒俄学生会的签名单时，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犹豫地立刻签了名，但我们的那位老友黄芝及随从他的几人却不肯签名，而且对我们的签名非常不满。他既比我们年长，又比我们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优贡”），而我们又几乎是由他带领出来的，因此他便隐然是我们的家长一样。这位“家长”当时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后也成了立宪派），只赞成作点“文明的改良”，怎么能允许他的“家人”去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呢？不过，我们既已参加，他也无可如何。于是他便写信回家，说我们不听从他的意见，参加了革命。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亲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即大为惊扰，说什么参加了革命，纵不掉头，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认为我们弟兄二人忠诚老实，决不会作任何于国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还不算十分惊惶。当我大哥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我的时候，我气愤极了！黄芝这样的人，居然作出这样的事，我当时实在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既然政治路线相反，他的作法虽然很不光彩，但却是毫不足怪的。）不过这样一来，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当时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

《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辛亥革命》，
人民出版社，1961年9月版

* 梁 耀 汉 投 军

梁钟汉

光绪甲辰（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发生，以中国的领土，作两军战区，清朝昏闇懦弱，不仅不敢干预，反要严守中立。我认为奇耻大辱，绕室彷徨。六弟耀汉在东京与留日诸同志组织“义勇铁血团”^①，计划各回原籍，分途进行革命。我得信之下，喜跃万分。迨耀汉回原籍以后，探听“义勇铁血团”回国同人，皆因各谋私事，不能履行原订计划。二三有志者又苦于孤掌难鸣。耀汉愤激流涕对我说道：“时至今日，不但求与共事者难，即可与共言者亦不易得。计惟投笔从戎，自身实地做去，天下事或有可为。”四兄琴堂以其为膏粱子弟，不能耐军队劳苦，力阻其行。耀汉曰：“四兄错看了，要知汉人多一个当兵的，满人就少一个当兵的，汉人多一人拿枪，满人就少一个人拿枪。将来革命成功易，战斗少。”此议既倡，投笔从戎者，陆续不绝。

《我参加革命的经过》、《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① 原注：“铁血义勇团”，亦作“铁血义勇队”。一九〇四年成立于日本东京。湖北黄陂人蓝天蔚任队长。以遭清廷之忌，事无所成；然于革命推进，与有力焉。据作者云：当时孙中山先生极为赞成。耀汉于一九〇三年四月赴日，一九〇五年二月回湖北。

拒俄运动中革命派和改良派的斗争

记昨日张园会议事

昨日寓沪各省绅商志士等因俄人强我立满洲退兵新约，相与聚集张园会议，公议全国人民当拒而不认，并议致电各国外务部，申明不认俄约之由，众皆公同应允。当时演说者约有十余人。……

又按昨日诸君演说时，因有二人演说之词不合众意，众人有上前驳诘者，致有多人散去。然与本日聚会之宗旨无涉，因附记之。

《中外日报》，1903年4月28日

上海专函

上海专函云：四月初一日午后三时至六时，上海十八省绅商在张园大聚会，商议俄人不还东三省、不交牛庄之事。时有某君，脱指间所带价值千余金之金刚钻戒指，捐助电费，为众人倡。是日集议诸人本意在阻止俄人永占东三省，乃另有一党人及野蛮浮薄之学生等，专以败坏秩序为事，意不在

阻止俄人，当时肆意骚扰，不顾大局，宜为中外所同嗤也。

《大公报》，1903年5月5日

*国民议政会

章士钊

国民议政会者，即拒俄事件发起之四民公会也，后易名国民公会，再易名国民议政会。《新民丛报》盛称为冯镜如所发起，其实当发起时，未曾表明宗旨，至者甚众。后冯镜如登坛演说，大为邹容所唾骂，吴稚晖首不赞成，爱国学社社员皆未入会。后主其事者，即龙积之也。

《苏报案纪事》，1903年版

*邹容怒诘冯镜如

章炳麟

适康有为役人冯镜如召集康氏党徒，欲立国民议政厅，亦招容。镜如者，广东贾人入英籍者也。容往，诘之曰：“尔英人，今所设者，中国国民议政厅耶？英国国民议政厅耶？”镜如慙，逡逡退去。

《邹容传》，（日本）《革命评论》第10号，明治40年3月25日。

《明治社会主义史料集》第8集

呜呼国民议政会

《江苏》本省时评

呜呼！吾不解所谓完全无缺之国民乃仅仅有若是议政权已也，吾尤不解吾国民所应置议之政乃仅仅在归政一事已也。然上海则已有一二好事者，以热昏无择之陈请，附之“国民议政”大纛之下，招摇于众，以为兹会既有发起之公约，且有截止之界限。咄，怪事！咄，怪事！

该会所布办法，略谓：“中国者普通之中国，皇上者中国之皇上，归政之请，责无旁贷，不得以安分避嫌之小言，误普天率土之大义。”又谓：“请归政者以志在必得为宗旨，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先以闰五月望为陈请之始，一再陈请，务贞恒德。”又谓：“本会必俟归政后始停，或虽未归政，而有最近最确之期，业奉明诏宣示，亦可截止。”又谓：“本会即名国民议政会，凡我华海内外仁人志士愿入此会与议者，请至本会报名，或更酌助电费。”云云。

记者据右述之概略，诚欲橐笔箝舌，勿以掩耳却走之劝勉，授该会以党同伐异之口实，唯不忍不一言以告吾国民曰：呜呼！吾国民诸君其念诸。诸君，苟勿自认己身为国民则已，诸君，苟自认为一大国民，则国之所以与立，舍国民其谁归？是诸君固确然中国主人翁矣。诸君欲研究陈请归政一事，是否主人翁之资格所应为，则试问该会所诵“国民议政”四字，以之赅括陈请归政一言，征之何种学说有此例语？证之谁氏

文学有此代名？不云“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云“中国者普通之中国”，吾知曾不转瞬，若英、日、俄、美之天皇、伯里玺天德长驱直入，踞我主人翁之高座，必有箠笞壶浆以迎王师者矣。丧心之言，何乃至是！

诸君试又问该会所持陈请之宗旨，据理何在？陈词何若？谓执名位以言，则彼为两宫，而我为草莽，欲执草莽之言，借以离间两宫，恐明“普天”、“率土”之大义者所必不为。谓执时势以言，则于彼为母子，于我为主仆，主人翁虽好事，何至损母益子，断断为仆争家庭事！吾代诸君百求其解而不得，吾代该会百求其解而不得。

然则该会非真欲达归政之目的以救中国之亡也，亦表同情于一二山林魏阙之逋臣，推宕其“天王圣明”之余波耳。不然，房陵召返，初何怨于牝鸡；黜展依然，竟何补于人彘！该会所谓议政之国民，至是又将如何？又将如何？

《江苏》第4期，1903年6月25日

存 诚 篇

《中外日报》论说

今夫创非常之论，挟骇众之言，遂欲首发大难，以号召徒众，假义声以风动天下，岂不曰高世之名，旷世不一见之功，不待须臾，将于吾身亲见之哉！虽然，吾有虑焉。

夫古之举事也，盖难言之矣。《易》曰：“作事谋始。”又

曰：“动而应。”《中庸》曰：“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夫作而不谋，动而莫应，言而莫信，行而莫说，如是而欲几于有成也难矣。是故古之君子，不敢遽求动于人也，而先慎其动于己。故其发原，必有万不得已之故，而天下莫之能难也；必有万无可易之理，而天下莫之能违也；必有千人共见之心，而天下莫之能疑也；必有乘时运动之力，而天下莫之能摇也。是以进则有以见于世，退亦无所悔于心。是何也？曰：是惟能诚以植其基，故功可就，名可立，而于己无疚，于人无尤也。

夫诚之为用大矣，《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则一事终始，皆一诚为之贯串；无诚则并其事而无之，又安问成否乎？今乃不致谨于此，而徒刺取他人之已事，及不合时势之谈论，将欲煽动天下，咸奔走而则效之，是犹人方病寒而投以治热之药，无补于生死之故，徒足增病而已。且进之无可因，退之无可援，其所恃者：激发语言以震远近，且不惜增窜译书以佐其说，而所谓实心实事者无有也；收召乌合以助声势，甚且不惜擅填姓名以张其军，而所谓同心同德者无有也；增饰事实以资煽惑，甚且不惜捏造闻见以怱一时，而所谓实事实力者无有也。是以识微知著之君子，观于既往，则知其徒足以哄动一时，而不足以要其成；足以煽惑一时之人心，而不能实有所联结。夫果其义而无成，犹可言也；吾所深惜者，则惧夫后生英俊为所迷惑沉溺，而相引以入于无用之徒，而目前莫大之祸患，且共舍而莫之顾也。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2日

乘 时 篇

《中外日报》论说

《易》曰：“先天而天勿违，后天而奉天时。”西人语曰：“时世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时世。”夫所谓“时世造英雄”者，“后天而奉天时”之谓也；“英雄造时世”者，“先天而天勿违”之谓也。虽然，二者之言非相背也。所谓先之云者，深识夫时之所趋，势之所迫，而预为之布置安排，务使将来时会所趋，适如我所欲布置安排者而止。时会所偏，我能挽回之，勿使得偏胜；时会所绌，我能弥缝之，勿使有欠缺。与所谓“后天而奉天时”者，但有先后之殊，无有彼此之别。

至所谓“奉天时”者，即乘时运动之谓。是亦有二说：有主乎急进者，所谓见险不止，临难不顾，知死不避之谓也；有主乎慎重者，所谓审势而处，量力而行，待时而动之谓也。虽然，是二者亦适足相济而非相违也。今之志士，果能审于此，斯足与言乘时矣。

夫时之所宜致审者有八：一曰外人对待我者何若；二曰我国之大势何若；三曰我国政与人民相对待何若；四曰国家与人民关系何若；五曰全国民情之趋向爱憎何在；六曰在下志士之情形何若；七曰自审联合之形势何若；八曰吾人之足以取信于社会者何在。夫苟能致审于此，则吾人所速宜自行团结，与夫所为预储以待时机者，日夜为之，犹恐不及；乃

不揣夫时之至否，而跳掷叫嚣，自炫自暴，惟恐人之不知，甚至哗噪扮演，有同儿戏，则观者有不终席而厌怠欲去者矣。夫人情之所不注，与夫时之所必不能为，而必百计煽惑，强人同我，是犹语夏虫以冰，人方忧跛，而我与以治日疾之方也。吾恐当时讥其不智，而后世且笑其为狂也。呜呼！吾不暇忧若人，吾忧吾国也。

《中外日报》，1903年5月14日

读《中外日报》

《苏报》社说

人事之形式至善变也，而以保守之思想迎之，则不免少见而多怪；人事之内容至复杂也，而以简单之思想迎之，则不免混异而为同。世俗之论，多有此弊，吾不暇尽责也。若乃素以主持清议自任，而其言又为世俗自号上流社会者之所欢迎，乃忽缠缚于二弊之间，如《中外日报》十六日之《存诚篇》，十九日之《乘时篇》者，吾不能不为之诤友而纠正之。

吾推彼主笔此二篇之言，皆为近日张园之集议而发。然第二次集议为彼报馆之所发起，当不在指斥之列，而其时亦有他团体之举动，为彼主笔所不喜者，则亦得普通而论之。

请言此三次集议之形式。演说也、赞成也、反驳也、痛哭也、怒詈也、鬩散也、唱歌也、排队致祝也，有为普通之

形式者，有发于情之不自禁，迫于事之有所激，而为特别之形式者，彼主笔乃从而怪之曰：“激发语言”也，曰“跳掷叫嚣”也，曰：“哗噪扮演，有同儿戏”也。彼不闻文明国之议院，固有极急剧之争论乎！彼不闻美国唱保种者，方且丹坐涂面、到处演说乎？何独于此而怪之？且普通之喜而笑、怒而晋、与夫婚丧之仪式、拜跪之节日，思之何一不可怪者，何独于此而怪之？彼亦知多数之人，方且即此普通之形式，为彼主笔所认可、所身试者，尚以为说邪教、不安本分乎？而彼乃与之同所见乎？

请言内容。此三次集议者，非有机之集合体，而为抔沙聚米之状者也。其分子之性质至为驳杂，而由此集议所生之现象亦至为差池。约略举之：有本有宗旨而不过旁见侧出于此者，有本无宗旨而激而欲有所为者，有依附他人之宗旨而借以行其笼络欺谩之术者，有本有团体而经外界之刺激、益以坚其结力速其进步者，有本无团体而一击不中、敷衍以了事，或多方迎合冀以遂其素所歆羨而未能遂意者。此数十日间，其中同异向背、聚散进退之迹亦至繁矣，而彼主笔乃同类而共笑之曰：“自炫自暴”也、“觊觎功名”也、“无实力实事”也、“无同心同德”也、“哄动”也、“煽惑”也，彼何其不辨皂白一至此乎？彼不闻义和团之仇教，不问其为教士、为商人、为使臣而一切欲杀之乎？彼不闻奴隶党之畏强权，不问其为同族人、异族人或异种人，而一切愿为顺民乎？彼何与之同所见乎？

庄周有言，“空谷之中，闻人足音，蹙然而喜。”我国人国家思想之薄弱甚矣，彼夫一切宗旨不问，但见有形迹之近于

革新者，则起而附和之，此虽其识力稍不足乎，要不可谓非国家思想之萌芽者也。吾固将引而进之，而不知彼主笔之一切用消极手段者何为也？

或曰：彼主笔者，素与康梁为缘者也。戊戌政变，幸以《时务报》之争而免于拘连，常以此自庆。及庚子汉口之变，又拘连矣，以官力得脱。今者，又闻有上海道电告南洋大臣之举，恐又以第二次之集议被拘连也，故亟为此论，以自解于官场也。然则彼之论固自有意，故杂引多数不关痛痒之古语以为门面，而吾之饶舌，诚不免骈贅也欤！

《苏报》，1903年5月18日

自署方生者之致函

前至海上，见民会四起，诸君诚热心爱国者，内地之人瞻望诸君，如在天上。诸君！诸君！以一身为国民之牺牲，以一分子社会为全国社会之运动，以少数人之名誉、实业、权利、义务为我支那国家、种类存亡绝续之关系，诸君可谓任大责重矣！诸君！诸君！我尸祝之，社稷之，尚复何言。独其疑似之间，尚不能不为诸君告。

诸君主持清议，设立议会，开演说，究教育，以报国为宗旨，以拒外为义务，以振厉少年之精神为精神，固诸君所同然者也。稍有知识者，亦以为诸君所同然者也。惟是平和之与急进，破坏之与成全，则诸君不无稍异，我固知其舍此

而外别无意见者。然主义不同，尽可彼此晤谈，或一再函商，以期终归尽美，勿遽著论刊报，诋谟訕讽，攻击不已，则兴报复，报复不已，则为仇敌。外寇未入而内讧先起，勿谓亡我国者欧人也。诸君！诸君！凡百腐败，皆由吾党，戊戌政变，反噬者谁？静言思之，心痛骨悲。今日何日？国祸燃眉！凡我国民，宜如何团结！非我父兄，则为子弟。略其形迹，去其意见，犹惧人心涣散，难于收拾；矧文明如诸君，热心爱国同一目的如诸君，中外责望为先知先觉如诸君，岂可于小小团体中，激烈竞争，诒守旧者重为口实，专以深闭固拒为事，以维新为大厉。国会未成而党祸爆烈，勿谓亡我国者政府也。

诸君！诸君！我非不知诸君之将来万不至此，诸君之所断断然不相下者，皆为大局起见，未必故意敲扑，有意气存乎其间。然我莅申三日，尝闻有无稽之言曰：“新党中，某某与某某争权，某某与某某不睦，某某或中立，某某或首鼠。”及见十八、十九《中外日报》及贵报，知传闻虽不尽实，其言要非无因。诸君！诸君！今日何日，以素有名誉之人，一旦互相抵牾，恐申报馆黄某扬波狂吠，内地人见之，则进化必多一阻力，何为重不自量也！夫诸君固我尸祝之、社稷之者也，视为活佛者也，急切待命，故忘其言之戇，敢布区区。

按：方生之言，公言也。凡一般之国民，皆当敬听也。但平和、急进二派果何者有益于国家，此种问题，良非浅识所能揣定。凡奔走国事者，皆为志士。所望于志士者，其各抱定方针，独自奔赴，不必攻击，亦不必附和，行乎我心之

所安已耳！试看中外历史，国事之经验，何者可免于党派之冲突？必欲驯致天下而出于一途，恐即以方生之调和手段，其不至迸裂者亦几希。敬告方生，我欲急进者自急进，人欲平和者自平和，何殊途不可以同归？！

《苏报》1903年6月2日

·论“失地当诛”

章炳麟

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湉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

《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苏报》，1903年6月29日

论政府当求消化乱党之法

《中外日报》论说

一曰治本之法。

案革命党所著书籍，满纸皆刺目之字，逆耳之谈，非特

政府恶之，指为大逆不道，即在持和平主义之人，冀望朝政尚有清明之一日，国家尚有自强之一日者，亦无不阅不终篇，怒焉不安。然推原彼党发愤著书之义，则固有至近之原因在矣。

自乙未以后，割地之案，层见叠出。外人于我国各省，公然有势力范围圈之说，而我国莫敢谁何。东三省地方，固国家之丰沛也，而任俄人之占据，莫之能阻。则遂以为政府于本国之土地并不顾惜，见本国之人民属诸他国，并不动其悯恤之心，遂以为政府不足倚赖，亟欲离国家而自立，以为保存之计。虽其所持之主义万不可行，而亦不遑计及。此其近因之一也。

.....

故为政府计，亟当幡然改图，锐意维新，取内政、外交、饬吏、安民、务财、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诸大政，一一考求其实际，而见诸施行，则精神所注，功效自见。列强既息其阴谋，国民自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悉是甘雨和风，则虽有阴霾，何能为孽！纵使彼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服从于政府者既居多数，则任听彼党自与其徒闭户立说，何足为百一之伤损！此可考而知者也。

.....

《中外日报》，1903年7月31日

驳保皇报（节录）

孙中山

满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区尽失，发祥之地已亡，寝

而日削百里，月失数城，终底于尽而已。尚有一线生机之可望者，惟人民之发奋耳。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国将钦我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既识引管子之作内政以寄军令，何以偏阻汉人行革命复祖邦？今日之作内政，从何下手？必先驱除客帝，复我政权，始能免其今日签一约割山东，明日押一款卖两广也。彼满清政府不特签约款以割我卖我也，且为外人平靖地方，然后送之，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桀为虐，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国知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乃彼书生之见，畏葸存心，不识时势，不达事体，动辄恐逢人之怒。不知我愈畏缩，则彼愈窥伺，我能发奋，则彼反敬畏，岂有逢人之怒之理哉！如其不信，吾请陈仪侃日日向外人叩头，日日向外人乞怜，试能止外人之不照会清廷以索地否？清国帝后今日日媚外人矣，日日宴会公使及其夫人矣。媚外人之中，又与俄为最亲暱矣，然而据其发祥之地者则俄也。不逢人之怒莫过于今日之清帝后，以仪侃之见解，则必能免于瓜分矣，信乎否乎？

原载1904年初横香山《隆记报》，转录自《革命逸史》第2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5月8版

告保皇会（节录）

《俄事警闻》征文

呜呼！保皇会诸君！

国危矣！贵会首领素持一定之主义，阳托保皇之名，阴行革命之实。康有为，最先倡民权之人也（梁启超之说）；梁启超，著《新民丛报》以鼓吹革命主义之人也。康氏鉴于中国之形势及中国人民之文明程度，谓保皇之名最足以笼络人心，敛聚资财，故虽遭政府之严禁，之屠杀，而千屈万折，仍坚持其主义不变。今□果然不负所望，梁氏美洲之行，聚敛三百余万金以归。善知保皇会之真面目者，盍谓保皇会实行革命之期至矣。

闻梁启超□□文之言亦云：“吾辈氏名虽不同，而革命之□□□□□。”虽然，栋折榱崩，处今日之危局，而犹拘拘然辨□□不革命，当亦志士之所笑也。

吾侪读西世界之近世史，见美洲独立之檄文，以加税细故，直溯英皇之罪，而斥之为无道之暴君；见法国之人权宣告书，谓主权在民，君吏有丝毫侵害人民之自由，则君吏之罪不可赦也。自十九世纪以降，则西世界之主权在民一语，几如金科玉律不可犯矣。吾侪读西世界近数月之报章，知波兰之革命鼓吹书，每年在外国出版者多于十万种；知德意志禁社会党之演说，社会党以水上为警察之权所不及也，乃聚徒于水上演说均贫富之事，听者数万人，裸立水中至五时之

久，河水几为之不流。痛哉！吾中国当此时代，而犹有借保皇之名以敛财者！虽然，吾国民之文明程度实使之然，吾侪又何怪于保皇会首领诸君。

保皇会诸君，其勿以敛财之目的已达而自骄也。贵会之对白人，则饰其名曰维新会，而美国人之知贵会之真相者，已评为“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之奇会”矣。夫以保皇二字，鼓动中国之下等动物，则诚为适当之名词。虽然，卢骚、马克司（社会党巨子）之徒，怀抱改革旧社会之思想者，莫不倡新义以鼓动一世，受大难，冒大险，百折不挠，九死不悔。若夫因循旧俗，侥幸成功，以摹仿谟罕穆德，则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以上云云，自贵会视之，不以为“书生闲谈”，则以为“不通时势之论”，而今之时势何如矣。

俄攫满洲而窥蒙古，英袭西藏而伺长江，且法营南粤。南粤者，保皇会诸君祖宗之故墟，宗族亲戚之所聚居也。诸君岂无心乎？中国之北部尽失，诸君其能保南粤无恙乎？朝廷不能自保其旧部落，更何能保中国！诸君不思自保其国、其故乡，更何言乎保皇！

……虽然，吾姑不必以主权在民之大义责备诸君，而仅即诸君所揭保皇二字之名号以相绳，则皇之为言，固因国而生者也，国之不保，皇于何有？……

吾侪近日闻一可怪之新闻，曰：保皇会诸君之旅居横滨者，自日俄问题起后，多请归化日本。日本报记载此事最多，吾侪不胜其悲。……

诸君！诸君！旅居外国最久，岂不闻外人之恒言曰：中

国必分裂！中国必分裂！今则分裂之现象已见矣。噶苏士在外国之言曰：“能居祖国一小时，而尽光复自由之义务，则杀身诚所甘心也。”诸君有财，当为保祖国捐之；诸君有身命，当为保祖国损之。诸君文明程度之高，比之内地居民既高出数等，且有已成之团体，已聚之资财。诸君！诸君！爱祖国！！^①爱祖国！！祖国其亡！祖国其不可不保！吾侪于诸君属望最重，爱诸君之心最挚，故以是为诸君告。

《俄事警闻》，1904年1月13日

东京留学界议请归政立宪之汇志

前《万朝报》转载德国某报之论，谓各国商业统计表，支那领土内不列长城以北，意盖以长城以北，已承认俄国之占领矣。此实瓜分政策也云云。留学界因之骚动。四川全体学生将发电要求归政立宪，更有发布《要求救亡意见书》者，亦将北上伏阙上书，后以各同乡会反对而止。闻此二事皆非自动力，悉出于梁启超之运动也。

四川开会之发起人，姓邓，为梁启超之弟子，曾入成城、同文、政法各校，政(?)被斥退。此次开会，不过借此博名誉耳。

湖南同乡会于西历一月三十号开会，以反对四川者占多数。

湖北同乡会于西历一月二十九号开会，于四川学生之

^① 自此以下惊叹号原文所有。

议，既不赞成，亦不反对。

广西同乡会亦提议抵御瓜分之策，以革命为宗旨，并拟推岑春煊为总统。

自四川学生邓某为要求立宪之提议，公议意见六条，提议于留学生会馆，要求各省同乡会许可。闻所议六条外，尚有请诏康有为回朝之一条，第二次与第一次大同小异，所异者，则派员伏阙上书之一段耳。其要求归政意见书略曰：现今时局危急，拯救之法非一途。留学界中二三忧国之士，欲对于现政府而有所劝告，不得以效果难期之故，忍而不言。况有此一举以震荡全国人心，必可以生莫大之影响，而将来无论持何种主义者，皆可以间接而收豫备之果。故我辈忍泪吞声，不得不出此平和手段。今将意见及办法略布，伏祈赞成。

一 意见

一、请归还大政以一主权；

一、请宣布立宪以定国是。

二 办法

一、拟于元旦日发电，奏于北京，陈述意见；

一、拟随撰详呈，将右列意见两大纲，痛陈利害，其关于内政条理，亦论列焉。公举代表人二三员，入北京伏阙陈奏。已有张氏澜等，发愿欲负伏阙之责任，若经公议认可，决无委卸。

三 预备

一、拟请留学生会馆速开临时大会，以求多数之同情；

一、急撰电文呈稿，宣布采决。

湖南学生除范□、李□之外，俱反对此策。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于是日开大会，座中反对者，占其十分之九。其中反对激烈者，为贵州人黎□□等。

各省学生俱以此事为最大问题，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已公布反对。近学生会馆之参议簿上，所载各省学生之反对川策议论，连篇累帙，其最著者，为蓝君、卢君二人云。

两粤学生亦开会于春(清?)风亭，商议对待之法，到会者二百人。先由总理潮州刘君布告川人提议之策，并询同乡诸君如何对待。广西林君直上演坛，痛论川人奴隶举动。其后番禺胡君、广西梁君相继演说，其演言略谓：川人此举，必有外人从中运动。第一条所谓请还大政，极为可笑。彼之归政与否，不过彼满人母子之家事，我汉人何暇为他人理家事乎？第二条所谓要求立宪，尤属荒谬绝伦。夫所谓要求者，要胁之谓也，今吾人所有威力，可要胁之乎？夫川人所谓要求，不过打电、上书二大手段，彼等岂不以此等手段为彼等新发明之利器乎？演说既毕，总理刘君宣言：宜于学生会馆，标贴“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字样，其赞成者举手。于是两粤学生始无一人不赞成云。

闻四川学生提议要求立宪归政之问题，今已全为各省学界所反对。其稍示中立而不严词拒绝者，仅山西、江苏、浙江三省而已。现学生会馆干事将各省同乡会复函标贴于会馆谈话室，节录如左。

福建、安徽、贵州、直隶等四省同乡会公函：“(前略)兹经四省同乡会各职员决议如左：一、此次提议上书政府一

事，公认为不切时势，无补时局，请置勿议；一、提议开大会事，公认为徒滋纷扰，无裨实际，故不赞成。”

浙江同乡会复函：“四川同乡会大开会议，同人以为不如由会馆先开一干事会，汇合各省所得消息，方能决议办法。”

云南同乡会复函：“（前略）此事仅略见于《万朝报》，他报既无记载，断无从筹画切实中肯之办法。本会现已通知各会员从事调查。”

两广同乡会复函：“（前略）川省诸君所筹抵制瓜分策，皆言迂远而不适事情，故不赞成。”

江西同乡会复函：“（前略）《万朝报》登载各节，实为要求，区区日本之留学生，殊不能悚动政府。至于开大会，徒事喧嚣，毫无实际。”

山西同乡会复函：“（前略）速请会馆干事即开临时大会，公议良法。”

《大陆》第3年第2号，1905年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